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中日交涉史上的一段回憶

張忠絨

調整中日關係

沈惟泰

對東京事變的感想

皮名舉

再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漢南 | 蚌徐 | 儀蘇 | 無鎮 | 浦江 | | 南真 | 上海 | 天津 | 北平 |
| 口通 | 埠州 | 州州 | 錫錫 | 江江 | | 京茹 | | 西 | |
| 大新 | 三友 | 徐州 | 錦南 | 鎮記 | 書局 | 天中 | 鐘山 | 南新 | 服明 |
| 衆代 | 民書 | 州廣 | 州報 | 大房 | 報社 | 局書 | 一書 | 中央 | 華新 |
| 書局 | 店代 | 社社 | 報社 | 報社 | 報社 | 行書 | 行書 | 力行 | 書局 |
| (代定) | (代定) | | | | | | | | |
| 生活 | 明書 | 金 | 城 | 城 | 城 | 城 | 城 | 城 | 城 |
| 店新 | 書生 | 雜 | 誌 | 誌 | 誌 | 誌 | 誌 | 誌 | 誌 |
| 衡沙 | 長門 | 廈州 | 福州 | 永嘉 | 杭州 | 重慶 | 成都 | 寧夏 | 蘭州 |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 衡沙 | 長門 | 廈州 | 福州 | 永嘉 | 杭州 | 重慶 | 成都 | 寧夏 | 蘭州 |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州州 |

第一九二號

日五十月三年五廿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慧慈門後平北：址社

中日交涉史上的一段回憶

張忠絨

——與九一八事變至今的情形對照——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兩國間的關係久已陷入反常狀態。近數月來，中日兩方似均在努力祛除此種非常狀態，希冀將兩國的邦交納入正軌。兩國有識的人士自然希望這種努力能夠成功。然而希望是一件事，努力是一件事；而希望能否成爲事實，努力能否獲得結果，則另是一件事。本文的目的不在預測中日兩方的努力能否成功，中日邦交能否納入正軌，也不在說明中日兩方的努力必如何而始能成功，中日兩國間的邦交必如何而始能納入正軌。本文的目的只在追憶中日交涉史上已往的一段事實，將這段事實與九一八至現今的情形對照，希冀中日兩方當局能因此有所省悟，知所警惕，勿再蹈前此的覆轍，庶不負此次中日兩方主持中日外交全盤交涉的當局的苦心。

我所要追憶的中日交涉史上已往的一段事實是從二十一條交涉至巴黎會議期間的一段。在一九一四年七八月間的時候，歐洲大戰爆發，日本認爲有機可乘，除對德宣戰，攻陷青島，強佔膠濟鐵路以外，並於一九一五年正月十

八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當時鑒於中國既無力抵抗，外國又不能援助，於是忍痛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與日本簽訂各種條約及換文，承認二十一條要求中的大部份。關於二十一條要求日本雖獲得勝利，但是中日兩國間的國交却因此突轉惡化。接着就是肇和艦事件，山東的叛亂，雲南的起義，以及滿洲宗社黨與蒙匪的發動，鄭家屯案件等等；此中均有日人從中操縱，自勿庸諱言。中日兩國間的國交在此時可謂惡化已極。

袁世凱死後不久，日本大隈內閣亦行更迭。寺內組閣以後，一方因爲民四五月二十五日的條約及換文係武力威脅的結果，怕中國於戰後翻案；一方因歐洲大戰不久將告結束，日本以武力威脅獲得的結果，在和議席上終不易辯護。於是日本暫時改變政策，復側重外交，一方與協約及參戰各國個別談判，一方對中國極力表示好感。日本與列強個別談判的結果，獲得英法義俄四國的承認，日本可於戰後繼承德國享有德國於戰前在山東享有的權利（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獲得美國的承認，領土鄰近的國家對於

與之毗連的領土享有特殊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對於中國，日本在此時本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即武力威脅）侵略中國；第二條路是貌為親善，用種種方法強迫中國與之合作；第三條路是誠心與中國親善，一變往日對華侵略的政策，真誠提携中國。上面所說的三條路中，第三條路是日本所不願意走的。自日俄戰後，日本確定採取大陸政策以來，直至今日，我們尚不能找着任何事實足以證明日本有與中國合作的誠心；一則日本大陸政策的對象是中國，除日本完全放棄大陸政策，或嚴厲的限制大陸政策的範圍以外，日本是無法與中國真誠合作的；二則經過二十一條交涉以後，日本自知對中國結怨已深，很怕中國異日圖謀報復，也不願真誠提携中國。上面所說的第一條路是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然而日本在當時認為日本自己的國力尚未充實，不能冒險將幾步當一步走，且歐戰不久即將結束，歐戰結束後，列強或將對遠東的事件提出干涉。

日本既不願走第三條路，又不敢走第一條路，是以日本決定走第二條路，對中國貌為親善，用種種方法強迫中國與之合作。這一條路（第二條路）對於日本有種種好處，一則可以藉親善之名使中國人其殼中，既可以用和平經

濟的方略推進日本對華的侵略，復可以導引中國於有意無意之間與之訂立種種約章，增加民四五月廿五日日兩國間訂立的條約及換文在法律上的效力（因民四五月二十五日訂立的條約及換文係日本武力威脅的結果，在法律上的地位不甚穩固）；二則可以避免戰後列強對遠東的干涉。

日本既已決定走第二條路，是以寺內於組閣之後，即以中日親善，中日合作相號召，屢次告訴中國當局，日本無再侵略中國的野心。當時中國的總統是黎元洪，而大權實在內閣總理段祺瑞的手中。黎元洪對日本的親善固極懷疑，就是一般國人認為親日的段祺瑞對於日本的誠意在初時亦抱疑慮。然而段祺瑞在當時有一種野心，就是想由段氏一人統一中國，復興中國。段氏這種偉大的計劃（或者也可以說是自私的計劃）在當日遭遇有三種困難：（一）財政拮据，（二）國內反對的份子，尤其是當日的國民黨，（三）日本侵略的威脅。段氏要想統一中國，復興中國，必須要先克除這三項困難。當時正在歐戰期中，英法等國自顧不暇，自不能以借款或實力援助中國。當時有餘力援助中國的國家只有日美兩國。段氏因為懷疑日本的誠意，故在初時傾向與美國合作，希望美國借款給中國（中國於民五即已努力商借美款），并藉參戰之機會，請求美國

担保中國的領土完整，負責阻止他國對華的侵略（此處有史實可證，惟不便在此文中贅述）。不幸美國當時不願負擔這種重大的責任，担保中國的領土完整，自美大量的借款又因種種原故不能成功。

美國既不肯援助北京政府，段氏在當時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與日本合作，解除自己的一切困難；第二條路是不與日本合作，自己努力掙扎。段氏若果走第二條路，則財政既無辦法，日本且將惱羞成怒，一方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一方援助段氏的敵黨與段氏爲難。日本在此時已對段氏屢次表示，只要段氏肯與日本合作，日本決不再侵略中國，日本并願以大量的款項借給北京政府，且願幫助段氏削平中國的內亂，剷除段氏的敵黨。胥直而言，段氏若與日本合作，則段氏所遭遇的三種困難暫時均可解除；段氏若不與日本合作，則不惟上述的三種困難無法解除，而且因日本敵視的結果，三種困難均將加重。

段氏考慮的結果，終決定暫時與日本合作，使日本不致再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并可藉日本的金錢渡過中國財政的難關，助本人統一中國，候中國統一後，再設法擺脫日本對中國的束縛。因此之故，段氏接受了日本

合作的請求，向日本借款，但拒絕了日本出兵中國代段氏剷除敵黨的建議。

以上所說，是民六民七兩年中日兩國合作的原因及真象。老實說，中日兩方面在當時對於合作都無誠意。日本與中國合作的緣故是因爲日本自知國力尙未充實，不願冒險繼續武力侵略的政策，而改取和平經濟的方略以推進她對華的國策，免致引起戰後列強對遠東的干涉。中國與日本合作的緣故是因爲段祺瑞不能得着他國的援助，自知無力制止日本對華的侵略，也無力禁止日本援助他的敵黨，只有暫時與日本合作，使日本不致與他爲難，并且可以從日本借得大宗款項，以渡過當日中國財政的難關。

因爲日本無誠意與中國合作，所以日本於合作期間，利用種種方法，一面推進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一面設法使段氏愈陷愈深，無法擺脫日本的束縛。段氏雖也無誠意與日本合作，在合作期間，處處對於日本防閑（熟習民六民七兩年中日邦交史的讀者想可以承認這句話）。然而中國究竟是弱者，段氏對於日本的外交終歸失敗，於有意無意之間，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從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條件極寬，時爲民國六年春）到參戰借款，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以及滿蒙四鐵路借款（條件均極苛，時爲民國七年

九月），其間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在這兩年期中的損失，除各項借款抵押品外（大部份屬於後人所謂的西原借款），尚有關於山東問題交換的照會，中日陸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等。

中日兩國間兩年假合作的結果，不僅沒有能改善兩國間的邦交，而且使兩國間的感情愈益惡化。及至巴黎會議開會以後，中日兩國間的惡感重又完全表面化。段祺瑞固然沒有達到他借日本的款項組織參戰軍以統一中國的目的，更談不到候中國統一後再設法擺脫日本的束縛，終被國人目為親日，而被吳佩孚推倒。就是日本，雖然在對中國假合作期間得着了種種利益，然而他的代價是四萬萬人深刻的仇恨，究竟得失能否相償，尚為疑問。

上面所說的這段歷史的事實，很可以與九一八事變到今日的情形對照。日本利用一九三一年世界各國經濟凋弊的情形而發動九一八事變，正與日本於民四利用歐戰時的國際情形突然提出二十一條是相彷彿的，不過一九三一年日本所用的是實在的武力，而一九一五年日本所用的是潛在的武力（即武力的威脅）。從九一八事變到今天的情形，也正與二十一條交涉後一年有半的期中的情形相似。在這兩個期中，中日兩國間的惡感都是日益深刻。二十一條

交涉以後，復有肇和艦事件，山東的叛亂，雲南的起義，以及滿洲宗社黨與蒙匪的發動，鄭家屯案件等等；九一八事變以後，復有熱河失守，上海抗戰，塘沽協定，冀察問題等等。在這兩個期中，中日兩國間衝突的性質雖然不同，但是兩國間的關係極不安定却是一樣的。兩國間這種不安的情形，都是由於日本以實在的武力或潛在的武力在中國擷取了若干利益以後，尚未得着中國正式的承認。（二十一條交涉的結果雖曾於五月二十五日由中日兩方簽訂條約及換文多種，但此種條約及換文係以最後通牒取得，且未經中國國會通過，該項條約及換文在法律上的地位尚屬疑問。）

在民國六年春天（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一年半以後），日本因為本文上面所述的種種原因，利用段祺瑞與中國政府造成兩年假合作的局面。上面已經說過，日本在當日對中國本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第二條路是貌為親善，用種種方法強迫中國與之合作；第三條路是誠心與中國親善，一變往日對華的侵略政策，真誠提携中國。日本在當日不願走第三條路，又不敢走第一條路，而決定了走第二條路。彼時中國的當局段祺瑞因為有三種不易克服的困難：（一）財政拮据，

(二)國內的反對份子，(三)日本侵略的威脅。段氏若不與日本合作，則財政既無辦法，日本且將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并援助段氏的敵黨；段氏若與日本合作，則段氏所遭遇的三項困難暫時均可解除；故此段氏決定試行與日本合作，希冀於統一中國後，再設法擺脫日本對中國的束縛。中日兩國假合作的結果，中國固然受了不少的損失，日本亦未見真能得到多少的利益，而中日兩國的邦交則愈形惡化！

從九一八事變到今天，中日兩國間的關係極為不安；現在正是將近全盤交涉的時候。日本在現時正與日本在民國六年春天相似，對中國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繼續以武力或潛在的武力侵略中國；第二條路是貌為親善，用種種方法強迫中國與之合作；第三條路是誠心與中國親善，一變往日對華侵略的政策，真誠提携中國。我國今日政府也正與民六段祺瑞時代的政府相似，目前有三項不易克服的困難：(一)財政拮据，(二)國內的反對份子，(三)日本侵略的威脅。日本現時究竟決定走那一條路，作者不願事前揣度，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日本若不放

棄大陸政策，日本是無法走第三條路的（誠心與中國親善）；日本若不願冒險，國際情形若無重大有利於日本的變化，則在最近的將來，日本或尚不致積極的走第一條路（繼續以武力侵略中國）。日本若果走了第二條路（貌為親善，強迫中國與之合作），則我們現時的政府又將如何呢？

我們現政府的難題，恰與民六段政府的難題一樣。與日本合作，則財政，內難，外患三項困難暫時都可以獲得解決；不與日本合作，則不惟上述三項困難問題無法解決，而且因日本敵視的結果，三項困難均將加重。我們的現政府究將如何辦法呢？

前面已經說過，本文的目的，不在為上述的問題作答案，只在追述上面記載的一段中日交涉史，將這一段史實與九一八至現今的情形對照，希冀中日兩方當局能因此有所省悟，知所警惕，勿再蹈前此的覆轍，庶不負此次中日兩方主持中日外交全盤交涉的當局的苦心。我最後的結論是：自長期言之，假合作是不能改善中日兩國的邦交的，對於中日兩國都是無益的！

☆

☆

☆

☆

☆

☆

調整中日關係

沈惟泰

二月二十日報載：

據外交消息靈通者談，外交部張部長，去歲十二月間所提出之整個的調整中日關係之主張，原則上已獲得日本外務省之同意。最近日本各省之會議，對此意見，可漸趨一致。聞中日一切問題，皆依正常辦法，進行交涉。華北問題，將成爲談判之中心。日本對華北不致再有何策動。中日關係，可望漸入常態云。

據這段消息看來，醞釀已久的南京會議，恐怕不久要現諸事實了。調整中日關係的提議，是發端於外交部張部長去年十二月中旬所發表的外交方針談話中。二十七日我國駐日大使館參事丁紹氏訪問日外務省重光次官的時候，乃正式向日本提議在南京召開中日會議，以謀調整中日國交。至於日政府的態度，據重光次官的答覆，是同意召開南京會議的。不過在會議裏，應以廣田外相所提出的三項原則，華北問題，以及中日兩國間的懸案爲主要的議題。所謂廣田三原則，簡單的說起來是（一）中國取締排日，（

二）中日「滿」關係的調整，及（三）赤化共同防衛。後來日本方面極力宣傳說中國最高當局已經同意這三原則了，廣田外相竟公然在貴族院中作中國贊同這三原則的談話。幸虧不久外部發言人聲明這話「並非事實」。從此以後，南京會議的消息忽冷忽熱，最近正在沉寂的時候，報紙上又刊登出這樣的消息。大概等日本新任駐華大使有田來華時，負有調整中日關係的使命的南京會議就要開始談話了。

「調整」兩字，含有改善的意義。調整中日關係，就是說兩國的外交當局，鑒於近年來發生的種種不幸事件，有礙彼此邦交，要想找出一條路來解決兩國間所有的一切問題，而改善兩國的關係。我們先看中日關係，是否需要改善？中國與日本，地處緊隣，論種族，論歷史，論文化，論經濟，彼此都有密切的關係。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兩國在世界中，皆處於共存共榮的地位。無奈日本政府沒有看到這一點，以爲中國的貧弱不振，便是日本之福。日本的軍人祇因目前的光榮，不惜窮兵黷武，危害和平，那

知這種光榮會引到不堪設想的結果的。自從「九一八」以至冀東傀儡劇，日本對於中國民族，傷害上還加傷害，侮辱上還加侮辱。試問這樣散佈仇恨的種子，是於日本有利嗎？即使日本的刀口能夠壓服中國，即使日本的槍斃足以滅亡中國，試問滅亡中國以後，日本人是否預備以刀口指着每個中國國民，以防他們反抗？胡適之先生曾經「敬告」過日本國民一句最忠懇最確當的話，就是「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自古以來，武力祇能使人懾服一時，從不能使人心誠悅服的。假使日本人繼續散佈仇恨的種子，那中國民族一天的存在，就使日本人一天的惴惴不安。俾斯麥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政治家，但是他一生外交上最大的錯誤，就是聽信了當時軍人的要求，割取了法國的阿爾薩斯勞萊（Alsace-Lorraine）二省，而種下了法國民族仇恨的種子。希望日本的外交家不要忘記了歷史上給我們的教訓。我們再看國際間的情形：日本國現在橫蠻的政策，得到了那一國的同情？這個回答日本的人民都知道，用不着我們多贅。的確，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很值得他們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再四的考慮。一味橫蠻的政策是終久沒有便宜佔的。

現在日本政府既然同意我國政府的提議，派外交官員

到南京來商量調整中日關係，至少表示他們也感覺到兩國的關係有改善的必要。現在願意和中國來商量改善兩國關係的方法，不可不說是他們外交上的一種進步。但是我們亦不能不有些疑慮。

我們所疑慮的是：日本政府是否有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抑欲藉此「調整」的名義向中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我們要問，日本有田大使這次來南京，是胸中帶了一片協和兩國的心，還是袖裏藏着一個使中國亡國的條約？要改善中日關係，我們先要明白中日關係何以弄到現在這般地步。這回答是很明顯的：日本人今天侵佔我們四省，明天侵佔我們六縣；今天演齣「滿洲」傀儡劇，明天又演齣「冀東」傀儡劇；今天嗾使這裏「自治」，明天威嚇那邊脫離中央；今天飛機，明天槍砲；今天傳單，明天「鐵蛋」；此外又強迫我們政府禁止學生愛國運動，禁止人民愛國言論，中國人雖然是麻木不仁，到此也感覺得這不是他們所能忍受的了。這就是中日關係所以弄到現在這般地步的原因。現在中國人仇恨日本的心理，都還蘊藏在心頭。日本人祇要了解這個情形，而有誠心去改善它，那個調整中日關係就不是難事。反之，中日關係就沒有調整的可能。「解鈴還須繫鈴人」，改善中日關係，全視日本人

有否這個願望與有否誠意而定。假使日本人覺悟以前所走的路是錯路，再往這條路走去，不但要妨礙中日邦交，而且要危害及兩國的將來，因而想換條正路走走，那這次南京會議在歷史上將爲一個富有意義的會議，在漫漫長夜的中日關係中是一片曙光。

但是我們如其曉得日本政府的組織，我們如其曉得日本傳統的外交政策，那這樣的假定，這樣的希望，未免太「烏托邦」(Utopian)了。日本政府是一個很畸形的政府，它的政權都握於軍人之手，它的外交主腦乃在「三宅坂」而不在「霞關」，此所以日本外務省鄭重的國際宣言，往往爲軍部所推翻，此所以在華北華南各地活動，只見武官，不聞使領。軍人往往有開拓疆土建立功勳的觀念，日本軍人更是如此，所以日本傳統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往大陸推進。現在他們剛是以爲功成得意之時，一切冷靜的，遠大的，爲日本的將來設想的觀念，都是不入耳之談，那能輕易變更他們的政策？在軍人統制之下，外務省不過是軍人的辯士，想用交涉的方法來鞏固軍人用武力得來的利益，我們怎敢希望它有別出心裁，遠大目光的政策，來改善中日兩國的關係呢？當中國提出開一個調整中日關係的會議時，廣田不是斤斤以「三原則」爲前提嗎？現在報上雖

說「張部長……調整中日關係之主張，原則上已獲得日本外務省之同意……中日一切問題，皆依正常辦法，進行交涉」，可是詳細內容如何，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無論如何，我以為日本方面假使抱了廣田「三原則」的精神來調整中日關係，那我以為中日關係是無法調整的。

所以我們對於快要開幕的南京會議不能過於樂觀。我們雖然是希望它調整的工作成功，可是假使這個會議失敗，亦不必過於失望。最要緊的是我們外交當局要認清我們自己的立場：就是以不損失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爲原則，一切變相的使我們國家陷於半保護國或分裂我們國家完整的條件，我們萬萬不能承認。我並不是不相信我們外交當局，不過我希望他們對於這一點特別注意，以免蹈已往中日外交的覆轍。還有這次一切的交涉，我們希望絕對的公開，並且以民意爲後盾，辦理交涉的人員也應當是負責的，爲民衆所絕對信任的外交領袖。「日本通」式的秘密外交，大家已經瞧夠了。

萬一這次調整的工作不能成功，我們應當準備好會議失敗後的趨向。在外交方面，我們也應當打出一條路來，聯合與我們利害相共的友人，不要再守住不光榮的孤立政策了。

二月二十一日於南京

對東京事變的感想

皮名舉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我們的「親善友邦」的首都東京

得的教訓。

發生了一件空前未有的大變亂。原因是那素稱最有訓練的

現在且先說我們對於「友邦」的忠告。我們對於「友

日本第一師團青年將校士兵約兩三千人，爲了某種「誤會

邦」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請他們認清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從

」，突然「異動」：襲擊東京的官署和私邸，殺死宮內

此以後好生管理自己，少管別人的閒事。須知日本的禍亂

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和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

是在內而不在外，二二六的事變可以證明日本內部的分裂

太郎；首相岡田，因爲有妹夫松尾大佐做替身，所以沒有

和國內的危機。現在元老重臣和少壯軍人已經站在敵視的

遇害；在野的元老重臣如西園寺公和牧野伯爵等，同時也

地位，海軍和陸軍兩部的意見也不一致，陸軍的本身已有

遭襲擊，幸虧都免於難。登時東京宣佈戒嚴，成了一個非

穩重的統制派和法西斯梯派的分裂，法西斯梯派當然又免

常恐怖的局面。後來經了一番和平的交涉，一次武力的討

不了左右兩翼的衝突。我們的「友邦」更當明瞭他們的國

伐，「異動軍隊」才算完全屈服；爲首的將校，或者自殺

際地位是完全孤立，經濟方面則財政幾乎破產，政治方面

，或者免職，這件亂事總算是暫時告一段落。日本與我有

則軍閥猖獗，橫行無道。這次事變雖然已告結束，但是繼

齋齒之交，現在又是我們的「親善友邦」，不幸遭此大變

任內閣問題還沒有解決，近衛不敢受命，廣田組閣又遭軍

，死傷了好幾位大臣，尤其是那八十多歲的老翁高橋是清

部反對。并且以後的困難還多，實在是危機四伏。在這個

的慘死，實在使我們悲傷嘆惜！同時也不禁有點替他們的

「非常時期」以內，理應集中精力，埋頭苦幹，改革內政

前途擔憂！因此胡亂的寫了幾句話——只敢稱爲感想，不

，嚴整軍紀，不要再鬧笑話了。這次東京變亂，實在有點

敢說是觀察，也不敢說是意見——來忠告我們的「親善友

駭人聽聞，國家的體面攸關，可一而不可再。我們更加希

邦」，并且希望我國政府能夠從這次東京事變得點我們應

望我們的「友邦」不要再不自量力，侵奪別人的領土和主

權，一味向外擴張；擴張得太利害了，總有一天會破裂的，二二六的事變不過是這個破裂現象的開端，也就表明我們的「友邦」是個雖強而小的民族，不自量力的國家。

五年前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我還記得當這件事變的消息傳到美洲，被邦人士都慷慨激昂，替我們大憤不平；全國的輿論也一致攻擊日本的暴行，與我們表示絕對同情。當時「友邦」僑居美國的官吏，學生和商人，就立刻作種種反面宣傳來抵制美國對我的同情輿論。一面辯白他們自己無辜，說滿洲事變的責任完全在中國；又說假如美國處了日本的位置，也必定採取同樣的行動；并且高唱「亞洲門羅主義」(Asiatic Monroe Doctrine)，反說美國不應該干預遠東政治。一面又責備我們，說中國連年內亂，不成體統；支那政府沒有力量，不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又說支那人民沒有紀律，不能自治，應當受別人的管理。後來在日內瓦國聯開會的時候，「友邦」的代表公然侮辱我們，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乃是一個地理名詞」(China is not a State, but a Geographical Expression)。

東北事變的責任，已有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詳細說明，不用我們再加辯白。至於他們說我國政府沒有力量，我

獨立評論 第一九二號 對東京事變的感想

國人民沒有紀律；那麼，他們的政府是有力量的，他們的人民是有紀律的。但是那有力量的政府爲什麼不能預防這次東京變亂？那素稱有紀律的軍隊爲什麼要暴動反抗政府？他們又說我國政府不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但是他們的政府連幾個元老重臣的性命都不能保護，還有資格批評別人嗎？至於他們所說中國人不能自治，應該受外國人的管理，這種論調是十九世紀末年歐美帝國主義者所高唱的，即所謂「白種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那就是說文明先進的白種人應當有管理有色人種的權利和義務。歐戰以後，這種荒謬絕倫的論調已經爲世界學者所攻擊，雖然現在還有幾個窮兵黷武的國家仍舊用這種理由來爭奪海外殖民地，壓迫異族的人民。我們現在只希望這次東京事變能夠給他們不少的教訓，并且希望他們知道一國的內亂，是任何國家不能全免的（「友邦」駐美大使最近也曾這樣說過）；我們決不能以一國的內亂爲理由而斷定某一民族無自治能力，所以我們也不敢因東京事變來說我們的「友邦」無自治能力，應該受別人的管理。但是我們還是要忠告他們，請他們從今以後多管自己，少管別人。一個不能保護他自己的元老重臣的性命的國家想來管理旁人，實在有點太不自量了！

假如我們的「友邦」一定要如是不自量，他們就應當立刻打破那副假面具，不要再「裝孫子」了。明明是強暴行爲，何必定說是仁義道德；明明是敵人的侵略，何必定說是「友邦的親善」；明明是霸道，何必定說是王道；明明是帝國主義，何必定說是「大亞細亞主義」。所以我們的「友邦」愈談親善，愈談王道，愈談仁義道德，我們的領土一天比一天縮小，我們國權的喪失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們愈談「大亞細亞主義」，東亞愈加不得和平，世界大戰也要快到了！

去年冬天「友邦」某司令官曾經發表一本宣傳小冊，分析我國的內政，頗有獨見之處。他說我國政府施行的是霸道，他們在「滿洲國」施行的是王道，因此力勸華北人民實行自治，捨霸道而就王道；這種論調，也曾風行一時。現在我們且看看這次東京變亂是什麼一個道。據當日「友邦」陸軍省公佈，稱此次青年將校「異動」的目的是「申明大義，以圖完成國體擁護」。最近戒嚴司令部又發表他們的目的：「際此內外重大危急之秋，艾條元老，重臣財閥，官僚，政黨等國體破壞元兇，以正大氣而擁國體改元。」照這樣看來，日本青年軍人已經承認他們的元老重臣等的一切行爲都是破壞國體，這當然不是王道了。東

京事變的當日，軍部方面稱參加事變的軍隊爲「行動隊」或「異動軍」，後來才改稱爲「暴兵」，「叛兵」或「叛亂軍」；既然承認此次事變爲非法的暴動，這當然又不是王道了。嚴格的說起來，我們的「友邦」的行爲：對外則強佔我們的疆土，搶奪我們的國權；對內則殘殺元老重臣，危害國家的安全；非但不能稱爲王道，并且也不配稱爲霸道，只可以稱爲「橫行無道」。所以我們對於「友邦」的第二個忠告就是請他們立刻揭破那副假面具，并且明白的對我們說：「我們並不是你們的朋友，乃是你們的敵人；我們的國家和政府都是橫行無道的；我們要來確佔你們的土地，殺戮你們的人民，滅亡你們的國家。」這樣的說法，雖然非常可怕，但是倒也比較乾脆，比較痛快！

說完了我們對於「友邦」的忠告，現在且談一談我們對於我國政府的希望。當東京事變的消息轉來，舉國惶恐，以爲無論如何，中日關係的前途總是凶多吉少。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對，但是過細一想，却不盡然。我們對於「親善友邦」固然不當幸災樂禍；但是我們的敵人家裏有了內亂，雖不敢說於我們一定有何種益處，但總不致有多大的害處。問題全在我們自己能不能利用這個時機，多做一點準備的工作。

此次東京事變，雖然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一切善後問題，方始開端。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誰來組閣，近衛也好，廣田也好，另外一人也好，必定要受日本軍人的

直接或間接支配。新內閣的外交政策，將有無變更，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據「友邦」外務省和駐外使節的聲明，無論如何，他們的外交關係，決不致有何種變動。其實日本的外交國策，并非一朝一夕所產生，更非某黨某派所能更改。這個國策是明治維新時代所決定的，牠的目的是操縱東亞大陸和北太平洋的霸權。現在日本的少壯軍人和元老重臣所爭的并非這個國策的目的，乃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元老重臣主張用和平外交，少壯軍人主張用武力解決。無論我們的「友邦」用那種方法，其目標總是在吞滅我國，是無可疑的。比較起來，和平外交尚有欺騙我們的政府，麻醉我們的人民的危險；武力解決到還可以激起我們的人民的愛國熱忱，增進我們的政府的抗敵決心。但是少壯軍人當政之後，果能完全實行他們的方法嗎？當德國國社黨尚未上台以前，歐洲各國都以為他們成功以後，歐洲第二次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但是現在希特勒柄政已經兩年多了，德國與其他各國還是和平交涉，歐洲第二次大戰至今還沒有發生。因此我們可以推想，日本少壯軍人成功

之後，因為國際和國內的種種原故，或者還要藉重元老重臣，不敢鹵莽行事；并且還要順着那幾十年來帝國的傳統外交政策向前進行，不敢輕易改變。

有人又說少壯軍人當政以後，日本對俄政策必定強硬化，對華政策必定積極化。對俄強硬吧，最高限度是兩國宣戰，日俄戰爭，我們實在求之不得，難道還有何恐懼嗎？對華強硬吧，但是現在「友邦」對我的政策已經是強到無可再強，激到無可再激。他們即算用兵來佔據華北各省，但現在華北已經在他們掌握之中，佔據與不佔據，有何分別？他們甚或佔領我國沿海沿江一帶，這雖然是一件極不幸的事，但是也可以把我們逼到「最後關頭」，忍無可忍，去和他們拚一拚命。總比現在這樣敷衍敷衍，苟延殘喘的過着要痛快得多！

依目前的局面看來，那醞釀了許久的南京會議多半是開不成了。西南領袖已經明白表示反對廣田三原則，日本軍人也不滿意這個東西。有田大使一到上海，就鄭重聲明以後交涉當極力避免會議式；這可以表明「友邦」政府（即算廣田組閣成功）也不敢開這個會議了。因為即算是開成了，有點結果，但是少壯軍人會答應嗎？他們會遵守條約上的規定嗎？老實的說起來，對於一個這樣橫行無道的

國家，我們也用不着多和他們客氣了；與其白費精神，時間和金錢來開一個毫無結果的會議，到不如多做一點備戰的工作，比較要靠得住些。現在「最後關頭」已經到了，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認清這次東京事變的意義，趕快樹立一個積極抗敵的外交政策吧！

樹立一個積極備戰抗敵的外交政策，非但是這次東京事變我們應有的覺悟，也就是目前解決我們的內部問題所急需的一個步驟。自從九一八事件以來，中央的外交政策始終是敷衍妥協。近來又有所謂「和平未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未到最後關頭，不敢輕言犧牲」的口號。但是我們的敵人總是繼續進攻，由滿洲而熱河，由熱河而冀察，由冀察而整個華北，得寸進尺，沒有休止；我們却老是退讓，不抵抗，講妥協，這樣一種辦法，和平當然是不會絕望的。「最後關頭」四字所指，實在也太寬泛，長城呢？黃河呢？長江呢？還是珠江和南海呢？這種敷衍和妥協的外交政策，已經失掉了多數青年對於政府的信仰心；所以去年北平學生運動一起，全國紛紛響應。不幸愛國者漸成左傾，左傾者混為愛國，因此良莠不齊，內容複雜，以致一個單純誠潔的學生愛國運動發生內闕，實為可惜！現在中央政府已經明令制止平津學聯，其目的自然是想防止青

年的左傾趨勢，決不應當是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

老實的說句話，在目前華北局面之下，除了少數甘心情願當漢奸和亡國奴的以外，誰又不有一點愛國的左傾或左傾的愛國。用壓迫，檢查和捕逮的方法，非但不能減少，並且定會增加青年的左傾趨勢。現在居高位者，當年也會做過青年學生，愛國之心，也決不後人。今日雖然因為地位，年齡和智識的不同，不能完全以青年之心為心，但是也不應該和青年之心相離太遠。青年學生或者因為智識幼稚，易於盲從；但是來檢查的軍警又豈知馬克斯和馬爾薩斯，甚或和馬寅初的分別？因此被捕的學生十之八九都是毫不相干，真正有嫌疑的，却早已溜之大吉了。制止青年左傾的趨勢，在消滅他們左傾的原因；消滅他們左傾的原因，在趕快樹立一個積極抗敵的外交政策，使一班青年能夠愛國而不左傾，使左傾的不能以愛國這個名詞來相號召。但是照目前的情形，似乎一愛國就非左傾不可，假如怕左傾，就連國也不敢愛了。

總而言之，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運用這次東京事變所得的教訓，並且為保護青年的真純愛國精神，趕快樹立一個積極的外交政策，來統一國民的思想，增進青年對於政府的信仰心。在這個「最後關頭」快到了或已經到了

的時候，政府和人民，軍隊和學生，都應該以民族國家爲立場，站在一條戰線上，同心協力，備戰抗敵，這才是這

次東京事變我們應得的教訓，我們應有的覺悟！！

三月八日，北平。

再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適之先生：

拜讀了你的「答室伏高信先生」書。我一篇短文章竟能在貴國引起反響，使我無上的喜慰。自從「大公報」譯載以來，就是我手中收到的也有大美晚報，獨立評論，申報月刊，中國星期評論，新人等新報雜誌，都是譯載全文而加以評論的。又接到未知的貴國人很多的信，中國星期評論的一個投稿者（孟長泳）並說你與我的應酬文字，「較之東京與南京無論什麼公式的政策，演說，聲明，更能代表兩國民的輿論」。尤其是得到你與陶希聖君的批判，使我非常感謝。我之所以現在還要再答你者，因爲以你那樣的聰明，好像有些地方對於我的旨趣還有誤解，至少我的言詞中似乎還有值得招你這種誤解的。加之我也覺得誠如貴國的大報紙大公報所說，「當此中日關係緊要之時」，互相交換無隔閡的意見愈加重要了。

第一由你及陶希聖君那種思想家，聽到你所謂的一真

實話」，這是我非常歡喜的。在這貴國與日本之間有不幸的關係，並且在這貴國與日本間的不幸關係的真相全未得到理解的時候——我對於這一點也要稍加詳細的說說的。就是此次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日本的大衆或智識階級的大部分，對其真相一點也沒有與聞的。日本的各種報紙，自滿洲事件以來，至少對於國際政治，完全成了欺瞞國民的機關。天津北平發來的新聞電報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宣傳，虛構，捏造，不過是一部政治小說而已。日本智識階級的一部份，已經知道這種情形，而漸漸變成要想透視事件的裏面的裏面了。他們所求的，不是每天報章上大大的登滿的虛偽的消息，而是報紙上不能表出的事件的真相，即你所謂的「真實話」。

適之先生！真實常能使人動心，一人的話可以訴諸萬

人。我以爲指導兩國人民互相諒解的，不是政治家們的欺

偽與報紙的誇大虛報，而是說真實的一個私人的話。我能夠告訴你，日本的智識階級，如像貴國的各位對我的了一篇短文加以異常的注意一樣，對你與陶希聖君的「真實話」，也有洗耳傾聽的雅量，這是我深引爲喜的。

日本的支配者是那一種人，日本的言論是怎樣的不自由，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日本的知識階級與一般的日本國民，在愛「真實」，求「真實」，傾耳於「真實」的一點，則全是相同的。你那「敬告日本國民」一篇文章，在這個國內會引起很大的注意而被閱讀，即可證明這種事實。我們始終想聽貴國的真實話。裏心想加深中日兩大國民間的互相諒解，清算那不幸的關係，謀再建兩國的國交。「巧言令色鮮矣仁」，這是貴國賢人留下的一句偉大的話。這句話在日本，古來就知道就愛好，並且已成了日本古來的道德的遺產之一了。反復的說，我們始終是愛真實，擁護真實，爲真實而戰。這是日本精神。在愛真實的期間內，日本不至於滅亡的。日本之引以爲榮的，不是貿易的發展，產業的進步，龐大的武力，而是始終愛真實，擁護真實，爲真實而戰的精神……日本精神。

× × × × ×

我不過是一個沒落的評論家。我的見識很狹，力量很

小。但是我深信我能在此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向你說如下的話而不疑的。即日本國民並不是侵略主義者，且對於偉大的鄰邦具有充分的同情。依尼采那種說法，或者這是弱者的道德亦未可知，但是我能很快樂的告訴你，爲弱者的朋友是日本道德上一個不動的基石。成爲這個國家文學的一種特異形態的「講談」之所以在大衆中有不動的勢力者，實因爲這是爲弱者之友的國民精神的表現，「忠臣藏」之所以屢次出演，而歌舞伎座仍是滿座者，也不外因爲這戲是在演出對於弱者的同情，對橫暴權力者的反感的國民精神而已。自然日本國民中對貴國抱誤解的也不少，並且想喝血的張其「爪牙」的可恨的侵略主義者也不能說沒有。主張大亞細亞主義或東洋門羅主義的人們，可以說多半是屬於這一派。

在這裏我來談一個插話。日本有一位大衆作家，這個人是所謂的「中國通」而相當知名，他論華北自治問題，我看見他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他說即使貴國失掉了華北的領土，貴國亦不至於滅亡，由貴國失掉了香港亦未滅亡的事實即可以知道。這種人就是日本所謂「中國通」的一個樣本。具這種狂妄的頭腦，抱這種理論的，在日本一定大有其人。無論那一國也有腦病院，低能兒，流浪者，及

街上的紳士的。但是日本國民比這種「中國通」，大眾作家，更要聰明，更有道德，更有良心的。不用霸道而行王道，這才是真正日本國民所希求的。「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這種貴國先賢所說的話才是我們的政治理想。

我決不是不知道，在王道政治美名之下，有如伊索寓言中所描寫的飢餓的狼，眼光炯炯，張其爪牙，而將一隻無辜羔羊作犧牲的那種光景。在此又一可以想起「巧言令色鮮矣仁」的格言。但是我想有認識的日本人，知道那個狼後來受到怎樣的運命的審判，真有日本精神的，一定充分理解侵略主義與日本精神是不能兩立的，無論在何種美名之下，虛偽是不道德中的最大者。

× × × ×

適之先生！我自信對於你及貴國民衆的立場，是有充分理解的。不滿於我對貴國同情的一部死硬派(Die Hards)給我很多的污名。但是我深信日本，我所生長食住，而且敬愛的國民當中，應該出兩個彈劾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白克(Edmund Burke)。「一隻貴國的飛機軋軋的從天的東邊飛往西邊，在那皎潔的雪地上刷過一條黑影」，不知道在這一條黑影之中，你與你的同胞們發生什

獨立評論 第一九二號 再答胡適之書

麼感慨的人，世上絕對沒有。若是在東京的天空上飛來了蘇俄美國或英國的軍用飛機，掠過白雪「由東往西」而投一條黑影在地上，那不知又是怎麼了！我們敢斷言，對於貴國今日的困苦的立場，也有不禁爲灑一掬同情之淚的。我曾說過，對於無自衛者的同情是日本精神的根底。你知道孟子是用的惻隱兩個字，我想這也可以理解成爲李普斯所謂的感情移入的意思。你說不能愛「你的敵人」，但是日本的武士很知道愛敵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日本歷史中可以找出很多的逸語來。況且對於不是「你的敵人」的貴國之困苦的立場，我們決不能閉眼不管。若是日本國內有知道貴國的痛苦的立場而冷然無事的人，則我敢不躊躇的斷言，那是想喝血的狼，決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且是與日本人的名譽不兩立的東西。

適之先生，我們也知道中日兩國的關係，事態更在惡化的事實。這種事態到底還能有救沒有救，似乎你是以絕望的宣言在拒絕我的提案。我的朋友陶希聖君投來的寄稿中(日本評論一月號)明明有這種語調，兩三天前我接到一個貴國人(韓示琦)寄來的很長的信也極力說是戰爭的時候，貴國的雜誌「新人」也說中國現在是不求親善，不求結合的。我知道一國民的忍耐也有一定的限度。明治三

十七年，日本對於世界最大強國之一的俄國敢然開戰，即忍耐過了限度的證明。我見到貴國大報之一的申報十二月六日會說，「如領土被侵略，主權被剝奪，就是和平絕望的時機。」我們充分知道華北兩省或五省的獨立對貴國的影響。貴國的一新聞記者曾經說過，華北爲「中國之首」

（密勒氏評論十二月十四日）。平津是貴國文化的一個中心。據說全華北出產的小麥爲貴國全產額百分之五十五，棉花爲百分之六十，羊毛爲百分之九十二，煤炭爲百分之四十二。我想保證認這麼重要的一個中心與香港相同的日本人，只有上面所說的一個。貴國這樣一個中心地，想不使貴國民極度的興奮而由貴國分割去，這是我們夢想所不及的。但是朋友！尙不能說是完全絕望，我們不能忘記戰爭是要在最後一瞬間始許人相說最後的話。

× × × × ×

適之先生，日本宣戰在憲法上是屬於天皇大權的事項之一。日本皇室之酷愛和平，在每次的詔勅中都有明確的表示。日本的國民本是天皇陛下下的赤子，將始終爲和平作最後之努力。對於鄰國起無名之師，這是日本國民名譽所不許的。我們絕對尊重貴國之獨立。我敢斷言，日本國民不特沒有侵犯貴國獨立的野心，如貴國的獨立，受到外部

的侵犯，實有敢然援助貴國的同情與俠義的精神。這是東方大國民日本的義務使命。如何盡這種義務，完成這種使命，是現在我們日本人接受的課題，這是我敢不誇張不虛偽的斷言的。因爲要感覺這種使命，完成這種使命，日本始真不負其偉大國民之名。

× × × × ×

適之先生，你答「伏室高信先生」中的最主要的地方好像是對於「東方遺產」的批評與以夷制夷的兩點。對於以夷制夷，陶希聖君也有抗議。我就這一點，很知道你與陶希聖君及貴國人的立場。日本若是也站在與貴國同樣的立場，我相信也不能不採取與貴國相同的態度。可以說貴國除此而外，別無可取的立場。貴國對於英國的立場，我也充分的了解。我在我那「日本的次一步」的著述中曾經坦直指陳貴國的排外運動，實爲排英運動，其所以轉化而成排日的，是在廿一條以後，所以日本之對華政策，全然錯誤了，貴國之排日運動，日本政治家應該負其責任。又在我著的「中國將再起」的當中，對這一點也明瞭的加以指摘。隱瞞日本的誤謬的一切，而將一切的責任歸之於貴國，這是我良心所不許的。我再敢斷言日本前此對華政策有重大的錯誤。日本沒有政策，沒有指導者，遂使中日

兩國成了今日這種不幸的關係。我們坦白的主張，在責備貴國政治家之先，應責備日本的政治家自加反省，才是偉大國民的態度。但是我決不能懷疑：再向貴國質問貴國的真正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是中日兩國民最大的忠告。

× × × × ×

適之先生，目前的事態，當然應該解決。我在這一點覺得焦心。日本非出大政治家不可。如不出現明白的認識日本的方向，理解日本世界史的使命，知道日本的敵人是誰的大政治家，自然不容易解決與貴國不幸的關係。但是朋友！我也不能不警告貴國，希望貴國站在更遠大的立場上。若是日本的政治家明白認識日本的方向，理解日本的真正的使命不是侵略鄰國而是援助其解放與自由，而貴國的政治家也了解貴國今日可痛的狀態第一是由於西歐帝國主義的結果，並充分理解對日如取敵對行為則貴國的立場將翻弄到什麼運命去，我想在那時，貴國與日本始能在歷史上携手同行的。

日本不久定有知道日本的敵人不是貴國，也不是貴國的國民黨，也不是蔣介石，而是西歐帝國主義的時候。然

後貴國亦必有理解貴國的敵人不是同文同種的鄰邦日本，而是西歐帝國主義的時候。在那時候我所說的中國敵人應該是日本還應該是英國的話，始能有現實的意義而訴之於貴國的。我個人至少爲使這種舞台出現起見，就是成了最後一人也要努力做去的。

四萬萬的中國國民諸君！我想請各位用稍微遠大的眼光，靜觀中日兩國的關係。日本並不是長此繼續錯誤的國民，且日本的國民也不是永久盲從的國民。對於全體的國民，宣傳是能矇蔽其眼光於一時的，權力是能奪剝其一切自由於一時的。孟德斯鳩說：恐怖是專制政治的精神，這是意味深長的話。貴國的政治或者不能使貴國民滿足的，而日本的政治能使日本國民滿足的實在也很少。但是那個時候要來的。貴國民與日本國民携手而立於世界舞臺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因爲我覺得東方各民族的結合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使世界爲之戰慄！我們可以做法馬克斯說一句話，「所失的不過是鐵鍊而已。」要這樣，世界的舞臺始會轉變，而「朝氣的國家」一定能昇出新鮮的太陽！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可算是「中日關係專號」了，因為這四篇文章都是講中日的關係的。

△張忠絨先生是研究中國外交史的專家，他的一篇回憶是追記從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交涉到民國八年的巴黎和會的一段中日交涉史。張先生指出那一個時期的中日交涉和最近四年中的中日關係有許多可以比較之點。他的結論是：無誠意的合作是不能改善中日邦交的。

△沈惟泰先生現在郵政總局服務，他也是研究外交的人，他觀察今日中日兩國的外交當局所謂「調整中日關係」的運動，他的結論也和張忠絨先生的結論差不多。

△皮名舉先生是去年才從美國回來的，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做留學生的時代，飽聽了日本宣傳家說的「中國是無組織，無政府，不成一個近代國家」一類的話，所以他現在看了東京的兵變，也要問問：日本是不是一個近代國家？他的結論是，在這樣一個「友邦」的手裏，我們不要妄想得到和平。

△室伏高信先生的「再答胡適之書」原文是在二月號「日本評論」上發表的。這一個月之中，因為有種種特殊事故（如丁文江先生紀念專號之類），獨立評論至今不曾轉載這一篇很值得我們細讀的言論。我本想寫一篇答書與此文一併發表，也因為篇幅關係，只好留待下期了。此篇是用國聞週報第五期「子修」先生的譯文，我們要向國聞週報社和子修先生道謝。

△室伏高信先生的答書也是一篇中日關係論，所以在這一期裏是最適宜的。在這篇答書裏，室伏先生說：

我想請各位用稍微遠大的眼光，靜觀中日兩國的關係。日本並不是長此繼續錯誤的國民，且日本的國民也不是永久盲從的國民。

在日本國民遭遇了上月底的慘劇之後，我們更抱着同情的希望，希望室伏先生的預言能早日實現。

△丁在君先生的朋友們請注意本期的「丁在君講演遺音片」的預約廣告。

丁在君講演遺音預約

◎記丁在君先生講演留聲片

趙元任

二十四年五月七日晚上，在君先生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我因為常常在實驗室裏用鋁片收灌廣播講演，作為語言的參考材料，這一次也把這講演收灌下來了。第二天一早請在君先生來聽，他還覺得是像他自己的聲音。當時沒有料到這灌下來的音的可貴，所以也沒有費那事去用兩個記音盤一個未完一個先開，藉此可以得一個全整的記錄。結果是因為翻面和換片的緣故，中間都漏了幾句話。正文中方括弧「」號裏的字就是原來廣播時有而現在這片子裏沒有的幾句。最後一面上只說不多幾句話就完了。後來也是因為當時沒有想到這片子會這樣寶貴化，竟把餘下的空白糊亂作了零碎的試驗用了。

在君先生死後，我們談到各種紀念他的方式，因而想到無意中留下來的他的聲音，如果能複製，豈不是好給大家朋友做一個絕好的紀念物？但是最後一面已經糟踏了。於是又想法把這面外圈的講演部分轉灌在一張新片子上，餘下來的新空白就請了翁詠霓先生說了幾句關於在君先生的生平的話，把這四面兩片的材料送到上海百代公司複製出來，就成了現在的這兩張片子。

◎丁在君講演片預約通告

現在百代公司來信說，這兩張片子約在四月十日可以製成。估計的價錢是每套國幣六元三角；京滬以外的各地加寄費七角。

在君先生的朋友們如願得這一套「在君遺音片」，可以在四月十日以前通知上海白利南路中央研究院丁西林先生，或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趙元任先生。

丁文江先生的數種著作

(一) 川廣鐵道初勘報告價三元 (二) 中國鑛

業史資料及官辦礦業史略價各六角 (三) 中華民國新地圖價二十五元 (四) 中國

分省新圖價三元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地質調查所及北平西城地質圖書館均有出售

英文 中國年鑑

創刊號出版

桂中樞主編

THE CHINESE YEAR BOOK

Premier Issue, 1935—1936

本年鑑由英文中國年鑑社，特約國內具有權威之專家五十餘人，通力合作而成。於國內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學術、宗教、國際關係各方面之近狀，無所不包。所有資料，悉從各關係機關團體直接採集而來，益以作者研究之心得，正確精警，得未曾有。實為英文本國近代史料上一大創作。

布面精裝一厚冊

二千餘頁

定價三十元

特價二十元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三月底截止

英文中國年鑑社
編印

總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內容及著述人

- | | |
|---|---|
| Foreword 蔡元培 | Fisheries 侯潮海 陳謀環 |
| Preface 桂中樞 | Rural Economy 張一心 |
| Topography 張其昀 |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王志莘 |
| Historical Sketch 顧頡剛 | Labor 駱傳華 |
| Astronomy 余青松 |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Industry 翁文灝 |
| Climate 竺可楨 | Insurance 潘學安 |
| Population 陶孟和 | Motion Pictures 高元 |
| The Kuomintang 崔唯吾 | Hydraulic Engineering Works 李協 |
|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s 高一涵 | Famines 章元善 |
| Executive Yuan 彭學沛 | Commerce 章乃器 |
| Legislative Yuan 謝保樞 | Foreign Trade 何炳賢 |
| Judicial Yuan 謝冠生 | Industry 劉大鈞 |
| Examination Yuan 陳大齊 | Public Finance 陳炳章 |
| Control Yuan 錢智修 | Banking, Currency and Credit 張肖梅 |
|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秦汾 | Buddhism 關 鈞 |
| Foreign Relations, 1928-1935 刁敏謙 | Catholic Mission 徐宗澤 |
| Chinese Overseas 陳春圃 |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劉廷芳 |
| Education 王世杰 | Mohammedanism 哈國棟 |
| Publications 王雲五 | Health and Medicine 劉瑞恆 |
| Physical Culture 褚民誼 | Municipalities — Nanking, Greater Shanghai, Tientsin, Canton, Peiping, Greater Tsingtao, Hankow |
| Navy 陳紹寬 | Recent Frontier Events 黃慕松 |
| The Army 楊 杰 | Chronology of National Events |
| Aviation 姚錫九 | Map of China 曾世榮 |
| Railways 曾仲鳴 | General Appendix |
| Shipping 何墨林 | Index |
| Telecommunications 顏任光 | |
| Post Office 張樑任 | |
|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謝家聲 | |
| Forestry 凌道揚 | |
| Animal Husbandry 蔡無忌 | |

獨立評論 第一九二號

二三

洛加諾公約的撕毀

胡適

寫於被捕同學死了以後

鮑啟坤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劉基磐

雜誌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胡振興

貪污

伯莊

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張純明

跋一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陳之邁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九三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廿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 華泰書社 | 華盛書社 | 華文書社 | 華英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東書社 | 華南書社 | 華西書社 | 華中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東書社 | 華南書社 | 華西書社 | 華中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東書社 | 華南書社 | 華西書社 | 華中書社 |
| 天津 | 天津華文書社 | 天津華英書社 | 天津華北書社 | 天津華東書社 | 天津華南書社 | 天津華西書社 | 天津華中書社 | 天津華北書社 | 天津華東書社 | 天津華南書社 | 天津華西書社 | 天津華中書社 | 天津華北書社 | 天津華東書社 | 天津華南書社 | 天津華西書社 | 天津華中書社 | 天津華北書社 | 天津華東書社 | 天津華南書社 |
| 上海 | 上海華文書社 | 上海華英書社 | 上海華北書社 | 上海華東書社 | 上海華南書社 | 上海華西書社 | 上海華中書社 | 上海華北書社 | 上海華東書社 | 上海華南書社 | 上海華西書社 | 上海華中書社 | 上海華北書社 | 上海華東書社 | 上海華南書社 | 上海華西書社 | 上海華中書社 | 上海華北書社 | 上海華東書社 | 上海華南書社 |
| 南京 | 南京華文書社 | 南京華英書社 | 南京華北書社 | 南京華東書社 | 南京華南書社 | 南京華西書社 | 南京華中書社 | 南京華北書社 | 南京華東書社 | 南京華南書社 | 南京華西書社 | 南京華中書社 | 南京華北書社 | 南京華東書社 | 南京華南書社 | 南京華西書社 | 南京華中書社 | 南京華北書社 | 南京華東書社 | 南京華南書社 |
| 漢口 | 漢口華文書社 | 漢口華英書社 | 漢口華北書社 | 漢口華東書社 | 漢口華南書社 | 漢口華西書社 | 漢口華中書社 | 漢口華北書社 | 漢口華東書社 | 漢口華南書社 | 漢口華西書社 | 漢口華中書社 | 漢口華北書社 | 漢口華東書社 | 漢口華南書社 | 漢口華西書社 | 漢口華中書社 | 漢口華北書社 | 漢口華東書社 | 漢口華南書社 |
| 廣州 | 廣州華文書社 | 廣州華英書社 | 廣州華北書社 | 廣州華東書社 | 廣州華南書社 | 廣州華西書社 | 廣州華中書社 | 廣州華北書社 | 廣州華東書社 | 廣州華南書社 | 廣州華西書社 | 廣州華中書社 | 廣州華北書社 | 廣州華東書社 | 廣州華南書社 | 廣州華西書社 | 廣州華中書社 | 廣州華北書社 | 廣州華東書社 | 廣州華南書社 |
| 香港 | 香港華文書社 | 香港華英書社 | 香港華北書社 | 香港華東書社 | 香港華南書社 | 香港華西書社 | 香港華中書社 | 香港華北書社 | 香港華東書社 | 香港華南書社 | 香港華西書社 | 香港華中書社 | 香港華北書社 | 香港華東書社 | 香港華南書社 | 香港華西書社 | 香港華中書社 | 香港華北書社 | 香港華東書社 | 香港華南書社 |
| 澳門 | 澳門華文書社 | 澳門華英書社 | 澳門華北書社 | 澳門華東書社 | 澳門華南書社 | 澳門華西書社 | 澳門華中書社 | 澳門華北書社 | 澳門華東書社 | 澳門華南書社 | 澳門華西書社 | 澳門華中書社 | 澳門華北書社 | 澳門華東書社 | 澳門華南書社 | 澳門華西書社 | 澳門華中書社 | 澳門華北書社 | 澳門華東書社 | 澳門華南書社 |

洛加諾公約的撕毀

胡適

十年前（一九二六）我到歐洲，那時全歐洲都正在熱烈的頌贊洛加諾公約，和造成這公約的三個大外交家：德國的斯特萊斯曼，法國的白里安，英國的張伯倫。那年九月，德國被邀請加入國聯；當斯特萊斯曼代表德國到日內瓦時，他受了最熱烈的歡迎。那時候，大家都說，洛加諾公約奠定了全歐洲的和平，因為它至少暫時解除了德法兩國的敵對關係。手造洛加諾公約的政治家後來都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金。我在英法兩國，常聽見人們談話裏提到「洛加諾的精神」一個時髦的名詞用來代表國際相互了解相互讓步的態度。

十年的光陰過的真快，歐洲的局勢變的更快。十年前全歐洲贊美的洛加諾公約竟在同年三月七日被希特拉撕成碎片了。同日德國軍隊開進了萊因河西岸的各城，廢除了十八年來凡爾賽和約與洛加諾公約雙重保障的「非武裝地帶」。

洛加諾公約的意義是德國在戰敗後要用外交方式改善她的國際地位，不惜承認凡爾賽和約中解除萊因河地帶武

裝的束縛，不惜由德國政府正式宣言承認阿爾沙司，洛倫兩省的永遠割讓，以求解除法國對德國的嚴重猜忌和嚴重壓迫，以求協約國軍隊的完全退出萊因河區域。洛加諾公約簽字之日，即是萊因河協約國駐軍開始撤退之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次年，國聯特別為德國設一個永久理事席，很隆重的邀請德國加入國聯。這是德國恢復國際平等地位的第一步。在當時德國的環境之下，洛加諾公約是德國外交上的大勝利，也是英法外交上的大勝利。

如果斯特萊斯曼一班遠見的和平政治家的政策能夠維持下去，如果法國和其他各國能夠明白凡爾賽和約是德國人終久不能忍受的，如果白里安諸人能夠進一步逐漸廢除凡爾賽和約裏面種種壓迫德國的條款，如果德國能夠早日得到了國際平等的待遇，——那麼，希特拉的國社黨運動決不會在短時期中得着德國民衆絕大的贊助，中歐的局勢也決不會弄到今日的糟糕。

不幸斯特萊斯曼死的太早了，卜魯寧的政府不能繼續他的未竟之功，歐洲的政治家也不能有遠大的眼光，不能

早日消弭德國人民十八年的積怨。於是希特拉從平地起來，數年之中，掌握了德國政權。在解除國際的壓迫與束縛的要求之下，德國人民是一致的。於是希特拉在去年三月宣告凡爾賽和約中限制德國軍備的部分完全無效，並且宣布德國自動的武裝起來了。今年三月，他又宣告凡爾賽和約與洛加諾公約所規定的萊茵河地帶解除武裝的束縛不生效力，並且自動的進兵駐守萊茵兩岸了。

洛加諾公約的締約國是德比法英意五國。法比最感受此舉的迫脅，所以這兩國的態度最強硬，堅持要執行公約中規定的處理破壞公約的國家的手續，就是要提出國聯行政院，由行政院公布其裁判，各簽字國應遵守國聯的裁判，實行制裁破壞公約的國家。

在條文上看來，德國的舉動當然是破壞公約。公約第八條規定有如何廢止本約的手續。希特拉的政府不照這辦法而單方廢止公約，當然是破壞公約了。

但希特拉同時向洛加諾公約各簽字國提出了一件備忘錄，內含七項提議，作為締結新協定的基本：

(1) 德國願與法比兩國開始談判，以謀設立相互的非武裝區域。

(2) 締結德法比三國互不侵略公約，以二十五年為

期限。

(3) 請英意兩國簽字保障上項公約。

(4) 荷蘭也可以加入上項公約。

(5) 西歐各國締結天空公約。

(6) 德國願與東方鄰國締結互不侵略公約，其內容與德國和波蘭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簽訂的十年互不侵略協定相同。

(7) 完全恢復平等後的德國，準備重新加入國聯，並希望以友好的態度，與各國談判，以謀解決殖民地平等權利之問題，並使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分開。

這七項提議，在理論上都是很大方，很站得住的。都不是可以輕易拒絕的。

法比兩國的態度是要德國先撤退萊茵河區域的軍隊，他們才肯和德國開談判。意大利一面不拋棄法國的交情，一面又不滿意於英國對意阿戰事的態度，所以態度很不明。英國雖然聲明了擁護洛加諾公約的責任，却並不堅持先撤兵後談判的立場。英國外相伊頓的調和辦法是要德國先撤退一部分的萊茵河駐兵，只留下一部分軍隊，作為「象徵的駐屯」。我們執筆作此文之時（十五夜），德國只聲

明了「此次萊因沿岸駐軍（包括警察隊）只有三萬六千五百人，其中既無鐵甲車隊，也無轟炸機，已可算是『象徵的』了」。

洛加諾公約簽字四國的代表已在巴黎開過幾次會了。從三月十四日起，國聯行政院在倫敦開會。十四日正午的非公開會議決定邀請德國以洛加諾簽字國的資格，派代表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現在全世界的眼光都注意着倫敦的國聯行政院會議。

這是三月七日以來的大致經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很簡單的。洛加諾公約在十年前是很有用的，的確值得當時人的贊歎歡迎。但洛加諾應該是一個新歐洲的起點，而不應該是一個止境。在德國國社黨登台以後，洛加諾公約早已無法維持了。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新時勢的新洛加諾公約。這個新公約必須建立在國際的相互平等待遇之

上，必須要能根本解除德法兩國之間的猜忌，必須要超過新訂的法蘇公約的範圍之上，而謀德法蘇三國的互相了解與互相和睦，必須要根本懺除凡爾賽和約種下的種種禍根，而建立一個共存共榮的歐洲。希特拉的政權是國際仇恨造成的，所以只有根本懺除國際仇恨一條路可以拔去希特拉政權的毒牙毒爪，而引導德國回到平和的心理與內政的改善。今日之事固然是希特拉造成一個「已成事實」的局面，而逼迫各簽字國來遷就他。然而英法兩國有很遠見的政治家，他們必定能夠忽略這種意氣之爭，從大處遠處着想，努力把一個很危險的局面改造成一個全歐洲集體安全的新基礎。凡爾賽和約的弊害在今日已完全暴露了。今日正是拔本塞源的時機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們很熱心的期待着倫敦會議的好消息。

一九三六，三，十五夜。

寫於被捕同學死了以後

鮑啟坤

在二月十三日北平高級中學被搗毀的那天，警察進來捉不到要犯，只捕走了三個不關重要的被動者。等到學校當局查出被捕的三個學生，在平常都是很好的，在這一

事變中也是被迫的，於是一再具結出保請求釋放，但是地方當局認為案情重大連批不准。二十幾日以來，不釋不判，押在公安局裏。在本月九日發覺其中有一個學生得重病

了，才於是日下午打電話給學校當局通知來人領人，但是學校去領人的時候，得病的已經死了。

死的是郭清，赤裸純潔才十七歲的孩子，平常老是一副天真氣，師長同學沒有一個不和他要好。他沒有背景，沒有作用，這次離開學校純是隨流附衆，即是回校的那天還是歡蹦蹦亂跳。有人告訴他：「人家都躲出去了，你還不躲？一會要捕人的！」他却說：「我又不是主動分子，怕什麼？」誰想到他真的被捕了去，而竟不生還呢！

據回來的那兩個學生說：郭清在看守所裏天天哭，才進去的前幾天並沒有吃飯，最後的前五天，看守人發覺他確是有病了，曾給他吃過藥片——不知治甚麼病的——還讓他吃過洩泄藥，在九日看到病是特別重了，才忙着抬往醫院去治，但是市立醫院中央醫院都拒絕抬入，郭清便死在不治之中。

這真不能不叫我們猜想，不能不使我們懷疑：那天鬧風潮的主要分子全在校時外面層層包圍着的警察不聞不問好好放他們逃走，何以特別看重了幾個被動者？捕逮罪犯二十幾日何以不送法院？審問之人還能看不出冤曲與真實的情態？何況十足帶有孩子氣的？在看守所中天天哭，主管人能不知道？學校一再具保請釋皆以案重批駁，何以學

生病一覺重立刻通知學校領人？更叫我們懷疑的，不知道看守所中究竟是甚麼情形？怎麼一個活潑健壯的中學生於二十幾日之中便把命喪送了？犯人的病有沒有負責的正式醫生來治呢？真令我們難以想像。

這期間被傳去了不少的學生，固然有的得了實證才被傳的，但是像望風捕影不敢說一定沒有不受冤曲的。如果一樣的不釋不判的囚着，對於學業的損失也就夠可觀了。懲辦原是給與犯罪人的改善，同時警戒未犯罪者，如果真像這樣一來，不但是讓罪人的改善轉向了推殘的方向，就是警戒的效力也要引起變相的反感了。

我們對於地方當局有四項要求：

- (一) 非得確實證據不得擅捕學生。
- (二) 被傳捕的學生證明無罪時應立即釋放，嫌疑的應於捕後二十四小時內送交法院。

- (三) 看守所中應注意衛生，更須聘請醫生負責醫病。
- (四) 上官應時時督查下官切實負責，如有舞弊瞞報（這是監犯所內常發生的事）草菅人命的是應當治罪的。

現在大多數學生還沒有踏下心去上課，尤其最近的檢查使得大多數都是驚驚慌慌，請當局對於學生應當有慎重

的處理，不要將一件很容易解決的事情反倒弄巧成拙。

三月十一日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劉基磐

丁在君先生在長沙逝世，到現在已有兩個月了。本刊曾於二月十六日發行紀念在君先生的專號（第一八八號），其中有紀念他的文字十餘篇，對於他一生爲人，和所做的事業，并他得病的情形，都已寫得很詳細，似乎用不着我再說。但是在君先生這次來湖南的動機，以及到湘潭譚家山看鑛的經過，我覺得紀念專號中尚有未提及的地方，所以現在加寫這一段，聊作補充。

在君先生是去年十二月二日深夜到長沙的。下車後，即由朱經農先生同我陪往省府招待所暫住。他起初堅不肯去，說不應該受地方的招待，後經再三相勸，始允前去。到了招待所後，已是十二點鐘，本應即時就寢，但是他因爲急於要把自己所擔任的事趕緊去辦，所以留我們多坐一下，等到他的行李由火車站取來，把箱子打開找出一本「湖南主要煤鑛一覽」的草稿交給我。他說：「這本草稿是請別人代我摘錄下來的。因爲離京的時候很倉卒，所以寫的很潦草；現在打算請你派一個書記趕急的重抄一份，預

備日內出發看鑛就要用的。」我接了這本草稿然後辭出。

四日晨九時，他來上黎家坡地質調查所。這時候，我同田

季瑜王曉青諸同事均已先到。他首先把這次來湖南的目的

和日程分配，同我們商量一番；同時對於譚家山煤鑛地質

情形詢問頗詳。他說：「譚家山煤鑛是很有希望的，儲量

是豐富的；我們這次要注意的是確測煤系地層的構造，煤

層的傾斜；因爲根據以往的記載，此鑛煤系地層成一向斜

層，煤層的傾斜很大，施工困難；我們這次應該詳細觀察

煤層的傾斜角度是否愈下愈小。如果愈小，這個向斜是有

底的。不然，就會像無底的一般，而鑛的價值隨之減損。

『我問他：「譚家山的煤田固然是沿粵漢鐵路唯一的重要

煤鑛，然而此種調查工作儘可要他人去做，何必躬親其事

呢？』他說：『不錯，本可要別人來做。我在南京的時候

，也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親自來湖南；不過我覺得此種任

務關係很大，所以我要親來，方可使將來一切計畫易於實

行，我說的話及我作的主張方可發生較大的力量。』他的

治事負責，不畏勞苦的精神，於此可見。談話中，對於湖南的鑛產表示無限的希望。談畢，我們遂引他參觀本所的陳列館，圖書室，工作室等等，頗承他的稱許。並約定本所的王技正曉青於一兩日後陪他同往譚家山看鑛。到了十點半鐘，因為別有約會，他遂告辭了。是日晚間，我忽接得在君先生由招待所發來一封信。信上說，他五日早晨就要到南嶽去，准定六日下午或七日清早由南嶽回到茶園舖車站。要我轉告王曉青君，於六日下午五時以前到達茶園舖集合，預備七日早一同去譚家山看鑛等語。我當依照辦理。六日下午，王曉青君由長沙出發，該鑛鍾工程師伯謙同行。後來王君回來，據他所告：他們當日五點鐘到茶園舖，在君先生則係五日去南嶽，七日晨九點鐘方才由南嶽乘鐵路局汽車到茶園舖。此地距離鑛山大約十五里；有人主張僱轎前往，但是在君先生堅不肯從，決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刻向譚家山行進。沿路所見的岩層，他必過細量測其傾角及走向。見鄉間水田甚多，則謂湖南防旱工作堪稱模範。到譚家山後，見山頂岩層近於直立，謂如此陡峭的向斜層煤系，不知深至何處始相會合。先是沿途所見岩層，傾角亦大，在君先生對於本煤田的構造就懷疑慮。到譚家山後，他并不稍休息，即沿譚家山東側田園，經萍

塘曾家山冲，到東茅塘一帶查詢土審情形。到東茅塘後，西折至牛形山昭潭公司，已是下午二時了。午餐後，下洞考察。鑛洞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內溫度甚高，着單衣而入，亦汗流浹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艱苦，直至洞底，親測煤系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事前王君勸請勿入，由他代為下洞勘測，亦不允許。在君先生出洞時，衣服已盡濕。由洞口到公事房，相距約百餘公尺；洞外氣候是極冷的。在君先生經過這百餘公尺之曠野到公事房，堅不肯入浴；因為已是下午五時，還要趕回南嶽歇宿的原故。如是將汗濕的衣服烤乾，加上外衣，逕回茶園舖車站。鐵路局汽車早已在站等候，他便於六時回南嶽歇宿。翌日，他由南嶽乘車直駛衡州，竟于當晚中了煤毒！以後的情形，上次專刊載得詳細，故不再說。

在君先生考測譚家山煤田的結果，認為煤系傾角過大；他說，若想知道煤系陡插入地若干深度之後始行變平，須再從向斜層軸綫上加以鑽探。

在君先生這次來湘勘鑛，一切工作，無不躬親；時間上則力求迅速，可見他生平實事求是的精神，實非他人所能及。這也就是他在科學上及事業上成功的因素，很可為人楷模的。

當我們知到他遭此意外趕往衡陽後，已見他由氣息微 中毒！

末轉入良好狀態中，同去的人爲之大慰。後來遷至長沙湘雅醫院，先幾日還有進步，不意經過一星期後，病勢忽轉惡化，竟至不起！他致病的起因，或係由於在譚家山出煤鑛鑛洞時，感冒風寒；及至衡陽宿於客舍，因惡寒而緊閉窗戶；壁爐煙囪，又被大風所倒貫，煤氣不能外出，以致

在君先生學識淵博，他在科學上的功績，深爲國際所共仰；其律已待人治事之精勤，更早爲友朋所共知，用不着縷述。此次因公來湘，不幸竟爲最後之一次，國人痛悼，自是極深；至在國家的損失，更無可補償了！

二五，三，一，於長沙湖南地質調查所

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胡振興

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紀念丁文江先生的專刊，載有翁丁兩先生敘寫楊樹誠君致送丁先生五千元一段紀錄；我不認識丁文江先生，但是我約略知些關於贈送這五千元一點過去的事實。我以爲金錢事細，僅僅致送錢財倒也不見得有什麼可以讚揚，不過因爲這五千元的关系，却顯示出幾個人極可欽佩的高尚風誼，所以似乎值得把他發表。

關於楊樹誠君致送丁先生五千元一段事實，我是在丁先生捐館後，閱獨立評論紀念專刊以前，便已知道。據說

丁先生自政治生活失意後，避居大連，有人對楊樹誠君述及丁先生彼時經濟困難的狀況，於是楊樹誠君慨示願意接濟五千元，維持丁先生暫時的生活費用。可是丁先生廉潔

而不苟受的風度，大約凡是接近過他的人當然熟知的，預料送他的錢央他收納，的確有些不甚容易；要辦到「予非示惠」「受不傷廉」的恰當程度，還得幾費躊躇。楊樹誠君本來不識字，他平生只能夠很費力的寫一個粗劣的楊字，所以先由劉季辰君致函給丁先生，說明楊君誠意，並且苦勸他權行借用，等待將來經濟寬裕的機會，仍不妨如數償還，同時復由劉君代楊擬成一函，措辭委婉曲折，預防遭遇丁先生的拒絕。

據聞這五千元的總額中有二千元是從前丁先生地質研究所的學生趙鑑衡君湊送的。這個原因，並不是楊樹誠君不肯獨任五千元的數目，因爲趙君既和丁先生有師生關係

，而平時又畏憚丁先生高潔，不敢媽媽虎虎隨便餽致金錢，他獲得這個機會，不讓楊君獨擅其美，所以堅決地要求由他搭贈二千元，名義上仍推楊君單獨贈賄。據傳述的告訴我這件事，不但丁先生生前不會知道，便是至今知道的人還是很少。

至於楊樹誠君的爲人，眼前固不敢稱他是一位怎樣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據我們所知道的，確實也有些怪特之處，他自己在大庭廣衆之前，自陳從前討過飯的，因爲幼小的時候，父母亡故，困苦而至落魄，幸由美國教士留養，帶到美國，習成工藝，所以他對於礦業打鑽及機器技藝的確經驗豐富，在某礦場打鑽，曾經借重過丁先生，從打鑽弄得兩萬元錢，在徐州經營小規模麪粉廠，刻苦辛勤，由此起家，現在約略估計有一百餘萬財產。

可是他對於工業上興趣既濃，所抱的野心又大，所以把資財完全傾注在事業上面，私人並沒有現錢的貯存，所

貪 污

一個心不能服事兩個主人；官吏既要抓錢，又要盡職，是不可能的。我聽見一個漂亮官僚說過：能做事不要錢

以在某一季節或某一時期，他還時常感覺到資金運用不足，或許要被索債的人上門來。他在這兩年運用他自己的經驗和智力，在本廠造成了九架麪粉機的磨子，連建築機房，添置機件，耗費了數十萬金。但是如果自造的機件有一個螺絲釘不合式，那麼全功盡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在開機那一天，他的麪粉廠總理才捏了一把大汗對人說：你佬！現在放心了，好危險啊！只有我們「三爺」（楊君行三）才會這樣蠻幹到底。

臨到別人失意的時候，雪中送炭，貽人以鉅額的金錢，而沒有目的和作用，已覺到不是尋常的事情，偏遇這位骨鯁而不苟受的丁先生，事實上已覺有些奇特，同時更有並不十分豪富的趙鑑衡君慨贈鉅款，還要把姓名隱在幕後，連已歿的丁先生始終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也可說奇之又奇了。

伯 莊

，那太難得了；要錢而能做事，便是好腳色；要錢不會做事的人，未免太多；又要錢又做壞事的，當然最壞；與其

不要錢又不能做事，還不如要錢而能做事的好。他這話至少含有三個要點：

(一)建設新國家的阻力甚多，而大小員司各各能力，眼光，學識，經驗之缺乏，至少為其中主要阻力之一。在他看來，這個障礙比貪污還凶。

(二)在他看來，抓錢一事不是時時與盡職衝突的；這個當然祇是「盜亦有道」之道。既然要「渾水撈魚」，他的手法，心情，以及對上下的敷衍，遷就，那能不妨害到所擔任的職務。

(三)在今日「官方」之中，他昂首而談，自命此中翹楚；可見這社會心理，社會習慣，社會制裁（或者說不制裁），是何等的可歎。這種現象是什麼的結果，怎樣才能衝破他，當然要從經濟基礎和政力機構方面去探討。

經濟基礎 中國實在是太窮了；經濟的組織大體上還是未曾使用原動力的農業社會。除却耕種本身是人對天要飯吃，不容假借，沒有敷衍；其餘一切的經濟行為都帶有作弊性；竟直作一弊事是有生存價值的。我現在將農產買遷和工業製造分別舉例——(1)農產貿易：棉花之攪水，搵雜；小麥之攪水，搵泥；桐油搵茶油；綠茶染假色；度量衡的不劃一；初級市場的斗大抵較中級的及終級的為大

，上海全市各米店的米價可以同十六舖批發米商所開價錢一樣的。這些一切的一切，無非表示我們這經濟社會因為祇有我們這一點知識和能力，所以發生這多級的買遷；而每級的經濟單位，店號，規模甚小；多數的勞力者——店夥，船販，驢販，碼頭苦力，以及他們的兒女妻子——要求僱傭；多數的小商人並無高等能力，在殘酷激烈的經濟競爭之下要求生存，所以騙得過硬騙，非騙無以生存。對於這樣的經濟機構，這樣的人力分配，要加以改革，便是產業革命；這是何等艱難重大的事。他一天不變更，那麼作弊便一天有生存價值。（我近來對於所謂農產品格之取締與改良總懷疑他有些「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嫌。）(二)工業製造：這個裏頭，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以薰蕕互見。其中壞的，可舉數例——(a)製皂業：粗胰子的製造是很簡單的；因為同業互爭得利害，於是所製胰子的水份越越多。(b)土布業：土布的織造也是很簡單的；同業互爭得利害，每尺每匹的價錢又不能抬高，於是布的寬度越做越窄。但是工業製造受舶來品和在華洋廠出品的競爭，他們是貨真價實，所以我們固有的老套頭，老玩意，用到這上頭不久多受淘汰；其未受淘汰者，亦在淘汰潮流之中。在這三數十年的很慢並且很可憐的工業化和經濟組織大規模

化之中，我們也漸漸建樹了若干的近代資本主義之組織所必需的道德——例如忠於所託，不專用親戚，貨真價實等等。但是有一次我遊工業名區的無錫，當時我最大的感觸，是在一條最繁盛的馬路兩旁的「洋式」建築上，看不見一條真直線；這樣偷工減料的工作，處處有生存價值；同時想到御審的精磁和南京城上的磚頭塊塊印有某官監造的字樣，非砍頭不怕；誠不禁低回久之。這樣的未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除掉耕田之外，作弊是有生存價值的，而且在許多場合之下是必需的。（偶然聯想到老派經濟學說「競爭造成進步」，不禁啞然失笑。）至於做官的當然是讀書人；讀書人雖大部份來自書香之家，他與工商細民多不接近，甚或鄙薄他們；似乎一般經濟行爲的道德不至於影響到這士的階級。其實這話祇是片面的；直接的影響或者沒有，間接的影響是無所逃命的。至於近代的讀書人，與其說無恆產是他的特點，不如說沒有固定和安穩的職務是他的特點；這樣的職務環境，自然是我們整個經濟機構的一部份。書讀完了，沒有事做，祇好做官。爲甚麼沒有事做，還不是經濟的原因是甚麼？於是讀書人越多，仕途越加擁擠；國家和社會有意無意的，直接間接的，迫着讀書人做官；於是形成今日的以租稅和貪污來掠奪勞力的局勢

。這樣畸形的入口職別比例，當然是最嚴重的問題。

政力機構「官」的經濟基礎既然如此，至於官方的貪污自然是現在政力機構的結果。經過二十五年的紛擾，我們對於民主政治之在中國爲無根無源的醴泉芝草，物華想像的蜃樓海市，大概可以承認了。不但如此，整部資治通鑑和蘇東坡的養士論，賈誼論，韓退之的原毀，姚惜抱的李斯論，依然很親切的用得着。現在雖漸從羣雄割據的局勢變到統於一尊的局勢，然而禍從外面來，不得逞於內者，一借外力向自家人瞪眼，還誰奈他何？事勢至此，還要想法子剷除「官方」的貪污，豈不是救死不遑，反從容議論禮樂麼？我做這篇文章，明知其無用，而依然曉舌者，無非因爲有些「如鯁在喉，不得不吐」的情緒，說出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粗淺辦法而已！

篇首所引那漂亮官僚的話，所說的是官吏的貪污，而非政客（連軍人在內，因爲軍人也是政客）的貪污。做官僚和做政客，其手法和做品是截然不同的。官僚的貪污和文告政治，是前清遺留下來一脈相承綿綿不斷的東西。至於政客的貪污乃是二十年來羣雄割據的產物。用兵之際，最要緊的是部下靠得住；所用的人，第一需要是要忠於我；第二需要是要能辦事——辦各種各色，怪怪奇奇的事；

至於廉潔一層，不知數到第九或第十位了。遠交近攻之際，所謂「中央」的一部份要職當然成爲餌物；這是莫可如何的，至於說統於一尊之後的危險呢，當然無過於「耳聾目盲」了。古之人君，廣開言路，所謂「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毀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又加蘇東坡的「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等等；勢到於今，這些古先格言甚爲用得着了。所以在擾攘分割的時候，自然要有許多「功狗」之才。敷衍的時候，自然要有許多「刑不上大夫」的大夫。對於這些「功狗」和「大夫」或者還要縱之使盜，以盡其控御箝聯之妙。在下層的官僚碰着這樣運氣的環境，自然會教猱升木，相得益彰了。況且政治舞台不是時時把握得住的；上了台，不得不籌下台時候的政費。來了一個這樣大的良心護甲，自然廉恥的堤防打了一個四十二生的窟窿了。所以在羣雄割據的時代，根本無從談廉潔政治。現在這個局面漸漸的結束了——借外力瞪眼，自然是個大大的例外——惟有取一個大赦維新的態度，此前種種，大家休閒，從今日起，規規矩矩的做去，來一個法自親貴始的商鞅精神，此後毫不假借的信賞必罰才可。至於如何才能實行監察制度與廣開言路，是要當局者先有決心來排除爲監察與言路之障礙的種種顧忌。他如果有此決

心，自然有高明的辦法，無待草野閒人之爲越俎代庖。

其次，爲從積極方面的消滅貪污。其中至少有兩樁重要的事件：（1）一切政庶要有限期計劃，並且要按照實施計劃之成績考核黜陟之。（2）獎勵廉潔。「工作計劃」爲我們所習見的流行語，各個機關早已有「工作計劃」和「工作報告」，爲甚麼還要說這個呢？無他，因爲這種計劃和報告大抵屬於官樣文章。當然許多政事之實施是不能預定的；然而這決不妨害政事之應有預定計劃。這些預定計劃應該很鄭重的，很實在的製定出來，認真的當他做施政方案。切實的按期考核，黜陟那當事的長官和屬員。這樣綜覈名實，便可以達到能者在職的結果。主張 Civil Service 穩定化的人們，應該知道現在各機關冗濫貪庸份子太多，若果馬上實行 Civil Service 的穩定化，在一方面不啻給與冗濫貪庸份子以保障；論理雖不如此，而其實際結果必至如此。所以按照計劃，綜覈名實，可以淘汰不少的貪冗。比這一點更重要的，是辦事精神爲之振奮緊張，這樣的空氣，陽光，有殺滅貪污心理的病菌之妙用；而且減少把持與操縱的機會——便是減少上下其手的貪贓機會。比這個還要根本的，就是改革庶政，便包涵有獎勵廉能，懲治貪污的作用；因爲改革是拿一個新的辦法來代替現在

的辦法；或者拿一個新的目標來代替現在的目標，或現在的缺乏目標。現在的事情何以是這樣辦，無非因為現在的人要把他這樣辦。要換一個新辦法，無異要把那些城狐社鼠的巢穴推翻；所以不言改革則已，言改革必然得罪人。有瑕者何能戮人；所以老官僚做事件都是合情合理，於是國事遂不可問！

第二：為獎勵廉潔。廉潔者之在今日，真是處處受排斥受磨折的孛子孤臣；整個社會是懲罰廉潔的。人家這樣做，你偏偏不這樣做，你意欲何為，實在是可疑，可厭，可怕！在這污濁官僚制度之下，潔身自好，沈抑下僚，而仍能安於其位的人也還不少；他們自存之道無他，一方面有貨真價實的做事本領，可以用得着；他方面雖然潔身自好，但決不管他人閒事，決不鬧亂子得罪人的老招牌掛穩了，所以不招忌，不被排。稍微積極一點的便要受種種磨

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張純明

折和排擠了；異類，怪鳥，害羣之馬，見嫉的蛾眉，便是廉潔有為者的厄運。而且既然廉潔，便不能做上官的贖貨私人——也很少能做他的別種政治作用的私人，包管的做事十分為難，進取十分不易。因此現在的當局如從懲治貪污着手，則除非大赦維新，不咎既往，否則大有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之難。若從獎勵廉潔着手，那真有改變觀聽，發揚志士之氣之妙用。結黨營私，廣通聲氣，非財莫舉。能做官，會分肥，在今日真是「得道者多助」！至於廉潔有為的人，這樣的可疑，可厭，可怕，這樣的不通氣，不識趣，真是「失道者寡助」！你要對國家盡忠盡職，國家是啞的，是理想中的虛玄玩意；你連津貼新聞記者的小費也沒有，誰替你宣傳？因此當局者獎勵廉潔的舉措更刻不容緩了。

中國政治上的貪污確是「中國最大的恥辱」，「中國人自相蹂躪，沒有政治能力的證明」。陳之邁先生「論政治貪污」一文裏（獨立評論一八四期）說明貪污是專制獨裁

政體下的產物，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是廉潔的。我因為對於他的結論不敢苟同，就在國聞週報（十三卷五期）上發表了一篇「民主政治與政治貪污的文章」。現在又讀了陳先

生「再論政治貪污」的文章（見獨立評論一九〇期），我覺着我在前一篇文章裏意思尚有未盡之處，謹再申述如左。

我極端贊同陳先生的話：「歷史的因果關係的看法是常常偏激或錯誤的。我們所關心的倒是個取緝貪污的有效方法。」但陳先生因為把貪污看做專制獨裁政體下的產物，所以他以為取緝貪污惟有實行民主政治這一條途徑。中國一日不行民主政治，一日政治就不能廉潔。但中國從前也曾有過國會，省議會，縣議會等等民主政體的機關，但是當時政治比在國民政府一黨專政下的政治還要貪污十倍。陳先生或者可以說：「那時中國的政體是假民治，並不會好好實行過真正的民治。」我的答覆是：「好，如果要等到中國有真正的民治的時候中國的政治才能廉潔，那麼，我恐怕河清無日了。」陳先生把問題看的太簡單了。貪污原是個極複雜的問題，不能就把牠看成了一個政體異同的問題。假使民主政治真能消滅貪污而使政治清廉，那麼在我國未能實行民治以前，我們就不能或不設法取緝貪污嗎？至少，我們能袖手旁觀而坐等「真正民治」的降臨嗎？我知道陳先生必不如此想。但是如果我們要接受陳先生的結論，我們就不能不如此想。這種 Determinist 的態度是很危險的。民主政治的好處很多，這是任人都承認

的，但是如果我們認民主政治是萬能，是醫政治病症的「萬靈丹」，就不免是過於迷信牠了。

不，政治貪污是任何社會都不能幸免的，是民主政治與專制獨裁所共有的問題。我曾舉出美國政治貪污問題的嚴重了。美國雖有許多「耙糞」為職業的人，但糞是愈耙愈多。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在非洲的野蠻民族裏，各部落的「政府」已經有了貪污的痕跡。古代的埃及，巴比倫也遺下來了許多的貪污史實。以直接民治的希臘城市國家的政治也是貪污的，到了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之間，貪污現象更為普遍。羅馬在共和時代貪污更為厲害，至帝國時代其弊反少殺。歐洲中古時期稅吏之任意搜刮民脂民膏，濫徵苛捐雜稅，法庭的出賣判決，堪與中華比美。迨新地發見，殖民地盛行以後，各國在屬地的官吏又個個是貪賍賣法，其本國的政府亦然。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吏員更是人入抱定了發財主義，服務數年之後，果然都是滿載而歸。但自麥考倫(Macaulay)於一八五三年主張實行以考試的方法取錄往印度服務的吏員以後，英國在印度的政治才比較乾淨。在英國本國也於一八五五年開始實行文官制度。從此英國的政治也日趨於廉明了。文官制度與廉潔政治的關係於此可見。故 Joseph Senturia 說：

文官制度的發達，使官吏有了適當的薪俸，穩固的位置，一個最大的政治貪污的原因遂因之而打倒，而使文官的職業道德有發展的可能。所以貪污在多數先進的國家裏已大致斂迹。(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4, P. 451)

這就是我在「民主政治與政治貪污」一文裏所提倡三種辦法中之一種。至於優美的文官制度能否產生於專制獨裁政體之下，我曾舉出普魯士的先例來。陳先生以爲「普魯士的制度誠然是良好，但那是英文所謂 Bureaucracy 而不是所謂之 Civil Service」。究竟 Bureaucracy 和 Civil Service 有沒有基本的區別，尙是一個大疑問。英國的文官制度不是全世界所奉爲圭臬麼？但政論家如 Ramsay Muir, Gordon Hewart 等還是說英國的 Civil Service 是 Bureaucracy；是「新專制」(New Despotism)。美國至今還沒有一個真正優美的文官制度，但政論家如 James M. Beck,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Nicholas Butler 等已經大聲疾呼着 Our Wonderland of Bureaucracy！由此可見二者的區別是微乎其微，實際上優美的文官制度沒有不帶 Bureaucracy 的色彩的。Bureaucracy 就是一般厭惡優美文官制度的人們咒罵 Civil Service 的名詞。

獨立評論 第一九三號 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陳先生舉出許多例子以證明我所提倡的「認真的明賞罰」的辦法，「直到目前，匪特未著成效，貪污反而變本加厲起來」。如湖北省政府在十七年九月間會拍電中央黨部，「請明令各省，嗣後各官吏如有違法犯賍情事，應按照黨員背誓條例第三，四兩條之規定，一律判處死刑！」去年十一月的五全大會通過了「請嚴懲貪官污吏以肅官箴案」，及「請厲行澄清吏治以明賞罰而樹威信案」。今年初蔣介石院長在行政院演說要用軍法從事取締貪污。何以吏治仍然不能澄清呢？我的答覆是我在上一篇文裏已經說過的，政府雖在口頭上，公文上說要「嚴懲貪污」而「樹威信」，然仍然僅僅是「送交國民政府」，「議決送交國府辦理」，而不能認真實行，切實辦理。故曰，「爲政不在多言，在能實行耳。」賞罰如此，推行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方法亦莫不如此。

陳先生或者可以說這「都是要政府自己來監督自己的方法」，都是所謂「自腐的方法」，我們萬不能希望這些方法之能實行。我在這裏可以舉出蘇俄的例子來。蘇俄不是獨裁的國家麼？但蘇俄的政治是廉潔的，或者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是世界上最廉潔的。蘇俄何以有廉潔政治呢？我們要再引 Joseph Serturia 的話：

蘇俄共產政府使官吏道德有驚人的改善，足以證明破壞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是可能的。但蘇俄能有這樣成績的原故，並不是在革命本身，而是在共產黨有撲滅貪污的熱忱。蘇俄共產黨把一個一個的貪官污吏都要找出來而加以嚴厲的處分。（同前，四五頁）

原來蘇俄政府裏的 *Commissariat for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 (Rabkin)* 有檢舉貪污的職權和力量，使官吏知法律之可畏而不敢有營私舞弊，貪贓賣法的行爲。陳先生或者可以說這個辦法在蘇俄能實行，在中國不能實行，因爲「現在的取締機關，地位均較低微」，「在黨內監察委員顯然比執行委員爲低」，「監察院是五院之一」，「要他們去糾彈兼任政府要職的中委，豈非以下犯上，破壞黨紀」？但我們要問問：蘇俄的 *Rabkin* 完全是黨內要人嗎？彼能，我何獨不能？前清的監察御史秩僅五品，何嘗不能糾彈一品大員？

獨裁的國家還有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和希特拉的德意志。意國現時的政治雖不能算絕對的乾淨，然與法西斯未執政前的立憲政府相比究勝一籌。希特拉執政未久，在這新舊交替的時期，或有不免貪污之處，但就是有也是暫時的

現象。況現時關於國社黨的文獻都是反對態度的，客觀的書籍尚不多見，我們也無從批評其政治眞象。

在這裏我要特別聲明我並不是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也不是贊成法西斯蒂的義大利和國社黨的德國。我舉出蘇俄的例子也不過是證明廉潔政治並非何種政體下的特產而已。我覺着因噎廢食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爲沒有眞正民主政治而說廢除貪污是沒有辦法那是危險的。何況中國現時的政體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專制或獨裁呢？

進一步說，我所提倡的三種辦法——認眞的明賞罰，厲行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制度，確立文官制度——都還是淺薄之論，雖能使官吏知所畏懼，作弊的機會減少，但仍然不徹底，不能正本清源。因爲貪污是整個的社會及經濟環境的產物。Senturia 的觀察是對的，他說：

貪污一事是沒有政治團體所能完全免除的，但其程度因時代與情形的不同而互有高低重輕的分別，往往隨政治制度下作弊的機會之多少，當時社會環境所具有的心理要求，經濟措設所生出的壓力，而有變轉。所以對於貪污流行的分析，一定要把牠當作團體心理的一個現象，受了整個團體的文化背景的配置；所以一個救濟貪污的方案，如果僅限於個別

罪犯的制裁或行政組織的改善，是不能成功的。（同前，第四四九頁）

支家哥大學政治教授 Harold Lasswell 之論賄賂，也是注意於文化環境（見同書，第二冊，六九〇頁—六九二頁）。是的，貪污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中國政治之所以貪污的基本原因，是整個社會就是個貪污的社會，文化是個貪污的文化。我在前一篇文裏已經指出舊家庭制度。社會對於貪污輕視的心理，都是和貪污的盛行有密切的關聯的。若是我們文化的弱點不除，就有多少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耙糞運動」，怎麼樣的使「臭氣四揚」，也是徒使我們嘔吐

跋「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陳之邁

今天我讀了張純明先生「如何剷除政治貪污」的稿子

，這一天恰好是蔣介石院長「澄清貪污令」發表的一天。「澄清貪污令」一類的東西不自今日起始，以前有過許多；今日還要發布這種命令，證明前此類似的國民黨會議決議案及政府命令都等同廢紙。大公報的「短評」說：「我們由近日勵精圖治的精神判斷，相信此令收相當的效果，所以只要認真，用人公道，貪污一定可以漸漸絕跡。」

而無效用的。故宮盜寶案不是有了報紙的宣傳和輿論的制裁嗎？但是案裏的主角還不是仍然逍遙法外！所以我的結論是：

- (一) 貪污是個複雜問題，與一個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心理，都有關係；
- (二) 僅是民主政治是不能使貪夫廉，污吏潔的；
- (三) 獨裁專制不一定就產生污濁的政治；
- (四) 認真的明賞罰，厲行預算及科學會計審計制度，確立文官等雖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但實有使貪污減少之效力。

這句話也許是準確的預料，但它不是永久的保障，因為我認定頒布嚴懲貪污法令不是取締貪污最有效的方法。

張先生從前（「民主政治與政治貪污」，國聞周報十卷五期）認為「剷除貪污的方法不外認真明賞罰，厲行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制度，確立文官制度」。現在張先生却并不如此想了，因為他這篇文章結論的第四點是：「這三種辦法」雖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但實有使貪污減

少的效力」。我在第一次「論政治貪污」（獨立評論一八四號）那篇拙作裏，曾列舉中國儒家哲學的道德修養，商君韓非的嚴刑重典，外國式的法治主義，武力的革命，言官的糾舉監察等剷除貪污的辦法加以討論，承認它們也許收到了大公報記者所謂「相當的效果」。但是我說：「這些效果縱有些流風影響，畢竟是支離片斷，總不是清廉政治的確實保證」。所以我早已承認這諸種方法「實有使貪污減少的效力」，不過我不承認它們是「正本清源的辦法」而已。在推論這些辦法的效果上說，張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實放棄了以前「不外」這些方法的主張，而承認了這些方法之「外」，至少理論上還有「正本清源的辦法」了。若找這些方法以「外」的「正本清源辦法」正是我的企圖。如果張先生不只希圖「減少」貪污，不以「相當的效果」為滿足，而企望「剷除」貪污，那麼「正本清源的辦法」恐怕也是他的祈求。什麼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呢？

「正本清源的辦法」，從我對於歷史的觀察，似乎是民主政治的暢行，張先生說我是一個 Determinist，「袖手旁觀而坐等真正民治的降臨」，在民主政治未曾降臨以前，不做一事，任憑貪污官吏去搜刮剝削，此是「因噎廢食」。如果我袖手坐等民主政治的降臨而不去提倡民主政

治，如果我主張把現在政府所頒布的澄清貪污法令以及一切足以「減少」貪污產生「相當的效果」的典章制度立刻廢掉，那麼我便真是一個 Determinist，真是「因噎廢食」。其實我的主張并不如此。上面說過，我并不反對任何能夠收到「相當的效果」的方法來「減少貪污」，我並不提倡廢置監察院考試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主計處等機關，亦不反對政府三令五申地下去澄清貪污令，制定服務規程，努力建立文官制度審計制度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些方法都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雖則也能收到「相當的效果」，故此在提倡這些方法，贊助這些方法之外，我認為還有提倡「正本清源的辦法」的必要。張先生用許多事例來反証我所提出的「正本清源的辦法」——民主政治——不能剷除貪污，他自己又承認了他前此所提倡的三種辦法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而並沒有提出「正本清源的辦法」來答復他自己「如何剷除政治貪污」的問題，愚見以為這樣的態度似乎承認貪污是只能「減少」不能「剷除」的疾病，那麼他便不但是 Determinist 并且跡近 Fatalist 了。

我完全承認張先生第一個結論：「貪污是個複雜問題，與一個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心理，都有關係。」他所引的 Senturia 先生的一段話是完全對的。解決這樣複雜

的問題自然需要很根本的全般社會的改造。民主政治的表見方面是極多方的，他的真義要建造在很複雜的基礎之上，所以民主政治不是如同張先生看的那樣「簡單」。如果民主政治——牽涉到社會各方面而改造的民主政治——都嫌太簡單，不足以解決貪污問題，那麼一道紙上的命令，一部官吏服務規程，幾種在現在情形下絕沒有希望雷厲風行的機關，豈不是更簡單了嗎？我們能夠希望這些典章制度把全般的社會都加以改造了嗎？用輕而易舉的方法來解決複雜的問題絕對不能「正本清源」，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辦法的期望充其量也不過是「減少」或「相當的效果」而已。這便是我們提倡比較這些方法複雜千萬倍的「正本清源辦法」——民主政治——來企圖杜絕貪污的根據。承認了問題的複雜正是承認解決的困難；承認解決的困難也正是承認簡單方法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中國的儒者要令整個社會修身齊家來樹立清廉的政府，而反對法家對於嚴刑重典的迷信，其方法雖然不能達到它的目標，其對於貪污問題的複雜性的根本認識則是準確的。

我很感謝張先生給我先讀這篇文章的稿子的機會。張先生是一位我未曾識荆的同行。我們的意見雖然不同，民主政治好處之一也就是不同的意見有發表的機會，如果在

真正的獨裁政治下張先生同我如果要做文章便只有謳歌我們政府的清廉，否則便要噤若寒蟬了。我們為顧全我們的生命，還敢「耙糞」，還敢指出政府的命令有意的或無意的沒有列官吏投機是十種貪污罪狀之一嗎？（三，十二。）

編輯後記

適之

△關於北平高中學生郭清在公安局病死的事，我們收到了許多文字，現在我們選了一篇發表。作者是死者的同學。我們對於死者的家屬表示哀悼的同情。我們盼望地方當局留意鮑君提出的建議。

△這一期又有兩篇紀念丁在君先生的文字。劉基磐先生是湖南地質調查所所長，他的紀載可以補充凌鴻勛朱經農兩先生的紀念文的遺漏。胡振興先生是在蚌埠一個銀行裏服務的，他的「誰送給丁先生五千元？」告訴我們一個最美的故事，和三個可愛的人。

徵求集郵同志

贈送各國古舊郵票十種

集郵一道，為最高尚最有益之舉，已公認於世，近來吾國人士亦接踵而起，競相搜集，良以趣味濃厚，使人愛不釋手。今本社為提倡國人集郵風尚起見，特舉行大贈送，如承函索，當即寄奉精美悅目之各國郵票十種，並贈品目錄一冊，（請附郵五分四川及外洋各處當地郵票亦可）幸勿錯過機會。
蘇州城內察雁河頭中五洲郵票社啓
INTERNATIONAL STAMP Co. Soochow, China. 請
西文地址 聲明獨立評論介紹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
審詞委員會編

標準國語大辭典

本書是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的國語建設工作之一，採集標準詞語三萬六千餘條，以標準地——北平——的通行語為範圍，只要是社會上普通應用和適合於談話寫作的詞語，不論新舊，一概採入。編制方法，以單音詞、複音詞、短語、成語、外來語等，分別於各個單字之下；單字之選擇，以合於口頭應用和本書中使用的為限，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新標準，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按照他的意義或用法，分別註音、變音、變調，並皆識別；詞語的註解，力求簡明確當，必要時並附例句，以求意義顯豁。單字照部首排列，書後附四角號碼索引，檢查極為便利。

六開本 六九四頁
硬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一元

郵費七分半

廿五年三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

法海之寶筏
法學之津梁

法律大辭典

鄭競毅編 法律用語，頗多難於瞭解之處，研究者因缺乏善良工具，每苦不得其門而入。本書為彌補此種缺憾而編著，並力求切合研究本國法者之需要。全書分正編補編兩部：正編於本國古今典籍中關於法律學之名詞為檢查所需者，廣搜博輯，詳加疏證，於古則詳其因革，於今則著其效能；旁若英美德法諸國法規上之重要術語亦概括無遺，依本國標準名詞逐譯，附註原文；合計一萬六千餘條，附四角號碼索引及西文索引，以助檢索。補編於法律文件規式方面，詳加搜集，格式體例，悉依準則；又由彭時君特輯世界法家人名錄，以國別分類，介紹中外古今各法家之人格及其學說。既便參考，尤切實用。

六開本精裝三冊每部定價七元

特價四元五角

郵費四角六分 三月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
新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卅一日發行

論萊因事件

張忠絨

德國與羅迦諾條約

王化成

陝河與治河

沈怡

生長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

鄭庭椿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九四號

民國廿五年三月廿九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 華泰書社 | 華盛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東書社 | 華南書社 | 華西書社 | 華中書社 | 華北書社 | 華東書社 | 華南書社 | 華西書社 | 華中書社 |
| 天津 | 天津華文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南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南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 上海 | 上海華文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南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南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 南京 | 南京華文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南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南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 漢口 | 漢口華文書局 | 漢口華北書局 | 漢口華東書局 | 漢口華南書局 | 漢口華西書局 | 漢口華中書局 | 漢口華北書局 | 漢口華東書局 | 漢口華南書局 | 漢口華西書局 | 漢口華中書局 | 漢口華北書局 | 漢口華東書局 |
| 廣州 | 廣州華文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南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南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 香港 | 香港華文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南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南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 澳門 | 澳門華文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南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南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論萊因事件

張忠絨

本年三月七日歐洲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德軍於七日晨開進了萊因非武裝區域，這件事可以說是從歐戰以後到今天歐洲最重要的事變，所以此項消息傳播以後，歐洲各國的人士均大震驚，尤以法比等國爲最。從三月七日到今天（三月十六日），在這十天中，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外交家大爲活動，除彼此間非正式的交涉外，羅迦諾公約簽字的各國（除德國外）與國聯行政院均已開會，商議應付德國的辦法，足徵歐洲時局的嚴重。

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

德國在萊因河之左岸，或距該河右岸以東五十公里以西之界線內，不得保存砲壘或特別建築。（第四十二款）

在第四十二款所定之界線內，無論永久或暫時，均不得駐屯及集合軍隊，并舉行何種操演，與保持便利動員之工作。（第四十三款）

若德國不論以何種方法違反第四十二及四十三款時，則當視爲德國對於本約簽押各國有仇視之行動，

并作爲擾亂世界之和平。（第四十四款）

根據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羅迦諾會議的結果爲一『最終議定書』及附約六件，德法英義比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爲附約中的一件，其他五件爲德國與法比波捷四國分訂的仲裁條約，及與會六國——法英義比波捷——對德國的共同聲明書；此外，在羅迦諾會議期中，法國尙曾與波捷二國分別訂立二約）的規定，其大旨如下：

簽訂各國承認，聯合並單獨保障凡爾賽和約規定的德比邊境及德法邊境的領土的『現狀』，並保障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款與第四十三款關於非武裝地帶（萊因河左岸）的規定。（第一款）

德國與法比二國相互約定，彼此不得攻擊對方或向對方從事戰爭，但下列之情形除外：（一）執行正當防衛的權利，質言之，對於違反上述規定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或第四十三款，而此種違反成爲一種未經挑釁的侵略行爲，並因在非武裝地帶集合軍隊之故，需要立即的行動的抵抗。（二）遵照國聯盟

締第十六款的行動。(三)根據國聯大會或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或遵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款第七段的行動。(第二款)

德國與法比二國間的一切爭端，倘若不能以通常的外交方式解決，則均應交由國際法庭或一和解委員會裁決。(第三款)

(一)如締約國之一認為他國已違犯本約第二款或凡爾賽和約的第四十二或第四十三款，則該國應立即將此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二)在國聯行政院認為已有此種違約行為之後，該院應立即將該院所認定之結果通告簽訂本約各國；簽訂本約各國同意，於此種情勢之下，立即出而援助被侵害之國家。(三)締約國之一違犯本約第二款或凡爾賽和約的第四十二或第四十三款，則其他締約各國應允立即出而援助被侵害之國家，倘各該國認為此種違約行動已成爲一未經挑釁的侵略行為，並因越界，或正式開火，或在非武裝地帶內集中軍隊之故，需要立即的行動。但國聯行政院仍應根據本款第一段之規定研究此項問題，而提出其所認定之結果；倘若該院之建議經全體會員（關係國除外）贊成，則締約各國

應允遵照該院之建議辦理。(第四款)

本約於國聯行政院經締約國之一之請求，並經該院三分之二之議決，認爲國聯已有充分保衛簽約各國之能力以後，方失去效力。(第八款)

從法律的立場講，不成問題，德軍此次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不僅止違反了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三款中的規定，而且違反了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第一款中的規定。此外，則因德國片面廢止羅約，違反了該約第八款的規定；因德國未將法俄協定提交海牙法庭判決，違反了該約第三款中的規定。凡爾賽和約是德國戰敗後協約各國威迫德國簽訂的，但是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却是德國自願簽訂的，該約至少加強了萊因非武裝區域規定在法律上的地位。從道德的立場講，萊因河左岸原是德國的領土，且鄰近德國的世仇法國。如此重要的領土，不准德國設防或駐軍，而法比兩國鄰近德國的領土則均駐有重軍，且有極完備的防禦工作；此種情形，自非德國所能長期忍受。

但是現時國際間的一切問題，其重心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若專就道德的立場言，則德國領土的主權，德國當然可以收回，可以駐軍，可以設防。若專就法律的立場言，則德國此次

進軍萊因非武裝區域，根據凡爾賽和約第四十四款的規定，常視爲德國對於簽訂凡爾賽和約各國有仇視的行動，幷作爲擾亂世界的和平；根據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第四款第一第二兩段的規定，則法比二國應立即將此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如該院認爲德國果已背約，幷以此通告簽訂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之各國，則各該國應立即出而援助法比二國；根據羅迦諾五國相互保障條約第四款第三段的規定，則締結該約的各國倘認定德國此次之違約係一種未經挑釁的侵略行爲，幷因德國在非武裝地帶內集中軍隊之故，需要立即的行動，各該國即應立即援助法比二國。

然而德軍此次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所引起的問題，若從政治的觀點言，則幷不如是簡單。德國對於凡爾賽和約所加諸德國的種種束縛（包括萊因非武裝區域在內）素表不滿，自德國現任元首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登台（任首相職）後，德政府即已對外採取強硬政策，以爭取德國在國際間的平等地位，務求解除戰後德國所受的束縛，恢復戰前德國所享有的光榮。在過去數年間，德國的積極政策已經獲得相當的結果，凡爾賽和約對於德國軍備的限制已經解除。德國此次的舉動，其原因可以說有下列的數種：（一）

（德國素不滿意於凡爾賽和約以來德國所受的束縛；（二）

（三）希特勒對外積極政策的結果；（四）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聯信用的低落；（五）因意阿戰爭而引起的英義衝突。德政府以爲國聯盟約經日義等國破壞後，已名存實亡，凡爾賽和約關於德國賠款與軍備限制的規定已經修改，是凡爾賽和約已非不可侵犯的條約，至於羅迦諾互保條約雖於前此未經破壞，但該約的担保國英義兩國現已發生衝突，且德國的國力在現時已較往日強大；故此德政府敢於此時將德軍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而作此冒險的行動。

德國此種冒險的行動，其可能的結果有二：（一）引起德國與法比等國間的戰爭；或（二）和平解決。自德國言之，德國自希特勒掌握大權以後，對外即採取強硬政策，已如上述。前此希特勒之廢除凡爾賽和約對於德國的軍備限制，雖曾遭遇英法等國對於片面廢約行爲的申斥，但德國終得滿足自己的願望。此次希特勒既已進兵萊因非武裝區域，若德國毫無所獲，德國恐未必肯自動退兵。況希特勒政府在德國國內的政權原建築在威權二字之上，德政府此次若無所獲而自動退兵，則希特勒政府在國內的威權亦必將因之減色。

自法國言之，法國自大戰以後，即極端注意於法國的安全保障。國聯盟約第十款雖規定有：「國聯會員國有尊

重并保持一切國聯會員國之領土完整與現有之政治的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義務。如遇此種侵犯，或遇此種侵犯之威嚇或危險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然而此種普遍概括的規定，法國的政治家對之并不甚信任，法國的政治家希冀於此項規定外，另行獲得安全的保障。

法國的政治家所希冀獲得的法國的安全保障是：(一) 法國應與英美兩國簽訂同盟條約；(二) 限制德國的軍備；(三) 國聯應爲一軍事同盟，以保障法國的安全；(四) 法國應與德國東方的各國合作（指波蘭小協約等國），以代替戰前的法俄同盟；(五) 法國應獲得阿爾薩斯洛倫兩省，及薩爾的一部；(六) 德奧兩國不得聯合；(七) 破壞德國的經濟組織，摧毀德國的富源；(八) 萊因河左岸應立爲一自治國家。

巴黎和約的規定，對上述法國所希望獲得的安全保障已經打了一個折扣：德國的軍備雖被限制，阿爾薩斯洛倫兩省雖物歸原主，德奧兩國雖被和約限制不得聯合，德國的經濟組織雖被相當的破壞；但是法國與英美兩國簽訂同盟條約，因美國上院拒絕批准，沒有能成立，國聯並沒有能組成一軍事同盟，以保障法國的安全，薩爾與萊因河左岸也沒有能完全依照法國的意志處置。從巴黎和約簽訂以

後到今天的各種事變，對法國當日所希望獲得的安全保障又打了許多折扣：德國的軍備限制已逐漸獲得解除，薩爾已歸還德國，德國的經濟組織已逐漸恢復；法國現在所獲得的安全保障只有：(一) 法國與小協約等國的同盟以及近日批准的法俄協定；(二) 巴黎和約限制德奧兩國不得聯合的規定；(三) 德國在萊因區域不得駐兵設防的規定。

自普法戰爭至歐洲大戰，不到五十年期中，德軍曾兩次威脅巴黎，而德軍威脅法國所必經之路則爲萊因河左岸地帶，法國之重視此種地帶自無疑義。今德國違犯條約，將軍隊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法國自不肯坐視德國破壞條約，危及法比兩國的安全，故此自萊因事件發生後，法國的態度非常堅決。

德國既不肯毫無所獲而自動退兵，法國又重視萊因非武裝區域，不肯任聽德國破壞條約，是法德終將出於一戰？是又不然，德國現時的國力雖已較前增強，但德國在此時仍非法國的敵手，法國鄰近德國邊境的領土防禦又極其堅固，加以蘇俄，比利時，與小協約等國均將以武力援助法國，德政府若非對內有萬不得已的苦衷，當不致採取此種下策，過於冒險。法國在此時雖可戰勝德國，且有俄，

比，小協約等國與之合作，但法國是歐戰後得勝的國家，自歐戰以後，法國的外交政策一向是贊成維持現狀的。法國此時縱然打敗德國，除威迫德國遵守條約外，法國還能得着什麼利益？何況兵凶戰危，戰爭期中尚有發生意外危險的可能。法國與德國作戰，而令第三國坐獲漁人的利益，法國又何苦呢？故此，若非德國過於冒險，真正危害到法國的安全，法國當不至於首先開戰。以今日的情勢論，法國鄰近德國的邊境領土的防禦工程極其堅固，軍備極其完密，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的德軍現雖已至三萬五千人左右（警察尚不在內），但尚不足以危害法國的領土，威脅法國的安全。

德國既不能戰，法國又不願戰，比利時當然更不會自爲戎首，加以英國現時的政策爲調和法德二國，極力設法制止歐洲大陸的戰爭，所以我認爲此次的萊因事件，其性質雖然非常嚴重，但尚不致引起歐陸的戰爭。此次的萊因事件既不致引起戰爭，則結果必將出於和平解決的一途。德政府於其軍隊開入萊因非武裝區域之後，即已向各國表示，德國無意以武力強佔萊因地帶，只在作一種象徵的表示而已。德政府并曾提出七點，一方表示德國收回萊因地帶的主權的願望，一方表示德政府仍願與各國交涉，維持

和平。法政府於德軍開入萊因區域以後，雖已調重軍增防邊境，且表示堅決反對德國的行爲，但法政府同時曾表示，只要德國應允退兵，法國可以與德國談判，重訂新約。是德法兩國政府對於交涉談判的門戶均未關閉。現在的困難只集中在一點：那就是德國主張德軍不退出非武裝區域而立即開始談判，法國主張德軍必須先退出萊因區域然後開始談判。

德法兩國的主張雖有如上的衝突，然而德國的目的，我認爲并不在必須在萊因區域立即駐軍若干人，德國的目的只是在逐漸解除戰後德國所受的束縛。法國的目的，我認爲也不在必須德軍完全退出萊因區域，因爲開入萊因區域德軍的實力并不足以威脅法國的安全，只是在主張：（一）條約未改訂前，德國必須遵守條約，不能片面自行廢止；（二）免去德國將來對捷奧等國採取同樣違約的行爲；（三）維持法國政府的威信，以免日後談判的結果帶着法國受德國威逼的色彩。此外，則法德兩國現時如此堅決的主張，多少都帶着一點買賣人講價錢的手段，要價不妨稍高，還價不妨稍低。

我們既認定德法兩國現時均無意作戰，自此次事件發生以後，德法兩國均表示願意談判，他們兩國現時的主張

，以担保羅約協助條款的執行；(三)羅約國公請德國將法俄協定是否與羅約衝突的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判理，并請德國應允遵守該法庭的判決；(四)德政府應將現駐萊因區域德軍的數目通告羅約國，其人數即以所通知者為限；(五)由國社黨的軍事組織及空軍亦應以現時的人數為限；(六)由英義兩國合組的國際軍隊駐守法比兩國國境以東二十公里以內的區域；(七)設立國際委員會，以担保此項辦法的執行；(八)德國應參加以希特勒建議為根據的國際談判，但東歐不侵協定與德國復盟兩點則應除外，此項談判的目的在修正萊因區域的地位，并締結英比義法四國互助協定，以替代羅約，并附以參謀部協定，新砲台的建築將予以禁止或限制。該協定的第二部份規定：(一)召集國際會議，以討論：(甲)集體安全制度與執行國聯盟約第十六款的辦法；(乙)限制軍備；(丙)國際貿易的各項問題；(二)執行國聯盟約第十一款與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七日關於片面廢約決議案的辦法。此外，該協定向有兩附件：第一附件為指斥德國違約的決議案；第二附件為英義兩國致法比兩國的覺書，列舉如德國拒絕接受羅約國協定，羅約國將採取的辦法。

上面所說的是自從萊因事件發生以後，在這兩個星期

中，各國努力的結果，也就是各國（除德國外）提出的調停辦法。德國現時（二十二日）對於這種調停辦法尚未提出正式答覆，雖然希特勒於二十日在漢堡發表的演說，其態度仍十分強硬。我個人的推測，德國於正式答覆時（報載將於二十三日後），對於此次羅約國的協定，必定要提出許多異議，不會肯完全接受，但也不致於完全拒絕，大約將提出許多德國所認為合理的修正辦法。

我個人的觀察，德國對於此次國聯行政院的決議案與羅約國協定的各款最不满意的當為：(一)指斥德國違約的決議；(二)關於德國軍數的限制；(三)由英義軍隊駐守法比兩國國境以東二十公里以內區域的規定。從法律的立場講，德國此次的行動違背了條約，不成問題。但是德國的立場是：德國應當取得國際間的自由平等，凡爾賽和約是不公平的條約，不能希望德國永久遵守，而且當凡爾賽條約訂立時，各國原預定各國普遍的縮減軍備，現在各國都沒有縮減軍備，而獨責令德國限制軍備並遵守非武裝區域的規定，這是德國所不能忍受的；是以德國認為首先違約的不是德國，所以德國必將反對我在上面列舉的三點。不過第一點（指斥德國違約的決議）是各國的決議，姑無論德國接受不接受，該決議案仍將成立。好在這一點在實質上

，又是根據凡爾塞條約第四十二條及四十三條的規定。按照這個和約，德國在萊茵河西岸以及東岸五萬米以內不得駐軍，不得設防。如果違反這些規定，就是破壞世界和平，也就是大家的公敵。所以這一次德國進兵萊茵河一帶，不但是破壞了羅迦諾條約，也是違反凡爾塞和約。

羅迦諾條約中規定締約國用和平方法，解決所有國際爭端，彼此不相侵犯。但是有三個例外：第一，締約國保留自衛戰爭之權利；第二，在國聯指導下，對侵略國可以施行軍事制裁；第三，若因破壞萊茵河兩岸廢除武裝區域而發生戰事，均不在條約禁止範圍以內。

羅迦諾條約從德國加入國聯之日起發生效力，至將來國聯理事會以三分之二票數決定國聯足以保障各國安全之日為止。由此看來，德國在一九二六年之能以加入國聯，大部分因為羅迦諾條約的關係。同時羅迦諾條約也可以說是不信任國聯的一種表示；因為國聯盟章第十條明明的規定，會員國彼此保護政治的獨立與土地的完整，而羅迦諾條約又說到國聯能夠保障各國安全之日為止。

羅迦諾條約在歐戰後國際政治中，算是一個很要緊的階段；因為他是代表從前協約國對德態度的轉變。一九二五年以前，大家對德依然懷着仇視與敵對的心理。一九二

五年以後，才把他當作一個朋友看待。歐洲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各國彼此相安無事，羅迦諾條約的功勞不少。

國際關係一刻萬變。就拿羅迦諾條約來看，今昔的情形已大不相同。當初締結那條約的時候，德國實為主動，現在廢約的也是德國。當初反對羅迦諾條約最力的是俄國，現在德國反而因為法蘇互助公約，而廢除之。一九二六年，德國藉羅迦諾條約而入國聯，現在德國反而以廢除羅迦諾條約為重返國聯的條件。羅迦諾條約是代表各國對德態度的好轉，當時德國求之不得，現在各國求之不得矣！

(二) 德國廢約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德國單獨廢約的宣言，對於國際政治所發生的影響很大。從德國方面看來，他的廢約當然是理直氣壯。凡爾塞條約中關於非武裝區域的規定，是片面的，不平等的。如果真正要維持西歐的和平，同時非武裝區域如果真是一個好的辦法，則法比兩國也要受同等的限制。一個國家生存于天地之間，自衛平等的權利不能不有。去年德國會廢除凡爾塞條約中對德軍備的限制；現在如果萊茵河一帶依舊不駐兵，不許設防，則德國的重整軍備，要求平等，全

失去了意義。

同德國爲隣的法比對於這個問題看法完全不同。萊茵河一帶廢除武裝的規定雖然是在凡爾塞條約的裏面，但是與該約對德裁縮兵備的規定截然兩事。在法比兩國人的心目中，德國本不能重整軍備，何況更有羅迦諾條約的關係。近年西歐的和平，多賴羅迦諾條約維持，現在德國公開的聲明廢除該約，進兵萊茵。德國之破壞條約已成事實。目前的問題是如何維持該約與如何對德制裁。這一次德國雖然還沒有侵犯到法比的國土，但是進兵萊茵河一帶，就是將來侵略的先聲。

其餘各國自身利害或較法比爲輕，然就國際社會立場而言，這個問題也有極嚴重性。國際社會無非建造在條約的基礎上。一個國家不滿意於他的條約時，是不是就可以隨意單獨廢止？德國廢除凡爾塞條約，或者還可以得世人的同情，因爲他是在武力壓迫下而接受的。羅迦諾條約原是德國主動，現在豈可因時變勢遷隨意廢止？德國的信用如此，今後還有什麼國家敢再同他締結條約？

這一個問題也牽涉到國聯。國聯一向所提倡的集體安全，因德國的廢約而受重大的打擊。前次德國重整軍備的時候，國聯理事會會通過議案，斥責德國行動的非法，並

聲明對於以後類似的舉動必加制止。照上次的議案，此次對德有實施制裁之必要。然而意阿問題尙未解決，國聯對德是否能以兼顧，真是難關重重。如果置之不理，則國聯又何以全其威信？

(二) 今後時局的趨勢

今後時局的趨勢如何實難預料。自從德國宣言廢約以後，各人無不自問世界第二次大戰是不是立刻因此開幕。但是就目前情形而論，大概尙不致于如此。

第一：歐洲各國現時意見不一。主要國家除德而外，無非英法意俄。法國因處境與利害的關係，態度當然不免激烈。英國則較爲平靜，且有一部分人同情于德，主張與德國作一根本的談判。意大利最近還受國聯的制裁，此時樂得隔岸觀火，看英法鬧一個笑話。蘇俄雖與法有互助條約，但是萊茵河廢除武裝的規定是由于凡爾塞和約，而凡爾塞和約中，俄國並非締約國之一。德國軍隊雖然進駐萊茵，但是還沒有侵犯到法國的土地，俄法互助的義務一時尙談不到。同時遠東方面日俄關係日趨緊張，蘇俄在歐洲的舉動更不能不謹慎小心。

第二：德國決不肯讓步。萊茵河一帶廢除武裝，從德國人看來，可算是國恥之一。廢除不平等條約，在被壓迫

的人民沒有不歡迎的。所以這一次德國的舉動，在國內是受全體人民的贊助。而且希特拉在德國的獨裁政治也不容許他向外國屈服。

第三：反對德國最利害的國家如比法，也已聲明絕不對德作軍事制裁，惟恐德國採取報復手段，而引起世界大戰。若對德僅施經濟制裁，是否能以收效，尚在問題之中。

根據以上幾項理由，吾以為世界第二次大戰，尙不致因此次廢約而起。結果，因為對德的問題，大家對意大利的制裁不得不稍加緩和。德國進兵萊茵，各國既不肯以軍

防河與治河

沈 怡

三月十九日清華園

事制裁，終久不免要承認他為一種已成事實。但是德國一再勝利，難免不得得意忘形，將來在奧國波蘭以及東歐方面，也許又要利用這種方法來造已成事實。到了那個時候，大家又何以處之？凡爾塞條約中主要的部分，如責任問題，賠款規定，軍備限制，先後已被德國廢止。現在依然存在的，僅餘土地分配的一部分而已，將來德國軍備充實，難免不更進一步作重分土地之要求！如果德國的軍隊一旦進佔他國的領土，到了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真無法避免了！

我國數千年來，對於治河一事。除少數人外，很少在「治」字上用工夫；最多只做到一個「防」字，甚至連「防」字都還不能做到。實則防與治二者，均不可偏廢，只知防而不知治，則河流遲早還是要出亂子，但治河又必須由防河入手。李儀祉先生嘗說：「欲求根本治理黃河，黃河亦須使得享小康若干年，然後得以從容實施。」換言之，欲使黃河得享小康若干年，即非首先在「防」字上注意

不可，近見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八期有「以隄治河之失策」一文，列舉十大理由，似是而非，頗有所感。嚴格論來，築隄之目的，只在防止洪水，未可視為治水之工具，此乃隄防的定義，為現代河工界所公認。照此解釋，則純粹就題目論，以隄治河，未嘗不可稱為失策；因為隄之作用，只能防洪，不能用以治水，此義甚為明白。題日本無可議，現在就要看做文章的人如何下筆。假定有人能從單單

築隄不足以臻黃河於治理的見地來發揮，不失爲一篇針對我國古來河工積弊的文字。如其不然，甚至連隄之防洪作用都懷疑起來，那就未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

關於『隄防的價值』一問題，在我國河工上——也可以說在中外河工上——不知道已經引起多少爭論；雙方要說的話，也已經發揮得無可再發揮。大概研究中國河工史的人，沒有不知道賈讓這個名字，他的『治河三策』在吾國河工上曾有過極大的權威。因爲他的上策是『徙民』，中策是『設水門』，偏偏把『繕完故堤增卑厚薄』作爲下策，於是數千年來反對隄防的人無不以爲奇貨。甚至有些人強詞奪理的說：『古今治水，誰能比大禹再高明？你瞧，當年大禹治水，何嘗築過隄防？』宋太祖也說過這樣幾句話：『以前大禹治水，只是依着地勢，把黃河引到海裏，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造着廣而且高的隄岸來抵制河水。這都是戰國時代的遺毒啊！』宋太祖的話不能說沒有相當事實上的根據，但是後來反對隄防的人却是斷章取義，硬把他引爲同調，如同一般人擁護賈讓的三策一樣。我們須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環境。賈讓生當戰國之後，天下連年大亂，河工廢弛，達於極點。當時二國相爭，專喜利用河水作武器；加以治水的人目光短淺，只知以隣國爲壑。例如白

圭治水，自以爲本領比禹還大，跑去見孟子，却被孟子數說一頓，以爲像你這樣治水，但知以鄰國爲壑，算得什麼？可見這種情形，在當時非常普遍。隄防被人濫用到如此地步，因此一般人提起了牠就要頭痛；這種心理也是很可以叫人了解的。至於賈讓三策，則更有牠的地方性和時代性。原來當時河北河南二省地方的河道承着以前種種積弊，紆曲得簡直不成樣子，兩旁居民因此大受河水威脅；賈讓看了這種情形，覺得這一段河道既不十分長，而且河旁人民的居住狀況也比較簡陋，便想到不如把『當水衝』的人家一齊搬走，把河道根本加以一番整理，豈非直截了當？因此他主張徙民是當時的上策。至於本已紆曲不堪的河道，如果不去整理牠，甚至還要把牠兩旁的故隄加以增卑厚薄，這當然是下策無疑了！我們如果根據漢代河患情形，以及當時環境，可說賈讓三策是極合理的，但是牠儘可以適用於漢代，却不能說古今治河都可以用。我爲什麼要說這一段話？因爲自古以來，反對隄防的人沒有不引賈讓三策爲護符；實際牠是被後人利用——說得切實些，被後人誤解或曲解。

前面宋太祖的話，大致還不離譜，到了他的子孫宋神宗，說的却真是妙極了。有一次宋神宗對他的宰相說：『

依我意思，黃河決口算什麼希罕？牠決來決去，只不過一條河的地方。牠高興流到那裏，我們便由牠流到那裏就是了。『隔了若干時候，這位皇帝一再發揮他的妙論說：『水性沒有不就下的，我們何必去遠抗牠。牠流到的地方，如果衝犯着城市，我們就把那城市搬走便是了。』講到反對造隄，宋神宗的話可以說再明白不過了。但是大家想想，天下有這種道理嗎？古代人口不密，加以生活簡單，文化低落，如果權衡輕重，損失有限，把城市搬走，原無不可。但是我們在歷史上看來看去，也只有殷朝一代的屢遷國都，以避河患；可見這種辦法，也只有在上古時代還比較可以行得通。到了今日，如果說因為河岸土質惡劣，隄防耗費太大，寧可使兩岸所有農村及都市受洪水的侵襲，那有此等道理？遠的事實且不說，只就近年水災以後，朝野爲什麼要一致努力去堵馮樓？堵貫台？現今還在努力堵董莊的決口？爲什麼不由着決河的水南流氾濫蘇魯？爲什麼遇着水災的時候還要一致來搶險，與洪水掙扎？這都是因爲沿河兩岸有無數的都市農村，有無數的生命財產，不得不設法保護。由此看來，爲着防洪的關係，修築隄防乃是絕對的必要。隄防既有牠的價值，牠的修養與保護當然更無所用其懷疑。

嘗有人鑒於黃河挾砂之多，發生疑問，以爲河底日高，隄亦隨之增高，長此下去，年復一年，如何得了？曾有人這樣問過明朝的潘季馴：

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隆隄於天乎？他就很明白的回答說：

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爲岸，岸下爲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落歸於槽。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於天也！

他又說明河底墊高的原因，更是透澈異常：

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槽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槽，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最易刷；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槽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

又曰：

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

，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

黃河挾砂，誠屬事實；並且挾砂之多，爲全世界河流之冠，亦係事實。但是砂雖易停，亦最易刷。假定黃河有一定的河槽，河水年年由此經過，非但河底墊高不足慮，甚且還可以希望牠漸漸沖深。近年來中外水利學者對於治理黃河苦心積慮，都抱着同一目的，即如何方可把河床沖深，以便使洪水位降落。研究結果，雖彼此所建議的方法無出入，但對於治河原則都是不約而同的，主張固定河槽，以水治水；這正是與潘季馴的主張不謀而合。

潘季馴最大的功績，乃是在理論上說明隄防的需要，在實用上證明隄防的價值。我們要知道潘氏以前，隄防問題時常成爲爭論的中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譬如明人邱濬就說：『古今治河，無出賈讓三策。』換言之，築隄是下策，萬不可用。附和這種見解的人倒也不在少數，誰也說不出究竟造隄好，還是不造隄好。一時河工上思想的龐雜，可謂達於極點。及至潘季馴出，才把這個問題由事實的證明，明白解決下來。潘季馴的意思，認爲有了『遙

隄』，可以約束洪水，減除河岸之潰決；有了『縷隄』，使河水在尋常時節也有一定之槽，由此可以增加力量，將泥沙沖去。他一生四度治河，前後二十七年，可以說是無往無功。他素來主張『以水治水』，他的治水名言是『以隄束水，借水攻砂』八個字。

潘氏以前，大家固執成見的反對造隄，固然是要不得，但自潘氏以後，『以隄束水，借水攻砂』成了河工上口頭禪，却是同樣的糟不可言。因爲一般人到了此時，只知道有隄，不知有河，至於河道是否通暢，河底是否墊高，都不在他們計慮之中。再者潘氏治河，固然得力於『以隄束水，借水攻砂』的原則，但是後人並不細細研究他用以束水的是何種之隄？牠的功用何在？只以築隄爲事，一任河道敗壞。一旦大溜刷及隄身，還是一樣的沖決氾濫。這都是因爲自己胸無成竹，一味盲從古人的結果，與以前反對造隄的人犯了同一的毛病。

由以上所說的種種看來，以隄防爲失策，甚至連牠的防洪作用都一概抹煞，這根本是錯誤的見解！但是只知築隄防，堵決口，以爲即此已盡了治河的能事，也是同樣不合事理。目前黃河隄防廢弛，在實施根本治導之前，對於現有隄防必須竭力加以維持，以免潰決；甚至在根本治導

工程實施之後，還是有竭力防護之必要。至於現有隄防之整理，如同過於紆曲者，加以裁直，過於低薄者，加以填高，這都是應有之義，不待細說。

總之：單是築隄防河，而不知治河，確非善策。可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連他的防洪作用都懷疑起來。潘季馴嘗說：『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凡熱心河事

的人宜三復斯言！

自從鄭德坤先生在他的『治理黃河的我見』（原文見東方雜誌第三十卷二十四期）一文中把我的名字寫作『沈恬』以後，以誤傳誤，已非一次。實際我的名字是「怡」，而非「恬」。趁這個機會在此附帶聲明一下。

生長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

鄭庭椿

——兼請教李景漢教授——

我生於瓦房之內，長於山野之間，家世業農，可說是一個道地的南方農家小子。以我生長於民間的一些經驗，讀了李景漢先生的「深人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獨立第一七九，一八一期）的一篇動人的文字後，也不能不有些感想與疑問。

李先生的那上半篇文章，雖是老生常談，的確句句是從經驗得來的實在話。可見南北的農村社會大致說來是一樣的貧窮，飢饉，苦悶，愚昧，散漫。但這些的情形，我以為不但「是一些表面的狀態」，而且也是農村社會內在的狀態。細讀李先生的那篇全文後，就感到前後有了不少

的矛盾。我們自然不該悲觀，不該對農村絕望；而且我們也沒有資格來為農村悲觀，為農村絕望。但若「不清楚看出前途的光明」，就抱着無限的希望，發生了絕大的信仰，而以為揭去了那些貧窮，飢饉，苦悶，愚昧，散漫等表面的狀態，而農村的內裏就是些真金寶玉的「絕好建國原料」，那就未免太樂觀了。到頭來，我深恐還不免要再覺悟到原有的抱負和信仰又是作夢了。

李先生對於中國農民的三個特點，使李先生特別高興的三個特點，我以為大有討論的必要：

（一）農民的持久性 李先生曾說中國農民「能在任何生活程度的狀況下活着，而且是知足的活着……他們是能

忍的要忍，不能忍的也要忍。……是世界上最守本分最聽話的順民。」我覺得這些忍耐力是中國農民的致命傷。因為他們能夠知足的活着，就減少了他們和自然環境奮鬥的力量，養成了一種得過且過的樂天心理，懶惰的習性。大部份的農民，除給生活迫不得已外，是不願趁着農閑去想法找工作，他們能夠整冬的在籬笆牆根下晒太陽，或是坐到誰家之門去談天，而不願去打掃屋前屋後，或是修淨屋

旁的土道和陽溝。在南方十數戶共有的廳堂或庭院多是極骯髒的。忍耐力使他們把一切不順眼的事，都看為順眼了。也因為他們能忍受任何人知所不能忍的，是最聽話的順民，所以才永遠呻吟在土豪劣紳的暴力之下，不想反抗；而士劣才敢橫行無忌。我們看兩千年來中國農村被魚肉的方式沒有多大的改變，便知道這忍耐力所賜與的是什麼。人不盡是堯舜，苟使大部份的民衆都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馴順」，親近民衆的村鄉長們是很容易墮落的，因為他們經不起作惡機會的誘惑。我認為中國大部份的民衆的確是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的馴順；但這馴順並不是天生的特性，而是一面表現着民衆的無知，一面表現着外力的橫暴，使他們不得不馴順。苟使不是被迫得要命，他們永不會乖乖地「錢也湊出來了」，「車馬也湊出來了」，不願作

的事也去作了。我們斷斷不能靠民衆的馴順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中國農民果如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馴順，那才真使人絕望。

(二)農民的天資聰明 在這裏我覺得李先生於事前未免太輕視中國的農民，好像農民不是人而是件極笨的東西；所以一經接觸後，才那樣的把農民高捧起來，說是天資聰穎，而且是最有常識的。中國農民果真是天資聰穎，而且是最有常識的，我想現在的農村不會弄成這樣的骯髒，愚昧。李先生雖然在農民中發現了不少的天才，但這天才只是少數中的少數。我想李先生不能使大部份的農民受同樣的訓練，而有同樣的成績。我真不敢相信一般大學畢業的姊妹們的「登台講話」反不如許多平民學校畢業的女子；更不敢相信受過較長訓練的正式戲劇研究生的表演反不及「僅受幾個晚間指導」的農民的表演親切動人。這些只表示着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不足來說明農民天資遠過一般大學畢業生或戲劇的研究生。這點我想李先生是犯了「見木未見林」的錯誤。中國農民是最實際的，我承認。但也因為是最實際的，所以缺乏遠見，事事只圖近效不計遠功，團體的事業也因之不易發達。這最實際的特性使狹義的個人主義和家族主義特別發達，與家族以外的人很難合

作，除非他們看得出與他們自己絕對有利的事。農民被迷信籠罩着，正好說明他們對於神鬼的本來面目認識的不很清楚。他們把龍王爺「放在暴日下晒着，有時甚至於打起屁股來」，並不是因為龍王爺沒了用處才不恭維，他們的心眼多是希望龍王爺被晒得不耐煩，受不了挨打時，也許會派遣他的雲兵水將來救護他自己。這次龍王爺不靈，認為他們自己的活該，但下次遇到旱災時，他們還是去跪拜他們的龍王爺。一次又一次的教訓並不能使他們認清鬼神的真面目。上一次打罵龍王爺最出力的，也往往是下一次跪拜龍王爺最熱心的一個。

(三) 農民肯接受新事物 人類都肯接受新事物。若說中國農民對新事物的接受性大過他們的固執性和守舊性，我可不敢贊同。李先生所舉的例是在定縣。定縣是數百年來京畿近地，自然大部份的人民較開通些，而且又經平教會十餘年的努力，花了多量的經費，所謂「窮鄉僻壤」該早不在定縣境內了。「十六歲以下的女子竟完全足」算不得什麼特點。「窮鄉僻壤」還佔着中國農村的大部份。若以定縣一縣的農民為根據而遽下斷語說：「中國農民是人類中最易破除成見，最易領會接受好的新事物，最不偏執的民族。」誰敢相信？不知李先生曾把定縣的農民與

人類中其他各國的農民比較過麼？西洋機械文明也不過近百年事。中國與西洋各國接觸最少也有五十年了。同以最初發展的情形來互相比較，試問中國農民領會接受好的新事物，趕得上俄法德美日本丹麥諸國的農民麼？其中自然有許多其他的原因，農民的守舊性總是其中的一個。

關於鐵鈎和豆腐的比喻，倒也恰當；但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豆腐橫豎早已稀爛了，我想鐵鈎若真想去幫豆腐的忙，最少也有一小部分的豆腐因而得救。可是鐵鈎從來就沒想去幫豆腐的忙，鐵鈎最大的德政就是「無為」。若使「軟豆腐一變而為凍豆腐時」，而鐵鈎還是從前的鐵鈎，仍舊會把凍豆腐弄得百孔千穿，無一是處。所以最後李先生談及：『農村建設需要政治的力量。就是說「建設」是政治問題，亦無不可。如果政治黑暗如故，不加改革刷新，官吏貪污如故，不加淘汰更替，則民力的培養，農村的建設，實無從說起。』的一段話，我認為確是真知灼見。我也以為「縣單位是最適當的地方建設單位」。李先生已說過親民之官的縣長是如何的重要。但這重要的縣長應如何養成，李先生沒告訴我們，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我們若仍舊承認救國尚需要五十年的工夫，那麼此時

就應該着手培養縣政的人才，以待十年後的應用，三十年後的救國。說近些，那我們更要立即着手培養人才。但培養縣政人才是絕對不能靠什麼縣政人員養成所，或什麼縣長訓練所，進什麼養成所或訓練所的人品學問，本很參差。而且多半是想作官，才進什麼「所」的，那裏有心去受

訓練和研究學問？何況用什麼科長秘書的一類人物來指導或教授，那更是瞎人瞎馬，永遠在漆黑一團裏打滾，見不到天日。至於設立縣政專門學院，我也以為所培養的學生的思想也難免流於狹窄固執之弊。最好的辦法：我以為應於全國規模大的大學內添設「縣政學系」，聘請實學的教授主之。使學生一面能享受大學教育的長處，得其他學系師生的薰陶，使有豐富的常識和遠大的思想；一面又能得到與自己所想研求的學問，以為將來實地工作的應用。在一個廣大自由的學府裏，才能得到「應付時代問題及適應時代需要的學識」。這些學識不是專門訓練所能訓練出來的。至於現在所有的政治學系，尚須培養許多國家所急需的其他人才，沒有力量來完全兼負培養此種縣政人才的重任。縣政學系的學生來自農村的清寒家裏為最好。農村的清寒子弟，有較大的魄力和熱情，也較能深切地了解民間。但清寒的子弟多不易跨進大學之門，就是中學也不易進

去。所以此種學生應於中學，甚至小學，就該着手培養扶持。凡有識的政府和教育的當局都會感到這種工作的重要，應給來自農村的清寒子弟以種種的便利和獎勵。若真想建設農村，而徒靠城市的人民或高級的人民，是永沒有希望的。

從培養縣政人才來建設國家是條很迂緩的道路，我國民族的危機似乎已迫不及待。但若想「和平奮鬥救中國」，而不願再有一番更大的流血，除走這條慢路外，真想不到還有其他的捷徑。若能再來個徹底的革命，用大流血洗淨一切，自然是最乾脆痛快的事。但在我們沒有具備這種決心，客觀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之前，我們還得走這條迂緩的救國道路。我們不能坐而不動，等着大變而不去培養人才。我們更不必恨救國無路，「到民間去」的確是條大路。誰都知道農民需要組織，要救國就要組織民衆。但民衆靠誰去組織？自然不能靠積習難返的舊有縣政機構，更不能靠士劣和一般自命為革命者的投機份子們。但靠一般在都市搶不到飯吃的智識份子甚至高等流氓麼？靠普通一般大學的畢業生麼？靠一般高唱着「到民間去」或是空嚷着「組織民衆」的人們麼？要組織民衆就得先培養組織民衆的人才。誰要想去組織民衆，無論是教授或大學生，誰就

要深切的了解自己和民衆，認清民衆今後所應走的道路，同時要把自己加以充實。不然，冒昧的前往或空曠，結果總難免失望。

還有一點，我以為我們要特別的認清：無論用流血或和平的方式來救中國，要想達到組織民衆來救國救民衆的眞正目的，非先改換民衆心理，打破民衆的習性不可，使民衆的心理和習性來個更新。我國大部份的農村經兩千年之久，而無多大的改變，農村社會可說已疲憊到極點，尤

編輯後記

適之

△張忠絨先生是北大的政治系主任，王化成先生是清華的政治系教授。我們很感謝他們兩位撰文討論這一個全世界注目的問題。

△沈怡先生是上海市政府的工務局局長。他是國內最有歷史興趣和歷史見解的一位工程學者。他的「防河與治河」，題目好像很專門，其實是一篇很有歷史趣味的好文章。他在此文內特別稱許的潘季馴（一五二一——一五九

其是在精神方面。他們的一部份是不知所爲的活着，一部份是得過且過的活着，他們有的是「一切都不順眼，但一切都讓他過去」的消極行爲。現在所需要的是西洋的新精神——對事的積極精神，用這種的新精神來代替深入民心的儒家中庸思想和道家的消極思想，來掃除他們的因循苟安的心理；使他們不再有那「最實際的」小聰明，使「忍爲高」的唱本不再流行在民間。

廿四，十二，廿，於燕京。

五），是張居正最賞識的一位治河大家，明史卷二二三有傳。

△鄭庭椿先生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他生在福建永泰縣的一個小村裏，幼年失學，後來半工半讀，讀完小學中學的課程。他早年常同農人一同下田耕作。又會跟着傳教士到各鄉去傳教，所以他是眞能認識鄉村民衆的。

本刊前四期要目

第一九〇號

再論政治貪污

今後日本對華態度之窺測

國防與宣傳

川行瑣記

編輯後記

第一九一號

東京的兵變

日本政變的觀察

讀中宣會「告國人書」後

土地法與土地政策

復興公債用途議

編輯後記

陳之邁

向愚

梁士純

陳衡哲

適之

胡適

又蓀

俞啓忠

吳景超

葉子剛

適之

第一九二號

中日交涉史上的一段回憶

調整中日關係

對東京事變的感想

再答胡適之書

編輯後記

第一九三號

洛加諾公約的撕毀

寫於被捕同學死了以後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

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編輯後記

張忠絨

沈惟泰

皮名舉

室伏高信

適之

胡適

鮑啟坤

劉基磐

胡振興

伯莊

張純明

陳之邁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圃」、「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及「副刊」等欄，分載特訊，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之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實為北平新聞之精華，其印刷精美，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二角
（國內）每月一元五角
（國外）每月二元
（郵費在內）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費另議

中國地質學會發行

地質論評

第一卷第一期要目

發刊辭
幾個地質學的大師
中國中生代地質學之新認識
論動盪之檢討並震日方向之新認識
近年來中國經濟地質學之進步
河南南陽獨山之玉石

謝家榮
翁文灝
章鴻釗
楊鍾健
謝家榮
李學清

書報述評（九則）
地質界消息（內載本會第十二次年會記事及地質機
關最近新聞）
發行部 南京西華門水晶台地質圖書館
零售每冊四角 預定全年六冊二元
學生八折 本會會員預定全年一元

綱本四部叢刊初編

商務印書館

▼保存善本真相 ▼縮印廉價發行

印行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初編。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種無卷數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為明清佳刻。發行以來。士林推重。先後兩版。數逾五千。一二人之變。再版存書。大半被燬。所留底版。同付劫灰。越今數載。全部者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餘。嗜學之士。猶時時訪問不絕。愧無以應。因酌時宜。改製新版。并合冊葉。鑿便取攜。保存行款。藉留真面目。用上等瑞典紙影印。洋式裝訂。國學要籍。具於一編。取價低廉。流通可廣。茲已製成樣本。發售預約。欲以廉價購讀善本古書者。得此可無旁求矣。

寄即索承 本樣錄目

預約截止日期	出書期	郵費	預約價		冊數	版式		預約簡則
			交次分	交一次		平裝紙面	四開本上等瑞典紙膠版精印	
本年四月底止	二月底 六月底 九月底 齊	國內及日本 十元	先交三十元 自本年四月起 每月各交十五元 至十二月	共一百六十五元 共二百二十元 先交四十元 自本年四月起 每月各交二十元	四百册 一百册	精裝布面		
				一百五十元 二百元				

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

出超的分析

二十二年代

川行記(一)四川的「二雲」

編輯後記

陳之邁

陳岱孫

壽生

衡哲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華文書社 華盛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景華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君光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嘉陵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和光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沙灘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廠門書社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天津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後門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博古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生活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北平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明報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服務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南新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花山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鐘山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中央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天南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協和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武昌

新生命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廣州

開明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汕頭

上海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南洋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南寧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梧州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東書局 華南書局 華西書局 華中書局

第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

陳之邁

民國十七年，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到全國。那時盤踞北京的張作霖帶領着軍隊逃出關外。革命軍到了北京，國民黨北伐的大功已經完成。國民黨革命的三個時期的第一個——軍事時期——已經結束，第二個時期——訓政時期——即要開始。那時國民黨的兩位元老——胡漢民先生和孫科先生——方在歐洲旅行，聽到北伐軍事成功了，他們趕回中國，提出他們的主張兩點：

(一)在訓政時期裏便應該實行五院制度；

(二)中央政府的組織採用極端的委員制的原則。

五院制度應不應該在訓政時期裏便開始實行，依照「建國大綱」和孫中山先生的其他遺著很有商榷的餘地。中央的政治組織，在訓政開始百端待理的時候，採用極端委員制能不能產生有效率的，能做事的政府，來應付萬機，更有商榷甚至於懷疑的餘地。但是那時大家都贊成這兩個辦法，所以十七年十月三日通過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更是應用了這兩個原則。

爲什麼當時的要求是這兩個原則呢？我們不能有肯定

的答復，但是有一個理由也許能相當的解釋。這個理由是在北伐的過程中，黨裏的元老是不能有實際用處的，所以他們不得不去漫遊歐陸，到了軍事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的時候，黨治的政府成立，政治工作開始，元老當然以爲他們爲國效用的時機已經到了。但是如果照「建國大綱」的規定，在訓政時期只設置一個大權獨攬的總統，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很不容易，或者根本找不到適當的人選。同時黨中的元老元勳滿處都是，各人有各人的特殊資格，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抱負，如果不設法盡量網羅，給予大致上平等的地位，粥少僧多，一定要弄出很不幸的結果。所以那時一方面設置五個地位平等的院，一方面設置一個國民政府委員會，有一個國民政府主席，十六個國民政府委員，五個院長，五個副院長，再加上許多部長委員長，有特殊資格，有特殊抱負的黨國要人便都能得到適當的位置，都可以爲國效用了。這也許便是採用五院制，委員制的理由。

民國十九年，中國統一的局面又被破壞。但是這一次

的內戰幸而不久便歸於失敗。國民黨的當局爲貫徹「總理遺囑」上召開國民會議的志願，在二十年五月召開國民會議。這次的國民會議的代表是由全國的人民分爲五種職業團體直接選舉的。我們常常以爲人民選舉的機關有團結聯絡全國人心的效用。孫中山先生在十三年的「北上宣言」和其它演說裏便認定召開國民會議是「和平統一」的絕妙方法。我們研究這次的選舉，雖然在各方面都發現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這是用政治機關來謀統一的嘗試。

國民會議在南京開了幾天會，雖然廣東臨時撤回代表不免美中不足，大致上却算成功。從政治制度的觀點來看，這個國民會議最大的收穫便是制定通過了一部「訓政時期約法」。

在訓政時期裏應不應該要一部約法，國民黨自己都完全沒有定論；他們曾正式宣布過，在訓政時期裏，總理遺教便是約法，再不用另行制定約法；他們曾經請求中央通緝過主張用約法來保障人權的學者；但是他們自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通過一個「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制定約法」的堂堂議案；國民會議又通過了一部約法。我們當然記得因爲這個約法問題國民黨的兩個最高領袖會鬧翻了臉，至今還在講和的時期。

二十年爲什麼要有約法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可分兩層來講：（一）在人民方面，許多人鑒於人權需要保障，國家要快快走上法治的大路，主張及早制定約法，一來借此保障人權不受政府的蹂躪，二來借着約法人民能得到一些法治的訓練，好在將來去運用憲法。政府爲滿足這種要求，所以在國民會議裏便制定了訓政時期約法，成爲我們現在最高的法律。（二）十九年戰事的一個口號是約法的頒布。那時向中央政府作戰的人不但天天喊叫要爲約法而力爭，在太原他們還真的制定了一部約法草案，公布給國人批評。二十年的時候，中央政府既然以和平統一爲目的而召開這個國民會議，當然希望借着約法來達到和平統一的目標。

因爲這兩層原因，「訓政時期約法」便成了事實。

訓政時期約法是很長的。其中有許多是把國民黨的政綱寫到約法裏去：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等，都規定在內。關於政治制度，約法中有兩點值得提出：

-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的劃分；
- （二）中央政府的組織。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的劃分，約法裏採的是建國大綱裏規定的所謂「均權制度」。那便是：有全國一致性質的

事務處置權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處置權劃歸地方政府。這是很空泛的原則，需要很詳細的規定；我們試把政府的職務劃分一下，便要生出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件事在中央聯絡地方的功用上是極要緊的。假如採用得法，也許比之現在事事集權中央的制度能得地方政府的贊同幫助。事實上這個制度却始終未能實行，完全是紙上的辦法。

關於中央政府的組織，這次約法裏也很根本的改變。從前主張實行極端委員制的人，反對制定約法的人，現在已經離開了政府。贊成用武力來達到頒布約法目的的人，因為戰敗也無餘威。因此在這個時候爭取最高職位的人都已散去，所以這次中央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改變是把國民政府主席的地位極度提高，使得他不受委員制的約束，使得他總攬治權，使得他的地位完全在五院院長及國府委員之上。

根據這個約法上的規定，國民政府組織法又得經過一次大大的修改，使得國民政府組織法與約法的規定兩相符合。約法規定強有力的國府主席當然出現於組織法之中。

「約法」是二十年五月公布的；「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是二十年六月公布的。那時任國府主席，強有力的國

府主席的是全國最高的軍事領袖蔣介石先生。這些制度設立在「九一八」的以前三個月。

按歐美各國的例子，每遇到戰事發生，或國家的危機，政府往往有一番改組。這種改組的方式很多，大致講來有以下五種方式：

(一)事權要集中到少數人或一個人手裏；

(二)政事的領袖與軍事的領袖密切聯絡，或合而為一，如美國總統在平時是政事的領袖，在戰時便兼為陸海空軍總司令；

(三)國內的政黨除左右兩極端以外，必定竭力消弭平日的私怨及鬥爭，而團結聯絡，一致對外；

(四)政府在平時竭力保障各種自由，在戰時則往往對於自由加以相當的箝制；

(五)政府的改組，自由的箝制等等，在實行憲政的國家往往等於把憲法許多重要的保障暫時擱起不用。

我們中國的情形，在「九一八」發生後，怎麼樣呢？在「九一八」事變一爆發的時候，國民黨的內部立刻便發起「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這種趨勢正是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原則，「團結聯絡，一致對外」。那時需要團

結的有兩種勢力：其一是南京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其二是西南的勢力。在汪精衛先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之下，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所爭的問題很多：

第一，他們要爭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委。結果是在南京開了一個，在廣州開了一個。中委的人選是否滿意，是團結的大前提，結果是第一二三屆的都算，第四屆再選一批。我們看那時擾擾攘攘的還是那個中委的人選問題。

第二，他們派代表到上海去開所謂「和會」，交換雙方提出的條件。

第三，這些條件之一是請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立刻下野，他們方肯來歸。換句話說，中國在「九一八」時候有了外國「危機政府」的第三個原則——團結的原則——的努力，但是團結的條件是恰恰和第一第二兩個原則衝突的，即是：我們那時已有的權力集中政府，政軍統率合一的政府，我們偏偏要拆了下來。

第四，把這個政府拆了下來之後，立刻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把國府主席改成「不負責任政治責任」的，「年高德劭」的，年紀在六十五歲以上的國府主席。四屆一中全會便選現在還在任的林主席擔任國府主席。

第五，國府主席雖然變成無權，行政院長却成了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四屆一中全會選舉孫科先生擔任，後來他辭去，又選汪精衛先生擔任。（我這裏附帶說明一句，組織法雖經修改，約法則至今未改，所以按約法國府主席仍然享有實權。）

第六，在條件交換之中，我們聽到一片提倡自由及早上憲政的呼聲。那時他們修改組織法，把立法院和監察院的委員一部分改為民選的，但始終未曾實行。

第七，那時提議召集國難會議，把國內各種名流學者及各界的領袖都召集一齊，同商救國的大計，這也是團結之一種方式。

以上七項是「九一八」後政府改組的概況。

我們看它們的方式，除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一項（包括上海「和會」和國難會議）以外，別的都同外國的那些通則完全背道而馳。我們看國難到臨的時候，領袖們所爭的仍舊是往時所爭的，不過因為時會不同，因此換了一個題目，換了一套口號。最可痛心的是在這種嚴重的時期，政府的力量反而分化起來，反而變得懦弱無力，而那位爭得最力的人直到現在還在猶疑未決之間。

政府經這一番改組，因為西南的勢力未能通力合作，

了汪蔣兩先生合作的局面，維持到去年的十一月一日。

行憲政。

到底汪蔣兩先生合作到什麼情形，我們局外人是無從知道的。汪先生身當內政外交的重責，偶然也到青島或國外養病；蔣先生則共奔走四方，偶然也到南京跑跑；內幕如何，無從揣測。但我們所知道的是：上至政府最高當局——

汪先生蔣先生，下至留心政制的書生，都一致的批評政府推諉卸責，軟弱無能。有的人說，中國的政治只有實行意大利德意志的獨裁，才能有責任清明，綜覈名實政府；

有的人說，中國的政治毛病在當政的國民黨失了重心，必須恢復總理制，擁護一個黨的領袖來領導政府，才能使政治適合國難的環境；有的人說，中國政治的改進不在三五

元老的「扶杖來歸」，而在全國人心的團結，故主張召開國民大會，開放政權，取消黨治，頒布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充分保障自由；有的人說，黨治不必放棄，要緊的還是那幾個元老，各人給以他們喜歡的職位，彼此一樣高的職位，他們便能團結，國使得救。

我們不必去分析這些理論。事實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國民黨一連開了三個會議，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決定在本年五月五日公布憲法草案，十一月十

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頒布施行，結束訓政，實

第二，產生一個比較上令人滿意的政府。蔣中正先生做行政院長，中常會副主席，中政會副主席。胡漢民先生做中常會主席，汪精衛先生做中政會主席。這三位曾經過多少悲歡離合的領袖終於同朝了，一時使得全國鼓舞欣忭。胡先生從歐洲回來，到了廣州便打聽出南京的天氣太冷，因此停滯住不北來了。汪先生因刺傷未好，又飄然到歐洲去療養去了。所謂團結又待王亮疇先生去奔走斡旋。

第三，自從蔣先生上台以後，軍政兩方的領袖又合而為一，成爲一個應付國難比較上適宜的關係。

第四，在去年討論政制改革幾乎成爲衆矢之的中政會現在改革了，成爲一個比較上合理的機關，這個指導監督政府的最高權威現在似乎是要運用便能運用，但自汪先生去後它似乎不甚需要或能夠運用了。

第五，同二十年一樣，這次爭的主要題目還是中委的人選和分配。中執委中監委的數目一屆比一屆加多，這次選的是空前的大數目，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軍人。在中國政治上這總算是團結的一種方式。

☆ ☆ ☆ ☆

總結起來，我們很慚愧，近年來の結果實在是很少很

少。在南昌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的時代，那個行營管理的事務是黨，政，軍都包括的。那時的觀念認爲「匪區」構成一種特殊的地帶，一種非常的環境，所以黨政軍三方面應當不分。自從「九一八」以後，中國整個都走上了非常的狀況，但是「九一八」以及後來的種種暴變，不但沒有使中央政府成爲集中黨政軍的現象，那時既有的那種現象反而被有作用的政客官僚，借着「九一八」所產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題目把他推翻，造成比「九一八」以前的政府更軟弱無能的政府。軟弱無能的政府，在西洋曾經成爲最好政治的理想，但是就在往時的西洋各國也沒有在戰爭期間，或者在危急存亡關頭，主張把政府弄得更軟弱更無能的。但是西洋各國陳舊不堪，早已不適用的那一套學說理論，却現在成了我們的政客官僚的口頭禪，成了他們達到他們特殊目的的學理根據。

在去年年底，經過那三次的國民黨會議，中央政府事實上已經恢復了「九一八」以前黨政軍密切聯絡的局面。在組織方面，這是比較上的一種進步。同時，這次比較上強有力的政府并不同二十年年底一樣，受到別種勢力的摧殘。我們並沒有再聽見「打倒獨裁」，「請某某人下野」等等的喊叫。這些勢力也許仍然存在，仍然衷心裏想再叫

這種口號，但經過四年來慘痛的經驗，以及人民對於這四年多的極度不滿意的表示，他們似乎不敢再玩二十年年底的那一套舊把戲了。這也許是一種進步。

我們要求更根本的解決，這一點點的進步是不夠的。爲什麼從前提出條件來「議和」來「團結」的勢力現在再不敢提出那些條件呢？我們上面說過，人民的不滿意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人民有監督政府的責任；人民要是不監督政府，就是在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得多的國家也不能產生良好滿意的政府。我們可以借日本軍部近來用的一句話，我們要：

以監視的態度，促其（政府）一新國政，今後如有必要，則積極的鞭撻督促，而求政府實踐。

有人也許要問：政府不許我們「鞭撻督促」，我們從何「鞭撻督促」？這是政治學裏政治史裏一個啞謎。從政治發展史看來，這個啞謎是：惟有「鞭撻督促」才能有機會「鞭撻督促」；或者說：「鞭撻督促」是造成「鞭撻督促」機會的唯一方法。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到意大利德國政府的那種絕境，我們還有一線的「鞭撻督促」的機會。我們的愛國心不容許我們拿起槍桿來耗費國家人民的元氣；我們的愛國心使我們盡我們力量，用現有的機會，擴充「

鞭撻督促」的勢力。這樣我們便能一方面禁止那些政客官僚野心的活動，一方面能夠領導指使我們的政府盡它應盡

的職責。

二十五，三，二十，清華大學講演。

出超的分析

陳岱孫

從去年十二月起，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的比較，產生一個出超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六十年來第一次。去年十二月出超的數目是五百多萬元，而今年一月出超的數目已經增加為九百餘萬元。最近的統計還沒有正式公布，所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這種現象，到底是暫時的，或者是長期的，現在還不能十分肯定的說。不過從一般趨勢上觀察，最近幾個月出超的情形似乎不像是偶然的，至少可以說，前此入超的狀況在最近過去期間是確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一向在入超夢魘疑懼之下的中國人民，對於此新生一線的光明，當然是十分注意，而抱着無窮的希望。

因為我們去年十一月初實行新貨幣政策，貶削國幣對外的價值，而十二月的對外貿易就產生一個出超的現象，很有一部分人把這個出超的結果完全算做貨幣政策的功效。我們固然承認國幣外值貶削的結果是一方面要減少進口貨物，另一方面是要鼓勵出口貨物，則十一月新貨幣政策

的實行，對於減少入超，或是說引起出超，是有相當的力

量，不過要把最近出超完全歸功於十一月的貨幣政策則未

免言過其實。因為如果我們審查過去四五年中國進出口的

統計，我們可以看出來，雖然各年情形都是入超，不過逐

年入超的數量是有個明顯遞減的趨勢。民國二十一年入超

數是八萬六千七百餘萬元，二十二年是七萬三千三百餘萬

元，二十三年是四萬九千四百餘萬元，二十四年是三萬四

千三百餘萬元。再就去年（二十四年）每月入超的數目而

論，除開二月份入超數為二千五百餘萬元外，在七月前每

月入超數沒有在三千四百萬元之下者，而七月之後的每月

入超數亦逐漸減少。七月入超數為一千八百餘萬元，八月

為一千八十餘萬元，九月為八百餘萬。十月為一千二百餘

萬，十一月為一千二百餘萬，至十二月然後一變而為五百

餘萬元之出超，所以從上面四五年来進出口統計趨勢上觀

察，去年年底與今年年初出超的發現並不是驟然的，十一

月貨幣法令可以有增加推進的力量，而未必是惟一的解釋。

先就此出超短期內審查進出口貨物增減之性質，我們覺得這個出超的基礎並不十分穩固。出超之造成由於入口貨之減少者多於出口之增加。去年年底與今年年初，進口貨中減少最甚的是米，麥，麥粉，棉花，礦產數項。驟然看去，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中國自來就是自命以農立國的。而在過去數年間，每年得買進巨量的外國米，麥，棉花種種農產品。我們工業沒有發達，如果農產物也不能自給，那如何得了。我們相信以我們土地的廣大，只要生產方法，交通工具，經過一番改良，我們農產物一定可以自給，而貿易項目上米麥等等農產進口終久一定會減少消滅的。不過要說我們在過去一二年短期內已經改善農業生產方法，交通工具，以達到自給的地位，恐怕只有最樂觀的人纔可以有這種結論。然則近數月來農產物進口數量的大減少，恐非受國內生產改進排擠之結果，而是國人對外來農產物購買力減少的徵象。主要農產物的世界市價，在過去十二個月中，已經有增漲的情形，再加上國內經濟不景的高潮，與去年十一月的貨幣政策的推波助瀾，我們農物的生產雖然未必有顯明的進步，然而價錢的抬高使得我們

不能不在消費一方面緊縮了。要是這種分析是有點理由，那麼農產物進口的減少雖然是一個我們所希望的情形，而近月來的現象未見得是一個可靠的結果。至于出口貨近月來的增加，大部分是由于植物油，如桐油等，織物纖維品，如生絲生麻等，皮貨，生皮，花生，芝麻，四五項出口的增加所造成者。這幾項出口貨，在現在我們對外貿易貨物中所佔的地位甚為重要；它的增加當然可以影響及于進出口的均衡。不過這種貨物的銷路是否可以繼續增加，或是至少可以維持現狀，也還是一個疑問。頭一層，這幾項貨物銷路的增暢幾乎大部分以美國為對象。據海關的統計，近數月中中國出口貨約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銷諸美國，而上述幾項造成出超出口貨的主要市場也是美國。這種集中的現象是富有危險性的。美國已經在試植桐樹了，試驗一成功，我們植物油一門所受的打擊就很重。這不過是個例。其他銷美的貨品也並沒有何等特殊的優勢。美國這市場如果失去，我們出口的增加就不能維持了。第二層，我們現在所增加的出口貨都是農產及原料品。至於製造品及半製品，如棉絲織品，棉紗等等，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反有減少的趨勢。這是我們近來出口貨中一個甚不滿意的現象。因為這些農產原料品的出口量不大可靠，國外的需要並不

穩定。一旦市場需要減少，我們沒有其他可以維持的東西，那出超情形也許就成爲泡影。有這二層的理由，所以我們總覺得，就出口貨方面來說，最近出超的情形也未見有一個堅固的基礎。

除上述進出口貨物性質之不可靠外，近月來出超的實況還要因爲二種情形而打一個折扣。第一是走私，第二是軍械的輸入。走私的問題，近幾年來逐漸嚴重，而在近來幾個月更爲猖獗不堪。華南以厦汕爲中心，華北以津沽山海關秦皇島沿海一帶爲中心，浪人痞棍明目張胆私運巨量外貨以輸銷於內地。因爲沒有納稅，所以價錢可以特別的便宜，而銷路也因之更好。走私的貨物當然也是進口貨之一部，不過因爲不經過海關納稅，海關貿易冊上進口貨統計當然沒包括它在內。私貨實在的數量，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不過就近月來猖獗的情形，與財政部關於關稅損失的推測，我們可以想像其數目之重大。如果這一項私貨也算在進口貨內，那麼近月出超的數目恐怕要因之大爲減少。其次就是軍械輸入的問題。關冊中軍械進口雖然一向是有個項目，不過政府軍械的輸入，因爲免稅及其他種種的關係，大部分不包括在此項統計之內。關於近來此項進口貨實在的情形當然無從稽審。不過這項不見諸關冊統計的進

口貨的存在是無須懷疑。於是出超的數目又得加一層的削減了。

最後我們覺得，因爲過去中國對外貿易都是人趣，我們的眼光都集中于進出口相對的比較，而忽略了貿易絕對數量的增減。其實後者對於國內經濟繁榮的重要不在前者之下。這種觀念不但深入于中國一般人民心目中，就是歐美各國近年來所採取的貨幣政策，匯兌管理，貿易限制種種辦法，也是以進出口均衡一問題爲對象。去年十二月以來出超的造成由于出口增加之力量者少，而由于進口貨之減少之力量者多，而對外貿易的總量還是繼承過去數年的趨勢，繼續減少。我們固然承認在貿易總量減少情形之下，與其入超，無寧出超。不過出超而貿易量不增，或尙繼續下降，並不能根本的恢復經濟的繁榮。照現在的情形論，進口貨的減少不是由于國人對於外貨需要之實在減少，而是由於國人對於外貨購買力的減少；出口貨的增加不是由於外人對於國貨實在需要的增加，而也是大部分由於國外物價發生差異的結果。其實我們所希望的並不在於我們對於外貨購買力的減少，而在於我們出口貨需求的增加。我們國內經濟繁榮與生產事業的發達，不在於少買，而在於多賣；不在於極力緊縮貿易數量，而僅僅維持一個進

出平均，或一個出超的狀況，便以為滿足，而在於討求如何可以增加我們出口的銷路，以造成一個擴大的對外貿易總量。如果在貿易總量擴增情形之下，我們能做到進口貨的減少，不因我們購買力的薄弱，而因我們對它的需要減少，出口貨的增加，不因國內外市價因匯價的差異，而是因為我們生產發達，國貨在世界市場的需要實際增加，我

二十三年代

壽生

（三月廿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們國際貿易纔有一個健全的基礎。

前幾個月的出超，只可說是在現狀下「慰情勝無」的情形，最多也只是是一個治標的結果。要有一個健全的國際貿易，我們還要從根本改善我們經濟機構，增進我們生產事業上努力。

入鬼門湖大江而上，到一個三面環水一面通陸的去處

，但見「雉碟參差如在天際」，洋樓瓦屋煩啞啞的一大堆。這就是所謂「天生桐尖，鐵鑄綠豆」的大桐尖。桐尖為川滇黔藏陝甘出入長江商品的聚散地，在經濟上的地位固不用說，他偏生又在通陸的一面擺出一座雄關，「胡塗」來，所以在軍事上的地位也甚了得，內戰期中他就成一個「得之者霸」的寶貝了。舊道德可以不顧，舊享受是要的，新道德可以不顧，新享受是要的，這原是老大民族現在給世界文明的大貢獻，而在桐尖更表演得牠淋漓盡致。果實黃了是要落地的，二十三年一遭震蕩，這桐尖，就把他多年造就多年容受多年逼住的精華，火山上的噴火口似的

兜底盡情怒吐了一氣，成功西南天邊一片雲彩！

一入八月，風聲就很緊，市民個個都驚惶不安。不論誰同誰談話，說不上三句就總有一個會撇開了本題問出這樣一句話來：「你聽到啥子沒有？」這個「啥子」這時是代替了一個嚴重問題的各方面，一說「你聽到啥子沒有」，誰都明白。那個只要有一個沾親帶戚的人在軍部作事，他就成一個帶神秘的人了，走到那里也會另眼看待他，孝敬烟茶酒肉，鄭重將事的問一聲：「聽到啥子沒有？」隨着「聽到啥子沒有」這句話的頻繁交詢，向省外的匯兌，匯水陡漲了，持「兌換券」到「地方銀行」兌現的一天天的增加了。

不料到九月末更烘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同時市面上也平舖了一層嶄新的事實：光潔得沒有摺痕的兌換券突然飛滿全市。弄得一般市民對此發抖。這些新票子是軍部用來填補前方的實力的。

從來不知愁何似的姨太太些着了忙，商家着了忙，找頓吃頓的小民着了忙，結果演成空前的「地方銀行大擠兌」。一條大街築滿了不知多少萬人，個個都鼓眼張鼻紅光滿面，老烟灰看來也生氣蓬勃。「銀行」是頂新建築，窄窄的一個鐵門。已在裏面得了現洋的要往外擠，外面的要往裏擠，門口成了實實貼貼的一餅人。鐵門枋上染上了一層腥血。門內是四面石壁的一間小屋子，「交換處」是銅條鋼柱窄窄的一個小孔。在這屋裏更擠成了一團，個個的頸子都繃緊了射着那一個小孔。無數隻手緊握了滿把票子在小洞邊你壓我我撥你的亂絞！那沒有被肉封閉的鐵門洞上半，一股白氣往外飛騰。汗臭味臭過了幾面街。

一聲鐘點到，一陣木棒槍托，鐵門察的一聲上了鎖，幾萬人同時低了低頭。

「銀行」現在一天只辦公四點鐘，上午要十點才開門。第二天才刷粉亮，已經有幾千人堆着了，到開門時，街上已擠得沒縫了。連累得這條街的舖面，門都沒法打開。

「銀行」門一開，火一聲爆進去一大陀肉。後一步有幾個無法上前的強漢，尖着身子斜起往天上死奔，在人的波濤上掙進門去。來候門最早的婦女爲多，這一下，直擠得喊天叫地；頭髮一絲絲分了家，汗水濕透了衣褲，鞋襪已不知去向。人矮手短她們雖到交換處，也有終歸沒得到現洋的，又擠又餓又累又空氣濁，一聲鐘點到，可憐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手裏握着票子一急，周身骨肉散了盤，在擠兌的大潮下她首先入了死亡之亡。她當場並未倒下，一直被擠擁到街心。下午還有兩個鐘頭可擠呢。都候着鐵門再張口。從兩點擠到四點，一個得現洋的幸運者脫出了人堆，拖起身子叫了一乘轎子回家。放下轎時他已經大休息了，雙手猶抱定一百塊大洋，嘴皮已開了裂，周身衣褲根根線子浸飽了汗。

「銀行」存銀有限，紙幣又還在無限度的趕工造，架子是不能不撐的，這回銀行想出了兩個好辦法。一是兌換時故意挑難挨時間，一是用大量的軍警毆打，其名曰：防止僞鈔，維持秩序。這一打，婦女們比較佔了一點兒便宜，軍警到底還不大好大打她們得。「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打收的功効畢竟很小。而他們對她們也就忌恨了。她們從鐵門裏擠出來時多半衣褲早被人暗中撕破得不全了，

還有好些說不出口的暗虧。

擠的時日益多，他們的經驗富，稍稍漢丈精力不比人高強的都不敢再去擠了，去擠的覺得長衣不便多只穿了短緊身去肉搏。在這個大潮中，這時捲出幾堆姿態不同的浪頭，煞是好看：有些人有票子不敢去擠，央人去擠，照市價平分「餘頭」。好些沒有天良的「擠手」擠得就跑了。有些窮人左鄰右舍幾家人三塊五塊的逗起用一個去擠，擠得了大家請他吃烟酒。良心不好的擠得了又去賤價換票紙來遭人說，「沒擠得！」有些商店教徒弟去擠，那些細皮嫩肉的彎腰駝背徒弟崽一個個擠傷了人擠失「錢」回家。有些人買通了軍警來擠，而軍警更大打不給錢的人。「銀行職員叫親戚來擠，擠成兩句話，「見生儘刁難，見親忙付現。」八十元現洋在上市就可得一百元紙幣，好些放下了正業專來作「擠兌生意」。「見啥吓」的上等嫖姬，「誰懂妹」的下等娼妓發了大財。平時是她們愁嫖客不上門，這時是嫖客愁無門可入了。她們都打扮扮的來擠，軍警一惹到她，她就同他打情罵俏：「逗你屋媽，逗你屋姐，龜兒子，嘻嘻，嘿！」軍警也樂為掐她一爪，摸她一把讓她去。這時什麼生意都淡白，唯有錢莊興旺。他用七八十元匯洋收進一百票紙，又用一百票紙買進八九十元現洋。

耳聰目明的軍部知道了這事，就派人裝扮了來錢莊買票紙，一得了真憑實據就大抓其人大罰其款，其罪曰操縱金融，奸商，而軍部之收入倒大增了一下。「生意中原是文章」軍部是玩不過錢莊的，這回來「見生不買」「見熟交易」，而穩賺大錢了。為應付起見「銀行」只得大造紙幣，曉上一箱一箱的送到別的銀行，託他們去各錢莊出比市價更高的價收買現洋。也是晚上把硬貨一挑挑的挑到「銀行」庫裏，備第二日用。洋紙的價比起銀子是太賤了。一刀紙放上機器去幾下就是多少萬。「銀行」盡量利用機器。就這麼着，白天把現洋付出去，晚上又去錢莊收回來，旋環流轉，而現銀一天天的「奇怪」少，紙幣一天天的增多，而擠兌的情勢也越更不可收拾。

突然一天「銀行」搬了家。新址很妙當大街的一邊是一個很深的小夾巷，不當大街的一邊就是城牆，掉下去就要話說。一股風人人都知道了這地方，也更恐怖，一刻工夫小巷同大街全不通風了。隔老遠大街上就你擰我扎的擠得鐵硬。在小巷中的有的擠吐了血，有的肋骨折了。成了未進入小巷的人想鑽進去，已進去的想退出來而不能了，他們失了一切力量，全是小巷外的人壓着他們往裏擠，他們雖各自穿得有衣，但已經成肉貼肉的一節「香腸」了。

不知何處起了一聲呼喊，到處都跟嘶啞了聲，起了一個兇狠的惡潮，「擠喇」！「嘩喇」一聲小巷一段牆擠倒了。驚喊聲沖抖了天空徘徊的白雲。灰土隨風散去半街的波動。在灰頭下的人跳着心閉着眼。一會兒灰土落地，又現出了肉海。由他血肉模糊，由他死亡，由他呻喚，「擠的」還是挺進！

大隊軍警來了，「銀行」鐘點已過了。狂潮才鬆下去。救護掘尋尸首。掘得一個，一個，又一個，四個，五個六七個。破頭斷臂的尸體擺一街。幾十個受傷者呻喚。這事除了傷亡者親屬也無人注意他說牠。人們還是在說：「我回去好好的睡一覺，今晚兩點吃飯三點鐘來候門。」

這時日脚已斜得要站不住了。老人江熙，覺得十分懨

川行瑣記

——一封給朋友們的公信——

(二) 四川的「二雲」

我們是十二月十三日到成都。凡是初到成都的人，沒有不生一次病的，我自然也不能倖免。病是頂普通的重傷風，即是所謂流行性感冒。在生活安定的情形之下，你

倦，步上了一段臨江的城牆，見陽光灑得滿江珠跳，幾隻外國軍艦在江上潔白鮮艷，好似幾個小姑娘脫了衣衫在晒「太陽花」。遠望江北死沉一片，雖也背滿了溫黃的夕照，只像一個喪家披上的一件黃麻布的孝衣。他無意間伸手到臉上一抹，抓着了幾根鬍子，不覺心子跳了幾跳。一回頭見一個賣午報的小孩抱着一卷報也不叫賣只埋着頭笑嘻嘻的走。他車過頭來更惘然。「今天是吳小雷的坐帳，有看場嘔！」他一看是兩個文質彬彬的人物。他一轉念就跟了他們到戲園。

出戲園，他朝天噓了一口氣，一翻眼他決定了一件事：「明天就上船。看楊小樓的挑滑車去！」

二五，三，十八日。

衡 哲

只要吃一片安斯辟靈，洗一個熱水浴，裹著厚被睡一夜，明天那病就跑了。但這幾件事在成都却都是做不到的，除了安斯辟靈之外。熱水浴不必說；被褥因行李不會來，也是不舒服得很。而且衣服不夠暖，大人小孩都凍得縮頸弓背了。房子呢，不但高大，而且窗間盡是隙縫，地板也盡

是透風的。室中除了一個小火盆之外，又沒有取暖的工具。因此種種原因，傷風便留戀著走不開了。直到十二月廿九號，行李由重慶運到之後，得到了暖衣厚被，我的傷風方慢慢的好了起來。

因為火盆不合衛生，又不夠取暖，所以我們想安一個小爐子，好挨過這一冬。但這真是談何容易。我們走遍了成都城，花了二十四塊錢，買到了一個十四年前北平流行的一種花盆式的小火爐。（這種火爐在北平約值兩三元一個，但有飯吃的人現在是都不用牠的了。）又找到了一個說是會安爐子的匠人。但終因管子的稜角太多，大小又不一例，此節與那節不能合作，安了三天也沒有安成。隔了好多天，又找到了一個會給外國人安過爐子的匠人來，我們方嘆了一口長氣。他來後，且不工作，先慢慢的抽著烟，譏評著上次安爐子的不行，和誇說他自己的本領。過了約摸有半小時，他才開始去安爐子。可是不到兩天，不是管子裂開，便是走烟漏水，只得時時去找他來收拾。他每來一次，便開一天的工錢，八毛大洋。直到二月初，我索性把那一個專寵的爐子拆了，房間內才得到了一點平安。但盆火却到寫此稿時為止（三月中旬）仍是生著的。人以爲春天立刻要來了，但春天還不知道在東海的那一角

呢！

當然，成都的冬天不能算太冷，三月中旬本來也不妨寒冷一點，何況今年全國都是異常的寒冷。不過一則因爲居室陰沉沉的像一個避暑窩，不能避寒氣。二則因爲成都的朋友們，自正月下旬起，便天天對我們說，『這是最冷的日子了，下去一定就暖和的。』我們的心理上也就發生著一種不安的期待，更顯得一天又一天的冷得難受。三則因爲成都冬天的太陽是一個稀客，故更覺得寒氣侵肌沁骨。我曾作了一個小小的統計，是關於陽光的。在我到此後九十天之中，陽光雖然現了十九次，却只有六次是有熱力的，只有兩次是自早照到暮的；其餘日子的陽光，都淡稀的不能使我們感到一點舒暢與興奮。換句話說，即是，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見到有熱力的陽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見到一次照耀終日的太陽。由此可知，四川的陽光不但在量的方面不夠，即在質的方面也恐怕沒有多少殺菌的力量。

『蜀犬吠日』的一句話，我們既靠了上述的經驗而得到了牠的正確解釋；『雲南』的意義似乎也可以聯帶的給牠一個解釋，那便是在雲天雲地的四川之南呀！可是四川的雲——別季的雲我不知道，現在說的是冬天的雲——真

可以說是『大王之雄雲』，牠把天蓋得密密的，不但一城之中不見天日，而且全省也同樣的籠罩在此重雲密霧之下。我們因此可以想像，從西北的高地下瞰昆明夜郎之區，豈不正在大雲之南？我有一次對朋友說，『四川』的名字不很恰當，因為一省之中，川流何止千萬，那能以『四』為限？倒不如把牠改為『二雲省』，為能名符其實一點。朋友說，『雲一而已，那來二雲？』我說，還有那吞雲吐霧的『雲』呢！我告訴您這句話，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這二雲籠罩之下，是怎樣的暗無天日呵！

因為冬天無陽光，即有陽光也是無精打采的，故一切生物也都是無精打采的。水果——以柑類為大宗——甜得不够味兒，雞蛋沒有蛋味兒，蘭花香得也是特別的微之又微，你若不把那花瓣放入鼻孔中去嗅，你便要疑心牠是一朵蠟製的花了。（據說秋蘭很香，大約因為夏天略有陽光吧。）試想，假使受到一雲籠罩的生物是如此，那受著二雲惠覆的人民應當怎樣？我見下人們做事太沒有勁，常常忍不住要對他們說，『你們都預備活三千歲，我可只打算活幾十年呀！』但是，您說，這句話在他們的心上能發生一些些的波動嗎？

再說鴉片。國人用國貨的一件事，似乎只有在鴉片的

一件產物上能做到澈底的地步。但是，軍閥的迫種鴉片，以及他們在『刀頭上舐血吃』的種種政策，却是天下老鴉一般黑，西北和東北又與四川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我也就用不著特別詛咒此魔窟中的魔王們了。人民呢，自然也是寧吃黑飯，不吃白飯。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著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真看見了不少。（叔永說，『只行尸二字已夠，因為他們的身上那還有什麼肉呀！』）但也不必在此細述，反正西北與熱河也是一樣的。不過四川是大家期望著能負起民族復興担子的地方，民族既不能以那少數之又少數的優秀份子為代表，則此雲不祛盡，民族復興也就免不了得要成爲一個大笑話了。不知道四川的朋友們以我這話爲然嗎？據說自蔣委員長來川之後，此雲已漸有消散的傾向。讓我們希望這情形是真的，而不是紙上的吧。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決不敢以惡意來批評四川；我也不是喜歡作籠統話的人，說四川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却也不許我作阿諛取悅之言，說什麼四川是天國呀，四川人民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呀！我覺得廿五年來軍閥惡政治的結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個個走頭無路，並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觀方面，也似乎發生了許多不幸的影響。一個社會愈混亂，愈沒有法紀，那麼，那社會的原始人性

也一定愈加發達。因爲若不如此，一個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體上的逼迫，或是心靈上的創痛，牠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樣的。這可悲的情形，在中國到處都有一點，但在四川却更爲顯著。四川的優秀份子對於這種情形也莫不一個個的疾首蹙額，感到魔窟的苦痛與罪惡。有一位四川朋友對我說，『我們四川人所過的生活，比了亡國奴的還要慘痛。』對於這一羣居污泥而不染的朋友們，我除了對他們表示敬意與同情之外，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但這豈不更使我們感到四川問題的嚴重？

我現在且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社會愈混亂，原始人性也愈加發達的意思。先說馬路上的情形。馬路上之有野孩子，自古已然，也不限於四川，但四川的野孩子却有點特別。比如說吧，在別的地方，野孩子隨地拉矢的『地』是馬路；但在成都，那『地』却在我們的大門內！我們每天早上七時和下午四時，都能聽到一個附近小學學生唱黨歌，呼口號；但我們又發見這些小學生放學之後，竟有夾在野孩子中間拿石頭來擊打汽車玻璃的。這種情形，家長不管，學校不問，城內的官吏與巡警更是不干己事。這能使我們不悲觀嗎？但這些馬路上孩子的行爲尙不能代表那混亂社會的要點。成都最黑暗的時代，據說是在四五年前那『

一國三公』的時候。那時的成都，晚上八時以後便沒有人敢在街上走。爲什麼呢？因爲那是一個殺人時間呀！現在雖然情形略好，但在九時以後，全城也就靜寂得和古墓一樣。成都的朋友們又告訴我們，那時種種黑暗的情形還有十倍於殺人的。不過時過境遷，現在的情形既比那時的有了進步，也就『成事不說』了。

再說納妾。這自然是中國的一個腐敗制度，決不是四川所獨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別的地方，妾的來源不外三處，那便是：丫頭，娼妓，和貧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許多闊人的所謂『太太』却是女學生，而有些女學生也絕對不以做妾爲恥。（關於有些女學生的『甯爲將軍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報告太多了，可以說是一件諱無可諱的事實。我希望四川女學生中之優秀的，能想個法子來洗一洗這個恥辱。）這是四川的問題與別處不同的又一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不以吸食鴉片爲恥。吸鴉片的中國人當然不以四川爲限，但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吸鴉片的一件事，不論是在吸者自己或他的親友的眼中，總還是一件諱莫如深的醜事。在四川却不然，你到一個人家去吃飯，除非那是一個開明的家庭，像我們的四川朋友的家庭一樣，

主人是要請你上坑吸個一口兩口的。你笑著說不吃，他使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有幾個外國人告我，他們也曾同樣的得到過這個經驗。這是四川問題和別處不同的又一例。『壞事全國都有，四川來得特別。』這是我胡謔的兩句口號，希望牠們真是胡說八道！

據我看來，這個不同，是一個很嚴重的不同。下流無恥的事，到處隨時都可以發見；但一般社會的意識不以下流無恥爲可羞，却又是另一件事了。故我說，四川的大問題，一方面固然在『倉廩實』上面，一方面也在革心上面；因爲無恥的事倒不一定是倉廩空虛的人做的。（四川的農夫是中國最可憐，最值得我們同情的人。）我常想，也常對四川的優秀份子說，假如我們真想把四川做到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地步，則對於牠的病根實在是不容不細細檢查一下的。掩耳盜鈴是一個最沒有用的方法呀！

四川的病源，近一點的看來，粗枝大葉的說來，可以說有兩個，其一是軍閥，其二是鴉片——我疑心這兩件事都與『蜀犬吠日』有點關係，但這不過是推測之辭，非請科學家和醫學家來做一番研究的工作是不易證明的。有許多四川朋友相信四川的文化是一個退化的文化，是鴉片文

化與軍閥文化的產品。他們舉的例子很多，我現在且述一個。從前在四川走山路時，坐的是一種山轎，牠和普通的轎子差不多。但現在只有所謂『滑桿』了。滑桿是用兩根桿子支著一塊用竹篾疏疏稀稀編成的兜子，抬起來很輕。人坐在上面不但舒服，且常有擦破皮膚，傷折尾閭骨的危險。這是一位朋友去秋的亲身經驗。（最近我看到一篇在棧道上旅行的記載，那位作者把滑桿說得怎樣的舒服。其實我們若把那些墊子，毛氈，枕頭之類取走，坐在上面的感覺恐怕便要很不同了。）爲什麼要用滑桿呢？因爲伙子吸了鴉片抬不起轎子了呀！我相信這個退化論是很不錯的。我們看到成都一般普通人的生活，自歪樑斜壁起，到言不信行不果的做人標準止，很不容易感到有什麼規矩準繩在牠們的背後。所感到的是一個得過且過的人生觀，我把牠叫做鴉片人生觀。我在北平時曾對一位不會到過四川的朋友說，『假使不把四川一般人民的人生觀改良，而想牠去担負那民族復興的担子，乃是一個大笑話！』當時他不會說什麼。此次我在成都見到他，他說，『您在北平說那句話時，我很不以爲然，我以爲您對於四川太有成見了。但是，到此三個月之後，我不得不佩服您的話，千真萬確，牠是一個大笑話。』我希望四川的朋友們不但要原諒我

的直言，並且希望他們所代表的這少數的優秀份子能來做一點撥雲見天的工作。

有些朋友們看到我這個議論時，容許要說，『不管您的診斷對不對，但單單一個診斷是醫不了病的。您的藥方呢？』我說，『豈敢，豈敢！但在下却也擬了一個藥方，請求指教。』那藥方是：

掘除鴉片烟苗鏟子 七千萬把（每人一把）

銷毀烟具的大洪爐 一千個（每縣十個）

太陽燈 一百萬盞（每盞管七十人）

魚肝油 七千萬加倫（每人一加倫）

眞牌社會工作人員 一千位（每縣十位）

說明：魚肝油和太陽燈可以彌補太陽光線的不足，此亦是康健的人格寓於康健身體之意。社會工作人員要能從小處與實地做起的，要目光不在名與利的。

這五味藥服下之後，雖然不敢希望四川立刻能變爲天堂；但人民或能因此產生一點發揚蹈厲的精神，對於那萬苦之源的軍閥，也或能有一點釜底抽薪的效力。人民有了志氣，釜底抽了薪，然後方能談到建設，工業，作育人才，以及其他種種改造的努力；然後四川方有担負那民族復

與重任的希望。四川的朋友們，您們以爲是不是？

悲觀的話寫得太多了，讓我報告您幾件別的事吧。

第一，現在四川有智識有地位的人，很能做一點使我們發生樂觀的事業。盧作孚先生的做建設廳，可說是政治漸上軌道的一個證據。有一次，我聽到他與四川大學當局談到合作的計畫，使我不禁有點神旺了。

第二，我以爲這類的環境，於孩子們的教育是很有益的，假使我們能把教育看成一個整個的人生問題。比如說吧，經過這三個月的旅行和生活上的艱苦，書書安安兩個孩子現在是很能夠應付環境，用自己的心思去創造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了。雖然這還不過是很粗淺的一步，但凡事不都是第一步最難嗎？這樣的教育，不但孩子需要，就是我們成人壯年也何嘗用不著牠？假使有一天，我真的要被充軍到一個文化低落的蠻鄉中去，在半年以前，我是急急得無所措手足的，但現在却至少有點把握，知道從那幾方面下手去解決生活的起碼問題了。因此我又想起，國難期中教育雖然千頭萬緒，但這個開關山林，披除荆棘的能力——即是學作魯濱孫的能力——似乎却不能不把牠看成最重要目標之一。

還有許多成都的特殊情形和我們的『破冰』經驗，

那一點於將來川的朋友們略有參考價值的經驗，只好留待下次再報告了。現在且用我新學來的下級社會的成都話——士大夫的話太普通了，沒有什麼可學的——學著一個女僕的口聲來報告您一點我們這『宿舍』的情形，就此暫作一個結束吧。（兩個孩子的成都話已經說得很好了，我趕不上他們。）

住在那個屋子的一共有六塊人，他們都是下江來的，曉得是不是重慶人哇。有兩塊是娃娃——一個是小姐，一個是老少——有一塊大人名字叫『劉大姐』，劉大姐可是男的哇，你說笑人不笑人？前天他們把兩間長的屋子用板板來隔了，有一間是洗臉的屋子，洗臉還要一間屋子呢，你說怪不怪？洗臉架的邊邊還擱了一個冰鐵箱箱，倒髒水要在那箱箱內倒。你聽見過沒有？屋子中還擱了五六隻箱箱，那箱箱是綠的和黑的冰鐵的，也不像我們成都的。

編輯後記

適之

壁頭上又釘了好多的鈎鈎，說是掛衣服的。屋子外面有一個壩子；開了好多的花花，也還好看。他們又不耍牌，又不請客。他們清早不吃飯，要到少午才吃飯。晚飯要到七點鐘才吃。吃煞攔了，就在一個屋子中間擺龍門陣，又笑，我也不曉得他們笑的是什麼名堂！有時他們走人戶，八點過後才回來，還不睡覺，要到十點鐘才睡呢，硬是焦人！我就說，『你們格外請人吧，我熬不了夜哇。』他們說，『你什麼時候睡的？』我說，『也要到七點鐘吧。』他們就大笑，這有捨子好笑？就說，『你頂早也要到九點才能睡，不然你就走吧！』他們浪個的說了，我還在那裏做捨子？

成都的朋友們，請您們指正，勿笑勿笑！

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於成都。

△陳之邁先生的「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是他在清華大學的一篇講演。

△陳岱孫先生的「出超的分析」，是一篇很細密的討論。我們最感覺興趣的是他在第二段指出這四五年來入超

的逐年減少，漸漸減成負數。我們這種經濟學的門外漢讀了這一段，頗想問問：入口貨的漸減，走私漏稅的驟增，是不是都和入口稅則有點因果的關係？近年修改關稅，是不是太偏重了增加稅收，而忽略了殺雞摸金蛋的格言，因此就使走私成了有厚利可圖的營業？我們盼望陳岱孫先生或別位稅則專家能答覆我們的疑問。

△這一期裏有兩篇文字都是寫四川的現狀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雲」寫的是四川在那雙層密雲籠罩之下的黑暗。「壽生」先生的「二十三年代」裏面寫的那個黑暗慘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名雖然是捏造的，讀者當然認得出那是什麼地方。

歌謠周刊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所編輯

北平北京大學出版組發行

第二卷第一期

- 復刊詞……………胡適
- 兒歌的唱法……………徐芳
- 湖南情歌(二首)
- 湖南歌謠(三首)
- 浙江歌謠(三首)
- 廣東兒歌(二首)
- 安徽歌謠(二首)
- 江蘇歌謠(一首)

十幾年前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歌謠研究會曾出過一個歌謠周刊，出到九十七期，中間停了十一年多，現在這個刊物又復活了。這裏面有真純的民歌，有故事，有專篇論文。我們盼望這個復活的刊物成爲地道的平民文學的中心機關。請國內留心歌謠的朋友們大家幫助我們達到這個希望。每期實售銅元三大枚，預定全年四十期連郵費共收大洋五角。郵票代洋不打折扣。

本刊第一八八期

紀念丁文江先生

專號

-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傅孟真 懷丁在君……………李濟
- 丁在君這個人……………胡適 丁在君先生……………汪敬熙
-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翁文灝 悼丁在君先生……………凌鴻勛
-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葛利普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朱經農
-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黃汲清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丁文濤
- 悼丁在君先生……………楊鍾健 我的二哥文江……………丁文治
-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吳定良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高振西
-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周詒春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張其昀
-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蔡元培 編輯後記……………適之
- 追憶在君……………陶孟和 本期每冊零售一角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新書

獨立評論 第一九五號

古書讀法略例 孫德謙著 定價九角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劉汝霖著 定價一元四角

康德與現代哲學 (哲學) 桑木殿著 定價一元
論人生理理想 (漢譯世) W. James 著 定價一元五角
秦漢哲學史 姚舜欽著 定價一元五角

德國現市政府 (政法叢書) Maxwell 著 定價三角
阿比西尼亞與意大利 徐夢周譯 定價二元
經濟通史 卷二 (漢譯世) H. Osnow 著 定價二元五角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 田崎仁義著 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食貨志 陶元珍著 定價四角五分
中國近代經濟史 陶孟和 湯象龍主編 定價五角

大學叢書 出版
非歐派幾何學 陳蓋著 定價一元五角
微分方程初步 譯伯禮著 定價二元四角
化學史通考 著賢緒丁 定價四元五角
農業推廣 著愚醒李 定價二元二角
肥料學 元彭著 定價二元二角
無線電實驗 著阿薩周 定價一元六角
投資學 儀著 定價三元
工業管理 陳建民譯 R.H. Lansburgh 著 定價二元八角

廿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 教育部編 定價二元八角
科學的性恪診斷方法論 (師範叢書) 汪養仁編 定價六角
舞蹈教材 馮柳溪編 定價三角
低年級算術遊戲 (教育叢書) 定價二角
遊記作法 (小學生作文指導叢書) 吳增芥等編 二册定價各一角

廿三年全國職業學校及中小學勞作科成績品展覽會
各省市代表作品集 教育部編 定價一元五角
世界兒童歌曲集 (中華兒童叢書) 定價四角
方木字畫 戴景素作 定價二角五分
拼字拼圖兩用方木 每盒實價五角

中國田賦問題 劉世仁著 (中華學藝社學藝叢書) 定價一元四角
廣西省經濟概況 元三角
鄉村織布工業的調查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 千家駒 吳半農著
商業理財 (現代商) 劉望蘇著 定價一元
軍人魂 陶孟和著 定價一元
▼百科小叢書 續出三種
生物學與日常生活 沈性仁譯 定價二角五分
防火概論 黃晉甫著 定價二角
煙酒茶與人生 孫雲濤編 定價一角



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

陳序經

鄉村建設運動，在我國近年以來，可以算作一種很時髦而很普遍的運動了。

我個人以爲在今日的鄉村建設運動中，除了青島的工作與方法比較上稍爲差強人意外，其他各處的工作與方法好像都不能名實相符。我個人對於今日一般所謂鄉村建設的前途，頗感覺悲觀。我現在很願意略略說明我爲什麼悲觀。

我以為凡是稍知道十餘年來的鄉村建設運動史的人，都免不得會覺到這種運動已經有了很多失敗，而且有不少還正在失敗的途上。

十餘年來，較早注意與從事鄉村建設的要算山西省政府。山西省的村政運動始於民國七年，而其目標可以閻錫山先生的「村村無訟，家家有餘」兩句話來作代表。據說進行辦法，關於「村村無訟」者有獎勵村仁化，村公道，整頓息訟會，普及法律知識等。關於「家家有餘」者有獎勵農家副業，提倡水利，林業，合作，節儉儲蓄，與取締遊民等。然而梁漱溟先生老早告訴我們道：「但實際上這

許多辦法多不易實行，或未實行，或行之亦是空而無用。「結果是不但「難如所期望」，而且「不免有流弊」。梁先生後來又很肯定的說：「山西村政今已達到不能進行之境地，非改絃更張不可，則亦不可諱之事實。此在閻公以次之山西政府當局亦多承認之。」

山西村政在數年以前是很負盛名的。山西村政運動的失敗的原因，有些人說是由於政府敷衍了事，有些人說是由於人民智識太低，可是失敗是一種事實，這是無論何人都不否認的。

繼山西的村政運動而起比較上且能引起人們注意的，如河南輝縣百泉的河南村治學院。這個學院的提倡與主持人是民國十八年正月在北平創刊村治月刊的王鴻一與彭禹廷諸先生。學院是在同年十月秉承河南省政府委員會的委託而成立。該院分設農村組織訓練部與農村師範部兩部。此外對於農業改良，鄉村自衛等，均加注意。

河南村治學院之能夠產生是得力於馮玉祥韓復榘兩先生生在河南的政治地位。但是不夠一年，馮韓兩氏離開河南

，這個學院也因政治的關係而停辦了。

現在從事於鄉村建設的團體雖很多，可是比較上負有相當時譽的要算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鄒平試驗區與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實驗區。然而鄒平與定縣的鄉村建設的工作都好像趕不上他們所得的盛名。梁漱溟先生在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集會時，報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鄒平實驗工作，曾有下面一段話：

總而言之，本院兩年工作所感之困難，出於本身之缺欠者多，出於外面障礙者少。同人大部分精力耗於研究訓練兩部學生之學業上，而此兩部七百餘之學生果能爲益於鄉村足以償其取給於鄉村者否正不自信。吾人日言鄉村建設，其不落於破壞鄉村者繼續，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晏陽初先生在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二次集會，報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工作，也有下面一段話：

定縣的全部實驗工作起始於民國十八年。五年經過，其成功究竟到了什麼，實難斷言。因爲：第一是人才問題，這種改造全生活的實驗，關係的方面太多，無處供給所需要的各種人才。第二是經費問題，在這民窮財盡的時候，很難籌措這百年大計的實

驗費。第三是社會環境的問題，現在全國方在一個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國難如此嚴重，大家容易誤認這種工作爲不急之務。第四是時間問題，這種改造民族生活的大計劃決不會一剎那間就能成功。有此四種困難，平教運動的前途殊可慄慄危懼。

梁先生的話是兩年前說的，晏先生的話是一年前說的。這兩位領袖，一個是「不寒而慄」，一個也「慄慄危懼」，他們說的難道都只是自己謙抑戒懼的話嗎？

照梁漱溟先生的話來看，鄒平尚沒有作過什麼鄉村建設的正常工作，已有建設鄉村變爲破壞鄉村的危險；照晏陽初先生的話來看，定縣正在開始試驗鄉村建設的初步工作已感覺到這麼多的困難。一縣的鄉村建設已有這麼多的困難，一國的鄉村建設的困難之多是可想像而明白的。鄉村建設的實驗區中人才最多，經費最裕，環境較好，時間較長，還是定縣，而其困難尚且如此，其他各處的鄉村建設之不易發展更可以想像而明白了。

鄉村建設是一種實際工作。鄉村工作討論會所編的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的序言裏曾鄭重聲明，「本會重實際不尚虛談，故集會時僅許報告工作，不談理論。」又說：「

農村問題非空談所可了事，鄉建工作非僅形式組織所可推進，必也農村問題從實際工作裏求辦法。」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十餘年來的鄉村建設工作還未超出空談計劃與形式組織的範圍。比方在第一次鄉村工作討論會裏，李石曾先生的演講已趨於理論方面。到了第二次鄉村工作討論會裏，梁漱溟先生便大談理論起來。又我們若把歷年各處從事鄉村工作的報告細心來看，我們便容易感覺到這些工作的報告多是空談計劃與組織。此外一般「汗牛充棟」的鄉村建設的出版物也多是空談計劃，偏重理論。原因不外是實際作過工作的寥寥無幾。就是作了，也多是一空而無用」。鄒平與定縣是鄉村實驗之最負盛譽的，據梁漱溟晏陽初兩先生的報告，尚覺得工作有限，前途少望，其他各處更不必說。

梁漱溟先生本來是一個理論家，現在還是一個理論家。這不但是一般普通人的見解，就是從事鄉村建設的工作的人也有這種感想。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對於國人所以有了不少的影響，與其說是由於鄒平試驗區的工作，不如說是全由於梁漱溟先生的理論。至於定縣的晏陽初先生，雖不像梁漱溟先生一樣的「以文載道」，然他在講台上的長談偉論，差不多也可以說是他之所以引起人家對於這種運

動發生興趣的一個原因。而且十年以來，他的大半時間也是消耗於實驗計劃與形式組織上。近來有好多人以為各處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宣傳工作多於實際工作，這並非完全無稽之談。實際工作是人們所能共觀的。實際工作有了成績，既不容人們否認，也不需自己宣傳。

所謂鄉村建設工作，大概來說，可分為四方面：一為教育，一為衛生，一為政治，一為農業。假使我們從這四方面的工作略加檢討，我們難免失望。在農業改良方面，據鄒平定縣各處自己報告，均有多少成績。但是求合於現代科學的生產標準與一般農民的需要，恐怕相差還很遠吧？而況有好多地地方所謂農業改良的工作完全尚未開始，或已進行而完全沒有效果。

在政治方面，比方定縣鄒平各處都是實驗縣，對於地方自治工作似可從速進行，但事實上也不是這樣。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二次集會自治保衛組且告訴我們道：

同人咸以為今日談不到地方自治。必先用教育引發培養人民新的智識能力，使鄉間分子漸次團結。用「政教合一」的方式發生一種力量，由力量過渡到組織，由組織然後才能達到自治。

實驗區在未實驗以前，已有這種論調，我不知道中國人民

要到何時要在何處纔有實驗自治的機會。這好像不但證明我們的訓政時期更要延長下去，而且證明民主的討論，憲法的起草，全是多事了。又如所謂公民教育的效果如何，只看東北偽國招收工人時，定縣人民去者達萬餘人便能知道。

在衛生方面，幾個實驗區都設有醫院，但是這些醫院，無論在治病或研究方面，都嫌太過簡陋。連了他們所注重的管理衛生的制度也只有制度而少有實益。同時這種制度也彷彿是與各縣已經實行的學區制度根本沒有很大差異。此外在各實驗縣的縣城或鄉村各處的街道的污穢，以及其他不合衛生的現象，和其他各處也好像沒有多大差別。

在教育方面，據晏陽初先生去年十二月在廣州嶺南大學演講，稱「在定縣共有人民四十萬，中有青年八萬，在這八萬男女青年中受過教育的祇有一萬人，其餘都是未受教育的文盲。」而且平民教育所給與於鄉民的教育不但往往不夠應用，而且每因不常應用而把所識的字也忘掉了。平教會在北平的教育的失敗就在這裏。定縣的教育比較普及，再加了平教會十年的提倡，結果也不過如此，可知這一種鄉村教育的前途是很難樂觀的。

照我個人的觀察，今日所謂鄉村建設工作還是注重在

教育方面。教育固是建設的一方面，也是建設的一種預備。鄉村建設實驗區的教育工作既沒有特別的貢獻於鄉民，又不能適應鄉民的急需，那麼這種教育並不異於一般的普通教育了。

李景漢先生在獨立評論一七九號發表一篇「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指出「與農民打成一片，話是很容易說的，志願也是容易立的，等到實行的時候，問題可就發生了。」他且說：

起初你願和他打成一片，他却躲避不願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後來他願和你打成一片時，你又受不了，不願和他打成一片了。……因為他本人的氣味使你不舒服，家內坑上的不潔淨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難下嚥，其他種種不衛生的狀態，和拿時間不算回事的和你應酬，都是使你不大受得了的。就是能夠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強的，痛苦的。

李景漢先生在這裏所談的經驗大概是一種為調查與研究鄉村狀況而深入民間的經驗。這也只能說是鄉村建設的一種預備工作。為調查與研究而深入民間已是這麼困難，為鄉村建設而深入民間豈非更難？因為這樣一來，在實際

上不但要自己去作鄉民，自己去作農民，而且要自己作一個模範的鄉民，成功的農民。假使不是這樣作去，決不易引起鄉民的同情，決不易得到農民的信心。梁漱溟先生曾說過，「鄉村建設的目的是要自家創造出飯來吃」，就是這個意思。假使提倡或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人不能自家創造出飯來吃，則照梁先生的理論，所謂鄉村建設者，只是鄉村寄生蟲而已。

但是事實上今日一般之提倡與從事鄉村建設的人，不但不能「自家創造出飯來吃」，連了深入民間也少能實行。一方面提倡跑回鄉村，一方面又要自己的妻子享受都市的生活；一方面鼓吹教育農村化，一方面又要自己的兒女享受特殊的教育。而其較甚者是自己往往也只住在半都市式的縣城或市鎮裏，終年少有到過鄉村。一般熱心於這種工作的領袖每以為環境或他種關係，整天忙於招待參觀來賓，招待關係上司，以至應付工作人員，管理各種事務，而好多普通工作人員又把這種工作當作進身之階，吃飯之所，結果恐怕只是養出一個吃鄉建飯的新階級罷。

從一方面來看，今日的鄉村建設工作之難於發展也許是由於經費的缺乏。孫友農先生在鄉村討論會第一次集會報告安徽和縣烏江鄉村建設事業概況裏說：

提起烏江的招牌，能夠嚇死人，「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乃是堂堂國府的三部——內政部教育部實業部——合組的。然經費來源，開辦時每月五百元，不久減成三百，減成二百，未及一年，分文莫名。此時周明懿主任急成癆病，許多同志各謀出路，只剩我與李潔齋先生。因農民眼淚滴滴，不忍言去。數月飢饉，飽嘗吊死鬼打溜不上不下的滋味。此後邵仲香先生勉強從金陵大學農學院弄來百元，位置了李潔齋先生，而我之生活，由浩劫餘年之烏江農學會會員供給，勉強拖到今日。

工作人員的飯碗尚且不保，建設工作當然是談不到的。然這還可以說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就如經費較裕的鄒平與定縣，每年若用了十餘萬或二三十萬的款項，專為建設學校，醫院，農場，還是不夠，結果這些建設也多只能當作裝飾品看。而況這十餘萬或二三十萬的經費有了不少——也許是很大部分——要把來維持工作人員的薪俸，招待來賓，以至宣傳工作。因此，鄉村建設固難於建設，就是維持工作人員的生活也成問題。鄉村建設的目標是救濟鄉村農民，然結果却變為救濟工作人員，我所以怕今後會養出一個吃鄉建飯的新階級，就是這個原故。

總而言之，鄉村建設運動之在今日好像差不多要到了專爲着維持工作人員，保存鄉建機關而工作的地步。對於鄉村，對於農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樹，物質方面更少有改造。我記得從周村到鄒平一條三十餘里的汽車路，除了鄒平實驗縣在了兩旁插了不少禁止毀折樹木的牌示外，樹

木固很少見，道路更不成樣子。那個時候，汽車固不能跑，洋車也跑不來，結果是要步行。好多到過鄒平的人都說：「一條路且沒建設好，鄉村之建設可知。」未知主持鄉村建設工作的人以爲如何。

我們現在應該盡力提倡實驗的科學

汪敬熙

本月中旬國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將開第二次常會了。這個機關在組織上等於美國和日本的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是我國學術界最高的審議機關，有指導我國學術前途進步的方針之責任。我們遇着這種機會，自然想到我國學術在現在狀態之下，應該向何方邁進。

從科學史上看來，凡是一個沒有科學的國家走上發達科學一條路上的時候，總是描寫的 (Descriptive) 科學發達在先，而實驗的 (Experimental) 科學在後。譬如美國比起歐洲是後起之國，他的科學發達就是如此。這是科學進步上一種自然的程序。中國之有科學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如聽其自然演進，實驗科學現在已有萌芽，將來必可大大步。不過如果我國有意的提倡，進步當然快的多多！

我們所常常聽到的國內學術進步，如地質學，古生物學，動植物調查，考古的發掘等等，都是屬於描寫的科學的。輿論的鼓吹，政府及社會的提倡，在這一方面不爲不多，不爲不盡力了。

但是實驗的科學在中國近年也有甚大的進步。在化學方面，侯德榜先生之研究製鹼，趙承嘏先生之研究國藥，都是第一流的工作。在物理學方面，也有許多工作。中國物理學雜誌及中國化學會雜誌，都是漸漸發達起來了。不過進步最速的是生理科學。中國生理學雜誌已有十年的歷史。現在每期內的論文，在英美德法的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的提要雜誌都有提要登出。並且許多的論文都能引起外國研究同一問題的學者底注意。

實驗的工作都是十分專門，不能引起普通人的注意。

實驗工作是不能有大量的生產，又不宜於開展覽會。結果此種進步都非一般社會所能知道的。例如中國生理學雜誌雖然能在國際學術界佔一地位，而二年前一位清華大學的圖書館員在獨立評論上寫了一篇講中國雜誌的文章，就沒有提到這個雜誌！

不能引起注意，自然難得國家及社會的提倡。無疑的，描寫的科學是現在最受提倡的，實驗的科學是被忽略的。例如，中國生理科學雖是甚為發達，但是中國人在生理學最有貢獻的林可勝先生，在生物化學最有貢獻的吳憲先生是在美國洛氏基金會所辦的協和醫學院工作；至於在藥物學最有貢獻的陳克恢先生更是在美國服務了。這都是我國學者中的國際知名的人。但是國內談到中國的科學家時，有幾次曾提到這三位呢？

文人不可「知而不作」

壽 生

要促進中國科學的進步，我們要盡力提倡實驗的科學，要充分的用中國的實驗科學的人材！就是不有意的提倡，實驗科學一定也發達。不過發達的速度要遲的多多。

中國如果要有科學，必須提倡實驗的科學！這是一定的一條道路。並且在實用一方面講，也非有實驗的科學不可。地質學者找到了礦床之後，非有實驗的研究不能利用礦石。昆蟲學者定出害蟲的種屬名稱之後，非有實驗的研究不能知用化學的方法或是用生物的方法為除這蟲害的最有效的辦法。

我們說實驗科學的重要，並不是小看描寫的科學，也不是說這些科學不應提倡，只是指出現在中國的科學發展到一種程度，我們現在應有意的提倡實驗科學，促其發達，國家社會不應持一種聽其自然生滅的態度罷了。

我這里說的文人是廣義的，只要能看普通書報「提得起筆」的都在內。「不可知而不作」是說不可見人說錯什麼了只「哈哈」完事，要負責「改正」人。這樣大家都可

多得些正確的知識。例如你雖知道西南的事情不見得也知道東北的事情，別人說西南的「事」錯了，你只打哈哈，東北人就吃暗虧了，別人說東北的事錯了，若東北人都如

你似的哈哈完事，你也就吃暗虧了。若我們大家都肯負責說話，豈不「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們要明白這樣不是「攻擊」而是互助。

有些眼孔大學識高的人提倡「小錯」，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小」字的解釋是怎樣，總覺得「錯」有「好處」，也有少許的壞處。如：

(1)獨立評論第六號丁文江先生的「漫遊散記」上說：

最足以使得我永久不忘的，是貴州勞動階級吃鹽的方法。我一到了貴州境內，就只見見辣子，少看見鹽粑（四川來的成塊的鹽叫做鹽粑）。大路邊的飯舖子，棹上所陳列的是，白米飯，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裏面都沒有一顆一粒鹽屑，另外有一隻碗裏面放一塊很小的鹽粑。吃飯的人，吃得淡了，倒幾滴水在這碗裏，然後把這幾滴鹽水倒在飯菜裏，得一點鹹味。我從兩頭河到楊松的時候，在半路上「打尖」。一個夫子喊道，「老板娘！拿點水來放在鹽碗裏。」一個五十多歲老婦人走了出來，慢慢的說道，「鹽碗裏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們嫌淡，拿起來放在嘴裏呷就好了。」

獨立評論 第一九六號 文人不可「知而不作」

然那個夫子照她的話把那塊鹽拿起來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見這一塊鹽在九個夫子的口裏各進出了一次！

我以後把這一段故事告訴我的亡友遵義人薊季常。他說，「你真是少見多怪了。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纔真正可以代表我們貴州人吃鹽的方法。有一家人家，父子三個一棹吃飯，父親把一塊鹽高高的掛在棹子當中，對他的兩個兒子說道，『你們覺得淡的時候，吃三口飯，看一看鹽，就可以過癮了，不必吃鹽。』等了一會，他的大兒子叫道，『父親，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鹽！』『你聽他去罷。他不懂得事，等他鹹死！』

我聽了這個故事以後，只好向他苦笑道，「謝謝上帝！我沒有生在你們貴州。」

到去年十一月陶先生的「也是比武」一出，就成這樣了：

記得貴州鹽少，有些地方掛一塊鹽在棹子中間，吃飯的時候若嫌味道太淡，舔牠一下就算了，甚至於對着鹽看看就像有了鹽味似的。

若再經一個學者引用一次又修改幾個字就更可觀了。

在一般不知道貴州情形的人看來，貴州人就真成神仙了。不是神仙那來這本領——以看代吃！而且連小孩都能「想吃不吃，只看呢」！精神文明的結晶！

這也怪不得陶先生，陶先生以為丁先生不會說假。也怪不得丁先生，丁先生以為蹇先生不會說假。也不能怪蹇先生，蹇先生在玩笑場中本心只在說「鑲嘴」話，滿足好友的好奇心取樂一時罷了，沒想到丁先生這麼心直意認真了（？）。由此我們可以深切的悟到，作社會調查嚴格取材要緊得很。不可太愛惜富於趣味的材料。愛惜富於趣味的材料稍一不慎就要弄錯。以丁先生那樣平常行文嚴肅的人亦因為對「我們的吃鹽法」太感「趣味」很了，以至寫出這樣可笑的話：「但是菜裏面都沒有一顆一粒鹽屑。」除了「軟炸裏肌」之類「洒」椒鹽「菜」誰見過有鹽屑的「菜」？

貴州人比他省同胞窮苦是千真萬確的，至於吃鹽，但不只看而且至少比江浙吃得「鹹」。貴州下力人又比斯文人吃得鹹。只要拿丁先生親眼見的例說就行了：「鹽塊放在嘴裏呷」呢！這「吃法」陶先生受得了嗎？我這個「二假哥」雖同下力人生活得很久，吃鹽塊的本事還沒學會呢。老板娘若不知扣鹽還望賺夫子的錢碼？下力人不特吃

菜要鹽重，平時走路累了一有機會就要打鹽水吃呢！斯文人吃鹽是吃「味」，下力人吃鹽是吃「力」。他們說，「不吃鹽就沒有『勁棒』發軟！」貴陽附近有句話說，「吃得鹽辣，受得整擦。」貴州下力人因用勁大，不分寒暑指指時都是汗水長流。他們說，「汗是鹽把變的，鹹呢！」並且下力人的「人生哲學」是「有來一頓脹，無時光眼望」！「掛起鹽把」望的雅趣不是他們的本份。食時菜數益少吃鹽益重。這道理很平常，北平車夫常吃的「水汽痘」也夠鹹的了。貴州下力人吃辣子是丁先生知道的，「辣」同「鹽」分不得家；與酸同鹽分不得是一樣的情形，我們平常吃麵若加醋鮮有不加醬油的。下力人最基本的菜是「水煮鹽相」。下力人沒鹽吃同沒飯一樣不能耐。糧米在鄉下是有定藏的，唯有鹽他們時時刻刻在為牠奔忙，捉個雞進城去賣，為「稱鹽」，揀背青菜上場，為「稱鹽」！他們常常餓飯自然也常常餓鹽，但他們絕不是神仙，只是老老實實的人。若丁先生在貴州身體許要結實些呢！井鹽比海鹽好吃。貴州人利用川鹽作的「繅子菜」比四川還多還好，尤以「獨山鹽酸」為最，可惜丁先生沒有嘗過！

丁先生在時，我會對胡適之先生說過這「鹽」的事，不知胡先生對他說過沒有。為這「鹽」的事，我們好些同

鄉會深怪了先生，其實了先生是極同情我們貴州人的，我們正應感謝他！我私心希望胡先生發表了先生那篇「黔民苦，黔民苦，黔民不幸生瘠土」的長詩，使貴州人的冤氣得借之以伸。

爲說明鹽在貴州人眼光中的重要，憲先生實該介紹這個「有本有源」很有意味的「故事」給了先生：「貴陽有個廚子廟，相傳從前有個坐貴州的皇帝，極其講究飲食，他手下有個御廚，手藝高明極了，經他做出來的菜能叫人人滿意，皇帝非常喜歡他，只要找得出的東西皇帝都吃過了。有天皇帝傳那御廚去問道：『天下的東西是那樣最好吃呢，你能弄來我吃嗎，在今天。』那御廚說道：『就是鹽粬最好吃。』皇帝聽了很奇怪，當下就很不謂然，說：『你快拿來我吃。』御廚是知道皇帝的脾氣的，就捧上一盤雪白的鹽麵（鹽末。鹽之種類甚多，有青鹽白鹽黑鹽花鹽……等）來。皇帝吃了一口鹹得嘴都放不下了，大怒，說廚子欺君罔上，就叫人把廚子殺了。這回換了一個新廚師來，從此今天皇帝吃的菜是甜的，明天吃的也是甜的，一來幾天皇帝沒法下口了，就叫新廚子去問道：『爲那樣你做的菜這樣不好吃？』廚子說：『從前那廚子說鹽好吃，皇上把他殺了，現在我炒菜不敢放鹽，都放的是糖。』

皇帝才知道殺錯了人，就幫那死了的廚子立了這座廟。」沒到過貴州的人恐怕不知道這事吧：貴州的「夫子」十之八九是「四川」人！

（2）宇宙風七期有篇王鵬臯先生的「鴉片特寫」。全文甚長，似是而非的語太多，引不勝引。我們好些人都懷疑王先生根本連烟苗都未見過，更不像到過雲貴川的人，例如他說：

鴉片的好歹，第一要分路道，要別新陳，要看顏色，要聞香臭。講路道：當然雲南土算頂呱呱；雲南土中可又要算昆明，黃草壩，鎮甯出產的爲頂呱呱裏的頂呱呱。其次要算貴州極西的地方——安順畢節和四川的敘府，赤水這些地方。……

貴州的大城貴陽而外現在就是安順遵義了。安順至貴陽步行只要三天，一點不極西。鎮甯爲貴州名縣之一，黃角樹大瀑布就在她境內。「鎮甯州的波波糖」在貴陽三歲孩子都知道。黃草壩和赤水更是貴州的重要地方，爲人人所知的了。黃草壩即現在的興義，從前屬興義府，入民國來從劉顯世（黃草壩下五屯人）起直到袁祖銘死，貴州的軍政多操在興義系手；周西成獨霸貴州後，一直到中央軍入黔，都是周系當政，而赤水就是周氏的「發祥地」，周

氏死後侯之擔亦就屯軍於此左右黔局。到過川滇黔的人會把貴州這樣宰割嗎？雲南土佳者首推迤西「三街貨」，次爲彌蒙，昆明附郭所產僅較黔貨爲高耳。貴州是青巖土最著名，在貴陽賣烟的地方總掛的是「青巖老土」的牌子。川土都很平平。往來於雲貴川的人會不知道？

王先生在他序言裏說：「今把我所見所聞從小處寫將出來，希望看的人往大處着眼。作爲你們一般政治經濟社

清華大學的學生生活

龔家麟

會學者的參考資料也可以。」請問提倡「小錯」的先生，這樣的「錯」一旦真被社會學者用作參考材料了，那結果將怎樣？

我們是人；我們知識有限，需要互助。我們是人，我們不能沒錯，我們只要接受忠告不「文過」就盡人責了。

二五，二，二二日稿。

我每每聽見旁人批評起清華來，總是毫不遲疑地說：

「美國氣！美國氣！」清華的「美國氣」，實已在中國社會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一時不容易消滅。而其他國立

大學的學生看我們也好像是一個「陌生人」，多少抱有些

「歧異」的心理：他們寧說清華像燕京，不說清華像北大

。其實自從民國十七年清華直隸教育部改爲國立大學以來，校風已有劇烈的轉變；除了某幾點還保有「清華」固有的

的特質外，大體上可以說是完全脫盡了「美國氣」的：英

語「普遍性」的減少，「拖屍」（註：Toss 是美國大學所

流行舊生向新生尋開心的舉動）的廢止，都是很好的例證

。所以拿六年或十年前的清華和現在的清華來相提並論而不加區別，實在是一種錯誤。

有些常識的人，誰也知道清華是拿美國退還我們的庚

款創辦的。這筆款子的總數是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元美金，

從一九〇九年到一九四〇年分期退還。在每年的退款中，

學校提出一部作爲經費，剩下的一部便保留起來作爲基金

。清華的經費向來是很寬裕的，但是自從近年學生人數陡

增，院系不斷的添增與擴充以來，維持「小康」的局面已

是頗非易易了。留美公費生的停辦，西樂部的裁撤，辦事

人員的經濟化，都是表示財政緊縮的現象。

大學部現分文、理、法、工四學院，研究院包括文、理、法各系。農學院不久就要開辦，圓明園廢址已劃作農事試驗區了。男女同學共一千三百餘人，其中以工學院人數最多。前兩年工學院的新生錄取名額竟占一半以上，這想必是政府爲適應社會需要，提倡實用科學的原故。近年來的校務發展，因而也以工學院爲中心，機械工程館，電機工程館，水力試驗室，都是不久之前所添造的。

談到清華環境的優美和設備的完全，想是很聞名於社會了吧！整個學校是在一片樹木遮隱之下的，空氣異常鮮潔。最近有蒼蒼的西山香山陪襯着，倍覺環境之富有自然的逸趣。至於設備方面呢，至少以「質」來講，可以說是冠於全國各大學的。圖書館是花了五十餘萬建造的；牆壁的四週砌着美麗的大理石，和巨大的銅門閃耀相對着發亮；地上鋪着塗蠟的軟木，皮鞋踏上去沒有什麼聲響；中西書籍藏有二十餘萬冊，雜誌也有二萬冊之多。圓頂羅馬式的大禮堂，你走進去常聽見一陣陣鋼琴和提琴的聲音，悠遠而嫺雅，使你生怡然之感。其他如體育館，化學館，生物館，氣象台等的建築和設備，都是他校所少有的。

由於設備的完全，我們可以想到一個必然的結果——學生生活的舒適。宿舍是每兩人一間，屋子是用油粉細刷

過了的，沒有一絲塵埃。「衛生設備」是充分「西洋化」了的，不愁不乾淨。屋內一應器物每人一份，喜歡在屋裏讀書的人儘可分頭用功。普通同學屋內的陳設很樸素，大都不失整潔的要點。少數特別講究的人便在屋裏鋪起地毯，掛起窗簾，裝起美術燈來，打扮得像間摩登的俱樂部！

「食」的方面是很自由的，沒有任何限制。食堂是商辦的，由學生會「膳務股」監督，清華學生對「吃」所花的錢是不大吝惜的，普通決不像城內大學一月五六塊錢就夠。飯堂共有四五處，大的有兩所。那所新造的大食堂完全採用歐美的式子：同學自己買飯票，自己領菜。領菜處分左右兩個入口和出口，每次有十幾色預備好了的菜，同學挑自己喜歡的擱在銅盤裏，交了飯票自己托出去。十二點下了課總有五六百人來吃午飯，順着先後魚貫而入，魚貫而出，秩序一些也不亂。又因爲用不着伙計端湯端菜，所以沒有敲碗摔碟的惡習。白漆的桌子和人造大理石的地上是時常保持清潔的。你在晚上燈火照耀之下看看數百人談着，笑着，吞嚥着的聚食盛況，真覺得是一幅動人的活景哩！

至於衣着呢，本是有制服的；但是除了新生或上軍訓時的同學外，平常很少穿着的。園內（清華學校在清華園

，「校內」常稱「園內」，最通行的服裝乃是「藍布大褂」；這是清華已經充分「國立化」了的最具體的證據。不過多數同學都是備有一兩套洋服的，一到春天，尤其是天氣清朗的星期日或星期六，園內時式的洋服便陡增起來了。這時校內的景緻分外動人，常有同學手裏拿着照相機子，引着城裏的情侶來觀光，園內頓有一番新鮮活潑的氣象。

說完了人生的三個基本要件：衣、食、住，我們便要談到學生的本題「讀書」了。同學大都還用功，學業的程度是比較整齊劃一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學校當局一向採取「嚴格考試制度」的原故。許多功課，尤其是理工學院的，是常常要考的。有規定的「星期考」，「月考」，「季考」，「學期考」，還有所謂「非正式」「不通知」的考試；「考試」在同學看來已成「家常便飯」，不當回事。近年來政府飭令各機關任用人員採用考試制度，我想這一定是清華畢業生所踴躍歡迎的，因為他們已是「久歷戰場」的老戰士了。

圖書館是各處最熱鬧的地方，一天到晚來往的人不絕；每下一堂課，便吞進一批，吐出一批；這裏是自修的大本營。閱報室，雜誌室，借納處，書庫裏是常常充滿着人

的。幸而同學還守秩序，所以並沒有十分嘈亂的聲音。新闢的西文閱覽室（即大自修室）可容三四百人，平時也常滿座，考期更不必說；兩旁書架上滿陳着各種字典，大套的百科全書，年刊等，預備不時的查閱。每個同學都會心集神地看着書，屋裏有一種嚴肅的空氣。你除了聽見「叟叟」的鋼筆聲或細微的翻頁聲音外，再也聽不到什麼。這種「開礦」的精神會使人見了肅然起敬！

指定參考借納處是常常擁擠着人的，在開館之前便有好多人恭候門外，用「百米」的姿勢準備着。這倒不能怪學生的不知禮讓，恐怕要歸咎於指定閱讀的期限太短和書本的準備不足吧？我們常常聽人說：「清華學生愛讀死書。」「清華學生對功課抱的是分數主義。」我們如果以為這種話是侮辱，不如當作警戒的好；平心靜氣而論，我們是應該相當承認的：一來因為學校所取的是嚴格考試主義，而考試範圍却以課本及指定參考為限；二來我們的課程實在太多，除了讀課本和指定參考外，很少時間再容許我們讀課外愛讀的東西。何況又有「分數」所繫「出路」的利害關係夾在其中呢！這種重「量」不重「質」，謀「齊一之程度」而忽「自由之興趣」的教育方針，是常為同學所不滿的。

由於功課繁重的結果，便是自由研究空氣的缺乏。校內儘有各種學術會，研究社的組織，但是，「戳穿西洋鏡」，大都祇是選舉幹事，開茶話會而已；有時雖也請校內外名人演講，但次數既不多，到會的人也殊欠踴躍。比較有生氣能代表學生課外作業成績的是清華週刊，現在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至於清華學報呢，那是教授先生們的「龍門」，學生是不大敢問津的；偶然登載一兩篇同學的文字，恐怕作者是要「身價十倍」了！

師生間雖然有融洽的感情，但是並沒有密切的聯絡。教授是按時到班上課的，學生便肅靜地在堂下筆記；學生很少問先生，先生也少問學生。下堂後教授却總要等一等才走，這是很好的；因為你先走了，學生不便追着你問。至於課外師生的交誼呢，有些教授也間或在家開茶話會，招請些個同學去，總算盡了一部「劃通鴻溝」的責任。也有少數特別用功的同學常到教授的辦公室或私宅去討論討論，但一般同學對教授却都取「你我不相干」的態度，好像是顧慮太接近了教授便要被人疑心「拍馬」似的；這種觀念是何等的錯誤！又有些人深怕去了「討沒趣」，其實課外講解也是師長的責任，義不容辭！

談到學生的體育，這是清華所最值得驕傲的了。但是

諸位讀者切不要誤會我是指某某運動會清華得了第一，什麼球賽拿了錦標。我是說：同學普遍的運動興趣是值得驕傲的！你不信請參觀參觀我們上體育班，那個是在「敷衍」！下午課後體育館裏和操場上，那裏不是充溢着活潑潑的生氣！

在各項運動中最有普遍嗜好的是「鬥牛」。所謂「鬥牛」是指一種不守規則的籃球玩法；不限人數，不定時間，許多同學混在一起相互奪，爭，投。衝倒壓倒了嗎？活該！誰叫你氣力小！這種「蠻勁兒」十足的遊戲，校內是很流行的。

平時學生對於娛樂總算有適量的享受：課餘飯後弄弄音樂哼幾句戲，或者到合作社去喝杯咖啡談談天，是常有的事。一到星期六下午，那更是逍遙自在了：橫豎明天沒有課，今天儘可破費些時間；就是最用功的人也免不了要把埋着的頭抬一抬起來。下午一點鐘進城的大汽車是一車車裝滿了人的：有些是回家去享受天倫之樂，有些是買東西，有些是去看電影，有些是去會情人……不一而足！晚上回來了便三五成羣的聚在宿舍裏講講這個聊聊那個，相互造些有影或無影「玫瑰色」的話尋尋開心：一星期來沉悶緊張的生活到這時可以洩一洩了。

愛好清潔，注意身體，是同學一般的現象。平均兩三天總要洗個澡，內衣至多四五天換一套，鞋子和衣服是常保持清潔的。蓬頭散髮，不修門面的人，在前是要受「拖屍」的懲戒的。在體育館沐浴室的噴筒下你可以看到一個個赤條條的身子，粗的臂和腿，康健而結實；文弱纖瘦的人是常常被人取笑的。我常常聽見些相互的問答：「你幾磅啦？」「你長了嗎？」回答的聲音若是爽快的，無疑是增了；若是含糊的呢，我可以斷定是落了。

服公務和互助的風氣是校內的美德。我記得某次圖書館裏有一位同學突然昏迷倒地了，全場的人便立刻都停止了工作；有人去打電話請醫生，有人去取涼水，有人替他行手術。上體操班搬器械墊子時，同學是個個爭先的。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寶貴的！

至於男女同學的交誼呢，除了比「老氣」的大學開通一些外，也是說不上「公開」的。男女生除了有什麼事情

外，平常很少交談。上課的時候也常常可以發現男女同學之間空着一兩個位子。可見這種「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就是已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也不能完全脫其束縛哩！

末了，我要談談同學的「生活觀」。常常有人批評清華學生太膚淺，抱的是「享樂主義」；因之畢業離校的同學多半不能吃苦，不求上進，祇想安安逸逸的過一生優游自在的「小資產階級」生活。這句話含有多少警惕！我們不必拿少數畢業同學在社會上的成就來掩飾我們的弱點，我們應當坦白地承認我們自己的過失！我們在校中儘過着優美舒適的生活，却不要忘記了外邊窮困騷亂的社會！更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國恥的產物，我們所享用的，是民衆一滴一滴積起的血汗！我們明白了這層意思，將來應當怎樣報答社會，才能自己問心無愧！

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北平。

黔民謠

丁文江遺著

黔民苦！黔民苦！無可奈何生瘠土！有煤無米不能炊，有米無柴不能煮。去年禁種罌粟花，今年十室九無家；

改種粟黍三兩畝，收來一半是泥沙。泥沙污惡不堪食，溝瀆流離誰愛惜？那堪新政更類仍，酒稅屠捐不得息。見說

新官作吏忙，布將文告遍村坊：富國必先興實業，爾民養牧且栽桑。可憐資本何從出，無蠶無畜空張皇。况復今春風雨異，天災人禍一齊至：秧田飄沒未能栽，山水忽來無處避。破屋疏籬風雨侵，飢寒陰濕疾病臨。無藥無醫胡不

編輯後記

△南開大學教授陳序經先生的一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是一篇很悲觀的觀察。我們頗嫌他太悲觀了，很想請

一位鄉村建設工作的朋友寫一點商榷討論。昨天我把陳先生的文字送給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瞿菊農先生，請他寫一篇跋語。不幸瞿先生因為參加哲學會的年會，來不及寫文章；要我先登出此文，他允許寫一篇討論。我們歡迎各地做鄉建運動的朋友們參加討論。

死，白骨賤于烏江水！吁嗟乎！君不見津滬惡少年，金錢十萬腰中纏；飽食暖衣無所事，日向勾欄乞妓憐。

此余宣統三年夏游貴州時所作。錄呈
適之以為紀念。
十八，二，廿二，文江。

適之

△「壽生」先生在獨立第一八五號發表過一篇「文人不可不知而作」。這一回他又寫了一篇「文人不可不知而作」。題目雖不同，內容都是替人改錯。

△因為「壽生」先生的提議，我們發表了文江先生的「一首舊詩「黔民謠」」。

△我們收到了不少描寫各校學生生活的文章。這一期我們發表一篇寫清華大學生活的文章。

宇宙風

第一集合訂本發售預約

遊山日記

重印
五告出

預底實約費
約止售僅二
自五每收角
即月冊一三
日十元一分
起日一元加
至出五掛
四書角號
月預寄

遊山日記為舒白香作。舒氏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在文壇中不可多得。其日記堪稱中國文學中合林語堂先生之作。現已出版，四月二十日出書。定價每冊三角。宇宙風讀者對折優待，再版數次但仍有求再將各期重版一次。隨筆幽默小品漫畫內外第一流作家精心結撰之散文隨筆幽默小品漫畫內外第一流作家約有八十萬言為去秋至今春中國文壇之鉅大收穫裝訂精美售價低廉印數無多請速預訂

行發社風雷宇

號十二郵谷愚路園愚海上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新書

獨立評論 第一九六號

一八

文字學發凡

馬宗霍撰 定價一元五角

各經傳記小學

清莊有可撰 七冊定價二元四角

爨文叢刻甲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定價十元

英語動詞時候用法

陳亞瀛編 定價六角五分

劍父畫集

高劍父作 定價二元八角

青山農書畫集

黃聿豐收藏 定價一元

和聲學理論與實用

賀綠汀譯 定價三元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創作歌集 定價八角

蓋基傳

張資平著 定價三角五分

少年物理漫談

O. W. Gali著 定價三角

生物學史逸話

魏西壽譯 定價四角

近世花柳病學

李鴻猷著 定價三元二角

南洋熱帶醫藥史話

黃素封著 定價六角

無機工業化學

蘇元復編 定價二元八角

紡織概論

譚勤修編譯 定價四角

染料概論

譚勤修編譯 定價五角五分

中國文學通論

兒童獻吉郎著 孫復工譯 定價中卷八角 下卷九角

中國近世戲曲史

青木正兒著 王古魯譯 定價三元

古今名詩選

瞿兌之 劉麟生 蔡正華選註 四冊 定價(一)五角(二)八角(三)七角(四)五角

漪香山館文集(三)

吳增祺著 定價五角

修辭學比興篇

黎錦熙著 定價三角

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

謝元澍譯 定價三元

中國近世文化史

陳安仁著 定價二元三角

六朝陵墓圖考

朱傑著 定價六角

多桑蒙古史

馮承鈞譯 二冊定價三元六角

地圖學及地圖繪製法

張資平著 定價一元六角

南京城市圖

陳鐸編 定價九角

中國方志學通論

傅振倫著 定價七角

我一遊記

莊俞著 定價七角

荷屬東印度歷史

沈厥成著 定價三角五分

中華教育基金會編 黑水手 J. Conrad著 定價九角
 事會編 不安的故事 J. Conrad著 定價八角
 譯委員 福樓拜評傳 李健吾著 定價二元六角
 會編輯 福樓拜評傳 李健吾著 定價二元六角
 浮士德(學名者) 周學普譯 二冊定價一元八角
 鐵手騎士葛茲(學名者) 周學普譯 定價五角
 對照泰谷爾的苦行者 方樂天譯 定價五角

廿五年年度新書
 對折六折預約
 另備簡章 承索即寄

顧頡剛
標點編訂

崔東壁遺書

亞東圖書館 出版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

『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輒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跋田贖筆)

胡適之先生東壁遺書序中有云：『這是何等可敬可愛的治學精神！這樣一位「好求完備」的學者的遺著，在一百多年後居然得着一位同樣「好求完備」的學者顧頡剛先生費了十多年的精力來搜求整理，這真是近世學術史上最可喜的一段佳話！崔述生於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四年後（一七四四）就是他的二百年紀念了。他的著作，因為站在時代的前面，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極少數人的欣賞，而不會得着多數學人的承認。現在我們可以捧出這一部搜羅最完備，校點最精細的「崔學全書」來準備做他二百年祭壇上的供品了。』可見這部書的內容是如何的完善了！

前編

新序(胡適、錢穆、顧頡剛)
序目(附各種書鈔遺書版本攝影)(顧頡剛、趙貞信)
傳狀(顧頡剛)

本書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胡適、趙貞信)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洪業、顧頡剛等)
崔東壁遺書細目(顧頡剛)
考信錄提要二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商考信錄二卷
洙泗考信錄四卷
洙泗考信錄餘錄三卷
考古續說二卷
王政三大典考三卷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二卷
豐鎬考信錄八卷
豐鎬考信別錄三卷
孟子事實錄二卷
考信附錄二卷
讀風偶識四卷

後編

古文尚書辨偽二卷 論語餘說一卷
五服異同彙考三卷 易卦圖說一卷
無聞集四卷
崔東壁遺書引得(洪業)
崔東壁先生佚文(胡適輯)
知非集(崔述)
二餘集(成靜圃)
針餘吟稿(崔幼蘭)
菽田贖筆殘稿(崔述)
崔德泉先生遺書四種(崔邁)
崔東壁先生親友事文彙輯(顧頡剛、趙貞信)
評論，評論續輯(顧頡剛)
初刻本校勘記(趙貞信)

預約本書者如同時購買本館經售，顧頡剛先生等編著校點之古史辨，辨偽叢刊(此二書與崔東壁遺書有血統關係，乃期望作進一步之探索者)，得照下列折扣計算：

古史辨 已出五冊 購買三冊 購買一冊 辨偽叢刊 已出十二冊 購買六冊 購買二冊 印有目錄備索
八購五折 六折 七折 全購五折 六折 七折

預約半價本備索

●版式 三十二開本
甲種米色道林紙印
乙種新聞紙印
●冊數 甲乙二種平裝均十六冊 甲種洋裝八冊
●預約價 甲種平裝八元五角 甲種洋裝十元 乙種平裝六元
●郵費 平裝五角 洋裝六角五分
●預約期 四月底止
●出書期 本年五月底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胡適

——告日本國民——

半年前，我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字裏，曾指出：「今日當前的真問題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不是『中日親善』的問題。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親善』之談，在日本國民口中是侮辱，在中國國民口中是虛偽。」

最近幾個月之中，又有一個好聽的新口號出現，叫做『調整中日關係』。這個口號出于日本的廣田外相，在幾個月之中，又差不多成爲報紙上的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了。

我的實驗主義的訓練，使我在一種討論之前，先把名詞的意義弄明白。所以我常常問：「調整中日關係」這句話的正確意義是什麼？

在報紙上，在兩國政府領袖的公開談話裏，我們都尋不出一個正確的定義。在失望之餘，我現在提議，從一個中國國民的立場，給『調整中日關係』下一個界說：

中日關係所以需要調整，正因為這四五年來造成的

局勢是一個仇恨的局勢；說的更簡單一點，是日本對中國的無限制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優越感造成的。中國人仇恨日本的局勢。這個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關係一日不能調整；合作與親善更談不到。所以，「中日關係的調整」的唯一可能的意義是要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以謀在不太遠的將來可以逐漸做到合作與親善的地步。

我相信，這個定義至少可以得到中國國民多數的同意。

不幸的很，廣田外相（現在的首相）在他提出中日關係調整的口號時，忽然對中國蔣作賓大使要求請中國政府先同意所謂「廣田三原則」。這就是說，在廣田外相的心目中，這三項原則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三個「先決條件」，依我國外交部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公布，是這樣的：

第一，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

第二，中國對於「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

第三，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

這三個原則已經有我國外交部在一月二十二日正式聲明中國並不會承認了，本來我們可以不必再討論了。但近日報紙上所傳東京的消息，又有「中日外交之調整仍按三原則辦理」的話（四月五日同盟社東京電）。況且因爲共產黨侵入山西，日本軍部近來更高唱中日聯合防共的主張，這也是三原則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從國民的立場，坦白的表示我們對於這三個原則的態度。

我們很坦白的告訴日本政府和國民：廣田的三原則是在增進中日仇恨的條件，不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第一項所謂「以夷制夷」，只是聯絡某個或某些友誼的國家，來防備某個或某些敵對的國家。這本是一切獨立國家的自衛權之一。雖然我們中國現在的國勢還談不到聯絡某國來防禦某國，我們至少還可以自由選擇我們的與國。凡對於我們國家友誼最大，危害性最小的，都是我們的友邦。凡對於我們的國家侵害最大，侮辱最大的，都是我們的敵國。日本若要得到中國的友誼，就應該努力做到中國人心悅誠服的承認她是我們的友邦。日本儘可以頌揚她自己的「光榮的孤立」，我們中國在這個時候是決不願意孤立的。

。第二項的「滿洲國」的事實存在的承認，我們在這幾年的帶甲拳頭之下，凡可以做的都做到了；凡超過那可以做的限度的事，都是政府不敢做的，因爲都是國民的心理不能容許政府做的。「滿洲國」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個重要原因；強迫中國承認這個偽國的存在，當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結果。第三項的聯合防共，無論這個提議的背後用意如何，也是全國人民心理決不能容許的。一個政府雖然可以用武力撲滅國內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運動，然而一到他借用外國武力來壓制國內暴亂的時候，人民就不能容忍了。從前日本曾用實力援助安福部的政府，然而那種援助只可以使那受援助的政府不齒於人民，使他顛覆的更快。今日日本軍人提倡的「華北聯合防共」的口號，只可以增加中國人民仇忌日本的心理，並且可以減少一般人民對共產黨不同情的心理。

所以我們很坦白的告訴日本政府國民：廣田的三原則決不配做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三原則的提出，正可以證明日本政府完全不會了解調整中日關係的唯一可能的意義。

調整中日關係必須以消除中日間的仇恨局勢爲基本原則。我們也承認，這幾年的仇恨結的太深了，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消除的。在這幾年之中，日本會逼迫中國政府禁止一切排日的行爲與言論。凡中國政府的權力能禁止的排日，可以說是都做到了。現在中國人民不能抵制日貨了，不能發表排日的議論了。然而明眼的人都能明白，這個仇恨的局勢只有一天一天的強化，並沒有減輕。所以者何？只因為消除仇恨的鎖鑰並不在中國政府人民的手裏，而在日本政府軍部的手裏。日本有此鎖鑰而不肯用，所以這個不幸的仇恨局勢只有火上加油，從不見釜底抽薪。

我們從中國國民的立場，也很坦白的提出我們認爲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我們深信，如果日本政府領袖有調整中日關係的誠意，這幾項是日本必須先做到的：

- (1) 廢止塘沽停戰協定，取消非戰區域。
- (2) 宣告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的無效。
- (3) 日本政府自動的放棄辛丑（一九〇一）和約及其附帶文件所規定的平津鐵路地帶駐兵的權利；日本大使館遷往南京之後，所有日本駐屯關內的軍隊一律撤退回國，以爲辛丑和約其他簽字國之首倡。
- (4) 宣告去年六月的察東協定無效，撤退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5) 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連切偽自治的活動。

(6) 日本政府自動的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以爲歐美各國的首倡。

(7) 統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兩國正式外交全權代表所簽訂的文件完全無效。

我們深信這些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都還不夠根本解決中日問題，但我們深信這些條件可以在中日關係史上開闢一個新時代，可以打開一條新路，消極的至少可以使中日兩國的關係不至於更惡化，積極的可以減除不少的仇恨，可以打開兩國間樹立嶄新的關係的門路。

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到今日還認不清我們兩個民族的關係日日惡化的傾向，如果日本的政府國民還不肯做一點「釜底抽薪」的努力，如果日本的政府軍部到今日還夢想中日關係的調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屈服，那麼，我們深信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是無法調整的，只有大家準備扮演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而已。

（四月十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從日本政變說起

陶 陶

日本的二二六事變，不僅是日本國內的大事件，並且是遠東國際的大事件。作者最近讀到一些國人對於這事變的批評和感想，頗覺尙有補充的餘地。正確地評論人家，是必須的；但是，觀察事變并警戒自身，亦并非無益。因此，想嘍舌一下。

我們中國人對於這次事變中犧牲的重臣表示同情，而對於這次事變之主動的將校則不免閑言（甚至于有因此而說日本不是一個近代國家并警告日本此後注意國內問題不要侵略別國的。）；這種看法，就中國的立場而言，也許是對的。可是，日本人怎樣想呢？第一，作者要說：六十歲以下的日本人，對於少壯將校這次行動的動機大多是同情的，雖然對於他們這次行動的方法大多是猶豫的（未必認爲非！）。其次，這班日本國民對於重臣們的人格和犧牲全部亦是敬悼的，可是對於他們的政策和辦法却也多半是猶豫的（未必認爲是！）。還有，就是少壯將校和元老重臣之間，在人格的敬佩與信任上，也沒有問題；只是在政策的剛躁與柔和這一點上，頗有爭執而已。換句話，

日本這次事變，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事的問題。

當我們考察日本的軍人的時候，我們絕不可以拿中國的軍閥來聯想，也不可以拿西洋的民治來衡量。凡是記得從鎌倉幕府（一一九二年起）到德川幕府（一八六八年止）日本的政治都是武家政治的人，凡是記得明治維新主要是由於長門薩摩二藩之倒幕擁王與攘夷的人，凡是記得日本陸軍大臣在日本憲政上之特殊地位的人，都會了解日本軍人（尤其是陸軍）在日本政治中之發動作用的。還有，凡是記得在中日、日俄和日德三次戰爭當中日本軍人之犧牲與功績的人，凡是記得日本的軍人風紀與日本的武士精神的人，凡是記得一直至今日爲止日本的對外戰爭都是在國外打的、日本人民沒有嘗過戰爭的痛苦、并且日本沒有打過敗仗、的人，同時也都會了解日本軍人在日本人民心理中所佔之領導地位的。

二月二十六號，二十名少壯將校（都是尉官）率領一千五百餘名士兵襲擊岡田，齋藤，渡邊，牧野，鈴木，高橋的住宅和朝日新聞社的時候，據事後證明，對象只在幾位

當事者本身（打朝日新聞社是打該社的言論）；因為護衛警察抵抗的緣故，才打死了五位警察。此外，對於被襲擊的人的家屬和僕人都未侵犯。像齋藤的夫人那樣地護衛齋藤，責備軍官，而軍官們的子彈也並沒有向她發射。岡田是事後被侍女、憲兵和秘書設計救出來的；凡是知道那個故事的人都會認識當時事變士兵之紀律的。還有，把自己所要打死的人打死之後，再向死者舉手為禮，這，也是日本的武士精神。在襲擊之後，事變軍人佔據首相官舍，陸軍省，警視廳……一帶（東京共有三十五個區，這一帶只佔一小區之中的約九分之一），不會侵入近在咫尺的皇宮，也不會侵犯手無寸鐵的人民。二十七號，政府宣布戒嚴，而戒嚴的目的亦只在防止軍事行動，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無關。重臣和大臣在宮中議事，事變軍人在宮旁（首相官舍一帶）候信，人民則沈靜，憂念，期待解決，觀望熱鬧。二十八號，政府以勅令命事變將校與士兵歸營，而事變將校未從；於是這班少壯將校才成了「叛徒」。到二十九號，要以武力解決了；但是，事先還是用飛機散傳單，用戰車掛標語，用無線電廣播告諭，以勸士兵歸順。到午後二時，全部士兵歸營了，十九名將校入了刑務所，一名割腹自決；一切都平靜了。當將校與士兵訣別時，演說，

獨立評論 第一九七號 從日本政變說起

流淚；旁觀的人民也淌眼淚。當快要使用武力的時候，事變地點的附近的人民早已奉命避難（財產由軍警保護），東京全市的人民既不逃，也不怕，默默地街上走，或是靜靜地在家裏聽無線電報告。人民信賴軍人，亦信賴政府。

在這次事變中，從少壯將校舉事之後，到他們入刑務所，不到四天，未費一彈；這，在日本軍人和人民的心理上留下了一個「完整」的印象。凡是了解日本佛教中之無常與輕生、神道中之忠君愛國、以及儒學中之克己服禮、的人，是會了解這次事變中少壯將校之行動的。日本的人民是更會了解并且同情這班少壯將校的。

但是，這班少壯將校的動機究竟如何？

據日本政府當局發表，北一輝寫的「日本改造法案」一書是這班少壯將校的指導哲學。不錯，那本書是他們愛讀的。可是，他們還抱有更深一層的意向。向外發展的情緒，在日本軍人是比向內改革的情緒深而強的。關於明治維新的原因，有很多的解釋；其中之一，是說日本爲了要席捲東亞才有明治維新的。這個解釋雖然不是唯一可靠的解釋，但確是可靠的解釋之一。近幾年來，我們不是常聽見「昭和維新」這個口號嗎？這個口號確實是多半爲了要向

外發展才喊出來的，這，是眼前的事實。

我們大家讀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日本陸軍省新聞班正式發表的「國防之本義與其強化之提倡」那本小冊子沒有？那本小冊子把現代戰爭的意義和內容說得多麼透澈而合乎科學？！那本小冊子不是曾經劇烈反對國際主義和自由主義嗎？不是曾經劇烈指摘日本的土地制度和資本主義嗎？農民問題，勞工問題，以及小資產階級問題如果不解決，消極地說，可以造成後方的革命，積極地說，可以防礙戰鬥的力量。要與外國作戰（尤其是與蘇俄），須先樹立一個比較外國更好的人民的生活環境和戰爭的經濟制度。這種理論，無論就日本的國外發展或是日本的國內改革說，都不能說是不合理。日本軍人想在國外立功，同時他們又是出身於農家和小資產階級的；日本人民自然也希望日本向外發展，同時大多數人民也是農民勞工和小資產階級。所以，在這一點上，至少用近視眼來看，少壯將校和多數人民的希求與利益是一致的。還有，無論最後日本的向外發展成功或是失敗，而這種國內經濟改造運動對於日本多數人民的經濟幸福總是有所增益的。

齋藤，高橋，鈴木……這班要人，對於歐美外交情勢了解較深，對於日本經濟制度亦執持較切；他們被認為維

持現狀的代表，為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徵。要改革現狀，要勵行大陸政策，統制政策和國家社會主義，則齋藤這班要人必然首先要被犧牲。這不是人的是非，而是對於國際情勢和國內制度的認識之是非。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三年三月的脫離國際聯盟，一九三六年一月之退出倫敦海軍會議，都是日本軍部主動的。在目前，日本在遠東的大陸和海洋上，實際已經不受任何國際條約的束縛了，並且也實際已經不受任何國際組織的規約了。此後的問題，是日本的「國防」力問題。在海上，要能拒英美於「千里之外」；在陸上，要能逐「赤化勢力」至烏拉以西；至於我們中國，遺憾得很，却還不夠資格作為日本的軍事對象。我們打開地圖來看，在「日本海」的周圍，「滿洲」，朝鮮，和日本本土都已經是日本「皇軍」的勢力，只有俄屬遠東沿海一塊疆土還是「赤化勢力」。把「日本海」化成庭園裏面的一個金魚池，這，原是日本「國防」的一個重要的解說。取得這種「國防」的「安全」，豈不是日本「皇軍」的重大使命？！

把話再說回來：現代戰爭不只是軍事戰，亦不只是一全國總動員「戰」，而是國際間之集團的對立戰和各國國民

全部的生活力之綜合組織戰！所以，須要強化外交方針，改革經濟組織，解決農村問題，增加財政豫算……；所以，才有二二六事變發生！我們記得：在二二六事變之先，一九三二年五月有過襲擊犬養毅首相等事件，一九三五年八月有過刺殺永田軍務局長事件。同時，我們更記得：自二二六事變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月，而東京還在戒嚴——這是日本空前的大事；就是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的時期戒嚴的期間也沒有這樣長！二二六事變是有原因的，廣田內閣的政策能否解除那些原因？日本的經濟組織能否急激地改造？這兩個問題還待時間來解答。

☆ ☆ ☆

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最後能否成功？還有，就世界大勢來說，這樣一個大的帝國之建樹工作是否已經太晚？這兩個問題不僅是日本的大問題，並且是世界的大問題。日本軍人的解答，當然是「能成功」，第二是「不太晚」；而日本的識者的解答，毋寧是正相反。這，是日本兩種根本不同的認識。可是，遺憾得很，自從九一八事變一直到目前，中國的，蘇俄的，以及英美的力量與行動，毋寧是佐証了日本軍人的認識。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的識者不易存在，更不易執政。這次齋藤和高橋諸重臣

之犧牲，其意義之一也正在這兒！今後日本的遠見者和政治家之出現與當權，大部分還要期待於中俄英美的情勢之轉變。

☆ ☆ ☆

自九一八和華北事件以來，日本的「國防」線大部分是在我們中國的疆土上，可是我們中國不夠資格作為日本「戰爭」的對象。

外交和內政分離不開；日本海與瀨戶內海的水量高了，自然會通過黃海和東海而流入黃河與長江。反之，亦然。我們何不盡力增加我們的黃河與長江的水量？

我們的疆土，有一部分失了，但是還有一部分沒失。失，是過去的罪過；目前應該以沒失的做基礎，預備將來去贖這種過去的罪過。

一八七〇年以前，德意志和意大利都只是地理名詞。後來這兩國的統一與獨立，一個是以普魯士、一個是以皮得蒙、做基礎的。大家都記得俾士麥和加富爾的外交，但是他們兩個人的內政確都是他們的外交之基礎。我們沒失的疆土之一部分，應該誠誠懇懇切切實實地担負普魯士以及皮得蒙的任務。

土地制度問題和青年職業問題，無論就消極方面或是

積極方面說，都應該誠心誠意地趕快解決。朱元璋自己述他起事的經過是：『實指望沿江劫擄，又誰知弄假成真。』

這兩句話的真義，今日黨國諸公中諒必有深明洞曉的。

還有，我們了解這次日本政變之「國防」的本義了沒有？

前車不遠，熱河戰爭中人民對於湯玉麟軍的態度是一例証。

民主政治，今日當局如果沒有意思實施，我們希望當局放遠眼光，至少以一省或是兩省去誠實實地試行試行。一個現代式的統治者，不是把政權奪取到手以後的人一朝一夕所能變成成功的。今日國難之所以嚴重，主要的原因是在這種現代式的統治者太少太少。政府當局如果不希望十年或是二十年以後中國的統治人材還是如此貧弱，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從早開一條培養，訓練并選拔這種現代式的統治者之大道。問題不在空虛法令，而在政府誠心誠意的去實施這種法令。

作者還有一個小提議：今日中國教育系統之外國語，是以英文爲主的。作者提議政府應該另外設立一個外國語學校，這個學校目前不妨以日文和俄文爲主，以造就研究日俄兩國宗教，文學，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的基本人材；同時，這個學校亦可以做爲對日對俄外交人材

的搖籃。今日大家急着找「日本通」，此後我想必有更着急找「俄國通」的一天（雖然義意也許不同）。不費幾十年的教養與訓練，如何「通」法？這種學校，似乎也是中國的百年大計之一。

此外，關心國家前途的知識份子，應該放遠眼光，訓練自己。「國防化學」，「軍事教育」……這一套，似乎可以放棄。願意學化學的人，先學學化學概論；願意學軍事的人，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體格。國防化學，中國沒有幾位學者夠資格教。日本小學生操的開步走和向後轉，夠使我們中國的大學生愧死。作者看到許多身體強壯的日本大學生，當他們受徵兵檢驗的時候往往還是因爲身體不夠當兵的資格而落了伍。還有，就是日本學生的職業問題和婚姻問題也不容易。帝國大學的卒業生，月薪亦不過五十餘元（目前約合國幣五十元），并且還未必人人能夠找到職業。除去長子因爲繼承財產的緣故以外，雖然找到職業了，而能夠在大學卒業以後二三年內結婚的還是很少。日本的政治家在六十歲以下的是很少很少（學者亦如此）。六十歲以前還是學習，摸索，經驗和奮鬥的時期。中國政治之所以腐弱，就是因爲缺少有這種長期訓練的現代式的統治階級。中國的前途之是否光明，主要地要看今日中國的青年

之是否健全。老的，弱的，腐敗的，貪污的，低能的，他們的光陰有限了；但是，我們訓練自己的青年時期也是很迅速的！有現代式的中國人，自然會有現代式的中國；有現代式的中國，自然會有完整獨立的疆土。

辦外交的人容易被罵「賣國」；但是，負責主持內

廈門印象

吳承禧

到廈門去，如果你的目的是在遊玩，那你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愜意。那兒沒有工廠，空氣是極新鮮的；那兒沒有嚴寒酷暑，氣候是很和暖的；那兒有怪石嶙峋的山峯，有一望無際的大海，有都市的繁華，又有鄉村的幽美，而鼓浪嶼、虎溪山、景物之佳，尤足以使你心曠神怡，留連忘返。

但是，如果你不是以詩人的情緒去欣賞而是用一種經濟的眼光去觀察廈門，那你對於廈門的前途一定會感覺到很大的失望和愁悶。因為，廈門的黃金時代已經逝去，現在正處在經濟恐慌的黑潮之中而前途又還有無限的隱憂存在着哩。

我們知道，廈門是閩南漳泉各屬貨物進出口的一個重

政的官吏而不誠心誠意切實實地主持內政，應該訓練身心的青年而不有始有終平凡凡地訓練身心，這，是不是也可以叫做「賣國」——賣未來之國——呢？

四月三日於日本東京

要的轉運口岸，也是福建華僑匯款的一個集散中心；牠的經濟基礎，一方面固然建築在閩南的農村經濟之上，一方面實和南洋的華僑匯款相依為命：原來廈門的附庸即漳泉各屬，土產不多，據歷年廈門海關統計所載漳泉各屬除掉乾菓，鮮菓，土糖，菸草，茶，紙等等年約有五六百萬至一千餘萬元的輸出之外，一切日用所需，如布疋，棉紗，麵粉，洋糖，米穀，豆餅，肥田粉，煤油，五金等等都要從國內外其他各地輸入。輸入的總數，就最近十年來說，每年常達五六千萬之巨，因此，廈門歷年都是一個人超的口岸；人超的價值，少的年份有二三千萬，多的年份則竟達五六千萬元以上，大於出口者竟達十倍之多。這樣龐大的人超，唯一的平衡方法就全靠華僑匯款。原來漳泉

一帶在南洋及菲律賓各地謀生的華僑約有二百萬，歷年從海外寄回的款項少則二三千萬，多則六七千萬，大量的入超，因此幸得以有所彌補，苟無華僑，則閩南的農村經濟恐怕早就要宣告破產了。廈門既是閩南貨運的中樞，又是華僑匯款的集中地點，因此，牠和南洋華僑的關係也就特別密切；南洋的商業發達，廈門便跟着繁榮，一旦南洋發生了變化，廈門也就要受到無情的打擊，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很淺顯易見的。

按廈門在民國十五年以前，市政還未開關，當時的街市，曲折狹窄，崎嶇不平，所謂繁盛之處，兩旁屋簷，可以相接，街道用石舖砌，高下不平，交通器具，僅有肩輿，各街都是垃圾滿地，小販擁塞，路政不修，衛生不講，空氣惡劣，每當盛夏，瘟疫流行，故外人常稱廈門是世界上最污穢的都市。自民國十五年以後，當局銳意建設，築堤岸，闢馬路，修公園，翻造洋樓街面，廈門才逐漸的披上了摩登的外衣，變成了一個近代化的都市。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之中，廈門着實有過一段繁榮的歷史：特別是在民十八，十九，二十這幾年中，廈門市面的盛旺，真是前所未有。所以如此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市政的開展與地產投資的活躍，但主要的還是由於當時華僑匯款的增多

。1928年以後，南洋商業雖已逐漸衰敗，但海外銀價急驟跌落，僑胞以匯款回國有利，於是紛紛將積蓄寄回，僑匯數量因以大增。據 C. F. Remer 的估計，1928年廈門的僑匯有四千四百萬，1929年有五千四百萬，1930年則竟達六千萬元之巨。（據我們最近的考察，這個估計還是太低，當年實際的匯款比這還多）這樣大量的匯款，除一部份流到內地華僑的家裏去之外，一部份——在那幾年中也許是一大部份——當然留在廈門。然而我們知道，廈門是一個沒有工業的都市，大量僑匯的存留，在那時的出路因此就只有兩條：一是存放於銀錢業，二是投資於房地產。當時廈門的市政正在開關，房地產的價格日新月異，地產市場的活躍，較之九一八以前的上海並無多讓，華僑和銀錢業在這方面所投下去的資金總計不下八千萬元，數額真是不小。另一方面，銀錢業因為存款的增多，對於各行業的放款非常踴躍；當時的錢莊計有七十餘家，銀行有中國，中南，中興等三家，行數雖較現在的十三家為少，但業務則反較興盛；銀錢兩業存款共計約在一萬萬元以上，其中除一小部分由銀行轉到別的口岸去運用之外，大部份的資金便都以地產抵押的方式貸放在廈門和漳州各行業的手裏。由於地產的勃興和金融的鬆動，廈門的市面便覺得非常景

氣，這種景氣使造成了廈門當年的所謂『繁榮』。

但是，好景不常，自從1933年以後，由於下列的幾種原因，廈門便逐漸的由繁榮而蕭條而變為現在的極端的不景氣了。

(一)自從1933以後，海外銀價回升，南洋經濟又每況愈下，因之僑匯減少，金融緊縮，而廈門之繁榮以去。

(二)1932年四月紅軍攻陷漳州，1933年十一月『人民政府』鬧事，於是廈門繁榮乃大受打擊。這種打擊可以分開幾方面來說：第一，是由於人心恐慌而所招致的資本的逃避，1932年華僑由廈門提款去香港或南洋的據說有二千萬元之多，1933年的『閩變』也趕走了幾百萬元的存款，這個影響，對於那僑匯正在減退的廈門自然非常之大。第二，爲了這兩次事變，過去商家的所謂『信用』完全崩潰，一方面是：廈門放在漳州的賬款完全消滅，廈門的批發商大受損失；另一方面，那些平日在廈門靠了『信用』即靠了東拉西借而做生意的人，在這個非常的場合，爲了算不清舊賬和付不出現款的緣故，不得不宣告破產而成批的倒塌下來。祇老虎的拆穿，無疑的又是廈門市面衰落的一個致命傷。第三，爲了治安的不靖，資本的逃避和商業上的急驟倒敗的緣故，旺盛一時的房地產市場也遭到了無情

的打擊——房地產無人過問，價格也一落千丈的跌了下來

。直到如今，以前可以賣到三千元一方丈而爲地產商千方百計所求不到的，現在連六百元還沒有人要了——地價的跌落比上海還要厲害。第四，爲了商業信用的崩潰和地產交易的呆滯的緣故，廈門的金融基礎發生動搖，而金融恐慌乃迭次發現。前面說過，廈門的金融基礎，正和國內其他大都市的金融基礎相似，大部份建築在地產上面。地產的呆滯，一方面使得銀錢業的投資蒙受損失（因爲他們自己購買地產的很多），一方面則使他們的放款發生危險（因爲銀錢業的放款很多以地產爲抵押品）。銀錢業的資金本非自己所有，在倒賬頻繁，人心惶惶和他們的放資正在發生着『凍結』的危機的時候，提款與擠兌自必接踵而來；而銀錢業自身危機之深化自然也就成爲一件無可避免的事了。按廈門在最繁榮的時期，錢莊多至七八十家，存款多至五千餘萬。但是現在呢？今年上市的錢莊僅有三十五家，真正做生意的還不到一半；存放業務的衰微更不必說。雖然自1933以後，上海的銀行在廈開設分行的日見其多，銀行業表面上看來蓬蓬勃勃，但實際上，這些新設的銀行，如中國實業，通商，國華，交通，新華，中國農民等等，有的只在努力於鈔票的推行，有的只在努力存款之吸

收；他們業務的方針，大都是只收不放，而且把收來的資
金轉到上海去運用，對於廈門的商家可以說是極少幫助。
因為這樣，所以廈門的市面便益發覺得緊縮了。這是第二
點。

第三，廈門市面近年之所以衰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那便是水上交通路線的改變。按泉州和漳州貨物的進
出口，以前都要經過廈門，現在却不同了。廈門總商會常
委莊金章先生曾對筆者這樣說：『年來泉州與上海間直接
有鉅輪通航，泉屬商家無須問津於本市，且各種貨物由該
分卡入口，可省七元之轉口稅，及一二元本市堤岸費，計
每百元貨物可省八元四角……各貨之入口，其成本可較由
本市入口者為減省。據泉州商家談，去年泉州營業最多者
數達百零萬元，而查之本市即無有一能及之者。泉屬一帶
，既非本市營業範圍，漳屬一帶，亦因有用小火輪輸貨到
石碼而轉漳者，其數亦不在少，故漳屬不久恐亦非本市營
業範圍。』漳泉各屬本是廈門的『附庸』，這些附庸現在
都逐漸的獨立發展起來了，廈門又焉得而不蕭條！
然而如果只是爲了這幾種原因，廈門也還不致衰敗到
目前這步田地，廈門經濟現狀之所以萎靡不振以及牠的前
途之所以值得我們焦慮者還有下列這兩個問題：一是偷運

之無法防止，二是籍民之飛揚跋扈。

說到偷運，我們首先應當提到台灣。由於地理上的接
近和交通上的便利，台灣顯已成為閩南走私的策源地和大
本營，一切由廈門，泉州，漳州一帶漏稅進口的貨物無不
來自台灣，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台灣貨物之偷運進口，
主要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真正的偷運，二是『走水』。關
於前者我們可以引用一個例子來做解釋：

『廈門及閩南漳泉沿海，年來漏稅走私之風極盛，雖
海關巡緝艦緝捕甚嚴，破獲不絕，仍不少哉……最近更查
悉泉州南門外安海塔頭鄉有更大規模之走私公司，……資本
六十萬元……運私方法，專用帆船，自置帆船三十餘艘，有
步槍二百餘桿，每船配七八桿，備抵抗緝私之用。其所以
專用帆船者，以帆船行駛無聲，海關各緝私艦，向設有聽
音機，能偵聽遠距離電船行駛聲音也。該公司並自設有小
型無線電台，可收發電報，與台島私運機關通報，約定每
間三小時發報一次，遇緊急時則隨時拍發，專報海關緝私
艦之泊駐地及回港添煤添水消息。如偵知關艦停泊或入港
添煤水，即立發報該島運私機關，隨時出航渡泉。此三十
餘艘帆船，每間半小時或一小時開出一艘，各船均裝貨待
發，可隨時啓旋，設途遇關艦，最前一艘被獲，續行者可

望風轉舵，且關艦每破獲一船即牽之返廈，關艦去後，餘船乃乘虛魚貫而偷渡矣，依其計算，每三船貨得渡其二即已夠本，能多渡即獲利也。」（詳見本年三月六日申報）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類此的事件不一而足；爲了國際政治關係的複雜，廈海關對於這般不法的籍民和漢奸簡直是無法可想；偷運一天天的增多，外貨充斥，本國的商人——尤其是批發商簡直給他們弄得走頭無路，因爲他們的成本既低，競爭的力量自然就要高勝一籌了。

偷運之外，還有『走水』。所謂走水，並非偷運，但也并不是正式報關入口，牠的方式是這樣的：每星期台灣有一條船開到廈門，在這個船上，至少有三百到五百名的籍民，每人帶了一兩百塊錢的貨物，自充水客而前來廈門。到了廈門之後，因爲這些貨物是當做所謂『行李』的，所以他們也並不向海關呈報；關員上船去查的時候，因爲他們是『彼岸同胞』的緣故，只好馬馬虎虎，一任水客自報，不敢嚴格檢查，譬如他們把囉噤說是布疋，關員們亦只好按照布疋抽稅，雖然布疋較囉噤的稅率要低得很多，關員們根本是不能把他們的『行李』拿來量丈過磅和檢視的。

爲了這兩種的走私，廈門關稅大受損失；同時，廈門貿易上的無形入超也特別增多。據我們最近的考察，廈門

近年每月匯去台灣的款項約在二百萬元左右，每年即在二千萬元以上，這巨大的漏卮，對於廈門，對於閩南前途的發展該是多麼一個險惡的障礙物啊！

然而，籍民對於廈門的威脅，還不只偷運一端，他們在廈門本地的飛揚跋扈也着實叫人可怕。按台人在廈，四年前約有六七千人，現在則在二萬以上，增加的速度是很快的。他們在廈門幹什麼呢？開設小押的四十多家，開煙館的三百五十多家，開妓館的八十多家，開舞場的兩家，此外有『商人』二千六百餘人，『其他職業』一千一百餘人，沒有職業的很多，浪人當然也不在少數。浪人之喜歡鬧事以及那些『吃喝嫖賭』之有害於廈門，我們且撇開不談，我們單就那些真正的商人來說罷：他們和中國的商人是不同的，他們對於廈門的捐稅，如營業稅，房舖捐以及各種附加等一概拒不繳納，派款更不必談。他們所繳納的唯一的稅款是警捐，但即就這唯一的警捐來說，他們所繳納的數目也只及到中國商人所繳納的十分之二，而且，這十分之二的款子，首先還是由他們交到『台灣公會』，由該會扣去了一部份做爲牠們的經費之後才以餘數交給中國的官廳的；所以，中國官廳在這方面所能徵收得到的款子是微乎其微的。

捐稅上的負擔既不公平，業務上的開支自不一律，而結果之誰勝誰敗也就不言而喻了。所最可慮的是：有的中國商人見了『掛洋牌』當籍民之有利可圖，於是『心焉嚮往』，想法找一兩個籍民來做股東，或是乾脆的跑到某國領事館去想法註冊，把自己變做順民，而後一切不管。這

試驗的科學

彭光欽

獨立第一九六號有汪敬熙先生的一篇文章，主張提倡實驗的科學。這本是舊事重提，其目的在喚起一般學術界人士的回憶。大家還記得，在約莫兩年以前，學術界上有過一次『形態學』的討論。那一次的討論，祇是各人發表意見；雖其中也有若干辯論之點，却都未求結論。這一次汪先生則正式建議，要求對於試驗的科學明白加以提倡。

學問的探求，在乎解決三類的問題：即『甚麼』(What?)

、『如何』(How?)、『爲甚麼』(Why?)，這三

類的問題是一貫的。粗略的說：第一類問題，是寫實的(Descriptive) 科學所求解答的。第二類問題，是試驗的(Experimental) 科學所求解答的。第三類問題最難求解答，而屬於哲學的範圍。因爲這三類問題是一貫的，在研究

樣的結果是：市政府的稅收減少，本國的商民負擔加重，而負擔加重的結果又必然要促致『掛洋牌』的加多，其結果必然要促致廈門商務之整個殖民地化。

請看今日之廈門，究是誰家之天下！聰明的當局，似乎也應該早一點想想辦法吧！

的程序上很難劃分出一定的階段。上面粗略的分法，不過爲研究上的便利，權宜的劃分而已；實際上並沒有顯明的疆界可尋。

所謂『寫實的科學』，以尋求事實爲目的，以觀察比較爲方法；其結果以尺寸斤兩升斗表出之。所謂『試驗的科學』，以分析事實爲目的而求各種事實間之關係；其方法爲做試驗而視其結果，用數學的公式表出之。

拿自然科學來說：各門自然科學在性質上各有不同。物理科學中之物理學，化學，多爲試驗的；地質學，氣象學，多爲寫實的。生命科學中之形態學，分類學，多爲寫實的；生理學，心理學，則多爲試驗的，但近年以來，寫實的科學如氣象學，分類學，已逐漸採用試驗的方法；若

是仍然把牠們稱爲寫實的科學，已經不很妥當。試驗的科學如物理學，生理學，其中又有所謂試驗的物理學，試驗的生理學：是試驗的科學的本身又還別有畛域。若干科學近年來都加上了「試驗的」一詞，而其含義，則各有不同。例如試驗的物理學與試驗的動物學，雖同爲試驗的，而其用「試驗的」一詞時，各具有不同的意義。簡單的說：科學進步到了現在的地步，寫實的與試驗的已經沒有了有一定的含義和顯明的分割。我們普通所謂寫實的科學與試驗的科學，是指歷史演化過程中粗略的分割而言。現在西洋的科學，寫實的方法仍在繼續應用；但古典式的寫實的科學已在走向古物陳列所的途中。現在的時代是試驗科學的時代了。

中國的科學還在幼稚時期，古典式的寫實的科學已有相當的成績，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但試驗的科學極不發達。其原因甚多：第一，中國科學界有權威的人多半是從寫實科學發達時代訓練出來的，特別適宜於做寫實的科學工作；他們的門徒自然也受他們的影響。第二，若干科學是帶地方性的，中國地方有若干新材料可爲研究的對象；而研究這些新材料的程序常以寫實爲初步。第三，寫實的科學所需設備較簡，易於着手。中國研究科學的經費有限

，常不能供給試驗科學所需的設備。第四，在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一般社會祇能認識汪先生所謂「開展覽會」式的成績。試驗的科學既不宜於開展覽會，又不能大量產生，故不爲政府或社會所提倡。有這種種原因，中國的科學遂停滯在寫實科學的道路上，不得進展。我在歐美的時候，常注意各國大圖書館中中國的科學刊物；但除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以外，看不見別的刊物。我有些不相信，不相信中國除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以外別無刊物，所以我有幾次特別詢問管理雜誌的，問有別的刊物與否。其中有幾次都問着尙有好幾種中國的科學刊物，但都不在閱覽室；不是在書庫高架上，便是在儲藏室裏。這幾次的發現使我受了頗深的感觸。每當我尋着中國科學刊物的時候，總不免對於各該圖書館管理員起反感，以爲他們不是無意忽略，便是有意侮辱。但是後來仔細一想，也就罷了。我們中國的科學雜誌，有牠們自身的價值，他們外國人未必知道。若是把牠們同別的刊物擺在一起，反到覺得有些不倫不類。但從此我就有了一個願望，願望再到各國大圖書館時，可以去到閱覽室裏看中國的科學刊物。

我想在現在汪先生來主張提倡試驗科學，大約沒有許多人反對的。提倡試驗的科學，並非反對寫實的科學。寫

實的科學在中國還有重要的價值，應當有些人去繼續研究。同時我們以為也應該有一部分的人材，去做試驗科學的工作。中國若是要想在科學上佔一地位，有所貢獻，迎頭趕上新的時代，這是必要的。我們所謂提倡試驗的科學，若止於提倡，也沒有多大好處，必須提出切實的辦法，立刻下手去進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是指導學術研究事業的，應該由他們去計議辦法；不過我們在這裏也不妨提出幾個原則上的建議。

第一，鑒於中國科學研究經費的有限，科學人才的稀少，我們應當將人力財力在可能範圍內加以集中，充分利用。不宜多設性質相似之機關，以分散力量。

第二，為設備及研究便利起見，各種機關應當分功。例如關於生物學的研究機關，北平有兩個，南京也有兩個，性質大略相同。我們以為他們應當分功，每一機關注重某一方面，以增加其效能。這幾個機關過去都有很好的成績，分功以後，我們相信牠們的成績更要好些。

第三，我們認為關於科學研究的經費應當劃出一部分，以作發展試驗的科學之用。經費的多少，視需要而定；

但最低限度應佔總數三分之一。

第四，從事試驗科學的人才，現在有許多沒有相當的機會做他們能做的工作。我們應當給他們相當的機會。有的還留在外國，我們也應當讓他們回來。據我所知道的，單是在德國和美國的就有四五個很有訓練很有成績的試驗科學家流落在那裏。這裏所謂流落，並不包括倒幕的意思；因為他們既不窮困，且有職業。不過因為他們都是中國人，應當回到中國來替祖國發展科學事業。科學雖然是沒有國界的，但人才總應當到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

第五，中國有許多科學的人才分散在各大學裏。他們因為多數都擔任着甚重的教學工作，以致研究工作大感困難；或因學校設備過於簡陋，試驗的工作難於着手。我們以為應該替他們想一補救的辦法，如以人力或財力上的幫助。那麼，這一部分的人才也不致於浪費。

以上不過是一時想到的幾點，未必周到，也未必全都可行；不過也是值得提出來大家考慮的。若是目前得不到妥善的辦法，空口提倡總是容易的，此時就是大家來提倡一下試驗的科學也好。

☆ ☆ ☆ ☆ ☆

☆ ☆ ☆ ☆ ☆

中國歷史中的經濟要區 (書評)

吳景超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By Chao Ting Chi.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6. XXiii+168pages.

近來以經濟史觀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是逐漸多起來了，但一直到现在為止，在中文方面，這種研究的系統結果還不多見。在英德文方面，這類的系統著作到可以數出幾部來。冀朝鼎先生這本書，可以說是用經濟史觀來研究中國歷史的最近貢獻，但也是用英文寫的。

冀先生著這本書時的中心概念，便是「經濟要區」。中國素來是以農立國，國家的財富，是以農業為基礎，所以一個區域，如在農業的出產上超過其他的區域，同時這個區域中的交通也相當的方便，使米穀的轉運不致發生困難，那麼，這個區域便可以說是經濟要區。誰佔據了這個經濟要區，誰就有統一中國的希望。

經濟要區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用這個眼光去看中國歷史，便可把中國史分為五期。第一期是秦漢的統一與和平，那時的經濟要區在黃河流域。第二期為三國兩晉及南

北朝的分裂與鬥爭，那時四川及揚子江流域，因灌溉及治水事業的發達，已逐漸發展，而有與中原爭雄之勢。第三期為隋唐之統一與和平，此時揚子江流域已成爲經濟要區，握有政權的人，爲使北方的政治中心與南方的經濟中心發生密切的聯絡起見，對於運河的交通頗爲注意。第四期爲五代，宋及遼金之分裂與鬥爭，此時揚子江流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第五期爲元明清之統一與和平，此時當權者對於首都與經濟要區之隔離太遠，頗爲操心，所以頗想發展黃河流域，使成爲另一經濟要區。

經濟要區的移動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呢？著者所採用的方法是從各省通志中去搜集關於水利的材料，而以某時期某區域中水利事業興辦的多寡來估定這個區域重要性的高下。譬如在漢代，陝西興辦水利的記載有十八件，河南有十九件，江蘇只有一件，浙江也只有三件，所以在漢時，陝西與河南的重要性遠在江蘇浙江之上。換一句話說，那時的經濟要區在黃河流域的陝西河南，而不在揚子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可是到了宋朝，陝西興辦水利的記載只有

二十件，河南只有十一件，江蘇到有一百十七件，浙江到有三百〇二件了。所以宋朝的經濟要區已移轉到揚子江流域。

我們對於冀先生所提出來的概念認為是有用的，同時對於他所說的經濟要區在歷史上移動的事實也是同意的，

不過冀先生如想以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解釋中國的歷史，未免把複雜的現象看作太簡單了。秦的統一中國，我們承認他是佔據了當時經濟要區關中；劉邦戰勝了項羽，我們也承認他是留了蕭何守關中；光武能掃滅群雄，我們也承認他是委託了寇恂守河內；晉能平吳蜀，我們也承認是中原的經濟力量勝過四川與江蘇。但是經濟要區已經移到揚子江流域之後，宋何以不能恢復中原，元何以能統一中國，清何以能滅明？由此可見一個概念能解釋某一現象的，并不一定能解釋任何現象。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所以相信多元論的，便是這個道理。

冀先生在書中對於亨吞敦 (Ellsworth Huntington) 的氣候循環說與中國治亂的關係頗有微詞，我們對於亨吞敦的學說雖然不能整個的接受，但是他說中國北部氣候的轉變，與胡人南侵，漢人南渡的關係，竺可楨先生曾用中國

的材料證明這種結論是可靠的。即如冀先生所提出的經濟要區轉變，造成他的原素雖多，而北方氣候的變遷未必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冀先生的見解與亨吞敦的理論可以互相發明，并存而不發生衝突，冀先生似乎不必特別提出他來反對。

本書分析中國歷史，到一八四二年為止，一八四二年之後，外國的勢力侵入中國，沿海的都市變成經濟的重心，所以分析此後中國的變遷，據冀先生的意見，以為應當用別的概念，「經濟要區」一個概念是不大適用的了。但據我們的意見，經濟要區一個概念如與別的概念并用，在分析古史時固然有用，就是分析近代史時也還一樣有用。中國今日依然有經濟要區，握有政權的人都有一個或幾個經濟要區的根據，誰也不能否認的。

此書是用英文寫的，但用中國地名人處甚多，此點對於外國的讀者一定是一個很大的不便。書中錯誤之點也不能免，如謂賈誼為漢武帝的顧問(頁六)，蜀與吳都亡于西歷二六五年(頁九七，九九)，其不正確是很顯然的，希望作者于再版時能夠更正。

編輯後記

適之

△我們特別介紹「陶陶」先生的「從日本政變說起」給我們的讀者。作者是一位在一個帝國大學作研究的學者

院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他的「廈門印象」是一篇很有意義的觀察。

。他在這文裏，很鄭重的要我們充分了解「二二六事件」

△彭光欽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生物學教授。

不是那麼不榮譽的一件事。至少我們應該知道在日本人的

△上期「壽生」先生的「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第九

眼裏這件事有怎樣的意義。作者是研究歷史的，他要我們

頁下欄第十五行「到去年十一月陶先生的『也是比武』一

充分了解，我們今日的真正危機不是幸災樂禍的心理所能

出」，應更正如下：

救濟的，也不是淺薄的「軍事訓練」「國防化學」所能救

到去年十一月生活教育第二卷第十七期陶知行先生的

濟的。

的「也是比武」一篇裏

△吳承臚先生是吳景超先生的弟弟，他現在在中央研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二六三〇〇

學風

第六卷第二期要目

- | | |
|----------------|-----|
| 美國之教育行政與小學教育 | 陳東原 |
| 改革中國教育意見之一般(下) | 蕭莫寒 |
| 小學教材之研究 | 劉真 |
| 秦漢以後中國金銀貨幣之沿革 | 葉受祺 |
| 明代以前之中國方言考略 | 洪惠疇 |
| 方岳與秋暉詞 | 宛銘灝 |
| 吸引民衆到圖書館來的幾個方法 | 李絜非 |
| 城南草堂曝書記 | 王立中 |

出版者：安徽立省圖書館
定價：每二期二角全年十期連郵二元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

商務印書館

▼保存善本真相 ▼縮印廉價發行 印行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初編。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種無卷數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為明清佳刻。發行以來。士林推重。先後兩版。數逾五千。一二人之變。再版存書。大半被燬。所留底版。同付劫灰。越今數載。全部者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餘。嗜學之士。猶時時訪問不絕。愧無以應。因酌時宜。改製新版。并合冊葉。冀便取攜。保存行款。藉留真面目。用上等瑞典紙影印。洋式裝訂。國學要籍。具於一編。取價低廉。流通可廣。茲已製成樣本。發售預約。欲以廉價購讀善本古書者。得此可無旁求矣。

寄即索承 本樣錄目

預約截止日期	出書期	郵費	預約價		冊數	版式	預約簡則
			分次交	一次交			
本年四月底止	本年六月底 分三 次出齊	國內及日本 十元	先交三十元 自本年四月 起每月交 十五元 至十二月 止	共一百六十五元 共二百二十元	四百冊	平裝紙面 精裝布面	
			先交三十元 自本年四月 起每月交 十五元 至十二月 止	共一百六十五元 共二百二十元	一百五十冊 二百冊		

顧頡剛
標點編訂

崔東壁遺書

亞東圖書館出版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

「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輒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荻田巖筆）

胡適之先生東壁遺書序中有云：「這是何等可敬可愛的治學精神！這樣一位「好求完備」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後居然得着一位同樣「好求完備」的學者顧頡剛先生費了十多年精力來整理，這真是近世學術史上最可喜的一段佳話！崔述生於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四年後（一七四四）就是他的二百年紀念了。他的著作，因為站在時代的前面，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極少數人的欣賞，而不會得着多數學人的承認。現在我們可以捧出這一部搜羅最完備，校點最精細的「崔學全書」來準備做他二百年祭壇上的供品了。」可見這部書的內容是如何的完善了！

前編

新序（胡適，錢穆，顧頡剛）
序目（附各種書鈔遺書版本攝影）（顧頡剛，趙貞信）
傳狀（顧頡剛）

本書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胡適，趙貞信）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洪業，顧頡剛等）
崔東壁遺書細目（顧頡剛）
崔東壁遺書提要二卷
考信錄二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商考信錄二卷
洙泗考信錄四卷
洙泗考信餘錄三卷
考古續說二卷
王政三大典考三卷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二卷
豐鎬考信錄八卷
豐鎬考信別錄三卷
孟子事實錄二卷
考信附錄二卷
讀風偶識四卷

後編

古文尚書辨偽二卷 論語餘說一卷
五服異同彙考三卷 易卦圖說一卷
無聞集四卷
崔東壁遺書引得（洪業）
崔東壁先生佚文（胡適輯）
知非集（崔述）
二餘集（成靜閣）
針餘吟稿（崔幼蘭）
荻田巖筆殘稿（崔述）
崔德皇先生遺書四種（崔述）
崔東壁先生親友事文彙輯（顧頡剛，趙貞信）
評論，評論續輯（顧頡剛）
初刻本校勘記（趙貞信）

預約本書者如同時購買本館經售，顧頡剛先生等編著校點之古史辨，辨偽叢刊（此二書與崔東壁遺書有血統關係，乃期望作進一步之探索者），得照下列折扣計算：

古史辨 已出五冊 購買三冊 購買一冊 辨偽叢刊 已出十二冊 購買六冊 購買二冊 印有目錄備索
全購五折 六折 七折 全購五折 六折 七折

預約半價 · 本標備索

● 版式
三十二開本
甲種米色道林紙印
乙種新聞紙印
● 冊數
甲乙二種平裝均十六冊
甲種洋裝八冊
● 預約價
甲種平裝八元五角
甲種洋裝十元
乙種平裝六元
● 郵費
平裝五角
洋裝六角五分
● 預約期
四月底止
● 出書期
本年五月底

外蒙問題的回顧

張忠絨

自從蘇俄與外蒙訂立軍事協定以後，國人對於該項問題，頗爲重視。天津大公報對於該項問題已屢次著爲社評，從各方面討論。今早得見本日（四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社評的題目爲『外蒙問題之回顧』。我讀過該篇社評之後，感覺其中的敘述與歷史的事實頗有出入，尤以關於徐樹錚與陳毅對於外蒙關係的一段爲最甚。民國八年外蒙取消自治官府的一段公案，其中的曲折甚多，國人對於此段歷史明瞭者甚少，多歸功於徐樹錚的武力政策；這是一個大的錯誤。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凡事在求真實，有代前人辯正的義務，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將這段公案弄個水落石出。四月十六日大公報社評追述外蒙問題的一段文字如下：

遠者不具論。外蒙獨立運動，實起於前清末期。宣統三年十一月外蒙王公發表宣言，脫離中國，時正中國革命，無暇外顧，故帝俄政府乃得從而操縱之。次年俄國即與外蒙新政權訂立修好條約，取得外蒙之保護權，中國雖否認獨立，抗議僞

約，而俄蒙不之顧也。又越一年，中俄成立諒解，發表共同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則承認外蒙之自治，問題暫告結束，然中國在外蒙勢力，實際大殺矣。其後俄國發生革命，國內多事，我國乘機，恢復其名實相符之宗主權。民國八年徐樹錚拜命籌邊，提一旅之師，躬赴庫倫，迫活佛取消獨立，演出一齣有聲有色的歷史劇，非俄國多事，曷能致此？然即此甚短期間，庫張汽車，交通頻繁，中蒙貿易，漸見復活，假以時日，中國勢力，不難穩固。乃以直皖戰起，樹錚獲罪，陳毅繼之，庸闇無力，遂重予俄人以捲土重來之機會。

誠然，外蒙獨立運動，實起於前清末年，但帝俄覬覦外蒙的野心，於一九〇七年即已見於國際約章。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帝俄與日本會簽訂一密約，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俄國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担任禁止可以妨害此種利益之任何干涉。」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帝俄復與日本

簽訂第二次協約（第一次協約在一九〇七年），以『維持一九〇七年……所訂協定所含之主義』，與第二次密約以『鞏固及增進一九〇七年……所簽密約之性質』。

帝俄既存心侵略外蒙，而清廷此時對於外蒙的措置又諸多失宜，加以清廷於晚年鑒於邊疆的外患，頗思擴充中國在外蒙的實力，於是對外蒙移民增兵，并舉辦新政。外蒙對中央既已不滿，俄人乃藉此機會慫恿外蒙王公於前清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開會，密議獨立的問題。會議的結果，外蒙王公一致贊成獨立，并派杭達多爾濟等赴俄，請求援助。宣統三年八月中旬俄國的軍隊即已開抵庫倫。上面所說的，都還是武昌起義以前的事。

逮至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庫倫以後，外蒙乃決意驅逐庫倫辦事大臣及中國文武官員兵丁等出境，并宣布獨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在庫倫登極，并組織外蒙獨立政府。

外蒙雖已宣布獨立，但帝俄政府此時尚無逕直併吞外蒙的決心。帝俄政府此時對於外蒙的目的只在：（一）保全外蒙爲中俄兩國間的緩衝地；（二）阻止中國在外蒙境內增加駐軍；（三）禁止中國開發外蒙，將外蒙留作俄國日後對外拓展的區域。

帝俄政府既無意逕直併吞外蒙，是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簽訂的俄蒙協約中只規定：『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及蒙古編練國民軍，不准中國軍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殖蒙地之各權利。』同日俄蒙兩方尙簽訂有一商務專條，給予俄人在外蒙以種種權利。同時中俄兩方的交涉，直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始議定聲明文件五款及附件四款，規定：（一）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二）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三）中國不得在外蒙境內駐兵或殖民，但中國得派員駐紮庫倫等地方，保護中國人民的利益。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圖簽訂中俄蒙協約，由外蒙追認一九一三年中俄兩方議定的聲明文件及附件，并詳細規定中俄兩國對於外蒙的關係。從中俄蒙協約訂立以後，外蒙始正式入於自治的時期。

觀於上述，可知外蒙自治的後台老板原爲俄國。外蒙自治官府成立後的翌年，外蒙王公即已有主張取消自治者，并會與中國駐庫大員接洽，請求中國加封哲布尊丹巴，并以大宗款項援助外蒙。嗣因中國既無力籌措大宗款項，又不敢開罪俄國，故此取消自治之說未能成爲事實。逮至俄國革命以後，俄國已無力顧到外蒙，日本與日本羽翼

下的白俄首領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復於此時屢次派人誘脅外蒙獨立。加以外蒙自實行自治以後，以活佛爲首領。依照前清的舊制，外蒙的政治由王公管理，喇嘛只管宗教。自治以後，活佛既任首領，喇嘛始得任政府官吏，參預政治。喇嘛參預政治以後，攬權太過，并擅作威福。外蒙王公因恨惡喇嘛，致對於自治官府極不滿意。因上述的內外危機，故外蒙王公均願取消自治，歸附中國。

至於中國方面，在俄國革命以後，雖曾有人建議取消外蒙自治并廢除中俄蒙協約，但北京政府當日并無此種胆量。當駐美公使顧維鈞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轉達美方詢問中國對於外蒙究竟抱持何種方針的時候，外部的答覆是：「外蒙事，政府爲維繫蒙情起見，對於自治制度，一時似不宜輕議更動，但願取消從前俄蒙協約。」一九一九年正月五日外部致駐庫大員陳毅的電報中，只訓令陳毅相機與外蒙另訂條款，以代替中俄蒙協約，以便將來承認俄國新政府時，卽以之作爲交換條件中的一種。

陳毅於接到上面所說的電令後，卽密與外蒙交涉。適此時庫倫各王公喇嘛開會，議決拒絕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的煽惑，因而引起取消自治，廢除中俄蒙協約的問題。

一九一九年八月車林代表車，圖，三，扎四盟（四盟爲外

盟王公所轄的土地）向陳毅密陳，願取消自治官府，恢復前清舊制，并請北京政府以實力援助。陳毅於八月十五十六兩日據以連電中央，并且說：「外蒙誠心內嚮，機不可失，……卽宜順勢收回。請卽……迅催東西兩路已發未發軍隊加運來蒙，藉禦外患，兼保治安，俾此事得底於成。」

外部接到陳毅的電報後，考慮的結果認爲：「此次該大員來電，外蒙王公竟能以誠意請求中央協助，並自願取消自治，恢復前清舊制，良爲政府始願所不及。……接近日俄國勢力雖已不振，而各國對於此事頗屬注意……既有對外關係，日後各國難免有所誤會。惟……倘此時拒絕，外蒙必致疑及中央無力兼顧，因而啓其輕視之心。目下……耽視蒙局，以期繼承俄國權利者大有人在，若乘機而起，外蒙屆時或竟爲其利用，轉而仰其保護，則中國北方邊陲將從此永無甯日，此不能不早爲慮及者也。本部意見，外蒙王公既有此項請求，政府爲時勢所迫，無論如何，自不能不有以副其希望。但事關國際，在我如能於此時多得一分之證據，卽於將來公布之時少一分阻碍。所有前項取消自治辦法決定後，應由駐庫大員面告車林，先由外蒙王公用全體名義呈請，或秘密電達政府，請求恢復原制，

然後政府根據此項請求，再與妥商條件。似此辦理，將來政府對外較易措詞，不致貽他國口實。」

上述外部的意見，由國務院電知陳毅。陳毅乃復與外蒙接洽，最後活佛亦允取消自治，并商定優待蒙人條件六十三款，由秘書黃成序入京請示。徐樹錚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先後被任爲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總司令，但徐本人則并未赴庫。徐氏赴庫之時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底，外蒙已自請取消自治，陳毅與外蒙所議的六十三款業已商定之後。實則徐氏之馳往庫倫，他的目的就在將外蒙取消自治的功勞攘爲己有。

徐樹錚抵庫以後，因他與陳毅發生了意見（因陳毅沒有將六十三款條件的內容詳細告徐），所以他反對取消自治的條件，主張先行取消自治，然後再商詳細辦法。此種主張，活佛及外蒙的議會均不贊成。徐氏遂將原定的六十三款大加修改，將優待蒙人的條件多數刪去，向外蒙內閣總理提出，限三十六小時內完滿答覆，否則須將外蒙活佛及內閣總理拘送張家口。外蒙不得已，乃依照徐氏的要求，提出呈請取消自治的呈文；但是該項呈文，活佛終未肯簽字，外蒙議會也未肯通過，僅由外蒙自治官府各部總次長簽蓋。這是民八外蒙取消自治經過的實情。

徐樹錚於接受外蒙取消自治的呈文以後，第二日即啓程返京。返京以後，徐氏復呈請政府撤消都護使一職。北京政府應允了徐氏的請求，改任陳毅爲豫威將軍，而以徐氏兼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徐氏奉命以後，復至庫倫接收外蒙官府各衙門。但不久以後，徐氏又返北京，所有庫倫一切事務，均交由副使李垣代行。逮至皖直戰爭以後，政府復起用陳毅（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民八外蒙之取消自治，原係出於外蒙王公的自願，但經徐樹錚用武力強迫後，原來主張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竟多數一變而反對取消自治。加以喇嘛本不願取消自治，所以在皖直戰爭以後，活佛親信的王公喇嘛等又重倡恢復自治，并與白俄謝黨勾結，由謝部舊屬 Духан 率兵攻打庫倫（一九二〇年十月）。白俄第一次進攻庫倫，未能得手，第二次復大舉反攻（一九二二年二月），以致庫倫失守。但不久以後，蘇俄即向外蒙進兵，戰敗白俄，於一九二二年七月進入庫倫，外蒙臨時人民革命政府隨即成立。自此以後，外蒙即已轉入蘇俄勢力範圍之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成立以後，始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但在實際

上，則中國對於外蒙一切事務仍舊不能過問。

綜上所述，可見民八外蒙取消自治的一幕交涉，其主動不在中國，而在外蒙的王公，國內一般的論者以為取消自治的原動力是在北京政府，這是錯誤的。外蒙取消自治既原係出於外蒙王公的自願，而我們定要說：『徐樹錚拜命籌邊，提一旅之師，躬赴庫倫，迫活佛取消獨立，演出一齣有聲有色的歷史劇。』并且說：『乃以直皖戰起，樹錚獲罪，陳毅繼之，庸闇無力，遂重予俄人以捲土重來之機會。』這與歷史的事實相去甚遠。國內的一般論者多抱持此種看法，這又是錯誤的。我們已經說過，外蒙取消自治的原動力不在中國，陳毅固不能貪天之功，而徐樹錚尤不應貪天之功！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就事論事，陳毅對於外蒙取消自治一幕，雖無大功，但尚無過。至若徐樹錚對此項問題的關係，則不僅無功，而且有過。

我何以說徐樹錚無功？因為：（一）外蒙取消自治係外蒙王公自己提起的，與徐氏無涉。（二）徐樹錚被任為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總司令雖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但徐氏赴庫倫則是在年十月底。在十月底的時候，匪僅取消自治的建議已由外蒙王公提出（在八月中），即取消自治的條件亦已經陳毅與外蒙商定。（三）徐樹錚於就任西北籌邊使及西

北邊防總司令以後，在徐氏本人未到庫倫以前，即曾調遣軍隊赴庫。但中國軍隊進入庫倫之議，則并非由徐氏首創，陳毅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即已電請北京政府派兵入庫，首先抵庫之中國軍隊為綏遠駐軍團長高在田所部兩營（一九一九年三月抵庫）。

我何以說徐樹錚有過？因為：（一）陳毅與外蒙既已商定外蒙取消自治條件，且已得活佛允許，而徐氏因為不滿意於陳毅，定要將原已議定的條件取消，致失去外蒙王公對於中國的信仰。雖徐氏終得以兵威強迫外蒙屈服，但外蒙已存離貳之心，所以不到一年，外蒙即又勾結白俄，想藉白俄的力量將中國駐外蒙的軍隊驅出。假使當初照陳毅與外蒙商定的條件辦理，則外蒙必不至反覆如是的快法。一九一九年外蒙之所以願意取消自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拒絕了謝米諾夫的煽惑。自治取消以後不到一年，他們重又去勾結謝黨，這種責任當然應當由徐氏負擔。（二）徐氏既任蒙疆要職，他的武力政策又激起了蒙人離貳的意志，然而他并不赴庫坐鎮，却在國內參預政爭。這種辦法，就是他不下台，庫倫遲早也是要失去的。（三）徐氏對外蒙的處置，所得的只是減低了優待蒙人的條件，而所失的則是外蒙的人心。中國在外蒙的實力既

不充足，而又失去外蒙的人心，則外蒙必將叛離，可以預卜。

總結的說，民八外蒙取消自治一事，徐氏無功可言。

民九以後，外蒙的勾結謝黨，叛離中國，雖有他種原因，

但民八徐氏處置的乖方，失去了外蒙的人心，却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因為讀過了大公報的社評，聯想起國內論

者一般的錯誤，所以藉此機會，將這段公案的實情寫出來，以就教於讀者。

西洋漢學與中國文明

陳受頤

近來在國內提倡祀孔讀經的幾個地方，常常有人發一種動聽的議論，說：「中國文明，尤其是中國古代文明，雖然我們自家不知愛惜，隨便攻擊侮蔑；而外國的明哲之士則早已看清楚了中國文明的真價值，盡力在崇拜，鼓吹和研究了。歐美大學裏漢學講座的設立和增加，不是國外提倡中國文化的熱誠的顯明證據嗎？爲什麼我們自家還不早些醒覺，以至將來要『學在四夷』『禮失而求諸野』呢？」這話聽來雖頗動人，實在是似是而非的，頗有辯正的必要。國內祀孔讀經別爲一問題，前些日子胡適之傅孟真諸先生已在本刊中發表過不少意見，讀者可以參攷，本文不再去討論它。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西洋漢學有沒有崇拜中國文明的態度或近乎這種態度的嫌疑。

這問題的答案是很單簡的，我們只要注意兩件事實。

(一)歐美大學設立漢學講座的目的是研究，而不是崇拜或宣傳中國文化。西洋的大學制度，萌芽于中古的後期，而發達于文藝復興以後，目的是研究宇宙間的一切學問。近代歐洲各國語言中「大學」一個名詞，都由拉丁文的 *Universitas* 一字孳乳出來。*Universitas* 的本義是「全部」或「總彙」，引伸爲「人類」或「世界」。初期的大學本來是聯合若干國籍不同的教員和學生一致研究學問的集團，後來範圍大了，見地也隨之而擴張了，於是連研究的對象與學科也國際化起來。

且就人文科學來說，歐洲大學自從十七世紀以來，不斷地把課程種類增加。經過近百年中的特殊努力，範圍更擴大得可觀了。漢學只是遠東學中之一支，遠東學又只是東方學中之一部，而東方學更只是文史學中之一門。與漢

學平排而有梵學日本學中央亞細亞學（伯希和的講座便是中央亞細亞學而非漢學）等等，甚至海洋洲的各島民族，

也逐漸成爲大學中研究工作的對象。研究的動力是求知，與崇拜景慕的心情可以說是全無關係。英國學者致力於古印度的研究，動力也是求知，並不是要帶着三島居民往後走，回到吠陀時代。安南河內遠東學院的一班法國學者正在努力研究安南，儼然有建立安南學的趨勢，動力也是求知，也並不仰慕安南文化，更無承襲安南文化的暗示。至于美國的大學，則近來頗注意於紅印第安人的語言和生活。紅色人種的數目近來減少得可驚了，一小部分又逐漸與白人同化，學術機關趁他們未曾完全絕跡之前，趕快替他們留下些紀載，保存他們生活的一點遺痕。從前李方桂先生在國外的時候，也曾參與紀錄紅人方言的許多工作。美國學者雖然看重這種研究，可是他們絕對不會發生妄想，要廢掉英文而代以紅人的一種方言。

我們並不是存心侮辱中國。中國的歷史既長，版圖又廣，而紀載甚多；漢學的範圍自然是比之紅印第安學安南學，甚之比之印度學，都是來得豐富的。中國文化程度都比他們高，也不待言。可是我們絕對不能根據西洋大學設立中國學科的一件事，就跳到西洋人崇拜中國文明的結論

。因爲某國的文化被外國人研究，不能說他本身就是一件體面的事情。

漢學在西洋叫「支那學」(Sinologie)。大約十一二年前，中國論壇頗有些人厭惡和反對這個名詞，因爲它類似「埃及學」「亞述學」；等過去文化的學術名稱，有點躋中國於埃及亞述之嫌疑，不大堂皇體面。那裏預想到十一年之後，前人視爲侮蔑的，換了幾句話說，而今又可當作光榮？「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似乎兩者都有點神經過敏，與西洋漢學的本身無關。

西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興味逐漸增加，這是一件好事體，因爲從研究裏可以得到了解，可以消除許多誤會和絕無根據的民族間的成見和隙怨，這是我們所不否認的。然而一大部分的深遂研究，也並無通俗化的必要與機緣，街道上的人們仍是不會注意的。

單簡的說：西洋漢學的工作和目的是研究我們的國故，研究國故和提倡崇拜是分隔得很遠而絕少連帶性的兩件事情。

(二)西洋漢學家不見得對中國有特殊的好感。他們對於中國的知識上的興味自然都是非常濃厚的，但是對於中國已往的是非曲直，中國文化舊路的成敗短長，却也看得

相當的清楚。對於已往的中國，固然絕無膜拜的心理；對於現代的中國，也無「本行」的好感。至于中國受了國際間的困迫或誤解的時候，要靠他們仗義護持，發為正論，則縱然有之，也恐怕是例外中之例外了。

例外自然是有的，如德國邁恩河畔佛蘭克福市中國學院的發起人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先生，對於中國文明便終生懷着好感，而且歡欣宣說；但歐洲許多「本行」就說衛先生不是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漢學家。又如德國祈爾 (Kiel) 大學的亞可布教授對於中國文明也常常讚頌 (陳銓先生曾在史地周刊七九期裏介紹過他)，然他的本行是亞拉伯學，不以漢學著稱。此外如柏林大學現已休致的法朗克教授，對中國也常懷善意；從前美國耶魯大學副教授維廉先生，渾名 Oriental Billy 的，也有親華的近似。在晚一輩的西洋漢學家中，此等人已是不可多得了。

爲了尊重客觀的科學態度的緣故，我們也並不盼望，並不應該盼望人家對我們的偏袒護持。現代西洋漢學宗師所在的巴黎學派和瑞典學派，都是比較地客觀而淡漠的，我們並不因此而感覺不滿或失望。譬如高本漢說中國文字的累贅和它歐化 (字母化) 的困難，是文明進步的一重障礙，我們並不因此而覺得忿恨；他說日本文字糟糕得多

，我們也不因此而樂禍幸災。此外如伯希和，如馬伯樂，如嘉拉內等都走同一的路綫，專心於史實的研究而不做權折鼓舞的崇拜的宣傳。

衛禮賢先生一流人的好意，我們自然是表相當的感謝的，在西洋把中國問題通俗解說的工作，也是需要的。然而我們並不希望每個漢學家都替我們傳教，更不希望他們勉強強裝模作樣的崇拜中國文明。

因研究而得到同情，這是常有的。如英國的賓仰 (Bynion) 衛萊 (Waley) 近來便常常介紹中國繪畫的好處，而且以爲在技術和神思方面大有可供西洋畫家採取的地方。這種態度，原是西洋近代文明快要變成綜合的世界文明的一個暗示。他們的意思是西洋藝術無妨兼蓄博採，並不是勸英國畫家舍其固有的技術而羅拜於漢畫之前。又如法國的馬古烈 (Margoulié) 酷好中國的詩賦古文，呼得搖頭擺腦，然而他並不勸法國人都來幹這玩藝，同行的人也在暗中取笑他的「嗜痂之癖」，他現在已「棄儒就商」，不再唸古文了！

我想要說的只是：現在西洋最爲出色當行的漢學家大都潛心於客觀的研究而並不表示主觀的崇拜，又不參與熱烈的宣傳。

正在預備期中的年輕一點的漢學者，離開崇拜中國文明的標準更遠了。有一位美國人還未懂得尙書有今古文之分，便肆意譏評中國學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歐洲人才從高本漢念過一點中文，認識一千幾百個中國字，便高談中國古代哲學，說中國學術界沒有人才。這一種話我們近來聽得多了，覺得雖然幼稚，但也未嘗不可供給中國做舊學研究的少數人的一個反省。同時大家也應該恍然明白，漢學者不一定——而且大多數不是——對中國懷着親情的。近來的風氣似乎是輕蔑中國以爲名高。

至於許多專門以表暴中國弱點來吃飯的西洋人，如許

多傳教士，甚至如芝加哥大學不懂半隻中國字而號稱遠東史教授的麥耐爾 (McNair)，和士丹福大學的屈理特教授 (Treat) 則更不少，居心更不可問了；他們根本就與西洋漢學全無關涉，可不必論。

我們的唯一路向是往前走，是自新。「敝帚自珍」的態度是於「空前國難」毫無補益的，勉強說人家正在寶愛我們的敝帚，更是近于扯謊而無聊。想保存舊文化，先要舊文化能保存我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民族康強前進，將來自有超越往古的新文明，敝帚自有它在博物館中的地位，我們無須替它耽心。

中國文法歐化的可能性

了
一

這裏所謂「文法」，是對「語法」而言的。中國語法歐化難，而中國文法歐化易。如果採用了拼音文字，則文法歐化更是毫不費力的一件事。

中國現在是否該改用拼音文字，不在本篇討論範圍之內。但我們假定將來有這麼一天，中國政府也像土耳其政府一般地明令改用拼音文字，我們有沒有一個完善的方案以供政府的採納呢？

中國字改爲拼音之後，最大的難關就是同音的字太多；如果不管聲調的差異，則同音的字更多。詞類連書只能補救一部份的損失，因爲詞類連書之後，也還嫌同音的「詞」太多。例如「主義」與「注意」，「知識」與「指示」，「解放」與「街坊」，「打倒」與「大刀」，如果不管聲調的差異，寫起來就毫無分別。在這一點看來，似乎「國語羅馬字」要比「拉丁化新文字」好些，因爲它對於

上面的例子，寫起來都是有分別的。但如果遇着「教誨」與「教會」，「成立」與「成例」，連國語羅馬字也只好寫成一樣了。

我們不能處處乞靈於上下文，因為我們希望一看就懂；我們不能常常用猜謎的辦法，因為我們要節省閱讀的時間。根據這一個理由，如果羅馬字適宜於拼寫聲調的話，我們將毫不遲疑的贊成「國語羅馬字」拼寫聲調的辦法。但只可惜羅馬字是不適宜於拼寫聲調的。

理想中的適宜於拼寫中國字調的音標，該是把每一個元音分爲若干調類，再爲每一個元音中的每一個調類製一個音標，例如 a 音該有四種以至八九種的寫法。但羅馬字並不能給予我們這種便利。「國語羅馬字」只能藉字母的變換或增減以表示聲調，於是發生了兩種毛病：（一）字形太長，像「勸」字拼成 *chiuann*，令人覺得有許多無用的字母；（二）有時候不得已而借用些易起誤會的字母，像「唐」字拼成 *tang*，「頭」字拼成 *tour*，英美人還不至於誤會，別國人就會把 r 音唸出來了。

關於拼寫四聲的困難，我將來還另做文章詳細討論。現在先說，如果我們不拼寫聲調，同音字就會多了幾倍，我們是不能不走一條新路以補救這一個缺憾的。

中國文法歐化，就是避免同音異義字相混的一種好辦法。依我的意見，中國字可依詞性分爲三類：（一）名詞；（二）動詞；（三）其他。我們可以把名詞的第一字母大寫，像德文的辦法；動詞在字尾加 h 不發音；其他則不用詞性的標記。

「國語羅馬字」能把北平話裏的字依聲調分爲四類，現在我的辦法能把它們依詞性分爲三類，其功用已經與「國語羅馬字」相差不多。此外，我更主張形容詞語尾的「的」字（像「美麗的」）寫成簡單的一個 d（像 *melid*），副詞語尾的「的一」字（像「好好的」）寫成簡單的一個 t（像 *haohaot*），這麼一來，大部份的形容詞與副詞都有了標記，比「國語羅馬字」的辦法更便利了。

我們知道，中國語是孤立語；現在若要改用屈折語的文字，就不妨索性使文字帶一點兒屈折性。嘴裏無屈折，字上有屈折，歐洲不乏先例。法文的名詞複數照例如 s，但並不發音。法國人有許多文法成分只是紙上的，不是嘴裏的。我們也可以在紙上表示若干文法，不一定只限於拼音。這種辦法，除了可以避免同音相混之外，還有兩個好處：

第一，可以補救漢字因改革而失去的優點——範疇。

在屈折語裏，有「性」「數」「時」等等的範疇；漢字雖沒有那些，但是它的義符（即意義偏旁）也可算是變相的範疇，例如植物用「草」「木」爲義符，礦物用「玉」「石」爲義符，人的動作用「手」「口」之類爲義符。我們看不出植礦人事諸範疇與德文裏的陰陽中三性的範疇有絕對不能相比的地方。這種範疇深入國民的心理，連一般民衆也受了它的暗示：蠶豆的「豆」寫作「豈」，安電燈的「安」寫作「按」，都是從漢字範疇裏引出來的邏輯。今若由形聲字改爲純然拼音的文字，就失掉漢字原有的範疇。人家的好處（屈折作用）沒有得到，自己的好處先丟了。如果我們能在新漢字裏加上若干屈折性，就把這種損失抵償過來了。

第二，可以使中國文法國際化。我始終認中國文是有文法的，尤其是現代中國語，對於詞性竟是無意識地分別得很清楚。例如北平白話，名詞後面加「兒」字或「子」字（尤其是農工的土話裏，幾乎有「無名不兒」之勢）；動詞表示完成性的後面加「了」字，表示持續性的後面加「着」字；形容詞後面加「的」字等等。我們不妨因勢利導，把無意識的改爲有意識的：動詞語尾「了」字簡單地寫作「ㄌ」（例如「吃了飯」寫作 *cheel fan*），「着」字簡單

地寫作 *zh*（例如「慢慢地走着」寫作 *manmant tsouzh*）。恰巧「着」字本身就帶一個 *h*，自然用不着再加一個 *h* 去表示動詞性；就是「了」字的後面也用不着再加 *h*，我們只須定下這麼一個規則：「凡詞兒後面有 *h* 或 *l* 的都是動詞」，就行了。這麼一來，中國文的文法就國際化了。如果不是爲了文字國際化，我們犯不着提倡國語羅馬字；既然爲了文字國際化而提倡國語羅馬字，就不妨索性讓它多帶些國際化的成分，這是有益而無害的。

詞性的分別，在語言學上看來，是很難的；然而在實用上看來，却是很容易的。例如某詞既可認爲形容詞，又可認爲動詞，在語言學上可以引起許多爭端；然而在實用上，只要大家硬派它做形容詞（或動詞），並在字典裏註明，就可以行得通。「渴」字在法德文裏都是名詞（*Soif*, *Durst*），在英文裏却是形容詞（*thirst*），而法德英三國的人都不會提出抗議。有些詞顯然有兩種詞性，也不妨在字典裏註明，這是西洋字典裏常見的事。

也許有人批駁說：「民衆不會分別詞性，怎麼辦？」但是：

（一）如果不懂很淺的文法，就不會詞類連書；如果懂得很淺的文法，就該懂得名詞動詞的分別。

(2) 何況我們教他們的時候，並不必告訴他們這是名

詞，那是動詞，只須告訴他們「馬」字該寫作 Ma，「罵」

字該寫作 mah，「碗」該寫作 Wan，「晚」該寫作 wan，

「解放」寫作 Giefangh，「街坊」寫作 Giefang，就行了

。對於文法的錯誤，我們也該取一種寬容的態度。在歐洲

，民衆的拼法錯誤是常見的，但他們能讀能寫，能把自己

的思想傳達給別人，國家文化教育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英

法德各國也未嘗取銷文法去遷就民衆。

(3) 民衆讀書報的機會較多，寫字的機會較少。他們

寫的不合文法，不要緊；至於讀書報呢，決不至於因爲字

母大寫了或詞的後面加了一個 h 就不認識了的。

(4) 我們要把民衆的文化程度提高，不要事事遷就民

論鄉村建設運動

楊駿昌

獨立評論第一九六期內登載陳序經先生「鄉村建設運

動的將來」一文，對於中國目前的鄉村建設運動，頗抱悲

觀。陳先生所說的，不無道理，現在國內各界對鄉建工作

和陳先生同樣看法的，恐怕還很多。我是一個追隨各先

進與專家學習鄉村建設工作的人，對這個問題有一點小小

衆。如果說名詞動詞的分別也只有我們能懂，未免太瞧不
起民衆了。

採用了分別詞性的辦法之後，有些詞性相同的字或詞
仍舊該有兩樣的寫法；例如「買」與「賣」，「那裏」與
「哪裏」，固然該有分別，其他像「主義」與「主意」等
，凡是常見的詞，寫下來也不該讓它們相混。這是詞典編
成後才能決定的。

中國文法歐化是可能的；尤其是採用羅馬字之後，這
是遲早必須走到的一條路。如果大家仍主張不用羅馬字，
那麼，這一篇文章就等於空談。

廿五年四月十三日

的意見，敬向陳序經先生請教。

陳先生對目前中國鄉建運動的將來所以感覺悲觀的原
因，歸納起來，大概有五點：

一，鄉村建設工作都沒有成績表現，並且已經有了很
多失敗。

二，鄉村建設困難太多，不易發展。

三，一般提倡與從事鄉村建設的人，不能「自家創造出飯來吃」。

四，現在的鄉村建設祇尙空談，太注意計劃與形式。

五，鄉村建設運動在今日好像已到了專爲着維持工作人員保存鄉建機關而工作的地步。

上述五點，都是目前鄉建運動中所表現的事實，無可諱言。然而這祇是鄉建運動中表面的表現，並且也祇是鄉建運動各種表現的一部份，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嚴重問題，提出來促各從事鄉建運動者之注意則可，若據爲對鄉建運動的將來感覺悲觀的理由，我覺得好像有些過火。

一，鄉村建設本是國家各種建設之一，其成功與失敗，是隨着全國整個的大輪子轉動的。現在有許多人把鄉村建設看成一種特殊的工作，也可以說是把鄉村建設看成一種萬能的工作，這樣就錯了。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決不是某一項單獨的建設工作所能達到的，必得要各方面一齊下手，平均發展，方不致受牽累。不平衡的發展，是一種畸形的現象，決不能持久的。有人太偏重鄉村建設，也有人太偏重都市建設。在各種建設中，有的主張用教育方式，有的主張用社會方式，有的主張用政治方

式，又有的主張用經濟方式。這些各種主張，都對也都不對，因爲那一種方式都需要，而又不能偏重而獨自進行。就像一個人體一樣，肌肉不發達，神經也健全不了，消化不良，也會引起其他的病症。一個健全的人，必須要平均的發展，若要某一部份康健，也必須先使其他各部沒有病的發展。中國過去的情形，對鄉村建設的工作，沒有人過問，現在雖有許多人從事鄉村工作，但國內其他各部份有關係的建設工作，又都沒有好的基礎。十支手指頭有九支殘廢，剩下一支，就是用十二分的力量去掙扎，工作的結果也到底有限。所以目前的鄉建工作，其結果不能使人十分滿意，其原因，大部份是因國內其他各種建設不能隨着發展，如政治的未上軌道，經濟的富源未能開發，以及軍事的騷擾，帝國主義的侵略等等，使得鄉建運動孤掌難鳴，並且有進兩步退三步的情事。從前華洋義賑會所提倡的合作社，曾被政府當局查封過，各試驗區所提倡的改良種雞豬，常被過境軍隊捕食罄盡。現在的定縣平教會，又因各種勢力所迫，而不得不易地試驗，另起爐灶了。從這些地方觀察，中國的鄉建運動怎會有極好的成績表現呢？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國內各處的鄉建工作，都是試驗

的性質，規模既小，時間又短，當然不會有什麼顯然的成績。若謂某地辦鄉建工作，必得立刻把馬路都修好了，房子蓋成洋式合乎衛生的，農人都穿上西服，出門都有汽車坐，這種理想恐怕是太過分了。鄉村建設不是萬能的，牠和其他國內各種建設一樣，是漸進的，並且有許多無形中的效果不擺在外面的。若因實驗區附近一條路沒有建築起來，而批評整個鄉村建設的失敗，恐怕是不大公允。

二，鄉村建設中的困難是任何建設所不能免的。然而我們應當知道，鄉村建設的困難，就是鄉村社會中的病症，也就是鄉建運動的目標。克服了這些困難，或治好了這些病，鄉建運動就算成功了。晏陽初先生在第二次鄉村工作討論會中報告平教會工作中所提到的各種困難，如人才，經費，與社會環境各問題，豈不都是鄉建運動的對像嗎？定縣平教會所常喊的「貧，愚，弱，私」四個大字，是該會鄉建工作的對像，也就是鄉村社會的病，因為有這些病，鄉建運動才發生困難，若鄉村中沒有這些病，做鄉村工作時遇不到這些困難，那麼鄉建機關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三，陳先生說現在的鄉村建設祇向空談，很少實際工作，這一點的確是實情，是無可諱言的。不過，也有可原

諒的地方，因為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論根據，在實行之前必先要有計劃。至於發表理論與規定計劃的人，在他發表理論與規定計劃的時候，又何嘗不想把牠們都一一實現出來？徒以受種種限制，未能如願，或實現的時間有早晚與快慢之別，然而各種工作必須有理論與計劃在先，則是應該的。理論與計劃都是工作的南鍼或目標，理論與計劃是否實現以及實現的早晚，不是理論，計劃或鄉建本身的問題，乃是國內其他各種環境，或理論與計劃的內容，或從事鄉建工作的人的問題，這一點我們應當弄清楚。

四，至於提倡與從事鄉建運動的人，陳先生看到多不能「自家創造出飯來吃」，而感到悲觀，這是一般攻擊鄉建運動的人所常用的理由。意思就是說：「一方面提倡跑回鄉村，一方面又要自己的妻子享受都市的生活；一方面鼓吹教育農村化，一方面又要自己的兒女享受特殊的教育。而其較甚者是自己往往也只住在半都市式的縣城或市鎮裏，終年少有到過鄉村。一般熱心於這種工作的領袖每以為環境或他種關係，整天忙於招待參觀來賓，招待關係上司，以至應付工作人員，管理各種事務，而許多普通工作人員，又把這種工作當作進身之路，吃飯之所，結果恐怕只是養出一個吃鄉建飯的新階級罷。」人多了就良莠不齊，

在鄉建機關內混飯吃的的確不少，但這並不是鄉建運動本身的問題，乃是管理與任用上的問題，換言之，是事務上的問題，提醒促大家注意可也，因此而悲觀，則大可不必

。至於從事鄉建人員的私人生活，更可以不必去管，祇要他忠於職，勤於事，對工作有相當認識，有豐富的技能，他妻子兒女的私生活，又何必管牠？我記得有一個最有名的鄉建專家講，他說：「從事鄉村工作的人，第一須有吃蒼蠅的本領。」我真不明白，跟着吃蒼蠅的意義到底在那裏，難道鄉下人主張有病去求神，那麼我們也跟着等死嗎？若謂生活方式的表現，若與農人不同，容易引起農人的反感，這祇是技術上的問題，而不能因為農人怎樣，我們也跟着怎樣，這樣不但不能改造鄉村社會，反倒被鄉村社會把我們同化了。從事鄉建工作人員能吃苦耐勞是應該的，但在工作之餘，享受一些舒適的私人生活，則沒有甚麼不可。在外國對這些做勞苦工作的人員，待遇特加優厚。更有許多外國牧師到中國內地鄉間傳教，多在破屋爛瓦的鄉村中，修蓋一所精緻的樓房居住。國聞週報第十三卷十三期內登載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南部諸州旅行印象記」，文內第二節描寫草叉牧場主任柏爾君之客廳謂：「柏君所居之房屋甚為精美，客廳客房至為講究，尤勝於上

等旅館也。」陳先生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對此又做何感想？

五，陳先生講到鄉建的經費大多用來維持工作人員的經費，因之鄉建運動在今日好像已到了專為維持工作人員保存鄉建機關而工作的地步。這一點我想不必多加討論，因為使農人有飯吃是鄉建目標之一，然而從事鄉建運動的人也不能不先吃飽了去做事，給薪是必然的事，否則有什麼辦法？無論如何，目前各鄉建機關中，比較政府機關貪污與濫用私人的情形，大概準好一些，這一點是應聊以自慰的。

以上所述，是我個人對鄉村建設運動的一點意見。我總覺得陳先生的悲觀態度是過分一些，所以我願意按項加以討論。因為鄉村建設是國內各種建設之一，不是特殊的建設，也不是萬能的建設，其成功與失敗，除因辦法的問題與人員的問題之外，是隨着整個社會環境而定的。所以鄉村建設運動的本身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決不能「因噎廢食」，更不應抱悲觀的態度。我國是凡百落後的國家，各種建設祇怕沒人肯去做，既有人肯賣力氣，我們站在旁觀地位的人，除加以善意的指導與諫議外，更應給與勇氣，鼓吹前進，免得這微弱的一點曙光因受多方面的摧折而

消滅，這樣才是我們正常的態度。否則，在興頭上給澆下

下鄉工作的困難

伍伯禧

——燕京大學學生生活的一個方面——

我們常常可以聽見人家說，「大學生下鄉難。」我是極贊成這種說法的。自然，這裏所謂「下鄉」，是指下鄉工作，並不是指下鄉旅行，因為在都市住得膩了，下鄉旅行旅行，換換環境，嘗嘗田野風味，吃吃野餐，跑跑毛驢，不但不難，反是一件賞心的樂事。故所謂「下鄉難」，是指下鄉工作難。

燕京大學有一門功課叫做 Field Work，每星期六得下鄉實地工作一天，從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地點是北平郊外的清河，離我們的學校約八九里地，普通騎自行車約需半個鐘頭。那兒是我們社會學系的一個試驗區，包括幾十個村莊，工作有合作，教育，衛生，農業……等。我自從去年就參加了他們的合作事業工作，對象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叫做賀家村，有三十來家人，離清河鎮約有八九里地，居民全是務農，成立了合作社約有半年左右，社員十五人，社股資本額每股二元，十五股共三十元。除辦信用

一盆冷水，前途不知更要受多大的打擊呢！

外，還兼營農場。村民多是很貧苦的，故辦不起小學，大一點的孩子多往隔鄰的蘆村唸書，小一點和窮一點的孩子只有讓他們在家裏幫幫作活。去年才以合作社作主幹，替他們辦了一所民衆學校，教員是一位老頭兒，課本是半教會出版的農民千字課。我每星期六到該村辦完合作事務後，則担任教一個鐘頭筆算。至於老一輩的，大多數是文盲，因此很難找出一個合適的合作社書記和會計人才。社員中有一位三十來歲的青年人，稍爲能寫幾個字，就拉他當書記了。然而他的頭腦很糊塗，不會作會議的記錄，更不會記賬和應付來往的函件。但在人才缺乏的農村裏，這樣的拿得起筆的人已算不可多得了。因此職員們對他是另眼相看的。

我之所以奉命派到那兒工作：（一）是因為該村距離試驗區辦事處不太遠，（二）因為該村的合作社是個新社，好教我從頭開始練習。自然，我的大部分工作是作外勤，指導該社的進行，和幫助牠的發展。因為這樣，困難就

來了。

第一，我所遇到的困難是言語的隔閡。鄉下人的愚是我們承認的，可是他們觀察和接待生客並不愚，他們一聽到你說話中帶上幾個「願書」，「印鑑」，「保證責任」，「信用」，「經濟」，「農村副業」，「呈請登記」，「公積金」，「組織」，「兼營」，「生產」，「消費」，「購買」……等一類合作術語時，他們臉皮一皺，聽得不大順耳，就會由不明瞭而發生疑惑，以為你是故意向他們弄虛玄，因此失却他們的信任。可是我們幹合作事業的人，說話又離不開那一套。故每每因避免談話中帶上新名詞和術語，使我吃盡不知多少苦頭。

第二，我是個大學生，又是受過皇宮式生活的薰陶，一切態度，舉動，習慣，服式，總還帶上一些書生色彩，要與鄉下農民打成一片，須要經過幾番刻苦的磨練，這樣我又不知費去多少心思。比方去家庭探訪，當他們領你到他們家裏時，他們多少有點覺得局促不自然，恐怕他們家裏的骯髒你會見笑，故說話來總是忸忸怩怩，心理上極形不安，因此處處要竭力打破彼此間的隔膜，縮短彼此間的距離，使他們不覺得你是個大學生，不覺得家裏骯髒會使你見笑，使他們覺得你是一位普通的客人。因此下鄉時的

服裝要樸實得跟他們一樣。態度，神色，在在要撇開你的書生色彩。他們的苦，你要表示同情。答他們的問題，你要誠懇。他們敬奉你那一杯髒茶，你要自然地喝下去。他們滿鋪了塵土的襪子，你要滿不在乎地坐下去。你雪白的手帕，不要拿出來東抹西擦。你的眼睛不要奇異地東張西望。像這樣的探訪，實比見官爺還難。

第三，從合作社整個的組織來說，我覺得有好些地方太機關化了。出一簽字，入一蓋章，左蓋了一個箕斗，右來一個戳子。弄得職員們摸不着頭腦，好像他們日常的工作只蓋章簽字而已。有好些職員們還不明白蓋章和簽字的真正用意，更不明白蓋章和簽字以後所負的責任如何，只有服從你一件一件的蓋下去，簽下去，糊裏糊塗。然而我又不能捫着良心讓他們不知而作，于是每一簽字蓋章，又得費盡唇舌去解釋。解釋得清楚明白還好，若解釋得稍為有點含糊，他們反懷疑你來騙他們！

第四，組織合作社手續的麻煩，往往使指導者疲于奔命。單拿從發起組織合作社以至于登記完成，指導機關的承認為止來說，其中經過的手續就要步步為營，不容稍懈。若再加上借款，或辦理農場之類，就化費不少時間。什麼填表格呢，寫章程呢，寫呈文呢，登錄新式簿記呢，寫

請求承認願書呢，寫印鑑紙呢，寫請求借款願書呢，等候調查呢，寫借款合用呢，寫農場計劃書呢……，一套一套的，指導機關發出來，指導者去解釋，農民們跟着在黑暗中摸索。一開會，一議決，一填表，一蓋章，一簽字，又一套一套的，如走馬燈般，天天跟着「手續」跑。因此我很怕拿表格下鄉。有時拿了去給他們填，他們每每有「先生，這表格又是幹什麼的呢？」，或「先生，這裏還要蓋章嗎？」的疑問。有時款子還沒到手，「填表」，「蓋章」，「簽字」已不下十餘次。若把表格一個一個的向他們說明，又限于時間，事實上亦不可能。我聽了半年每週三小時的合作經營論，平時又涉獵過好些關於合作的材料，都不敢說對每個表格都認識清楚，那能在短期內一一把整套搬出來？縱搬得出來，也未必能解釋清楚。縱然自己以為解釋清楚，他們也未必就聽得明白，況且對象又是那些沒有受過相當教育的農民。然而責任所在，又不得不解釋，徒然使他們填寫蓋章以後就算完事，那又不是我們下鄉的本意。這樣，有時簡直令人啼笑皆非。

第五，我所感到最困難的是自己的空虛。我們知道，社會現象是複雜錯綜，因果不分明。和社會接觸要有多方面的智識才能應付。我記得第二次下鄉就蹶着這個困難

了。賀家村因窮，辦不起小學，叫我替他們想辦法，設立合作民衆學校。這本來沒有什麼困難。但後來經過我多方面的探查，知道各方面都有問題，如本村與鄰村彼此因拉攏學生而發生的問題，縣政府干涉不干涉的問題，師資的問題，課程的問題，青苗會與合作社能否爲此而合作，抑受牠牽制的問題，學生能有多少，他們是否都拿得起錢來上學的問題，怎樣籌設才能適合人力財力的負擔的問題，怎樣設置才不致誤人子弟，戕賊兒童的問題，整天在腦子裏打滾。況且我是爲指導合作而來，創辦學校非我的能力所及，然而，在這場合之下，又不能不想辦法。還有他們辦農場這樁事，各方面的問題又來了。如租地每畝價值如何？種什麼種籽才合適？收穫後作物的市價如何預計？場友的工作如何分配？如何分紅？……種種問題，必須先把當地的社會情形弄個明白，才能擬立農場計劃書和農場章程。此外還有一個最易碰到的問題，就是社員間彼此和睦，還好說話，若偶一發生意見或糾紛，又要出來排解。而在鄉間，因房份，因地域，因人事而明鬥暗爭的事，又層出不窮。總之一切的一切，指導合作事業，單有合作的智識是不夠的。必須有多方面的智識，多方面人事應付的體諒，多方面社會情形的明瞭，才能勝任。這樣使初出校

門的我，在在感到自己的空虛，和書本上能使我應用的智識有限。

這樣的已幹了大半年了，其間所遇到的困難很多。自己吃苦頭倒還不要緊，指導失當，辜負了指導機關的使命

，就誤了農民的事業，則是大事，故我們在未下鄉以前，應該認清楚，和社會真正的接觸，不同在學校裏應付書本那樣的可以糊混的。

二十五，二，一，於海甸。

編輯後記

編者

△外蒙古問題，因日俄在那裏的衝突及近日我國外交部兩次的抗議，成爲最重要的問題。張忠絨先生是專治中國近年外交史的。在這篇文章裏，他供給我們了解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糾正一般人一個錯誤的印象，是一篇極有學術價值的文字。

一個極錯誤的印象。

△我們感謝陳受頤先生在病中爲「獨立」寫成這篇論「西洋漢學」的文章。同張先生的文章一樣，它糾正我們

前曾發表過許多篇他的文章。△「丁一」先生是清華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本刊以寫一篇論鄉村建設運動的文章，但現在還沒有寄到。這一期共有兩篇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兩篇都是從燕京大學寄來的，後一篇也可以作大學生活的描寫讀。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我們感謝陳受頤先生在病中爲「獨立」寫成這篇論「西洋漢學」的文章。同張先生的文章一樣，它糾正我們

來，後一篇也可以作大學生活的描寫讀。

本刊第一八八期

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懷丁在君……	李濟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勳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編輯後記……	適之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本期每册零售一角



創作叢書

- 漢園集(詩集).....卞之琳等著
- 西施及其他(戲曲集).....顧一樞等著
- 聖陶短篇小說集.....葉紹鈞著
- 籬下集(短篇集).....蕭乾著
- 萬仞約(短篇集).....張天翼著
- 生之懺悔(散文集).....巴金著
- 沉落(短篇集).....巴金著
- 湘行散記(散文集).....沈從文著
- 你我(散文集).....朱自清著
- 畫廊集(散文集).....李廣田著

創作叢書十種
 布面袖珍本十册
 各定價七元
 國內郵費五角

名著叢書十種
 各特價五元
 五月底截止
 特價期內
 概不零售

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 番石榴集(翻譯各國詩集).....朱湘選譯
- 西窗集(翻譯各國詩文集).....卞之琳選譯
- 化外人(翻譯各國小說集).....傅東寧選譯
- J. Aho's Onlawed and Others
- 筆爾和哲安(長篇小說).....黎烈文譯
- Guy de Maupassant: Pierre et Jean
- 法國短篇小說集.....黎烈文選譯

- 皮藍德婁戲曲集.....徐霞村選譯
- Luigi Ferrandello's Plays
-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鄭振鐸選譯
- 老屋(長篇小說).....陳煒謨譯
- Sologub: Old House
- 黑色馬(長篇小說).....映波譯
- V. Kopsin: The Black Horse
-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黃源選譯

商務印書館
 發行

論政制的设计

陳之邁

衆目睽睽下的鄉建運動

傅葆琛

說民族的「自虐狂」

張蔭麟

科學的應用

彭光欽

鄉村建設理論的檢討

陳序經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第一九一號

日三月五年五廿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 景文齋 | 華文書局 | 華華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 天津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天津華泰 |
| 上海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上海華泰 |
| 南京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南京華泰 |
| 漢口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漢口華泰 |
| 無錫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無錫華泰 |
| 蘇州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蘇州華泰 |
| 徐州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徐州華泰 |
| 蚌埠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蚌埠華泰 |
| 漢南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漢南華泰 |

論政制的设计

陳之邁

近日來中國內政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憲政實施的籌備。國民黨似乎立下決心要在既定期間把憲法草案公布（本年五月五日），並召集第一次國民大會（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據昨日報載，憲法草案的原則已經通過了中常會，再渡送到立法院去整理細目。雖然憲草原則并未公布，但觀於近日中央要人討論這個問題的熱情，我們只有敬佩其精神與毅力。宜乎其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與批評。

憲法的功用之一是制定一種政制。我們批評一部憲法也注全力於其所制定的政制。自從前年三月一日立法院把憲法草案初稿公布以來，憲法草案裏的政制曾經屢次改易，有的改正由中央指示原則，有的倡議於立法委員，有的則是專家的意見。我們看見憲草的政制屢次根本改易，時而內閣制，時而總統制，時而委員制，時而集各制之大成，不免覺得制憲者對於政制的设计完全沒有確定的主張，只看一時的風向。其實政治制度本來便沒有絕對優劣之分，只問它是否能夠達到一時一地的共同目標。這便是說，

日在中國採行。據我們的觀察，國民黨現在積極籌備憲政是想借此達到四種目標。我們完全同情這些目標，故它們又成了我們評量憲草的標準。這四個目標是：

第一，團結人心。有的人也許說，現在制憲為的是遵奉「遺教」及履行六年訓政的諾言。但是要遵奉「遺教」便得先去滿足建國大綱裏所立定的憲政實施條件。現在這些條件都沒有滿足便實行憲政，豈能說是遵奉「遺教」？有的人要說，國民黨根本不配做訓政的工作，因為直到現在，各級各地的黨部，由黨員大會產生者很少，大部分在選舉時受中央的支配；開會和選舉都要呈准中央，執監委不是由中央指定候選人便是選出「候選人」由中央「圈定」。所謂「民主集權」似乎只有「集權」而沒有「民主」。黨員都不能行使四權怎能教人行使？但這并不是現在籌備憲政的動機；國民黨雖常有自効的雅量（黨政機關的一套監察委員會便是例子），但此絕非其一例，則可斷言。我們推測這番決心籌備憲政的動機，覺得是國民黨想借此

之先生曾以團結人心爲開放政權的理由之一，但這也是黨內原有的辦法：「遺囑」上及二十年召開的國民會議便以「和平統一」爲職志，而這次制憲的發動者之一孫哲生先生在提議時也是以團結人心爲目的。若果這個推測不錯，那麼，在政制設計上我們便得到了一個原則：凡能團結人心的典章制度都應採擇施行，凡足以離散人心的則一律擯棄。高談原理或旁徵博引歐西各國的成規沒有用。如果國民大會代表都是指定的或經中央覆核的，無論用的是職業代表制或區域代表制或兩者的混合，人民依舊不能不認爲這種辦法帶有莫索里尼獨裁的氣味。如果國民大會像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一樣，在選舉時，在開會時，處處給國民黨以特權，人民總不能想像這便是憲政而不是訓政，無論是否名之爲過渡時期的辦法。如果我們產生一個名爲人民產生的政府而保留着中央政治委員會高高按置在國民政府之上，運用着指揮監督的大權，人民總想不出這是和今日的政府根本上不同的政府。這些不過是例子，其它不難看得出來。目標既在團結，總希望事做到了目標便自然達到。此其一。

第二，現行的政制推諉卸責，缺乏效率，是全國都知道都承認的事實。爲什麼現在的政府如此令人不滿意呢？

據我們的觀察，這是五院制度當然的結果。我們熟知所謂五院制度究竟是怎樣的政制，現在完全沒有定論。王寵惠先生曾和孫中山先生當面討論過這個問題，討論之後寫過一篇「研究五權制度述略」，其中顯小他們完全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其它闡發「遺教」的人更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莫衷一是。過去五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五院制度是簡直不能行使的制度：直隸國府的現在何止五院？軍事委員會比之考試院權力優越何止百倍？主計處那能比得上行政院下的一個部會？講法理現在有十數個同是直隸國府的治權機關；講實際現在只有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兩個真正有力的機關。這樣的政府稱之爲十數權的政府也可，稱之爲兩權的政府亦無不可。五院制度表見了嗎？

五院制度脫胎於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孟氏學說的出發點在保障自由，在厲行放任主義。爲自由爲放任他不管把政府弄得軟弱無能，唯恐怕政府太過熱心做事。分權的目的在牽制政府，使得政府不能做事，欲做事而不能。五院制度把權力更分得仔細：治權與政權分開，治權拆裂成五，政權割劃成四。但是國民黨並不講天賦人權，更不談放任主義。我們要實行的是集體主義的民生主義。我們不能忍受一事不做的政府，我們希望政府發揮最高的行政效

率。然而我們的政府機構是最笨重的，近年來政府效率的特低正是五院制度達到了它本來的目標。國民黨制憲的目標如在產生有效率的政府，那麼唯有放棄死守五院制度的精神（形式無關宏旨）。前年年底四屆五中全會對於憲草這樣決議：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同時應審察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驗，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

這個決議沒有提到五權憲法。這是國民黨政治理論空前的進步。我們希望中央能把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推到它邏輯上的結論。那樣政府便能統率，三民主義也便可行，制憲的目標之一也可達到。此其二。

第三，團結人心，有效率的政府兩事，可以使得政府受到人民的信任。博取人民信任是任何政府都希望的，當然也是國民黨政府所希望的。這種信任的產生繫於人民是否：（一）有監督政府的能力，（二）必要時能更換政府的人選。如果這兩點不受限制或蹂躪，人民必肯授政府以很大的權力。如果人民沒有這兩種權力，人民便不肯——至少不甘心情願——政府大權獨攬。近日許多人講「總統緊急

命令權」，以之比擬德國威馬憲法第四十八條或袁世凱的「新約法」。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將來的總統受人民的信任，他完全可以享受大權；如果人民不信任他，贊成「緊急命令權」豈非贊成袁世凱？我們從前反對袁世凱，我們也反對將來的袁世凱，不問將來的袁世凱從前會否反對過往時的袁世凱。但是我們並不反對將來我們有羅斯福或興登堡或路易喬治或麥唐納一類的行政首領。任憑憲法怎樣起草，那兩個權力是人民對政府信任的根本。中央既然要人民信任政府，便得畀人民以監督及更換政府的權力。此其三。

第四，中國近數年來政潮的起伏是三數領袖的悲歡離合。有人說：「國民黨的領袖離合，可以蔣汪胡代表其大半……永遠以蔣為中心，汪胡左右起伏，好像有一定的規律。」（大公報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短評）又有人說：「過去政潮每以軍事為轉移，以致每有政潮，即繼以內戰，誠屬政治未上軌道，難達民治之梗。」（甘乃光先生談話，中央日報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糾正這種最不良的現象也是國民黨所希望的，制憲是使政治走上軌道的辦法之一，因此也是這次制憲的目標之一。我們可以想像在最近的將來政軍財界的領袖還是現在的那些領袖，但是我

們希望他們將來不要再演那種悲歡離合的喜(悲?)劇，至少不再「以軍事爲轉移」。我們希望能制定一種制度使得政治走上軌道。在制定將來政制之時，領袖們應努力謀一種合宜的辦法，避免長此演劇。這件事對於他們也許有利，對於國家一定有利。但領袖的離合，何等機微奧妙，豈是外人所能洞悉？所以在制法之時領袖們使應該自身努力：他們是政制設計最有權威的專家。至少我們絕對不能因爲迷信什麼學說成例而不顧領袖們的脾氣，使得法一施行他們又鬧起脾氣來。學法律的人最怕因人而道法。實際上似乎是非如此不可，因爲有權勢的不服法時，「皮之不存

，毛將安附？」此其四。

以上四點似乎是現在中央決心實施憲政的目標。我們對於這四個目標完全同意，對於中央的決心也只有欽佩。但是我們提出它們來促中央的注意，因爲我們怕制定的憲法不一定能達到這四個目標。我們同時要說明，政制本無絕對的標準，只有此時此地的標準。我們既完全同意於這四個目標，我們也以這四個目標爲批評衡量憲草的標準。不滿足這四個標準的憲法，國民黨不應認爲滿意，我們也不能認爲滿意。

二五，四，二五。

衆目睽睽下的鄉建運動

傅葆琛

獨立評論一九六號陳序經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篇文章，把我對於鄉建運動想說的話也勾引起來了。胡適之先生以爲陳先生的觀察太過於悲觀。的確，陳先生的論調使讀者要發生這種感想。其實，陳先生何必學那「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的無事自擾。而且我覺得陳先生對於鄉建運動的態度不十分合宜。我以爲現時我國知識界的分子對於鄉建運動至少應有三種認識：

第一，鄉建運動本來是一個最困難的社會運動。在歐美各國，這種運動也是幾經波折才上了軌道。拿美國和丹麥兩國來說，它們的鄉建事業都是我們所欽佩而常常借鏡的。美國自十九世紀中葉產業革命推進之後，鄉建運動早已醞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前任羅斯福總統 (President Roosevelt) 發起鄉村生活運動 (Country Life Movement)，並設立鄉村生活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n Country

Life)，美國的鄉建事業始有顯著之成績。丹麥的鄉建運動也是一樣地遲慢，經民族英雄格龍維氏（Grundtvig）苦心孤詣地領導，慘淡經營地努力，創辦農民高等學校，並提倡合作組織，丹麥農民的富力才一天一天地增高，丹麥的國家才一天一天地強盛起來。

我國鄉村人民特別多。他們的知識程度和經濟能力都遠不及美丹兩國。而且近數十年，天災人禍又接連不斷地兩面夾攻着，我國鄉村社會已根本動搖，鄉村民生計已瀕於破產的絕境。在這種情況下的鄉建運動，不但不能馬上收效，恐怕所遭遇的困難不知要比美丹兩國多若干倍！所以我國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惟有拿定主意，抱百折不回的決心，向前去幹，將來總有成功之一日。凡不站在鄉建運動戰線上的人們，不但應當對這種運動表充分的同情，而且應當盡力協助，並從旁鼓勵，如同看長途賽跑的人，在圈外不斷地吶喊着，希望着，至少他們能給予跑者精神上的興奮。

第二，近來我國社會人士不特對於鄉建運動期望太殷，而且常常誤解了鄉建的工作。他們總以為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應當早點把工作成績拿出來給大家看。其實他們所想像的成績，常常不是從事鄉建運動人們所希望獲得的。

而且範圍越大工作越多的鄉建機關，越不容易有什麼整套成績給人看。拿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事業來說，許多人批評牠太空洞，太不經濟。殊不知平教會的真精神並不在空洞不空洞經濟不經濟的上面，因為平教會的領導者眼光很遠大。他們的目的在探尋全國鄉建的整個解決方案，並不汲汲於求得零星的和皮毛的成績。所以凡是去參觀過定縣實驗事業的人，都不免覺得平教會的工作太空洞。至於說到經濟一層，許多人以為平教會雇用了一二百位職員，每年平均消費到一二十萬金錢，並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我們要知道平教會的目的在由科學方法的實驗，達到全國鄉村的建設。自來科學機關都是最不經濟的機關。平教會既然站在科學的立場去研究社會事業，當然不能顧到經濟的問題；譬如各種聲光化電的機器，在研究製造的時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款項，等到發明之後，牠們的功用普化到世界，一般人才知道牠們的真正價值。所以我們若是拿經濟的眼光去批評科學的工作，未免有點「冤哉枉也」。

第三，我國的鄉建運動絕不是單靠幾個領袖人物便能成功。晏陽初，梁漱溟，和其他在鄉建方面有歷史有聲望的人們，不過是我國今日鄉建運動潮流和呼聲的先驅者，

衝鋒者。他們的精神和人格，熱心與毅力，固然激發了許多同志去推動鄉建的大輪；但是單獨靠他們幾個人的能力，希望我國的鄉村能夠建設起來，怕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我覺得鄉建的成功必須有三個條件：（一）學術力量，（二）政治力量，（三）社會力量。沒有學術力量，鄉建不能發動，不能進行；沒有政治力量，鄉建不能普遍，不能徹底；沒有社會力量，鄉建不能堅固，不能持久。學術力量由專家負責，政治力量由政府負責，社會力量由人民負責。專家只能根據事實與學理來號召，來研究，把研究的結果貢獻與政府和人民；政府必須利用專家研究出來的辦法去實施，去建設；同時一般鄉村人民必須能了解此種建設的意義，並能接受此種建設的事項。這樣，專家，政府，人民三方面共同努力，然後鄉建才有成功的希望。請問我國今日的鄉建運動是否切實地履行了這三個條件？專家代表的學術機關是否得到政府的贊助？政府當局是否採納專家的意見和貢獻？一般鄉村人民是否具有自覺自動的意志和組織的能力去接受政府的命令，去實行專家的主張，毋須外力的勉強與壓迫？若是這三個條件有一個沒有辦到，鄉建的目的就不能達到。

我們若具有上述三項認識，或許不致對於鄉建運動發

生誤解。本來鄉建運動在今日的我國，既毋須稱讚，也不必責備。真正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完全以事業為重，不存名利之心。他們只知埋頭苦幹，對於外間的毀譽褒貶並不介意。而且真正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是已經把這種事業認為他們的第二生命。他們雖然不能對這種事業太過於樂觀，更不能抱一點悲觀。據我個人所知，晏陽初，梁漱溟，高踐四，俞慶棠，黃任之，江問漁，陶知行，邵爽秋，許仕廉，章元善，這一般人，對於他們的工作，都有很堅固的信仰，很濃厚的興趣，很遠大的希望，否則他們早就灰了心，半途而廢，何必還在那裏根據各人的主張和研究，繼續不斷地再接再厲地奮鬥呢？我覺得我們對於鄉建運動不可過於着急。語云：「欲速則不達。」寧可不顧目前之犧牲，不可故意趕快造點成績出來。其實這何嘗是真正的成績，不過是些點綴門面，敷衍社會的外表而已。

我國鄉建運動是不是失敗了？是不是已經到了「此路不通行」的境地？現時確是有許多人在那裏觀望，在那裏懷疑。但是我敢信鄉建事業的忠實信徒絕不會消極。陳序經先生引梁漱溟和晏陽初兩先生在鄉村工作討論會報告的話，以為一個說：「不寒而慄」，一個說：「慄慄危懼」，是表示畏難退縮的意思。這不免有點「斷章取義」。梁

晏兩先生不過感覺工作的困難，故爲此言以警勵同志。他們何嘗有消極悲觀的心理。陳先生又引李景漢先生在獨立評論一七九號「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裏的一段話，以爲李先生也走到了山窮水盡的絕路上去。李先生的意思是說做鄉村調查和鄉建工作的人們，起初覺得農民很容易對付，後來越做越難，反覺得「受不了」，不願和他們打成一片了。李先生雖然這樣地說，却仍然照樣地幹，而且比從前更加倍努力。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梁晏李三位先生所說的話都是經驗之談，奮勉之語。他們不但毫無悲觀的意念，他們的話更證明他們對於鄉村社會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於鄉建事業有進一步的信心。陳先生把他們的話當做消極的表示，豈不是「斷章取義」麼？

晏陽初先生前年曾說過幾句叫人佩服的話。他說：

所以要救中國危亡的重要關鍵，不應當光在緩急快慢上計較，要先抓住國家的命根，治着他的癥結，培養他的元氣，拿定主意，下大決心幹他幾十年，乃至於我生的時間不夠，望諸後人，向着既定的目標，有前進無後退，有犧牲無顧慮……我希望，我熱烈地希望農村運動的同志們對於農村運動的重大使命，要見得透，拿得定，無貳無疑，然後來探討

牠的實現的方法和步驟。

我國鄉建運動到今天，或者尙談不到成功與失敗，因爲牠雖然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仍然還是很幼稚，還在試驗研究的時期中。局外的人觀察當然要發見許多缺點，因此遂有種種不滿的論調。只就平教會在定縣的事業來說，我們已經聽見許多的批評。我很贊同獨立評論九十七號署名憂患生的某君在「定縣之謎」的一篇文章裏說的幾句公道話。他說：

定縣工作過去數年的成績，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膚淺的地方，缺欠的地方，不過那也不足爲定縣病，也不必爲定縣諱。一點缺憾沒有的事業只有烏托邦可以找到，現實的世界是沒有的。失敗了九次，成功了一次，我們就應該私心慶幸沒有白費工夫……定縣用的是試驗方法，科學方法。試驗了也許失敗，失敗了還要試驗，一直達到目的爲止。所以過去的失敗並不是定縣的債務，而是定縣的資本。失敗愈多，經驗愈多。失敗的機會愈少，成功的機會便愈少。……定縣工作是我們大家的工作。定縣成功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定縣失敗是我們大家的失敗。我們有甚麼可以笑的？更有什麼可以罵的？

應生有的話雖是對定縣說，其實我們對一般鄉建事業都應當具這種態度。泰西哲學家曾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我盼望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無論站在專家，政府，或人民的立場，都要有堅持到底的精神與毅力，要練習去碰釘子，要從碰釘子的經驗裏去找解決鄉建問題的途徑。我還盼望各鄉建機關今後對於用行政格外注意，不可授人以口實，減弱自己的立場，即使有人任意批評，也要虛心採納，努力改善。我更盼望站在鄉建運動圈子外的人們，今後不可只發悲觀的議論和消極的批評，因為這是毫無補益的，應當拿旁觀者的地位去指導，去糾正，若是能進一步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這種運動，那更好了！

說民族的「自虐狂」

張蔭麟

近來國難日益嚴重，全國上下都蓬蓬勃勃地努力各種建設事業。掙扎了十幾年的鄉建運動，似乎也有了一點頭緒，前途漸放光明。鄉建同志們加緊工作吧！全國知識界的先生們羣策羣力地一齊幹吧！

我曾在定縣鄉下住過幾年。燕京，清華，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江蘇教育學院辦的幾處鄉村實驗事業，我都幫過一點忙。我對於鄉建運動的過去與現在，雖然不敢說看得十分透澈，我對於鄉建事業可以說多少有點經驗。我說的話當然不一定對。鄉建同志諸君，和關心鄉建的先生們，或者能原諒我吧！

近來無意中碰到兩段各不相謀而可以互為注腳的記載，把它們比並一讀，我的眼前驀地展開一幅「未來中國民族的現形圖」。

其一段記載說，「平津清查處已准在北平全市設立土膏行十六家，現在揀選中。至於煙土來源，以熱河土為最多；蓋在日本浪人包辦之下，運售既便，價亦低廉也。」

（見宇宙風，一五期，一二八頁）

另一段記載說，「（四川的）人民……寧吃黑飯，不吃白飯。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着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真看見不少。……吸鴉片的中國人當然不以四川為限，但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吸鴉片的一件事，不論在吸者自己或他的親友眼中，總是一件諱莫如深的醜事。在四川却不然，你到一

個人家去吃飯，除非那是一個開明的家庭，……主人是要請你上坑吸一口兩口的。你笑說不吃，他便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陳衡哲，川行瑣記二，見獨立評論一九五期，一八至一九頁。）

其實上引陳衡哲女士所描寫四川的情形，並不是四川獨有的。至少她的鄰省雲南，據我平日所聞於一個雲南籍的老同學，也是一模一樣。我自己的家鄉廣東也正朝着這種情形追趕。有人說，西南邊省為中央政府所鞭長莫及的，所以這樣的糟。那麼，輦轂下的江南又怎樣？我去年寒假中遊蕪湖，一位鐵路的辦事員告訴我，近來這粳白米的生意日衰，而黑米的生意日盛；只這一市每年的「特稅」就有三百萬。

中國的鴉片問題因為已差不多有了一個世紀的歷史，因為已習慣到曾經做過青年會運動的目標，現在好像不值得深論。但我們試翻自有吸鴉片以來的歷史，「寓禁於徵」只是最不開明的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纔採用的辦法。以三「民」主義的革命政府，當四海一家的時候，而採用這種辦法去對待它的「民」，豈不大奇？在袁世凱的一個時期，能不用「寓禁於征」而應付得了的鴉片問題，而說現在舍此別無良策，那是「養雪欺霜」的自誑。這類的自

誑一天沒被撤銷，我們理智的良心未昧的人，一天不能相信為中國民族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真正存在。

鴉片的播散，有我們的統治者繼續「導乎先路」，我們的善鄰加快「乘騏驥以馳騁」，那怕煙霧迷濛的癮君子國不會出現在這赤縣神州？

但是，在我們未來的「現形圖」上，癮君子只佔一部分。設想有智識而最富於血性的人給砍殺，刑殺，囚殺了，給「變化氣質」了，蹈東海而死了；有智識而無血性的人肩着宦囊到外洋或租界「作新民」去了，做超等漢奸去了；剩下的蚩蚩者，若不是低級的奴才，便是連竿也揭不起的癮君子。請問這樣的民族，即使上天特別賜給它以翻身的機會，又如何翻身？

現在中國的病態，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民族的自虐狂」(National Masochism)。變態心理學上有所謂自虐狂者，犯了這種毛病的人會在自身的楚痛和屈辱上得到筋酥骨癢的滿足。集合地說，現在的中國人就髣髴有這樣的情形。我們不獨自虐，簡直自殘；不獨自殘，簡直與高采烈地在自殺。我們肉體上的自殺是在「寓禁於征」的名目下養毒播毒，我們精神上的自殺是用迅雷虓虎的威勢去淘汰最富於勇氣和同情心的青年。我們只管見慣不怪，歷史上

實在沒有一個民族比現在的中國人對待自身更狠毒更惡辣的了；環顧四境，實在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們比我們對待自身更狠毒更惡辣的了。

我們且慢自寬自慰。我們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沒被祛去，則一切建設復興的工作若不是飾爛泥而雕朽木，便

科學的應用

中央研究院最近決定，科學研究事業應注重於應用方面；並具體的提出，關於應用上的問題可交各研究機關去研究。這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之下是必要而急切的。

不過我們對於這種決定要明確地認識，注重應用方面的研究祇是一時的。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常的政策；其目的在應付中國目前的需要。這種決定並不包括漠視理論方面的研究的意思，也不包括我們可以放棄理論方面的研究的意思。若是我們誤會了這種決定的本意，以為中央研究院是從根本上重視的科學的應用，那便大大的錯了。研究科學而專注意於應用方面，乃是一種功利主義；其結果足以阻礙科學的進步。

讀過科學史的人都知道：科學上最大的貢獻在最初都

是資寇兵而齎盜糧！我們且慢慶祝鐵路的完成，須知東三省在淪陷之前是全國鐵路網最密的一部分！我們且慢忙着釀資榨欸不去購買糧食以送雪中的炭而去購買飛機以添錦上的花，須知九一八在瀋陽被掠的飛機構成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空軍實力！

彭光欽

是純理論的。研究者在研究的當時全是爲了求知的興趣，常常夢想不到一種研究在後來的用處。譬如 Pasteur 之研究細菌，他並沒有想到後來的醫生利用他的研究去賺得「濟世活人」的匾額，或牛奶場的掌櫃利用他的研究去擴充生意。奧國和尚 Mendel 在花園裏弄莢豆爲樂，他也沒有想到後來 Chicago 的屠牲廠用 Poland-China 豬肉獨霸美國市場。Einstein 研究相對論，他也沒有想到相對論到了現在也有了實際上的用處。最講功利主義的 Edison，在他研究電報紙帶發聲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的研究後來會傳播名人們的講演，歌女們的鶯聲。這些例子足以證明科學的應用方面乃從理論的研究逐漸演進而來。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問題時，並不能預定他的研究有沒有用處。有沒有用

處這個問題，在一個研究者的心目中常常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重要的。

根據這種理由，美國最大的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設立的研究所，用最大的精力去研究理論上的問題。那個研究所的副主任前幾年曾因對於物理學上的貢獻得諾貝爾獎金。Lilly Co. 製藥公司的研究所也從事於若干理論的研究。該公司所聘用的中國科學家 K. K. Chen 現在正研究癩蛤蟆幾種分泌液的生理作用。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的研究所，我們若是把他們的研究報告一看，便知道他們所研究的也多半是些理論上的問題。以上這幾個機關都是研究應用科學的機關。他們之所以研究理論上的問題，是因為他們認識了理論方面的研究之重要。

就一般科學上的研究而言，理論方面的研究領在前面，應用方面的研究跟在後面；兩者之間常常隔着相當的距離。研究科學應用方面的人，很少能在科學上有偉大貢獻的。所以大發明家 Edison 雖然對於現代文明有極大的貢獻，可是在科學史上幾乎沒有甚麼地位。一個國家的科學研究事業若是專門在應用方面注意，那個國家的科學必定沒有多大的進步；也不能有巨大的貢獻。譬如日本的科學，因為他們科學家的努力，可算十分發達。他們每年所發

表關於科學研究的論文的篇數，僅少於美國，比德國英國法國還要多。他們關於科學方面的定期刊物不少於任何國家。可是日本科學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並不甚高；祇有很少幾個人可推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在科學上的小貢獻也不少；可是缺乏偉大的貢獻。印度的科學遠不及日本發達；可是印度會有兩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金，日本反而沒有一個。這其間的理由或者很複雜；但有一個很顯明的理由，便是在日本盛行着功利主義，科學上的研究太偏重於應用方面。前面已經說過：功利主義是足以阻礙科學的進步的。日本的科學便是被功利主義阻礙着了。我們一方面希望日本的科學家變更他們的趨向；一方面希望中國的科學家在這科學萌芽的時候對於所走的路道認識清楚，利用別人所得的經驗。

話又得說回來。中國是一個科學落伍的國家；因為科學落伍而造成現在這個非常的局面。在一個非常的局面之下，一切的事業都很难依照正常的政策去施行。中國現在的科學研究特別注重於應用方面，便是在非常局面下一個應急的辦法。對於一個餓得快死的人，若是你手裏有兩個窩頭，給他吃了，救他一命再說。若是定要依照衛生顧問所開的菜譜去配飲食來給他吃，恐怕菜沒辦來，人已死了

。中國目前的科學研究注重應用方面的政策，可以權且用「給窩頭」的看法去看他。

中國科學應用方面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不能一一去討論。我們在這裏且指出幾個在經濟上有重要性的問題談談。據最近海關報告：中國近年的出口，以桐油爲大宗，其次是絲茶。近年來華茶的銷路頗受台灣茶及錫蘭茶的威脅。絲的銷路也受到人造絲的對抗。桐油雖然還沒有發現敵人；可是我們知道美國已經在 Florida 那邊種植研究。若是我们現在不趕緊對於絲茶桐油加以研究，恐怕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最大宗的出口貨要發生問題。茶和蠶絲兩項，

在日本方面已經研究到了相當地步，我們應當利用他們所得的結果繼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關於桐油的研究，上海化學研究所已經作過一些關於化學方面的研究，還須要繼續努力。關於桐油的產量方面，我們以爲應該有遺傳學家去作桐樹選種的研究，位緣學家去作種植的研究，使能大量產生。

關於某一問題，若是有就地研究的必要，政府應該聘用專家去就地研究。若是某一問題不帶地方性的，爲節省人才和設備便利起見，政府不妨出些經費委託各大學或研究所去研究。這也是我們一個原則上的具體的建議。

鄉村建設理論的檢討

陳序經

我在獨立評論一九六號曾發表過一篇「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那篇文章是注重在鄉村建設運動的工作方面的觀察，我現在再想從這個運動的理論方面加以檢討。

照我個人的意見，近來好多所謂鄉村建設運動，在工作方面所以少有成效，而漸呈枯萎的現象，從一方面看起來，固有多少由於客觀條件的缺乏，如人才難找，經費不足，環境惡劣等等，可是從別方面看起來，也可以說是由

於理論方面的錯誤。在某種意義上，後者比之前者好像猶爲重要。這種理論方面的錯誤，分析起來頗爲繁雜，我在這裏只能將比較重要幾點略爲說明。

鄉村建設運動，在名詞上雖是很新穎，在理論上却有了多少復古的趨向。這種趨向，在對於這個運動提倡較早，實行較力的中堅人物，如米迪剛，梁漱溟，王鴻一，嚴慎修諸先生的言論或著作裏最爲顯明。米迪剛先生以爲「

欲爲中華民族找出平安大道，亟須恢復吾國固有之村治」。他又提醒我們：他的思想淵源是周易，他的理論根據是大學，他的理想人物是虞舜。（三十年村治經驗談，鄉村建設旬刊一卷三期。）梁漱溟先生相信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是兩個永遠不會相聯屬的東西」。「我們幾十年來愈弄愈不對的民族自救運動都是爲西洋把戲所騙。殊不知西洋戲法，中國人是要不上來的」。他指出我國民衆覺悟之機已到，而這種覺悟的起點就是中國固有的村治的路（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後覺悟）。王鴻一先生的理論大致可以說是與米梁兩先生的相同。至於嚴慎修先生提倡復古鄉飲禮與古鄉射禮，也是有復古的趨向。照嚴先生的意見，鄉飲禮乃所以「保長幼之序，免爭鬥之獄」；鄉射禮是自衛的辦法，所以他說：「鄉之自衛，當先從獎勵人民拳術射擊起，而以舉行鄉射禮爲鼓舞之術。」實言之，鄉飲禮是對內方面，鄉射禮是對外方面。

我想這種復古論調的錯誤是不必詳加指摘的。而況米迪剛先生在翟城村所提倡過的新教育，女學校，既已非我們固有的路，梁先生在廿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所發表「我的一段心事」的演講詞裏，也不能否認「要讓鄉村進步，那就得接受外面的新科學技術，新知識方法，絕不能

深閉固拒。」又如嚴慎修先生希望以古鄉飲禮來「保長幼之序，免爭鬥之獄」，恐怕也只是是一種夢想。至說習拳術射擊是鄉村自衛的方法，那是言之太過罷。拳術射擊在今日不但不能抵抗土匪共黨，用以制服穿窬小偷也嫌不夠。這真無異於提倡肚子可以敵槍砲，大刀可以勝飛機的故智罷。

好多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以爲我們固有與過去的鄉村曾有過光榮燦爛的地位，不過現在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由於天災人禍的壓迫，以至農村衰落。因爲了農村衰落，所以提倡農村復興。鄉村建設運動有時也謂爲農村復興運動，恐怕就是這個原故。

中國今日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影響到鄉村，是無可諱言的。但是要想抵抗或打倒帝國主義，我怕還是要帝國主義。處在今日的世界，要想閉關自守固是做不到，復回過去地位也是無濟事。胡適之先生在答梁漱溟先生一文裏曾說：

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爲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胡適論學

近著第一集頁四六六)

至說天災人禍之影響於鄉村，那也是一種事實。然而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天災人禍並非最近纔有的。我怕我們在過去的天災人禍，比之近來的還且較為厲害。不過過去交通不利便，消息不靈通，以致人們不大感覺。同時沒有歐美日本各國的鄉村來和我們的以相比較，而不致相形更絀罷。

事實上，我們很懷疑中國的鄉村在歷史上曾有過一個光榮燦爛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時時鬧着饑荒，我們的人民從來少有資產。天天都與貧窮為鄰，處處都與災禍相掙。差不多已到無可衰落無產可破的地步。大概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們的聖賢哲人處世立身與規勸後人的寶箴不外是「忍」「儉」兩個字。因爲貧窮太甚，災禍太多，而又信命做事，靠天吃飯，除了忍儉以外，試問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西北各處的穴居，華北一帶的泥屋，以至所謂數百年京都附近的裸體在田裏工作，與吃樹皮觀音泥的種種現象與苦况，難道是到了最近來纔有的嗎？

鄉村建設運動主要可以說是主張以農立國。鄉村工作討論會所編的「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的「集會起源及目的」裏說：

我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村之健全與否，農業之興隆與否，不僅爲農民生死問題，亦爲國家民族存亡問題。……現在關心國事者，以國之不強，由於農業之不振，使坐不救，則覆亡厄運，必迫在眉睫。

梁漱溟先生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裏也有下面一段話：

假使中國今日必須步近代西洋人的後塵，走資本主義的路，發達工商業，完成一種都市文明，那麼中國社會的底子雖是鄉村，而建設方針所指猶不必爲鄉村。然而無論從那點上說，都不如此的。近代西洋人走這條路，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會慘劇，外而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爲一種病態文明，而人類文化的歧途。日本人無知盲從，所爲至今悔之已晚的，我們何可再蹈覆轍。此言其不可。……抑更有進者，我們今日便想走西洋的道兒亦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個個俱是工商的先進國，拼命競爭，有你無我，我們工商業興發之機，早已被杜塞嚴嚴的不得透一口氣，正不是願步他們後塵或不願的問題，而是欲步不能了。……現在資本主義下

的工商業祇是發財的路，而不是養人的路。……

農業則不是發財的捷徑，而止是養人的路。……祇

有鄉村建設，促興農業，能解決這多數沒飯吃的問

題。

我國耕地有限，而人口過多。目下一般農民之無田可

耕者已不知幾許，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遷移東北四省

又生問題，苟非振興工商業，即此大多數的人民更將沒有

出路而坐以待斃。而況今日耕地的分配又很不均，自耕農

爲數很少。近來有許多人提倡「耕者有其田」就是這個原

故。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即使耕田能夠分配均平，問題仍

未解決。因爲問題的重心是在於田少人多。又據專家估計

，我國農民，而尤其是北方農民，因爲天時氣候的關係，

每年耕作時間僅佔全年時間三分之一，假使這些農民每年

三分之二的時間閑坐而吃，不但是國家的大損失，而且容

易養成怠惰的劣性。

至說國之不強，由於農業之不興，那是無稽之談了。

假使這種理論而是對的，那麼英國不會強了，德國不會強

了，日本不會強了。若說中國自來以農立國，所以現在也

要以農立國，那又是食古不化了。古今的情勢不同，我們

不能以古繩今。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國豈不是以農立國嗎？

一百年前的德國也豈不是以農立國嗎？五十年前的日本又豈不是以農立國嗎？

梁漱溟先生以爲工業發達，「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

會慘劇，外而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爲一種病態文

明。」他忘記了我國有史以來，內亂慘劇，層出不窮，弄

到吃人肉，住洞穴，衣不蔽體。近來外患日迫，土地喪失

，國家難保，我們不自努力，不自責備，而作這種無益於

己，無益於人的空論，這是妄說，這是誇大狂。

然而最奇怪的是梁先生說：「日本人無知盲從，所爲

至今悔之已晚的，我們何可蹈其覆轍。」這種言論，恐怕

日本人聽了也要暗笑起來。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日本名流

中野正剛，室伏高信等所開的座談會，已有人感覺到中國

若真正工業化起來，日本要受惡影響。那麼中國人士提倡

以農立國，豈非日本所最歡迎的嗎？

至說我們「工商業興發之機，早已被杜塞嚴嚴的不得

透一口氣」，而不能步人家後塵，那是惰性作祟罷。五十

年前的日本何嘗不受西洋各國的工業壓迫？然而今日日本

的工商業不但蒸蒸日上，而且威脅了西洋各國的工業。其

實這種論調，無異等於說中國飛機，火車，輪船，科學以

及一切的東西，都不如人家，所以不能步人家後塵，而也

不必步人家後塵！

梁先生說：「現在資本主義下的工商業祇是發財的路，農業纔是養人的路。」我們以為假使梁先生而放開眼睛來把重農與重工的國家比較一下，便能知道他的言論的錯誤。這一點獨立評論已發表過不少文字，用不着我在這裏重述。我只要指出：一個國家要獨立生存於這個世界，專事養人是不夠的。養人以外，譬如交通的工具，衛國的武備，以至一切的日常工業用品，也不能不特別留意，尤不能不努力發展。

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也許說道：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農業不發展，則工業不易發達。這種見解，我們並非完全否認。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並不輕視農業。事實上，人們今日的農業之發達，也為我們所望塵莫及。我們今日各處的農業試驗場豈非還要移殖外國的農產種子嗎？而況我們不但好多次要農產，如水菓之類，要由外國輸入，就是好多主要農產，如米如麥，也要從外國運來。這又豈非證明人家的農業比我們的進步嗎？又況西洋農業之特別發達，還是在工業發達以後。從前用十個人耕的田，現在只用一個人就已夠用，這又豈不是機器發明工業發達以後的結果嗎？

事實上，中國工業苟不發展，則農產出路也成問題。自己沒有工廠，則好多農產價格必操之外人之手。加以我們目下既不能復回從前的閉關時代，而自安於簡單生活，日常需要各種工業又多依賴外人。外人計奇操縱，以賤價購買我們的農產，以高價出售其貨物，結果是我們受了雙層壓迫。處這種情形之下，怪不得我們要有年豐而無一飽的現象。

注重農業發展，本是物質建設之一種。然而最奇怪的，是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對於物質方面的建設，以至農業方面的改良，又往往忽略。假使有人到各處鄉村建設實驗區參觀考察，一般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領袖又會常常提醒人們，不要注重於他們的物質方面的建設，而要靜觀他們的精神方面的動作。我們也許承認物質是精神的外表，有了建設的精神，就可以有物質的建設。然而什麼是精神建設，以及精神建設的效果如何，他們又不能給我們以一個滿意的回答。我國人數千年來侈談精神建設，物質建設固因此而沒有成效，精神方面又何嘗有過什麼成績？

因為提倡以農立國，而農業又在鄉村，所以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又標出都市人返鄉村的口號。照他們的意見，鄉村的衰落，是由於鄉村人跑去都市。這好像是倒因為

果。我們恐怕正是由於鄉村的衰落，人們纔跑去都市。現在的鄉村已感人口過剩，耕地太少，再要都市人跑去鄉村，豈非自尋死路嗎？

梁漱溟先生以爲鄉村之鋼鐵愚昧，乃由於有智識人均奔向都市，因而提倡「智識份子到鄉間去」。我們並不反對智識份子到鄉間去，然而若說鄉村之鋼鐵愚昧，乃由於有智識人均奔向都市，便是錯誤。都市是智識的重心，高等與專門的教育機關固在都市，中等以至好較好高小學校也是在都市或半都市式的縣城與市鎮。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也豈不是在都市縣城嗎？這是一種事實，而不能否認的。事實既是如此，假使我們而要提倡智識份子下鄉，那麼首先恐怕還是要提倡鄉村人民到都市求智識。我國人口，住都市的不夠百分之十五，而這百分之十五之有智識的恐怕沒有十五分之一，以之建設鄉村固嫌其太少，以之建設都市又何嘗過多呢？

此外又如梁漱溟先生把民主政治與鄉村建設當作兩種不能相容的東西，也是錯誤。照他的意見，中國不能施行民主政治的路。只有鄉村建設的路纔可以救中國。關於這

一點，我在這裏不必詳加討論。我只要指出：梁先生不但忘記了鄉村自治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的一種方式，而且忘記了民治政治也可以當作鄉村建設的一種工作。我把梁先生所著的「村學鄉學須知」翻閱之後，覺得梁先生所謂「作村學的一份子，要知道團體爲重，開會必到，有何意見，即對衆說，以及尊重多數」種種要點，均是受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影響，然在字面口頭上却又極力反對民主政治，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最後我願意指出，鄉村建設運動可以叫做社會建設運動的一種，鄉村建設實驗也可以叫做社會建設實驗的一種。在歷史上，社會建設實驗並非沒有的。比較顯明的例子如歐文 (Robert Owen) 在斯格蘭的新蘭諾克 (New Lanark in Scotland)，與在印第安那的新和諧 (New Harmony in Indiana)。歐文不但有了相當的經費，相當的人才，相當的環境，相當的經驗，而且有了動人的理論。然而他的實驗工作也終不能免於失敗。我們雖不能因過去的失敗而放棄實驗工作，然而實驗的工作需要健全的理論，這是一般提倡或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張蔭麟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歷史教授，我們很感謝他在著「中國史綱」的百忙中為獨立寫文章。

一九六期發表後，我們收到很多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本期我們先發表傅葆琛先生這篇長文。

△彭光欽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本刊第一九七期曾刊載過他一篇「試驗的科學」。

△本月上版印成後，因為一位作者臨時請求我們把他的一篇長文章抽出了，我們得臨時改版重印，所以把出版

△自從陳序經先生「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在本刊第

的日期耽誤了一天。

本刊第一八八期

紀念丁文江先生

專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懷丁在君.....	李濟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編輯後記.....	適之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本期每冊零售一角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二六〇〇
三三三〇

為何林語堂先生勸人用

求兩解作英漢模範字典增訂本？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林先生說：『去年商務出了兩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範字典係增訂本，其原本於民國十八年出版。模範以求解作文兩用為主旨，多列成語，引證用法，得社會歡迎，獨步一時，乃理所當然。字典有定義而不舉例，猶如畫像有輪廓而無眉目，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義也，果彼義也，捉摸莫定。一有例句，則前之所謂輪廓者，骨肉豐盈眉目畢現矣。此簡明牛津字典序文所謂“define, and your reader gets silhouette; illustrate, and he has it ‘in the round’.”之謂也。若真如簡明牛津字典編來，直可謂「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可以令人顛倒，豈但得簾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魔力實全在此。模範本此義編輯，遂亦收用法明瞭之效。此書字義不用英漢雙解，而以餘出地位，作舉例之用，然後解之，亦是一辦法。此次增訂本，添加單字，例句，頁數，總額較原本為十七與十四之比，又於原有種種附錄之外，增補「注音人名地名表」（約七十頁），及「略語表」，自然益臻美備。吾前曾勸學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語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澈底不放鬆，實為增進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經譯出，便利無比也。市上有所謂英文成語辭典，乃專講冷僻字句，切不可讀，因冷僻成語最難應用，程度尚低者運用不來，反成笑話。故反以此字典為最好研究通用成語之書。』

編合 煥學陸 雲志厲 瀾海平 鑾世張
 頁餘百七千一 冊一本珍袖面布
 角五元二價定

行發館書印務商

獨立評論四週年紀念優待定戶

本刊現值第四週年紀念，舉行優待直接定閱兩個月，自本年五月十日起，至七月十日止。優待辦法如下：

- (一) 定閱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二角（原價一元六角）；兩年一百期，連郵費二元二角（原價三元二角）。
- (二) 在優待期內定本刊轉贈朋友者，依上條辦法。定全年兩份者，依一人定閱兩全年例。定全年三份以上，每份依一元計算。
- (三) 在優待期內購買本刊二百期以前之合訂本者，全購八折，分購九折。
- (四) 此辦法以直接向本社定閱為限，代售處代定無效。

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胡適

我的一篇「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四月十二日 大公報；獨立第一九七號），引起了各方面各種不同的反響。贊成這篇文章的人，說「此真近來論壇上極有價值之文字，可與千駕飛機，百艘軍艦爭勇武矣」（四月廿八日 一個讀者來信）。反對這篇文章的人，說我的話是「奴才們的夢想」（四月十四日上海某報）；說我「抹煞了民衆的意志」，「喊出了放棄已失土地」，要認我爲「民衆的敵，國家的敵」（四月廿五日上海某周刊）。同時日本報紙和日本軍人收買的華字報紙也都有激烈的駁論，天津有一家漢奸報公然主張要「驅逐胡適出華北」。同時天津大公

報也。因這篇文字，會接着日本駐屯軍部的嚴重警告。

這些贊成和反對的話，我都不計較。在本期裏，我發表了清華大學學生徐日洪先生給我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熱心愛國的青年人的見地，所以我很願意解答幾句。

徐日洪先生說：

我奇怪的是先生所開的七項先決條件，竟無一條涉及我們那被侵佔了的東四省。難道東四省是已成事實，就可以撇開不談了嗎？

這是很多人的疑問，有些人因此就說我「喊出了放棄已失土地」。其實這層疑問，徐君在他的公開信裏已代我答覆了。徐君說：

關於這一點，我想先生是看得很清楚的，故在原文中有「『滿洲國』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個重要原因；強迫中國承認這個偽國的存在，當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結果」等字句。

這話還不夠明白嗎？

況且我的原文裏明明說着：

這些條件都還不夠根本解決中日問題，但我們深信這些條件可以在中日關係史上開闢一個新時代，可

以打開一條新路。……

我說的七個條件只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所以我明明白白的說「這些都還不夠根本解決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條是軍事的戰爭的。後一條路就是我原文說的「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這條路也許是終久不能避免的，但我們如果認定這條路必定不能避免，那就沒有什麼「調整中日關係」的必要了。

現在兩國的政府所以要談「中日關係的調整」，豈不是因為兩國政府的領袖還不會承認那條政治外交的路子已經完全斷絕？我們所以要討論這個「調整」問題，也正是因為我們無論站在國民的立場，或站在輿論界的立場，都應該想想：在何種先決條件之下，這條外交路子才有一線的可能？

我的論文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調整中日關係的唯一可能的意義是要用外交的途徑來解除中日兩國之間的仇恨局勢；而廣田外相提出的三個原則只是「增進中日仇恨的條件，不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我要指出，調整兩國關係的意義決不是要「中國單方面的屈服」；而廣田的三個原則正是要「中國單方面的屈服」。所以我說這三項

「決不配做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其次，我要指出，調整中日兩國關係，應該分作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先阻止那個仇恨局勢的更惡化，第二步才是兩國用正式外交方法解決兩國間的根本糾紛。我提出的七項，都屬於第一步，都是「日本必須先做到的」，都只是使那個仇恨局勢不至於更惡化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那用外交方式調整中日關係的本身。例如我提出的第七項「統一外交」，如果日本不能先做到外交的統一，那麼，廣田首相與有田外相提出的任何調整方案還不只是一張廢紙嗎？

徐日洪先生說：

如果這樣，那末，你所說的先決條件，只是中國國民所要求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分。你只講了一半我們所要講的話。

我要告訴徐先生：我講的正是一半，正是那第一步，只是「調整」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那「調整」的本身。我早說過：如果這些先決條件做不到，如果日本的政府軍部到今日還夢想中日關係的調整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屈服，那麼，我們深信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是無法調整的。

最後，我要談談徐先生最後的一段議論。他說：

觀察歷來的外交史實，輿論的要求和政府的實際行為，常有一個相當的距離。故輿論的要求不可不稍奢，不可不嚴格，然後受其監督影響的政府行為可以做到一個適當的程度。如果輿論的要求便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是畏首畏尾的，不是直截了當的，那末實際的外交進行更可想見了。

但他在前面已說過：

我要請先生注意：恐怕就是這一半的話，這一部分的要求，也是難於兌現的。我們很難希望從一個吞了肉的虎口裏去挖出一塊肉來。既然這樣，我們何必不把全部要講的話都講了出來呢？

這兩段話都使我發生無限感慨。中國輿論的無力，並不完全由於言論的不自由，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言論家的不負責任。徐君的議論正是替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家提出一種哲學來做辯護。徐君的意思，就等於說：輿論的要求，橫豎是不能十足兌現的，總得打個折扣的，爽性價錢開的大大的，我漫天討價，好讓別人就地還價。徐先生自己已承認我的七項條件「難於兌現」了，然而他還怪我不更「奢」！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嚴格」在何處？

負責任的言論是平心靜氣的爲一個國家設想，或爲一個政府設計，期望自己的主張能十足兌現，不折不扣。「負責任」的意思是對自己對自己的主張負完全責任。每立一說，建一議，我們必須平心靜氣的把這個主張的可能的結果都細細想出來，負責任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早已想到的結果負責任。我若主戰，我當然期望我的主張十足兌現，我當然要負主戰的責任。我若主和，我當然也期望我的主張十足兌現，我當然要負主和的責任。個人的挨罵，被刑罰，被暗殺，只是應負的責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責任

國聯之淪落和復興

是國家政府因採納我的主張得着的種種結果，我都得負道德上的責任。自己肯負十足兌現的責任，然後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張得到他人的考慮和信從。聽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諄諄。「對牛彈琴」，也許有「百獸率舞」的一天。這種態度，是我們應該勉勵我們自己的，也是我們期望一切言論家的態度。至於握着「空心拳頭」，「慷慨激昂，氣吞山岳」，這一套本領，我慚愧不會學得，也不願任何青年人去學。

五四之晨

傅孟真

到今天，國聯真算牠有生以來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敗，現在竟弄到毫無榮譽可言。世界上最可敬佩的阿比西尼亞人在那裏極勇敢着作最後的奮鬥，國聯看着她，一陣一陣展期開會！在去年初冬國聯開始抖抖精神，向暴力抵抗的時候，即是制裁意大利，一般愛國聯者大爲高興（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現在呢，自然都有些垂頭喪氣，覺得阿比西尼亞人的苦痛在精神上我們要分擔一下。不過仔細想想看，事情未必如此簡單，也許國聯的轉運靠這

次極度的失敗，國聯的復興靠這次的沉淪。

現在世界上有三個多民族的集團，除去挾帶殖民地所成之複合體不算。這三個是：國際聯盟，蘇維埃共和國合邦，不列顛帝國。這三個組織誠然不倫不類，然而有一點是同式的，即一組織之中包含若干單民族的政治組織。這類複合組織中最有權能的自然是蘇聯，蘇聯中若干「共和國」雖名爲國，實尚不如不列顛帝國中自主領土，所以這些「國」在形式上是邦國，在實質上是地方政府，而牠

們的超政府的政府，在施行大政及對外上，儼然是一個單體政府。其次是不列顛帝國。不列顛帝國中各部之享有自主領土之地位者 (Dominion Status)，愛爾蘭自由邦固不必說，即如南非集合，加拿大自領域，新西蘭自領域，澳大利亞共和國，都漸漸養成了一種民族的意識，法律與事實上他只是不列顛帝國的與國而不是屬地。最鬆的當然是國聯，這個集合不特超政府的政府談不到，便是同盟的組織也還去得遠呢。

照國聯的盟約，這組合當然有同盟的效用，因為患難時經濟的和軍事的團結互助是明白規定的。然而事實上在去年以前並不會實行過這事，雖有些個不小的成功，却也很多虛榮的表演。去年冬初一表演制裁，乃不能再接再厲，到現在竟爲獨夫所困！

推求接連淪落的原因，大別可以分作導引的，潛運的兩項。潛運的暫不去說他。

所謂導引的原因大致不外主持國聯者之無遠識，無決斷，而其自國的利益又互相衝突，以致坐誤時機，舉棋不定，坐着日本淪陷東北，作成一個懸案而無動作。於是德國學日本，意大利又學日本和德國，以至演成此時不可收拾之局面。假如在瀋陽事變時抖其精神來一做，西門外長

不糊裏糊塗的給斯蒂生一盆冷水，國聯之離開軌道決不如此日之遠，那時候德國意大利並不會違背國聯自由行動呢！這是無遠識。當斷不斷，坐着時勢之自由旋轉，這是無決斷。然而年來釀成這一個最嚴重最末段的危局，總是英法對歐洲政策不同所致，不然，意大利不會生心，德意志不會肆志，所以英國的責任是比任何一國都大的，不論他擁護國聯的熱誠如何。

從普法戰爭結束時算起，六十多年，法國人一直生存在畏懼德國的心緒中。這個畏懼是極真實極有根據的。處同樣局面之下而不惶慮者，世界上只有我們中國人。以德意志民族之實力與自負，思想與訓練，法國的危險感覺是很自然很應該的。在三國協約成立時，英法在歐洲大陸政策上携手，於是而有大戰，於是而有大戰的成功。歐戰以後，英法之漸離，始於一九二二年法比佔據羅爾煤區時，以後英法兩國對德雖多多少少還可携手，而自英國保守黨實際秉政後，親德的趨勢愈演愈顯，成就了希特勒不當有的成功。這樣子一來，不能不引起法國的大恐慌，不能不促迫法國聯俄親意。所以斯特來沙會議中英國代表之可疑的態度，英德海軍協定上英國之難於自解，都是使阿比西尼亞受苦，莫索里尼得意的真因。

英國在大陸上用這樣一個政策之原因到底在那裏呢？

這是很費人摸索的問題。英國果真願意德國在大陸上鬧嗎？不是。英國果真願意德國把法國壓倒嗎？不是。據我推想，英國人所以有此態度，不出四點。第一是英國人的見識。英國人以爲緩和德國只有給他些好處。壓住他是不得了局的。這一層我們也當同情，却應該真正看清事實。第二是英國人的欲望。英國人所願者固是歐洲的和平，然而他所甚不願者，是歐洲在一國獨霸之下。德國獨霸，他固然岌岌不可終日，法國獨霸，他也不很能自安。這一層確是英國的私心，我們却也當承認他有些理由。第三是英國人的邏輯。英國人以爲天下人都是「經濟的理性動物」，德國人若得到相當的滿意，是應該適可而止的。這一層他真把德國尤其是希特勒的德國，看淺了。然而德國人確把英國人這樣的心理看穿了。第四是英國人的恐懼。大戰後的歐洲已經是漫無條理，再一次戰爭後的歐洲更無法收拾了，英國人怕看見這個，所以由恐懼而遷就，由遷就而退縮，須知天下事最難改的是自己的邏輯，最不容易擺脫的是自己的人生觀。英國人推己度人，德國人識人便己，于是英國人不由得違背着自己的意思墮在德國人的術中。不必英國與德國有默契，不必英國引誘德國，不必英國對德國有

暗示，只要德國人看穿英國在對德國的立場上是不與法國同的，英國是不會拿出本錢來抵抗德國的（在目下歐局之下）。德國使可算好步驟，一步一步的撕條約，一步一步的整軍製兵了。

幾個月前，英國對意大利是有決心了，然而這個決心又爲他這幾個月以來在歐洲的敷衍態度所攔淺。對法國呢？什麼受攻時互助呀，互相擔保呀，三國參謀部職員會議呀，既不是抖其精神來做，做得又不著實地，無怪乎法國之不能放下心去，跟隨他對意大利的立點。對德國呢？洛迦諾簽字國之決議說是提議，以至于借款德國的風說，似乎德國最新的撕約舉動毫不激起英國的反動。這樣的雙方敷衍，英法決難得到安心的合作，其效果只是爲莫索里尼希特勒造機會而已。

這樣子能支持長久下去嗎？不能！英國說：「英國是積極擁護國聯的，然若國聯盟約不能維持集體安全（即公然承認對意制裁失敗），英國當退出國聯。」這是對法國的恫嚇。法國說：「若國聯盟約在歐洲不能實行，在非洲更少意義。」這是對英國的恫嚇。弄不好，這恫嚇所指的局面，要到着實現的地步，這地步去現在也很近了。所以放任到不能放任的階段，十字路口上必須下決心時，英

法終要決定他的前程，永久含糊下去是不可能了。

假如法國決定了寧給國聯安葬不肯犧牲意大利，國聯自然壽終。假如英國決定了寧犧牲法國的合作不肯違絕德國，國聯自然也壽終。這都是不成問題的。法國的決定要繫于英國的決定，所以英國所負的責任更大。據現在形勢看來，這樣決定出現之可能性頗不如其相反決定出現之可能性之大。這話怎樣講呢？

法國雖有法俄協定，然若不得英國之贊助，終難得到安全。時間越久這局面越顯然，只有英法之協合可以制德之外衝。英國若不得法國之贊助，只好坐着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紅海上耀武，英國在地形上是制不住意大利，而意大利却可擾動北非西歐之英國屬地及勢力範圍。如此說來，只要彼此一遷就，縱令是暫時的，都可以彼此達到目的，若是彼此不遷就，則各人對他自己的目的只好束手。

我在此希望英國人立時改換他對德的態度嗎？不是，因為這是辦不到的。然而英國如為環境所迫，不能不與法國進一步合作，即軍事上的保守同盟，英法自然可以站在一條線上，自然無所用其再來敷衍德國。這樣，不必如現在法俄協定的色彩，當年的英法協商局面已成了。在這新局面之下，英國對德仍可以維持相當友誼的態度，大戰暴

發之前，英國對德國的態度還是和法國對德國的態度不同的。我現在不敢說英國定要如此走，但如此走的機會不是沒有而且頗多，環境所迫或者這是「不得已」的一條路程。誠然，今日德國之迫害英國，遠不如大戰之前，而德國人鑑於上次大戰的教訓，當然要竭力破壞此等趨勢（或者這是德國人經上次大戰所領受的唯一教訓）。不過，英國若是感覺他在別一方向所受的危險更大，他算起總賬來，恐怕終究是不得已與法國澈底合作。

果然英法合作，國聯的根基便要立時轉危而安了，在英法的同情合作之下，如當年的兩國協商，國聯得到柱石，得到領導，儘管日德意不在內，儘管他們來搗亂，國聯是無所懼的。

如此的國聯，大似當年的協約，雖然也是集體安全，却是範圍小得多了，因而組織可以精幹化，不似以往國聯之龐大無當。在這樣的國聯之下，可以成立一個民主主義國家的同盟，以防備法西斯蒂，因為法西斯蒂主義是與集體安全絕不相容的，各國的法西斯蒂互不相容，又整個的與集體安全不相容。

國聯的生存，正同一切集體組織一樣，要有一個共信，他的興奮要有一個共敵。若不然者，只是一個龐大軀殼

。據許遠次的沉淪，正開將來的復興，變態的復興。縮小了才可以能幹化，組織強固了才可以應付風濤。這個縮小不應是地域的。因為在現在的國際關係上，歐洲不能成爲

一個脫離他洲的單位。這個趨向能不能實現，要看英法的決定，尤其是英國要負最大的責任了。

（五月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海軍與空軍

陳西滢

戰爭的利器，在二十世紀內，幾乎沒有一年沒有驚人的

必要是專家方能來討論。

的猛進，沒有一天不在產生新鮮的花樣。可是因為人們的觀念，不容易脫去平常的窠臼，所以戰爭的方法，常常追縱不上利器，而把它們充分的來利用。例如歐洲大戰開始時，各國軍部還沒有明白機關鎗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英國軍隊，每一個步兵大隊只有機關鎗二架，當時德國也好不了許多，可是到一九一七年的年底，德軍每一師有一百四十二架機關鎗了。又如坦克車的發明，使英法給予德國軍隊一種致命的打擊，可是起先英國陸軍部認爲坦克車無用，而擱置了好久。

未來的世界大戰，因為利器比起一九一四年來又大有進展，在方法方面一定也要大不相同。歐美各國的軍事學者曾經有許多推測及提議，門外漢的我們當然不敢參加末議。可是有些事實，如日月之食，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

空軍在將來戰爭中的重要，人人都知道了。我國朝野上下，近來在這方面也已經在異常的注意。然而有一個事實是一般人所熟視無睹的：行政院的各部中，有軍政部，海軍部，而沒有航空部——航空署只是軍政部裏面的一署。我們覺得，國防自成一部，不論陸軍，海軍，或空軍都隸屬在它的下面，是最理想的組織。如要各部獨立，那麼，航空部的設置，實在比海軍部重要得多。

我們的海軍實在沒有設置一部的必要。因為我們的海軍，在平時巡邏海面，充水上警察也許還有用處，一旦發生戰爭，在國防方面是不會有什麼用的。爲什麼呢？現代戰爭，交戰國賭的是三種力量：那一方面的人力，財力，及軍火力比另一方面大，那一方面便可以操勝算。這軍火力的偉大與精良，無論在陸海空那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海軍方面，尤其是特殊的顯著。人們常常拿交戰來比下棋。再沒有比海軍戰事更像下棋的了。多一個棋子，少一個棋子，就常常可以斷定全局的運命。當然在能力不平等者的手中，多幾個棋子不一定便贏，可是要是兩方面都是國手，那麼，多一個棋子的便可以掌生殺之權了。至於下棋者本來能力已低，棋子要是再少，上場去少不了有白白送死之感了。

在歐戰開始時，德國雖然曾經努力的造艦在前，在數量上還沒有趕上英國。英國有主力艦二十艘，德國只有十三艘，英德的巡洋艦也是四與三之比。所以歐戰四年餘，德國的海軍主力永遠的藏在港裏，不肯與英國海軍主力交鋒。德國知道在勢不均力不等的局面下，交戰一次，德國必有重大的損失，結果將勢更不均，力更不等了。所以德方的計劃，是想用潛水艇，水雷等等攻擊英國的軍艦，等雙方的力量相等，然後一戰。英國為避免這樣的結果，它的主力艦隊也深居簡出，以保全自己優勝的實力。

懷疑者也許要舉德國的東方艦隊來作反證。德國駐在中國的海軍，大小五艦，先後擊沉了戰艦五艘，商船四五十艘，是歐戰中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及稱道的大偉績。尤其是二千五百噸的愛姆頓 (Emden) 往來橫行印度洋上將近

三月，弄得行旅震驚。可是它所以能如此，就在它能避實就虛，行蹤飄忽。最後遇到了比它排水量多二千噸，速度快三海里，炮口徑大一吋八分的 Sydney 時，英武多智的牟勞 (Miller) 艦長也就無所施其技了。施貝司令 (Von Spee) 自己所率領的艦隊，更可以證明在海軍戰事中，力量的多寡強弱，可以決定勝敗的全權。他領的有裝甲巡洋艦二艘，輕快巡洋艦三艘。他在南美洲西岸遇見英國克拉獨克司令所率領的艦隊，只有裝甲巡洋艦二艘，輕快艦一艘，而且在重炮方面，英國艦隊不如德國。所以交戰不過一小時，英國的兩隻裝甲巡洋艦都被擊沉，船上的一千四百餘人都死在水中，而德國的艦隊差不多沒有受損傷，兵士只傷了兩個人。四十天後，施貝的艦隊在南美洲的東方遇見英國司都地司令所率領的艦隊。這一次英國方面有戰鬥巡洋艦三艘，裝甲巡洋艦一大二小，輕快巡洋艦二艘。交戰的結果，德國艦隊除了跑走一小艦外，全軍覆沒，死了一千八百人。英國艦隊的船隻幾乎絲毫無損，死傷也只有三十人。這可以指示我們，在海軍戰事中，無論司令如何足智多謀，士兵如何英雄善戰，遇到數量較多，設備較精的對方，便逃不了覆亡的命運。最近的倫敦海軍會議中，英美必要對日本維持五五三之比率。日本又必要得到精

等的比率，要求不遂，甚至退出，都無非是爲了這個原因。

看見了上述的例證，我們不難明白中國海軍的國防力量實在是等於零。試以我們的東鄰作比。日本海軍的排水量總數是一百十九萬四千餘噸，我們的只有七萬三千噸。日本有二萬九千噸以上的主力艦十艘，我們一艘也沒有。日本有七千噸以上的一等巡洋艦十二艘，我們又是一艘也沒有。日本有二千八百噸以上的二等巡洋艦二十三艘。但是以我國僅有的最重要的九隻巡洋艦來比較，就可以知道它們中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我們分別來看一看：

(一) 排水量

日本 二九八〇噸一艘 三二三〇噸二艘 四四〇〇噸二艘 五一〇〇噸五艘 五一七〇噸六艘 五一九五噸三艘 八五〇〇噸四艘

中國 一九〇〇噸一艘 一九九〇噸一艘 二四〇〇噸一艘 二六〇〇噸一艘 二七五〇噸一艘 二九五〇噸三艘 四三〇〇噸一艘

(二) 速度

日本 二十六海哩二艘 三十一海哩二艘 三十三海哩十五艘

中國 十二海哩二艘 十九·五海哩三艘 二十海哩二艘 二十二海哩二艘

(三) 最大備砲口徑及門數

日本 十四糶四門二艘 六門一艘 七門十四艘 十五糶八門二艘

中國 十四糶六門二艘 十五糶二門三艘 三門三艘 二〇糶二門一艘

(四) 造成年歲

日本 一九一二年二艘 一九一九年一艘 一九二〇年一艘 一九二一年四艘 一九二二年三艘 一九二三年三艘 一九二四年二艘 一九二五年二艘 一九三二年後四艘

中國 一八九四年一艘 一八九八年三艘 一八九九年一艘 一九一三年二艘 一九三二年一艘 一九三二年後一艘

所以以排水量而論，中國只有四艘可以勉強列入日本二等巡洋艦；以速度而論，沒有一艘夠得上資格；以造成的年歲而論，則十九世紀所造成的戰艦，在他國早已視爲廢鐵，應當可以送進古物陳列館了。

一二八之役，國人責備中國的海軍，眼望着日本兵艦

轟擊我吳淞炮台而不發一彈。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海軍如發一彈，結果必至全體沉在江心。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就是德國的施貝司令，在勞艦長來做統帶，也不免要有一籌莫展之歎罷？

要是國防必須有海軍，沒有海軍便夠不上講國防的話，那麼我們自然只有排除一切困難，急起直追的一法。可是事實是自從有了空軍，海軍的重要一落千丈，尤其是在守土防敵方面，有了空軍便不必再有海軍。

十餘年前英美兩國都已經做過試驗。英國在一九二三年的試驗是從八千尺的高度向一無綫電駕駛的兵艦投彈，直接投中船身的有百分之二，投中離船身十五尺以內的有百分之十七。可是炸彈下落在船身十五尺以內所給予船隻的損傷，與直接投中船身，可以說是完全相同。一九二三年以來，投彈瞄準的正確性大有進步。一九三五年英國空軍又有擲彈試驗，其結果未經公布，但是知道就是從一萬五千尺的高度擲彈，命中的比率還是很高。

美國在一九二一年曾經以廢棄的德國軍艦做過試驗。一枚六百磅的炸彈落在一艘五千噸的巡洋艦的舷外水中，便炸了一個大孔，將船沉沒。又以二萬三千噸的 *Ostfries-*
land 主力艦為目標，做了不少試驗先。以二百三十磅至六

百磅重的炸彈投下五十枚，十三枚擊中，沒有大損傷。再投下一千磅重的炸彈四枚，三枚命中，船仍沒有沉。最後二枚二千磅的炸彈落在船外水中，二十五分鐘內便將船沉了。所以美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說：「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難造成一種海軍船艦，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抵抗最大的炸彈的破壞力。」委員會的結論是，「在海岸綫防禦作戰中，飛機有重要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特長，如數量充足，它們可以在這種作戰中成為決勝的因素。」

本年一月的英國「旁觀者」週報中，曾有航空專家與海軍專家的爭辯。海軍專家有幾句話，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他是為海軍辯護的，但是他承認：「從前那樣的人侵變成困難得多，而且要是對方有強大的空軍，幾乎是不可能了。實在可以說，有充分的飛行機所防禦的海岸綫是沒有敵軍登岸的弱點的。」他又說：「我們得承認，一個在敵軍飛機所容易飛到的海軍根據地是難守的。」「很少疑問，要是一個海軍根據地在一大隊飛機的五百英里範圍以內，它裏面的船艦是很危險的。」

海軍當然不是完全沒有用的。在大海裏爭霸權，它是不可少的。保護運輸，維持航業，它是不可少的。殖民地東一塊，西一片，遍於全球，它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海

軍會議中英美日本之爭，並不是無意義的。但是在注重全力以防侵犯的中國，海軍是毫無所用，而且一個小小的海軍，徒然供給敵人的海軍及空軍以一個練習轟擊試驗的目標。

海軍不要便能，如要維持，就得造可以與人對敵的戰艦。一艘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造價常在六百萬磅，就是說九千六百萬元左右。我們有此財力嗎？而且普通的轟炸機以四十萬元一架計算，造一艦的經費便可以造轟炸機二百四十架了。

蘇俄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它看到了它的海軍是不能與敵國抗衡的；它看到了在它的地位，空軍的力量比海軍大得多；所以儘管嘴裏說要造艦，却是一艦都沒有造；而它

的空軍，經過非常的努力，現在已占世界上最強的地位。

它有二百四十二個航空中隊，比之法國的一百五十六中隊，意大利的一百二十三中隊，英國的八十八中隊，美國的五十三中隊，都相去甚遠；比之日本的二十六中隊，幾乎是十與一之比了。一日日俄發生戰事，日本三島恐怕不免要受空軍的威脅，日本與高麗滿洲間的運輸聯絡，不免要有破壞的危險罷。蘇俄是新興國家，一切打破傳統的習慣，所以能夠如此。就是西歐諸國，如德國在國防部之外再設航空部，以希忒拉的右手戈林爲之長；英國是最強的海軍國，在海軍部陸軍部之外也設航空部；法國意大利也是如此。我們應該怎樣的選擇，不是很明白了麼？

發展中國經濟的簡單途徑

張素民

我國的經濟落後，是舉世皆知。我們的問題是：怎樣發展我國的經濟？國內學者的意見約可分爲左列三派：

一，社會主義派或馬克斯派。此派主張先打倒帝國主義，再用蘇俄式的計劃經濟。在未打倒帝國主義之前，什麼經濟建設用不着談。

二，自由主義派。此派主張自由主義，提倡放任政策；以爲經濟的各種勢力(Forces)會自然而然使經濟均衡，什麼關稅政策和統制政策，都用不着談。

三，統制經濟派。此派站在這兩派之中，主張統

制經濟。

這三派中，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也承認其一部分的合理。可是他們共同的毛病，即在爲一二名詞所誤。例如馬克斯派只死守着「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聖經，絕不想馬克斯和列寧輩所認爲理想社會的惟一意義，即在增進全體人民（因爲打倒資本主義之後，全體人民都會變爲工人）的幸福。苟我們可隨時改革社會，增進人民的幸福，他們說：「這是不徹底，沒有效果。」而他們對中國經濟問題提出的辦法只有一個：即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固是我們所贊成的；不過他們認爲我國應做惟一事件，除此別無事可做或應做。可是他們打倒帝國主義的惟一方法，即在文字上喊幾聲「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而已。像這樣的辦法，再喊口號一百年，我國經濟固毫無建設，而帝國主義仍依然無恙。

再講到自由主義罷。他們也太堅守書本上的經濟原理。不知那些原理是建立在許多的「假定」(Assumptions)上面，如人只爲「經濟人」，沒有國界，沒有種界；競爭能完全自由，沒有專賣或壟斷的事，個人間和階級間也絕無衝突，絕無爭端。不知事實上這些假定是不存在的。專靠自由個人主義，中國的經濟決難發展。

第三派也大都過信「統制經濟」一名詞，主張此事要

統制，彼事要統制，差不多事事要統制。盲從者甚或主張「省統制經濟」，「縣統制經濟」。政府對於經濟事業作相當的統制，這是向來已有的事實，誰也不會反對。我個人也曾提倡過。不過他們所瞭解的統制經濟，都是計劃經濟。彷彿是整個計劃經濟，蘇俄既可行，我國也可行。不知蘇俄的計劃經濟是建築在一切生產工具的公有所上。我們是否需要一切生產工具的公有，還成問題。至於計劃經濟本身之優劣，還是第二個問題。

然則發展中國經濟的途徑，究竟是什麼呢？據我的意見，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用一兩個名詞或主義來答覆。我們用不着打馬克斯主義的高調，坐視一般民衆生活立在饑寒綫上。我們也用不着替自由主義張目，硬把十八世紀的自由放任政策搬到今日的中國來。我們也用不着掛「統制經濟」的招牌，到處去統制，以便各省各縣藉統制經濟之名，行封建主義部落主義之實。我們只要大家打起精神，竭力去做。當統制的，應統制；不當統制的，應放任。可打倒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就打倒。只看事情如何發生，我們就如何對付。不過在政府方面有消極的和積極的條件，可分述於下：

第一，就消極方面言，政府應剷除人民經濟生活的一切障礙，如土匪的勦滅，苛捐雜稅的廢除，革除幣制的紊亂，消滅金融組織的缺點，以及掃除其他一切經濟生活上的障礙。

第二，就積極方面言，政府應發展交通和運輸事業，疏治河道，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建設人民所不能舉辦的經濟事業，充實各種社會立法，促進勞工的待遇之提高和改善。

在商民方面，我們也有消極的和積極的條件：

第一，就消極言，商民（包括一切企業家）應剷除以

前因循頹廢的惡習，消滅以前的愚昧和惡德（如不誠實，攙假之類）。

第二，就積極言，商民應極力改良品質，減低成本，多研究推銷術和科學管理，多派人赴海外攷察，研究外國市場的需要，以達價廉物美，貨物暢銷全球的目的。

我想：「卑之無甚高論」，政府與人民苟能都做到上述的幾個條件，則中國經濟的發展當有可觀。一言以蔽之，天下事做到那裏是那裏。關鍵是在「做」，在前進。不進則退，決沒有停留中立的餘地。

中國文法歐化與國語羅馬字

劉學濬

了一君在獨立一九八期的「中國文法歐化的可能性」

一文中舉出了好幾條國語羅馬字（以下簡稱G R）不適用的例子。統起來說，了一君一方面以為G R雖有長處較拉丁化新文字似乎好些，但仍不算是『好』，他自己胸中還有一種更好的拼音文字。據此文所指示的歸納如下：

（一）取消G R的長拼法，如 *chiann*（勸）中的無用字母。

（二）取消加上r以變陽平聲的寫法。

（三）取消G R一切變聲的寫法而代以「了一式」的拼法。例如 *gisfangh* 代 *chiefang*，又 *Ma* 代 *Maa*（名詞用大寫）。

（四）把詞性分爲三類：一，名詞；二，動詞；三，其他。

（五）設法保留漢字的範疇——利用屈折。

(六) 採取較廣泛的歐化寫法。

(七) 加 b t d 在寫法上以定詞性。

(八) G R 四聲寫法太困難，應另覓途徑。

我所能看得出來祇有上列的八項，如有未盡，尙請了一君補足一下。

我是絕對贊成漢字如果要改革的話，就必須走拼音的途徑。並且現在政府已頒布的 G R 在細目上頭容或有商討餘地，但在大體上已經立下了我國拼音文字的根基。我以為 G R 的發明可以比得上楷書的發明。下面與了一君商討他的提議或私見。次序是按了一君文章的次序的。

第一，了一君有些輕視 G R 而很隨便的把它與拉丁化新文字來一起說，竟以為它「似乎要比拉丁化新文字好些」；G R 的好處遠非拉丁化新文字所能及，其間並無「比」可言。了一君既指出看 G R 要靠上下文來猜謎的不好辦法，那末，拉丁化新文字沒有四聲分別豈不要每字必猜嗎？祇此一端已足證明 G R 的絕對優點。但，了一君以為仍有 G R 不能分別的寫法——教誨，教會，成立，成例，等詞。不過這都是吹毛求疵的說法罷了。何況，教誨和教會在國語純熟的人並不像了一君那樣分別不出來呢！就拿英法德的語言來說，它門固然比我國的確切，可是仍舊可以找

出許多「同音異寫」的詞來，口頭上無法分別的。那三種語言尙且如此，則我們的 G R 中偶爾若現幾個略費思索的詞——其實幾秒鐘就可想得出來的——又有甚麼困難呢？我常用 G R 通信，據已往的經驗，都未嘗有看不出或猜不對的詞。所以 G R 至少可以有代替寫信文字的資格。我想最好目前不要因為三四個或甚至於三四十個費思索的詞就想推翻 G R。但我相信 G R 是絕不會被推翻的。

了一君嫌 G R 字拼得太長。他舉的例是個 *chiuann* (勸) 字。這種舉例法是絕對不正當的，祇有引起誤會而得不到平議的。了一君隨手挑一個長字來代示例，不過其實 G R 寫法並不是每字必須七個字母。我們最低度亦應該統計全部 G R 的拼寫法，再以所寫的各音聲來除，所得出的商數才可以稍為可靠。了一君以為「勸」字的七個字母已是最長而有「無用」的字母。但是按照 G R 的拼法那裏面每字母都有用的，一字不能更動，例如德文 *Psychisch* 一字每字母均有用，不能更動的一樣。G R 用 r 代陽平聲固然不能說是盡善盡美，然而在 G R 所採的途徑中也可以算是有獨到之處，並不是搪塞的辦法。要是像了一君那樣顧慮到英美已外的外國人誤讀所加入的 r 那就有些太「那個」了。我們應先知道 G R 並不是未曾學習過的人可以順口成章

的讀出來的，G R 根本是一種有系統的拼音文字，任何人讀它，也得按照它的規則。那末加 r 又有何困難呢？

了一君打算分詞爲三大類，以爲如此即可解決四聲問題。我希望他能成功。可是我十分懷疑。他所欲加上的 h 不知道果有此大力量。

了一君主張詞尾的「的」字寫作「d」，G R 已許可寫爲「de」，其間不過一字之差而已。但是如把「美麗的」寫成「了一式」的「meiid」，是不是會與「沒理的」混亂？又「好好的」的「的」字要成「t」字，但是在 haohaot 式中「t」字，豈不會被英美及別國人唸出來嗎？也許 G R 還是較爲便利罷？

爲補救漢字的範疇起見，了一君想加上些「屈折」來抵償。唔，這種抵償的方法可不能這末容易獲得的。了一君未曾發表全部的「屈折」，所以不能預測如何。我曾經研究過，可是未能發現「屈折」可以抵償的線索。希望了一君能早日發表以便商討。

「無名不兒」就算在土話中，亦似乎是過火的說法。普通說起來，「兒」字或「子」字的用法很有分別，並不是隨便可以加上去的。繩是繩而繩兒是繩兒，花是花而花兒是花兒，並不是相等的。名詞是語言的骨幹，如果「無

名不兒」可以成立，那末本篇及了一君的文字亦應滿篇兒字或子字了。果然如此，則漢文成了「兒」「子」文了！「了」「着」「的」等字在 G R 都有特別寫法，以 le 代了 j 代着，de 代的。我承認 G R 祇是我國的文字改革，並無國際化或歐化的關係，並不是「文字國際化」（此句意義我不明白）。我以為 G R 是爲救濟我國文字的短處——爲不易寫，不易認，沒有良善的打字機等——而發生的，與歐化我國文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因此，增加「國際化」的成分有什末好處我看不出來。

一個詞而兼有動詞名詞的用法是極普通的，我們犯不着去分別下定義。德文用大寫來寫名詞，就任德文那樣辦好了，法文不用大寫來寫專有名詞，亦無糾紛，那末 G R 不分名動詞，祇隨它自己演進好了，不必助苗之長的。我國文字一字數用的太多，祇有利用四聲來分別的一線辦法（四聲真是討厭，可是還非此君不可），用大寫寫法是不足的。即了一君所舉的「晚」字他寫作 wan，而「碗」則寫作 Wan。可是晚字亦可作名詞用。於此可見大寫的辦法亦不能解決一切四聲問題。

在了一君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擬的辦法更能引起誤讀。如 meiid 可誤爲「沒理的」，haohaot, geifangh 後頭

的字母均有誤讀的可能。

致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

徐日洪

適之先生：

以你在國際的和國內的學術界地位之高，你的言論我們是十分重視的。論者謂你和室伏高信的私人通訊，比任何中日交涉的官家文章來得有意義，這句話我們也以爲是對的。我相信你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但正因這樣，對於你的希望便分外奢了。

讀了你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評論一九七號），我心中有許多疑惑，恐怕有這種疑惑的也不止我一個人。

我奇怪的是先生所開的七項先決條件，竟無一條涉及我們那被侵佔了的東四省。難道東四省是已成事實，就可以撇開不談了嗎？從歷史上和地理上看，今日華北這種混沌局面，都是日本侵佔了東四省後必然要採取的行動。正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東四省事件的解決，可說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的先決條件。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最大的原則應是收復已失土地，這也正是「中日仇

恨」的根本癥結。如果忽略了這點，那末所謂七項條件便會變成一張「賣身契」，把東四省的土地同胞來做這七項條件的交換品！

關於這點，我想先生是看得很清楚的，故在原文中有「『滿洲國』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個重要原因；強迫中國承認這個偽國的存在，當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結果」等字句。先生的所以不把東四省問題的解決列爲先決條件（如果不是先決條件的先決條件）之一，或許是包含着一種「投鼠忌器」的作用。以爲談這個問題離現在事實太遠了，與其理想過高而做不到，不如揀眼前最危急的做得到的談一談。如果這樣，那末你所說的先決條件，只是中國國民所要求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分。你只講了一半我們所要講的話。

但我要請先生注意，恐怕就是這一半的話，這一部分的要求，也是難於兌現的。我們很難希望從一個吞了肉的虎口裏去挖出一塊肉來。既然這樣，我們何必不把全部要

講的話都講出來呢？倒可減少了許多人的疑慮。

觀察歷來的外交史實，輿論的要求和政府的實際行爲，常有一個相當的距離。故輿論的要求不可不稍奢，不可不嚴格，然後受其監督影響的政府行爲可以做到一個適當的程度。如果輿論的要求便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是畏首畏尾的，不是直截了當的；那末實際的外交進行更可想見了。

編輯後記

△從前有人喚我和丁在君先生做「不可救藥的樂觀者」。現在傅孟真先生能在國聯最倒霉的日子推算國聯的復興，他一定可以加入我們這個不可救藥的樂觀黨了。

△寫「海軍與空軍」的陳西滢先生正是「西滢閒話」的作者。他從前本是學政治經濟的，平時又是最博覽的人，我們歡迎他放下文學閒話來談談國家的大問題。

△張素民先生是一位經濟學者，他最近有一部「白銀問題與中國幣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劉學濬先生是向來研究語音學的，他這篇「中國文法歐化與國語羅馬字」是評論獨立一九八號「了一」先生

當然，我亦知道文字的效力在今日是很有限的。就是你寫得慷慨激昂，氣吞山岳，也不見得一定有甚用。但我們如還承認弱國的輿論對外交可以有相當作用的話，我們便不能「授人以柄」，避免基本的癥結而不談。帶甲拳頭固然只有用帶甲拳頭才能應付得了，但空心拳頭既然握起來了，亦不可不握得緊緊的吧！祝

爲國努力！

徐日洪。二五，四，二九。

適之

的論文的。對於他們兩位討論的問題，我知道有些語音學文法學的學者將來都願意加入討論。

△這一期是獨立評論第四年的最後一期。下一期（第二〇一號）我們要出一個四周年紀念特大號。我們借此機會向各位熱心寄稿的朋友致最誠懇的謝意，並且請求他們繼續維持這個小小的刊物。

△請各位讀者注意本期裏優待定報的廣告。

△這一期付印之日（五月四日）正是我們的朋友丁在君先生的遺體在長沙下葬之日。我們用他手創的刊物的第四年的最末一行，紀念這一個最難得的人！

善本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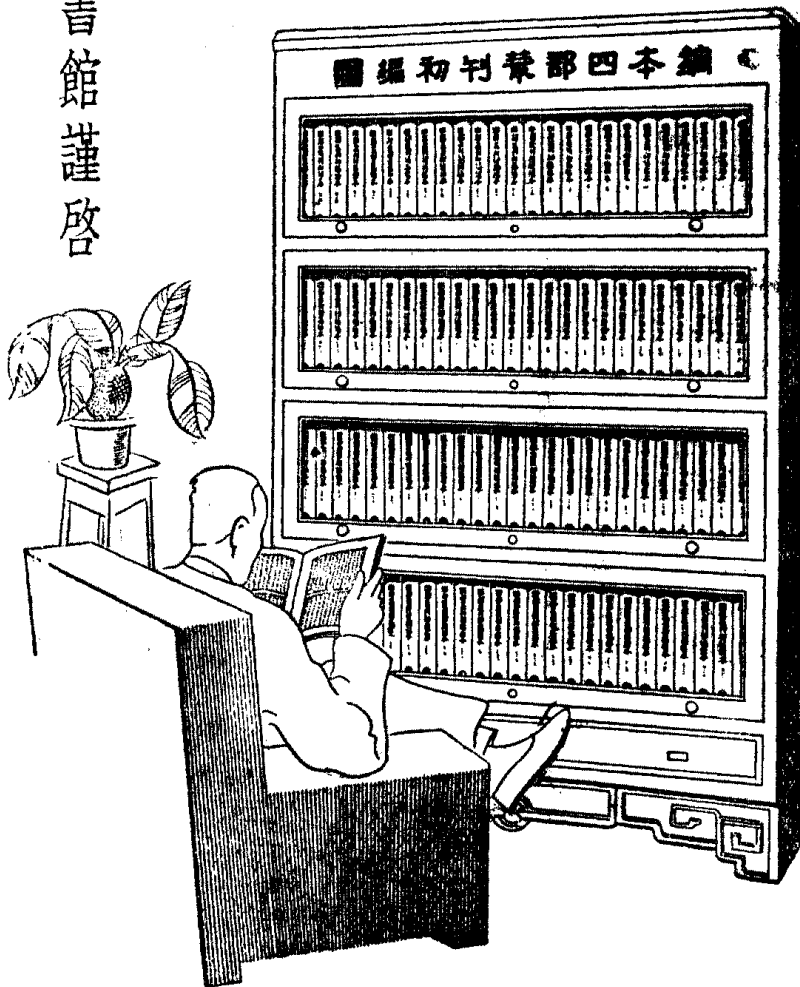
萬卷一櫥

四部叢刊初編所取版本皆經再三考證擇善而從、縮本用膠版影印、善本真相依然保存、字蹟清朗、復便誦讀、宋刊本孟子業已提前出書、可見一斑、

全書卷數近萬、前印線裝本多至二千餘冊、今縮印精裝本僅訂百冊、平裝亦不過四百冊、裝入書櫥、佔地才寬三尺、無論書齋客室、隨地可以陳設、

縮本預約價為便於普及起見、極度低廉、較線裝本售價不及五分之一、另定分期交款辦法、每月祇須付國幣十五元或二十元、更覺輕而易舉、預約展期於五月底截止、惠訂務請從速、

商務印書館謹啓



預約展期於五月底截止
目錄樣本函索即寄
宋刊本孟子函索附郵五角

四週年紀念特大號

獨立評論的四週年

胡適

中國的西洋文史學

陳受頤

獨立評論四週年祝辭

君衡

與友人論醫務書

漣鳴

中國國勢的鳥瞰

張其昀

地方建設的一線曙光

吳景超

國聯的沒落

張忠絨

世界大混亂與中國的前途

張熙若

軍事的機械化與科學化

顧毓琇

低調與高調

陶希聖

所得遺承二稅的舉辦與人民的負擔

陳岱孫

編輯後記

適之

論中國外交政策

陳之邁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壹角

獨立評論

第二〇一號

國民廿五年五月十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禹貢半月刊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發行

獨立評論 第二〇一號

本刊創始於民國廿三年三月，目的在供給研究地理沿革史民族演進史及其他地理問題者以發表著作之機會及搜集材料之方便，以期引起國人研究地學之興趣而作深一層之探討。現已出至第五卷五期，備有詳目，函索即贈。半年一卷十二期；全年二卷二十四期。民國廿三年三月至八月為第一卷；廿三年九月至廿四年二月為第二卷；廿四年三月至八月為第三卷；廿四年九月至廿五年二月為第四卷。以下類推。預定國內半年連郵費一元六角五分；全年連郵費三元三角。歐美全年連郵費計洋四元四角。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Matteo Ricci's World-Map in Chinese, 1602

中國人之認識世界，始於利瑪竇之繪製地圖，曰山海輿地全圖，曰坤輿萬國全圖。二者，皆鈔傳本。今幸前圖得之明本方輿勝略，後一圖亦借得明李之藻刻本之照片。並經燕京大學教授洪煥蓮先生之探討，更得不少史料，足以知利氏製刻各圖之經過，並其會風行于明世。又考定此圖以李刻為最完善，蓋從山海輿地全圖幾次修訂而成者。爰商借照片影印，藉廣流傳。茲以珂羅板精印，照相細緻，絲毫無爽。共計十八張，可以合為整幅，亦可以訂為書冊，實至便也。每份定價大洋壹元二角正，郵費加一成。預定禹貢半月刊全年者附贈一份，不另收費。

本會出版地圖底本甲種分幅圖

凡圖名下加一橫線各幅皆係已出版者

68	76	84	92	100	108	116	124	132	140
51		6	5	4	3	2	1		
4		達加素	馬	爾伊	塔赤	河	涇	瓠	瓠
5		13	12	11	10	9	8	7	
0		多布科	烏里	倫庫	倫省	江	龍	海	利
4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6		伊化	進	哈	延	居	得	鳥	赤
4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		督烏	宿溫	羌	緒	敦	寧	綏	歸
3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8		聖蒲	闕和	森	七	蘭	都	蘭	皋
3		43	42	41	40	39	38		
4		克大	嘴	少	泥	吐	鄂	昌	都
3		49	48	47	46	45	44		
0		里	德	薩	拉	井	鹽	筑	貴
2				53	52	51	50		
6				城	瓦	明	昆	馬	番
2									
2				56	55	54			
2				朔	勃	內	河	山	瓊
1									
8									
68	76	84	92	100	108	116	124	132	140

圖凡三種，計淺紅占淺藍色，每種定價一角。地圖每幅定價一角二分。目錄函索即贈。

此四卷中，計有：戰國至漢、明至清、中外交通、地理評論、通論、雜類、游方志研究、記

第一卷 定價一元二角
第二卷 定價一元六角
第三卷 定價二元
第四卷 定價二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郵費一角七分
郵費一角八分
郵費二角六分

金布面 禹貢半月刊

獨立評論的四週年

胡適

獨立評論今天開始他的第五年了。

我們很感謝各位朋友送了許多糖果來祝賀這個小孩子的四週年生日，我們特別感謝「君衡」先生的祝壽詞。「君衡」先生說，獨立的四週歲有三個值得祝賀的理由：第一，獨立的銷路漸漸增加，可證國人對這個刊物的同情逐漸增加；第二，獨立能保持他的「智理的公平態度」；第三，獨立能在一個苦痛的時勢裏保持他的樂觀的勇氣。

關於銷路這一層，我們自己也感覺很大的欣慰。我在第一五一號（三週年紀念號）曾提到「我們的七千個讀者」，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們的一萬三千個讀者」了。在這一年之中，銷路增加到一倍，其中有好幾期都會再版，這是我們最感覺高興的。

獨立的銷路增加，固然是如「君衡」先生說的，「可知國人如何同情於這個以研究中國當前問題為目的的刊物」。但我們自己的私心總希望這種同情心的增加是因為國中讀雜誌的人的胃口的逐漸改變。我在三年前（第五十一號）曾說：

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有一位青年讀者對我們說，「讀獨立評論，總覺得不過癮！」是的，我們不供給青年過癮的東西，我們只妄想至少有些讀者也許可以因此減少一點每天渴望麻醉的癮。

在當時我們真感覺那是一種「妄想」，因為我們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給「低級趣味」，又不會搬弄意義模糊的抽象名詞，當然不能叫青年讀者過癮，當然不能希望讀者的增加。但這三年以來，讀者增加了一萬，我們的樂觀使我們又「妄想」讀者的胃口確實改變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癮確實減少了。

我們今天又從陶希聖先生的文章裏得着一個有趣的旁證。陶先生說他在江南聽見朋友說「那一帶很有些人喜歡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

其實「高調」和「低調」都不是確當的名詞。在我們的眼裏，有許多所謂「高調」都只是獻媚於無知羣衆的「

低調」。我們自己說的話，別人儘管說是一「低調」，我們自己倒往往認為很「高」的調子。所以平心說來，調子沒有什麼高下可說。所可說的只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願意對於他的主張負道德上的責任？我們在三年前曾說：

孔子曾說：「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

這就是一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

。……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

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

都關係幾千萬或幾百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

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

處處存哀於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

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

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

於書，成爲一無所苟」的政論。（第四十六號）

這種敬慎的態度當然不能叫人麻醉，不能叫人過癮。但我

們深信，這種態度是我們應該提倡的，至少是我們應該時

時督責我們自己嚴格實行的。我們也深信，這種態度雖然

沒有麻醉的能力，到底是解救麻醉的有效藥劑。清茶淡飯

，吃慣了也自然有點味道。這三年的獨立讀者的增加，居然使我們更相信清茶淡飯也許有可以替代嗎啡海洛英的一天。

☆ ☆ ☆ ☆

最後，我要報告：這四年之中，獨立總共登載了一千零七十一篇文章，其中

社員作的 四八三篇 約佔百分之四十五

社外投稿 五八八篇 約佔百分之五十五

共計 一〇七一篇

分年比較如下：

年份	篇數	社員稿	百分比	社外稿	百分比
第一年	二七四	一五七	57.3	一一七	42.7
第二年	二四四	一〇九	44.7	一三五	55.3
第三年	二七八	一〇六	38.2	一七二	61.8
第四年	二七五	一一一	40.4	一六四	59.6

在這第四年之中，尤其是最近這半年，社員之中，死了一人，南遷的有七八之多，南遷的社員又都因事務的繁重不能多爲獨立作文字，所以這半年的獨立，三分之二的稿子是全靠社外朋友供給的：

一五一至一七五號（上半年）

社員稿 七三篇 百分之五三·三

社外稿 六四篇 百分之四六·七

共一三七篇

一七六至二〇〇號（下半年）

社員稿 四七篇 百分之三四

社外稿 九一篇 百分之六六

共一三八篇

這是我們最高興又最應該感謝的。我們在三年前就說過：

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他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爲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他成爲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

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第五十一號）

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個刊物真能逐漸變成全國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給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費的文字，——這是世界的輿論機關絕對沒有的奇事，這是我們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這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祝賀的一件事。

我們借這個機會謝謝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呂先生。他們終年勤勤懇懇的管理獨立評論的發行，校對，印刷的事務。他們對於這個刊物的愛護和勤勞，常常給我們絕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廿五，五，十夜。

獨立評論四週年祝辭

君 衡

獨立評論的第二百號已經在本月十日出版了。我雖然沒有「善頌善禱」的本領，當着這四週紀念的好日子也忍不住來湊個趣，寫一篇不很得體的祝辭。

回想獨立第一號出版的時期，正是瀋陽事變的八個月以後。從二十年「九一八」起，空前的國難步步的緊逼，嚴重的危機層出不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

終於失敗了。到現在「冀東」已成了化外，「華北」也局勢可危。外患如此，內部的種種問題好像也沒有迅速解決的希望。我不相信歷史的事實會重演的。但是拿獨立出世的第一年和現在相比較，我覺得其間有幾個相像的地方。

獨立第一號的第一篇文章是已故丁在君先生的「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前途」。犬養被刺的事件，讀者想仍記得。經

過的大概是：五月十五日犬養首相在官邸被身着海陸軍制服的暴徒數人所刺殺，同時亂黨有現擊牧野內大臣官邸，政友會本部，東京警察廳等處的行為。照政黨政治的慣例，繼任首相的人選應該是新被舉為政友會總裁的鈴木喜三郎。但以軍人反對政黨政治的原故，組織新內閣的責任終於落在齋藤的身上。丁先生對於這事的推論是：「從此以後，恐怕日本的政黨內閣與立憲政治要根本搖動了。」犬養被刺後不到四年，日本東京又發生了二月二十六日第一師團一部分青年軍人槍擊首相岡田，前首相齋藤，宮內侍從武官長鈴木，陸軍教育總監渡邊，藏相高橋等重臣的事件。聲望地位如西園寺者也在襲擊計劃之中，不過微幸逃免罷了。這次暴變的詳細經過，雖然和犬養被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背景，用意和影響是大致相同的。丁先生四年前的觀察，大體仍舊可以應用。中日間的危機照樣的存在。

第一號裏面還有胡適之先生的「憲政問題」和蔣廷黻先生的「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兩篇文章。四年前的國民政府因為要收拾人心，實現舉國一致，共赴國難的理想，故於一月十八日明令定期在南京舉行「國難會議」。同時朝野人士因鑒於國難嚴重，頗有提出結束訓政，開始立憲的

主張。但是國難會議的開幕日期一再延緩。開會的地點也因上海戰事而改變。會議的結果是一紙不着邊際的宣言。憲政運動的高潮也敵不住黨國諸公樂於工作的力量而消沉了。胡蔣二先生的議論狠可以反映四年前當軸者對於收拾人心一事不救底的態度。現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憲法草案居然在五月五日公佈了。國民大會的開會日期也決定是十一月十二日了。四年之中並非沒有進步。但是讀過報紙上所記載關於立法委員諸公討論法案情形的人，恐不免咸覺民國二十一年國難會議的不救底態度，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依在沒有消滅。讀過「國民大會組織法」草案第三條的人，恐怕要同情於樓桐蓀委員「半開門」的妙語（後經樸委員否認）。固然，將來憲政結果如何，祇有待事實的證明。我希望四年以前胡蔣二先生的感想不至成爲此後的預言。但我相信他們的話依舊可以作爲今日的忠告。

除開上面兩點之外，四年前後相比，似乎還有相像的地方。例如以從前的四屆一中全會開會，講求團結，而汪胡「臥病」港滬，屢請不允入京，與近來汪之出洋，胡之留港相較；以二十年十二月各校學生赴京示威，釀成毆傷蔡陳，搗毀報館，國府下令取締學潮的種種事件，與過去不久的全國學潮和京滬漢的戒嚴相較；以從前匪據贛川

與後來的匪竄陝晉相較；其間雖有重要的異點，但「相提並論」之下，也很可以引起我們的感慨。總之，獨立降生後的四個年頭，真可算是國家多事之秋。佛家會說人類出世第一次的啼聲是「苦也」兩個字。我們翻閱獨立二百號當中一千多篇文章的議論，恐怕也要發現不少的「苦也」在裏面。

☆ ☆ ☆ ☆

上面說了許多很不得體的話，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替獨立訴苦，却是十分誠意的來慶祝它的生朝。我以為獨立的四週紀念，至少有可以慶祝的三點：

第一，獨立生在國家多事之秋，似乎要發生「我生不辰」之感。但假使它不生在此國難期中，而生在天下太平的時世，除了歌功頌德以外，毫無他話可講，豈不索然乏味？聽說獨立在初辦的時候，銷路未廣，印刷費用全由創辦的八九人捐資擔負。四年之中，逐漸發達，現在銷路及於全國，「經濟」早已獨立。由小見大，可知國人如何同情

於這個以「研究中國當前問題」為目的的刊物。

第二，獨立四年以來的言論，確能保持一貫的「獨立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在現在世界上和國人中偏激病，頑固病，幼稚病頗為流行的時候，保持智理的公平態度確是一樁難能可貴的事。

第三，獨立四年來的議論雖不免叫苦連天，却時時流露着樂觀的勇氣。獨立是相信天下事大有可為的，相信國家和社會的問題終久可尋到適宜的解決辦法的。近一年中的國情，似乎一部分證明了國事可為。獨立創辦人及中堅分子有的仍舊努力於言論的工作，有的直接參加政治的工作。出處雖各不同，我想他們一致的表现了獨立的樂觀勇氣。天下的事祇要有人相信可為，祇要有人各盡其長去「為」，結果必有可為。

☆ ☆ ☆ ☆

願「獨立的精神」繼續進展！

中國國勢的鳥瞰

張其昀

在目前中國要做結賬式的工作，因為材料不完備的緣

故，常感覺時間尙早。但有許多事情為一般國民所必需明

際的，例如欲鼓勵國民的愛國心，則關於本國國勢的基本事實，不可不有正確的認識。近年來中國雖有新出版的年鑑數種，也因頭緒紛繁，難得要領，而專門家的貢獻，亦未必能盡量搜羅在內。本篇想補足這個缺憾，根據多數公私機關的研究報告，特別注重於國民經濟的數量方面，刪繁就簡，並處處和我東鄰比較，供給一般國民一知己知彼的常識。惟個人見聞有限，其疏略錯誤之處，尚乞專門名家不吝指正。

土地人口爲立國的基礎，我國人口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王士達君民國二十二年度統計，總數爲四萬萬三千萬人。王君之估計較內政部及立法院所發表之統計爲低。因其在整理各地報告之時，注意人口調查之原理，減去重複，力求逼近實際，故比較可靠。全國面積據會世英君計算，共四百三十萬方英里，人口密度每方英里適爲一百人，甚易記憶；如以方公里計共一千一百一十萬方公里，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三十八人。

我國面積佔亞洲四分之一，而大於歐洲全洲。全世界陸地面積五千二百萬方英里，中國約佔百分之八。以版圖大小論，中國位列世界第三，僅英帝國與蘇俄超過我國。但英帝國各部分極爲散漫，僅賴強大海軍以資維繫。俄國

黑龍江下游地方與其歐俄本國相隔亦極遼遠。我國則居於完整的大陸，又自上海至美國紐約或英國倫敦航程大略相等，各約一萬餘海里，在世界地圖上占最優美的地位。日本帝國面積約當我國百分之六。東北四省面積之廣大，超過德法二國合併之幅員，與日本比較，三倍於日本內地，幾二倍於日本帝國。

全世界人口總數約爲二十萬萬，故平均每五人中卽有一個中國人。以人口計，中國位列世界第一，其次順序爲英美俄日四國。日本帝國人口九千萬，約當我國五分之一。男性超過女性爲我國人口之特殊現象，尤以各大城市最爲顯著，全國性比例爲一百二十，顯示男子過多。日本性比例爲一〇一。

常備軍人數與全國人口之比例，歐洲除波蘭外以法國居第一位，法國人口四千一百餘萬，常備軍佔百分之一。若僅以人數計算，據國際軍縮會議一九三二年報告，第一位爲中國，計常備軍一百八十萬人，英國常備陸海軍爲十一萬人，美國十五萬人，法國四十二萬人，俄國爲五十六萬人（在帝俄時代軍隊亦有一百三十萬人之衆），日本爲二十八萬人（朝鮮台灣及旅大租借地均在內）。統計英美法俄日五強國共養之常備軍一百五十萬，猶比中國一國所

養之軍少三十萬。但日本若遇戰時可以陸續徵集軍隊至三百萬人左右。

但是土地與人口的價值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國的地力和人力當然受了種種限制，現在先從自然環境說起。我國地形大致可分四類：高度五百公尺以下為平原地，五百至一千公尺為邱陵地，一千至三千公尺為高原地，三千公尺以上為高山地。地形分布甚為複雜，此項簡單標準，可借粗識地勢之用。平原地於人生最適宜，邱陵地次之，地勢愈高生活愈感艱苦。我國一千公尺以下之地約佔全國土地三分之一，一千公尺以上之地反居三分之二，可見我國適於生活之地實不甚多。

古人常稱天時地利，即今所謂地形氣候，兩者同屬重要。氣候包括溫度雨量，溫度指四季之變化，大概浙江省甌江以南無冬季，即全年中每候（五日為一候）平均溫度未有降至攝氏十度（華氏五十度）以下者，松花江下流以北無夏季，即全年中每候平均溫度未有升至攝氏二十二度（華氏七十二度）以上者，甌江以北松花江以南之地四季變化甚為顯著。

雨量對於農業關係尤切，如雨量在五百公厘（二十英寸）以下，除人工灌溉區域之外，農業大感困難。且雨量

稀少之地，其每年變率亦愈大，易遭旱災。雨量在二百五十公厘（十英寸）以下，則成沙漠不毛之地。沙漠帶中亦有引渠灌溉適於農耕之腴壤，如新疆天山南路是，但零星散布，面積極少。我國雨量在五百公厘以下之地竟佔全國面積三分之二。因氣候乾燥之故，河流往往不能流入大洋，或漸為鹽湖，或沒於流沙，是謂內流區域，此項內流區域約佔全國面積五分之一。

綜觀我國地形與氣候之分布，本部十八省與東三省大部分為平原與邱陵地，地勢既低，雨量亦豐，西北邊疆各省區幾全為高原與高山之地，海拔既高，又苦乾燥，天時地利自不及東南（包括普通所稱之東北）遠甚。本部與東三省共二十一省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四十三，人口則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九十七，反之西部北部邊疆各省區，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五十七，人口僅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三，天時地利對於人和之影響，可謂明顯之至。

我國土地利用情形，並不如想像中的優勝。我國已耕地面積共計十三億華畝，尚不及全國面積百分之八，日本號稱島國多山，但其耕地面積佔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五，平均約二倍於中國。全國人口四萬萬三千萬，計每人均攤耕地僅有三畝，全國農民佔總人口數四分之三，農夫

每人亦僅可均攤四畝。若就本部十八省計，農夫每人均攤只三畝半。全國每戶人數平均爲五人，農家每戶耕地亦可計算而得。

據美國哈佛大學伊士特教授 (D. N. East) 所定標準，平均每人需有田二英畝半，約合十五華畝。可見我國已耕地實任太少，因此地狹人稠，農家之耕種面積至爲偏狹，農家每年收入極微，僅足敷生活必需之用，生活程度至爲低下。又我國鄉村中之農民除東三省外，大都非地主即佃農，中國最大多數之人民實普遍的貧窮，尙無所謂階級鬥爭問題。

推測國民生活程度之高低，通常從調查生活費入手。生活費可分爲食品，衣服，房租，燃料，與雜項五大類，其中最必需者爲食品類，包含奢侈品較多者爲雜項類，故通常以食品與雜項費用之比例，作爲推測生活程度之標準，食品費多或雜項費少則表示生活程度低，反之則表示生活程度高。我國學術機關與政府機關對於我國農民與工人生活費之調查，已有十數年之歷史，前北平社會調查所（現合併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王子建君曾將六十九個調查作一大結束，其報告謂中國農民與工人生活費分配比例，食料佔百分之五十七·五，燃料佔百分之十·〇

，衣服與房租各佔七·五，其他雜費佔百分之十七·五。試與美國農民作一比較，美國農民食料佔生活費百分之四十一·二，燃料佔百分之五·三，衣服佔百分之十四·七，房租佔百分之十二·五，其他雜費佔百分之二十六·三。由此可知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之農工，其生活費之一半以上用於食品一項，終年勤勞僅足餬口，敝衣陋室，草草偷生。美國農民之生活費分配比較得宜，對於精神物質多能雙方兼顧，故其生活程度較高。

又據何廉君在山東省之調查，平均每農家淨收入僅一四二元，其中百分之十七，尙爲農業之副業收入。所謂淨收入者，即農家全年農務收入減去其全年農務支出之謂。倘以每家五口計算，則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僅二十八元四角。農民生活程度之低下，已無以復加，但政府稅收，向以田賦爲大宗，皆由農民負擔。例如江蘇江寧縣之田賦佔縣政府收入百分之九十三，河北靜海縣之田賦佔收入總額百分之八十九，各種新政之舉辦，皆以田賦附加爲籌款之二法門。我國大多數農工生活似有墮落於「生活最低限度」以下之趨勢。所謂生活最低限度者，指所得或所入僅足敷生活必需之用，過此以往則不克保其生存。

中國目前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實爲「耕者之田太少

「問題，即使「耕者有其田」成爲事實，全國耕者一律平均分得四畝之田，「家給人足」一語依然無從談起。那麼我國除已耕地外，可耕而未耕之土地究有幾何？陳長蘅君曾綜合各專家之意見，謂我國可耕未耕之土地約有十五億至十七億畝，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左右，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可再攤地四畝弱，與十五畝之理想標準相去仍遠。人口問題誠爲中國政治上之根本問題，墾荒闢地尤爲經濟建設先急之務。

此外我國森林地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九，宜於造林之荒山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三十，林地與宜林地合計百分之三十九（實業部統計），又牧畜地及可供牧畜之草地，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耕林牧三種土地合計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七十七，即四分之三有奇。其餘約四分之一之土地，大都位於西北邊疆，即亞洲大陸之中心，爲世界上高原高山最多之地，非荒涼之戈壁沙漠，即高寒之崇山峻嶺，就經濟上言之，罕有利用之可能。歐洲瑞士國之地理環境，森林與草地合佔二分之一，不生產之地有四分之一。想不到我國之經濟基礎竟與高踞在歐洲昂白山上之瑞士國相仿。

近代中國民族發展之方向，一爲海外華僑，一爲東北

移民，兩者均爲地理上天然的趨勢。我國海外僑民之人數，據民國二十三年的統計，共七百八十餘萬人，其中南洋各屬佔六百二十萬人，約居總數五分之四。同年度海外僑民匯入之款約二萬萬五千元，其對於祖國經濟上的貢獻已可了然。南洋華僑多來自福建廣東二省，東北移民多來自山東河北二省。民國十二年至十九年間東三省移民總數在五百萬人以上，而在十六年至十九年之三年中，定居於東三省者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之多。蓋東北地理環境與關內各省相似，而地廣人稀，農夫每人平均攤地十一畝零，故爲最有希望之移民地帶。東北四省之土地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十一·五，其人口佔有全國總數百分之七·五，至其天然富源之雄厚，在東亞尤有舉足輕重之勢。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謂中國數百萬農民之移殖，確定東北將來永爲中國之所有，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欲使東北與中國分離，將來必造成一嚴重之「領土恢復」問題，誠非虛語。

我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五，爲數可謂極鉅，試與列強比較，英爲百分之七，美爲百分之二十六，德爲百分之三十一，法爲百分之四十二，即東鄰日本農民亦僅佔百分之四十八。農產品大別爲食糧與經濟作物，我國食糧以米，麥，高粱，小米，玉米（玉蜀黍）五種爲主，

經濟作物以棉花爲最重要，大豆性質介於兩者之間。據前立法院統計處與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之統計（農業實驗所出有民國二十三年農情報告彙編），各種作物面積對於全國作物總面積之百分比，小麥爲百分之二十一，稻米爲百分之十七，高粱小米各爲百分之九，玉米爲百分之六，大豆爲百分之十，棉花爲百分之五，合計百分之七十七。又各種食糧產量統計（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平均數），稻米爲十億二千萬擔（市擔），小麥爲五億二千萬擔，高粱爲二億七千萬擔，小米爲二億五千萬擔，玉米爲一億七千萬擔。我國人民的食品分配，與西方人比較幾乎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中國人的主要食物爲米麵，魚肉蔬菜用以佐膳，西方人的主要食物爲蛋乳肉類，而米麵反成爲副食物。在長江流域以南之地，民衆食料皆爲白米，黃河流域食料較爲複雜，其重要之程度常以小麥居首，小米次之，其次爲高粱下米，又次爲筱麥（即燕麥）糜米。中山先生有云：『以黃豆（即大豆）代肉類，爲中國人所發明，西人恆稱我爲素食民族，而此素食民族得以保持健康者，大豆之功爲多。』近來歐洲人亦利用我國黃豆代於牛乳，其法將豆油精製爲豆脂，其中含有新鮮牛乳的成分，如丹麥國自製之巨額牛油輒運出國外，而自用者皆大豆之植物油脂，

其他如英德荷蘭諸國，莫不購我物美價廉的東省大豆，運回改製。所以東三省大豆已成爲世界的物產，每年產額約一億擔，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三十七。又三省所產高粱亦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三十七，其餘小米佔百分之二十五，玉米佔百分之二十一，小麥佔百分之七。東北在我國農業上的地位已可概見。

近年我國進口貨物常以糧食居第一位，如以民國二十四年爲例，進口米麥麵粉及其他雜糧合計共一億三千六百萬餘元，約當同年入超額（三億四千二百萬元）五分之一。近年米麥二項入超之平均數，比之全國產量之平均數，約爲百分之四。（小麥連麵粉計之，每百斤小麥可製成麵粉七十斤。）近時工業國家食糧不能自給自足者，固爲一般通例，惟我國工業既不發達，農民人數之多遠非列強可比，而民食亦須依賴外洋，每年漏卮竟達一億元以上，那是矛盾的現象。倘遇東亞有事，海外來源阻絕，糧食恐慌極爲可慮。解決食糧問題的方法當然甚多，如開墾荒地，改良農法，禁種鴉片，防禦災荒，改善運銷組織，調劑各省的盈虛，恢復積穀倉儲，維持糧食的均衡，又當酌定進口關稅，保護國內農產，庶幾洋米侵銷與穀賤傷農的現象均可消弭於未來。歐戰時德國致敗之主因，大家都知道在於糧

食之不足。與登堡自傳裏很沈痛的說道：「幾年之久未有飽的，或者至少沒有適意的肚子，雖有高尙發揚精神，把人民壓迫到冷淡。」（用魏以新君譯文）故保證國民與軍隊糧食之供給，乃最爲緊要之舉。

我國棉花產量年約一千三百萬擔（二十二至二十四年平均），長江黃河兩流域約各居半數。我國產棉供國內銷費之需，常虞不足，入超之平均數比之全國產量之平均數約爲百分之十五。二十三年國內棉花豐收，二十四年進口總值約四千萬元，而二十三年則爲九千萬元。輸入棉花多來自印度與美國，印棉以量勝，美棉以質勝，我國棉花普通品質不佳，纖維甚短，尙須設法改進。

絲茶與大豆向爲我國出口大宗，東省大豆輸出向賴以抵償我國食糧入超的大部分，而今已非昔比。生絲爲江浙廣東等省農家之副業，極堪重視。二十四年蠶繭總產額一百四十萬擔，生絲總產額九萬五千擔，就中江浙二省佔三分之二弱，廣東佔四分之一弱。生絲出口與國內消費約各居其半。我國茶葉產額約五百餘萬擔，每年輸出約在百萬擔左右，價值約三千萬元。此外經濟作物如蔗糖烟草原料均感不足，歷年洋糖洋煙均爲進口要項。

木材亦爲進口大宗，近年輸入額在三千萬元以上，大

部分供建築之用，鐵道枕木數亦不少，且年有增加。東三省爲我國最大林區，森林面積約居其總面積四分之一，於供給我國木材需要實具重大意義。東省木材用途最廣者首推紅松（一名白葉松），杉松（或名曰樅）黃花松（卽落葉松）次之，均爲建築良材。木材爲運輸力極小之商品，因以體質重量論，價格極低，故欲開發山林之利，必自改良運輸節省運費入手。

林業副產品以桐油灰絲最有價值，二十四年度桐油輸出達四千萬元之鉅，居出口貨第一位，爲向來所未有。灰絲即柞蠶絲，織綢而外，爲飛機羽翼之材料，桐油則供飛機塗料，故近年需要大增。我國產灰絲約三萬擔，以遼寧省爲中心，近年出口曾達二千萬元。樹膠爲熱帶物產，在近代工業上用途甚廣，海南島爲我國惟一可種樹膠之地。

我國畜牧事業可分爲二大區域，本部與東三省爲農村人之區域，西北邊疆爲游牧人之區域，而大興安嶺與陰山山脈爲其天然界線，前者以畜牧爲農村人之副業，後者則以畜牧爲惟一生計。西北各省區產羊毛年約六十萬擔，駱駝毛十萬擔，大部分由天津出口。二十四年統計，羊毛駝毛皮貨地毯四項，出口共值四千萬元。皮貨多爲狩獵業之所獲，地毯多係手工織造品。我國馬匹總數尙乏精確統計

，近來馬政廢弛，雄駿的戰馬恐已不可多得。今若以陸軍六十師計，平均每師需馬二千五百頭，共需十五萬頭，另外特種兵五萬頭，共二十萬頭，每年補充比率二成，共需四萬頭。馬匹之改良在軍事上甚關重要。

農村區域肉類缺乏，頗賴魚類補其不足。我國漁業狀況亦未經詳細調查，民國二十四年魚介海產進口幾及二十萬元，可見漁業之不振。漁業的發展與航業及海軍均有連帶關係，自應特加注意。鹽稅為我國歲入大宗，全國鹽產共計五千五百餘萬担，其中海鹽佔百分之八十五，其餘大部為井鹽，池鹽不過百分之二，我國鹽產自給尚屬有餘，每年輸往日本朝鮮者約六百萬擔。魚鹽二項中日兩國互有盈絀，鹽除食用之外，用於工業方面者近亦大有增加。

鑛產為工業國之基礎，尤以煤鐵為最重要。試看英國之地圖，即知凡屬人口稠密之地即為工業繁盛之區，亦即產煤豐富之地。又如日本九州西北部為煤田所在，故成為日本主要工業區域之一，決非偶然。全國煤鑛儲量，據地質調查所估計為二千四百六十億噸，居世界第三位，在美國次大之次。然以人口計算，每人僅得五百噸，較之美國每人一萬噸，英國四千噸，德國一千五百噸，皆不能及，僅過於日本每人一百噸而已。各省煤鑛儲量極不平均，

山西省約佔全國總量百分之五十二，陝西省約佔百分之二十九，二者合計百分之八十一，即居五分之四有奇。說者謂山西煤鑛若能開發，其地位當如西歐之有英國，美國之有本西佛尼州。我國重要煤田皆在華北，一旦有事，煤業恐遭摧殘，至為可慮。民國二十二年中國煤產總量為二千八百餘萬噸，居世界第八位，尚在日本之下。是年東北四省產煤九百餘萬噸，約佔三分之一。

我國鐵鑛殊為貧乏，全國儲量十一億三千萬噸，平均每人僅得二噸半。遼寧一省獨佔全國鐵鑛儲量百分之七十七，察哈爾佔百分之九。遼寧之於鐵，猶晉陝之於煤，渤海黃河實為我國鐵產命脈之所在。遼寧鐵鑛環顧東亞僅讓印度一席，目前已成爲日本鋼鐵業之外府。據侯德封君統計，鐵之消費若以每人二百公斤計，中國內部之儲量，尚不足一年之用，日本僅可自給十五個月，倘以東省與中國內部合計，則可延長壽命三年，東三省與日本合計則可供給十一年，一轉移間，其關係之大有如此者（見第四次中國鑛業紀要）。二十二年統計，遼寧省鞍山本溪湖二鐵鑛產鐵五十萬噸，實際已非我有。我國內地鐵業極爲凋敝，年不過數萬噸，長江中游湖北安徽之鐵鑛皆以鑛石輸出日本，早爲日本政治勢力所支配（如漢冶萍載在二十一條）

，大有爲人作嫁之歎。全國土法煉鐵年亦不過十萬噸，僅供各當地鐵鑪之用。以現在全國需求鋼鐵數量言，年達六十萬噸，大部分仰給於英日兩國，二十三二十四兩年鋼鐵進口平均八千萬元，占全國進口總額百分之八。

中國石油儲量估計爲三十六億桶（每桶四十二加倫）

。其中撫順含油頁岩約有十九萬桶，已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五十三。撫順頁岩油之富居東亞之首席，幾爲美或俄三分之一，世界總量二十分之一，其重要可知。中國油產至爲缺乏，撫順異常突起，二十二年產額八萬噸，預計可年產三十萬噸。我國內地石油鑛以陝西最有希望，天然石油與油頁岩兼而有之，已開始鑽探油井，結果頗佳，惟產額尙不足計，故我國至少在目前非仰給外國石油不可。二十二年度進口石油，包含煤油柴油汽油三項，共計七千五百萬元，其中煤油居半數，柴油汽油各佔四分之一。

我國金銀產量均微，各約十萬兩左右。錫鑛有餘而銅鑛不足，全國產錫年約九千噸，十九來自雲南個舊錫鑛，銅之消費量年約六千噸，生產量僅約十分之一，銅爲電氣材料，間接有關軍事。中國錫鑛三鑛特別豐富，湖南之錫，江西之鎢，均可獨步於世界，此二者均與製造軍火有關，故大爲世人所注目。錫之產額全世界爲一萬六千噸，中

國出產四分之三。鎢之產額全世界爲一萬四千噸，中國出產五分之二強。此二鑛在國內無銷路，幾全部出口，致反受洋商操縱市價。倘能自設鍊廠，研究用途，則此種稀有金屬，豈非奇貨可居？鋁之用途日廣，飛機原料需用尤多，鋁可從明礬石提鍊而得，浙江平陽之明礬石據葉良輔君調查有二十萬噸之多，如果提鍊試驗成功，我國可望成爲世界產鋁最多之一國。據二十四年統計，我國出口鐵產佔出口總額百分之七·五，其中錫佔二千萬元，錫約八百萬元，鎢約六百萬元，鐵鑛砂約五百萬元，連其他鑛砂金屬合計共四千四百萬元。

中國新式工業以棉紡織業爲代表，據二十三年統計，全國紗廠共一百三十三家，紗錠總數爲五百二十萬枚，但其中有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所設之工廠，藉收低廉人工之利益。上項紗錠數，華商所有佔百分之五十六，日商所有佔百分之四十，英商所有佔百分之四，在各廠中并有動力布機四萬三千餘架，其中華商所有者佔百分之四十八，日商所有者佔百分之四十五，英商所有者佔百分之七。中國每千人所有之紡錘數至今仍爲世界主要棉紡織國家之最低者，英國爲此業之霸王，每千人有紡錘一千二百錠，日本每千人亦有一百錠，而中國每千人僅有十二錠，若僅計華商

紗廠，每千人尚不足七錠。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後，國內之需要已可自給自足，並發展海外市場，日本對華輸出棉織物即居其半數。中國棉紡織業無時不受二重威脅，即在中國境內外國紗廠之競爭，與外國進口棉貨之傾銷，其結果，一部分營業虧損之華商紗廠乃漸為日本公司所兼併。

二十四年度棉花及棉紗棉布進口達六千五百萬元（其中棉紗棉布佔二千三百萬元），當同年入超數值五分之一。中國棉紡織業之地理分布，上海佔半數以上，合無錫南通計之，江蘇一省佔全國三分之二，其地位之重要猶英國之有蘭開夏，日本之有大阪。

生絲在中日兩國為輸出第一大宗，又均以美國為最大市場。大戰以後，日本棉布銷路推及印度南洋，近年更向非洲近東發展，遂代生絲而居輸出首席，其生絲因受人造絲壓迫，市價現無上漲之望。我國絲業近年甚為凋敝，其出口第一位置早為大豆取而代之，去年則在桐油之下，而居於第三位。民國十九年江浙絲廠共一百八十餘家，車數五萬五千餘部，連年因歐美絲價低落，停工或閉歇者達五分之三。絲業失敗原因，一方由於日絲價賤傾銷，一方即由於人造絲之崛起。二十四年度我國生絲輸出三千五百萬元，佔出口總額百分之二，同年人造絲輸入七百萬元，其

用途以與天然絲及棉紗交織者為多。我國毛織業甚為幼稚，本國呢絨廠出品僅四百萬元，二十四年度進口呢絨絨線合計一千三百萬元。目前毛織品需要日多，改良羊毛，增加織品，自屬必要。生絲價格雖較羊毛為高，但因其為國貨，在軍政界之限制，頗有研究之餘地。

我國機器造紙業生產總值將近千萬元，手工造紙當其時每年約達五千萬元，近年不足二千萬元，合計本國產紙不足三千萬元，然我國每年銷費紙張數值共達七千萬元左右，每年不敷之數約四千萬元，仰給於舶來品。洋紙進口歐美佔三分之二，日本佔三分之一。報館之性質與其他企業不同，蓋新聞事業之重要，戰時尤甚於平時，新聞紙廠之設立，自不容視為緩圖。中國水泥銷費量年約六百萬桶，國人自營水泥廠之生產量四百萬桶，不足之數由外輸入，進口水泥價值年約二百萬元。瓷器為我國固有之工業，全國產額約二千萬元，日本全國陶瓷產額八千萬圓（日金），我國遠愧不如，近年中國陶瓷貿易常為入超。

中國工業基礎至今尚未確立，普通工業如棉織業水泥業等尚稱發達，而基本工業則成績絕鮮。所謂基本工業者，其製造品不能直接供給銷費，而為一般工業的利器，如機器業是。機器或機械大都與鋼鐵業有關，故有重工業之

稱。基本工業的重要性往往遠過於其本身的貨幣價值，如化學工業的產品是。此類工業大都規模宏大，非私人企業所能勝任，又以其關係國民福利者甚巨，故當由國家經營。我國目前鋼鐵業凋敝情形已見前述。至於機器工廠，多屬資本缺乏，規模狹小。二十四年度機器類（包括紡織機器電氣機器及其他工具）進口價值六千五百萬元，此固表示我國新式工業逐漸發展，要亦國家經濟莫大的漏卮。實業部近方籌設中國機器製造廠，誠為目前要事。

電氣業據民國二十三年建設委員會統計，全國電廠四百六十餘家，發電容量四十八萬瓩（即六十四萬匹馬力，東三省在外），其中外人經營者雖僅十一家，發電容量則居半數，如上海電力公司佔二十萬匹馬力，上海各工廠動力大都取給於此。我國電廠皆以煤為燃料，稱為火電，至水力發電事業尙在勘測中。據建設委員會之計畫，在宜昌長江三峽口設置第一水力發電廠，容量為三十萬瓩（即四十萬匹馬力），建設費約為四百萬元。水電廠對於化學工業極有關係，國內化學工業寥寥無幾，遠不敷用，近年進口貨如人造絲顏料染料等皆化學工業之產品，美國肥料事業亦因應用化學之發展而得獨步一時，又如造炸藥與毒氣，皆與化學工業有關，在國防上貢獻尤大。

造船業亦基本工業之一種，世人稱船舶為英國國富之導線，日本各種機械工業亦無不與造船業相連，因造船發達而航業大盛，因海運發展而海軍亦強盛。昔當甲午中日戰時，中國艦隊為八萬三千噸，日本為五萬七千噸，僅及我之七成。現時日本擁有八十五萬噸之海軍力，較之當年已增加十四倍，我國海軍僅有三萬七千五百噸，反不及當年之半數。整頓海防，獎勵漁業與造船業，實不容視為緩圖。此三萬七千餘噸之軍艦，自造者五分之一，德國日本造者各佔四分之一弱，英國造者佔七分之一。自造軍艦江南造船所佔五分之三，馬尾造船所佔四分之一強。日本造船廠兼能製造飛機，故日本空軍有強大的潛勢力。至於陸軍所用之汽車與加工製造之坦克車，日本工廠的技藝亦與年俱進。我國汽車據二十三年度統計，全國共有五萬輛，軍用飛機據姚錫光君統計（見二十四年英文中國年鑑）共四百三十三架，又海軍飛機二十四架，汽車與飛機殆無一非舶來品，在國防上觀之，誠為憾事。凡有遠見之政府，莫不竭力發展基本工業，不待辭費。

工業必須以大都市為中心，今日美國人口在十萬以上之都市凡六十八處，日本凡二十八處，中國全國不過三十二處，工商業不發達之情形亦可窺見一斑。我國都市人口

在百萬以上者爲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四處，首都人口亦近百萬。每千人中都市人口（十萬以上之都市）日本爲一百七十三人，中國爲三十七人。

新式運輸機關我國目前甚感缺乏。全國已成鐵道，據二十三年統計尚不過一萬八千公里，其中國有鐵道約長一萬二千餘公里，佔全國鐵道長度三分之二以上，民業鐵道約爲二千四百公里，外人承辦之鐵道約爲三千三百餘公里，合佔全國鐵道長度百分之三十。二十四年度粵漢隴海浙贛同蒲等路新築路線共長約一千七百公里，綜計不足二萬公里。較之美國鐵道四十萬公里，真有望塵莫及之感。二十三年度日本國有鐵道一萬六千公里，外加私有鐵道約八千公里，共計二萬四千餘公里，平均四千人有一公里，我國則二萬人方有一公里。我國鐵道重要幹線多在長江以北，而尤以東三省爲多，約佔全國鐵道長度五分之一，目前已非我有。近代國家對於鐵道網之完成，常兼顧國防上之需要。如在大戰時，俄國可依西伯利亞鐵道與日美等國交通，採購各種物資，以免經濟封鎖之痛苦。我國交通事業，大都受外人之影響，集中於沿海一帶，至於西北西南大陸方面，大有偏枯之患，故邊疆鐵道之建設極爲重要。

我國商船總噸數僅有四十萬噸，僅當日本十分之一。日本商船共計四百三十餘萬噸（二十三年統計），爲世界第三海運國，每年有二億圓（日金）之運費日海外貢獻母國。我國則互理海船現付缺如，國外貿易全恃他國之船隻。卽就沿海貿易而論，亦大部分依賴外國商輪，二十四年度中國沿海進出口船隻總噸數爲一千四百四十萬噸，其中英船佔百分之四十二，華船佔百分之二十九，日船佔百分之十五，其次爲美國瑞威德國荷蘭法國丹麥葡萄牙等國。揚子江流域爲中國經濟之重心所在，中國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皆藉揚子江爲出路，揚子江上汽船航路長約一千六百公里，素有黃金航路之稱。惜外國商輪得以自由航行，實無異爲一國際河流。二十世紀爲太平洋之時代，我國對於海運事業必須處於主動的地位。蓋欲保障對外貿易應有之權利，維護海外華僑固有之地位，均非向海上有積極進取的精神不可。

公路近年發達頗速，二十四年統計，全國已有九萬公里可通汽車，內廣東一萬一千餘公里，佔全國第一位，次爲山東江西各五千餘公里，其他長二三千公里者佔全國省份半數以上。美國公路長度四千八百萬公里，我國僅及其四百分之一。美國平均每五人有汽車一輛，英國平均四十

人，日本七百人，中國須九千人方有汽車一輛。我國所用汽車汽油皆係舶來品，近年進口價值在四千萬元以上（汽車汽油各居半數），漏卮之鉅，實可驚人。

我國民用航空有中國歐亞西南三公司，航空路已有一萬二千餘公里。中國航空公司由中美合辦，歐亞航空公司由中德合辦，但外人只居於技術上的地位。最近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建議全美航空公司設立橫太平洋之航線，將來舊金山與中國之行程可縮短為四日。又橫貫歐亞大陸的航空路，從南京經莫斯科至柏林，預計亦僅五日可達。據日本方面之統計，中日兩國因地理上之接近，政治經濟關係之密切，兼以同文之故，郵便通信最為殷繁，每年所收發之郵件共計一千萬封云。

據中央研究院出版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一書，中國國際貿易在世界上之地位居於第十三位，尚不及荷蘭比利時等國，以人口比例言之，平均每人貿易額尚不及美金三元，與加拿大（美金二百八十元）比較，相差幾及百倍之鉅。我國對外貿易以地域分配，在歐戰以前，華中佔二分之一，華南佔四分之一，華北與東北合計四分之一。自歐戰以後，東北佔三分之一，華中佔三分之一，華北與華南合計三分之一。中國對外貿易常為人超，而東北則

為出超，東北特產之大豆向為我國出口貨第一大宗，而足以抵消我國入超之一大部分，目前情勢變遷，已不堪回憶。

據海關報告，二十四年度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為十四億九千萬元，其中進口九億二千萬元，出口五億七千萬元，入超計三億五千萬元。如就貿易價額，作國別之比較，以英日美三國為最要，其次為德俄法三國。英本國之地位雖在日美兩國之後，但與其殖民地合計，則其首席位置迄未動搖，近年印度棉花加拿大小麥輸入中國甚多，香港為一自由港，歐洲貨物由此轉口，地位殊為重要。日本向居對華貿易之第一位（英國僅計其本國），九一八以後國內擴貨運動及東北貿易額消失等關係，已為美國取而代之。又據美國雷麥教授（C. F. Remer）之估計，民國二十年列強在華所投資金計三十五億元（美金，東三省在內），其中英國佔百分之三十七，日本佔百分之三十五，美國佔百分之六，合計幾佔五分之四，三國與中國政治經濟的關係已可概見。俄國對外蒙古新疆之貿易，其重要與年俱增，惟不見於海關統計。

據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最近三十四年來中國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統計，近三十四年（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三）我國四

十六通商口岸中，其歷年進出口貿易佔全國貿易總額百分之八以上者僅上海漢口天津大連廣州五埠。上海貿易常居全國半數以上，二十四年度統計，上海佔全國出口總額百分之五十，進口總額百分之五十五。又試以上海與日本神戶相比，二十三年度神戶國外貿易額計十五億八千萬元（佔日本貿易額百分之三十），同年上海國外貿易額為八億四千萬元，是神戶凌駕上海，而為東洋第一商港。同年神戶外僑九千餘人，隸屬四十四國，上海外僑六萬三千人（內日僑二萬五千，英俄各一萬），隸屬四十六國，就此點言，上海可稱為東洋第一國際都會，於此亦見中國對外貿易仍多操於外人之手。

我國外僑總數民國二十二年統計為一百十四萬八千人，東三省日本人（包括朝鮮人）佔九十萬，日本海外僑民共計七十五萬人（二十三年統計），約當華僑總數十分之一。日本之外國僑民亦不過二萬九千人，內華僑佔二萬，故其他外人在日本者只有九千。日本海外僑民以在東三省（包括旅大租借地）為最多，共約三十萬人，多從事於鐵道鑛山及商業，分佈於中國本部者，總計五萬五千人，經商居多。日本海外僑民之匯款約一億二千萬圓（日金），再加海運業之收入約二億圓，共計三億圓，日本對外貿易

向來亦為入超，頗賴此項收入為相當之挹注。

以上所述我國根本實力（人力與物力）已可知其大要。至於我國富總額，目前尚無精確數字可指。據日本內閣統計局之調查，日本之國富為一千一百億圓，富力超過日本者為美國（八千八百億圓）與英國（二千九百億圓），法俄二國則與日本相伯仲，其他各國悉在以上諸國之下。國富之推算極為難事，以上之估計，究竟可靠與否，殊屬疑問。中國國富尚不詳，欲相比較，更為困難。惟有一事亦可反映中國之貧弱者，即初等教育是，民國二十二年日本（本部）小學生約一千七十餘萬人，即人口每千人有小學生一百六十人，比例率居世界第三位（次於美國澳洲），我國二十一年統計，全國小學生一千一百七十二萬（東三省係上年度統計），即人口每千人有小學生二十七人，與日本相差約六倍。兒童失學係民生困苦之結果，此可見人和原不能離地利而孤立，地利亦不能離人和而孤立，生聚與教訓二者息息相關不能分離。

天然富源不過一種潛勢力，並不能代表國家的實力。假使天然富源不能與消費中心發生關係，而使國計民生受其利益，則所謂貨棄於地，只是紙上圖畫而已。況且九一八以後中國損失的重大，只有大戰以後德意志的損失差可

相比。德國在大戰以後失去其舊日領土百分之十二，四，人口百分之十二（其中操日耳曼語者百分之五十八），農業牛產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工業生產百分之十，鐵鑽石之生產百分之七十四。此項重大損失，在實業上言之，自減縮其活動的範圍，在國防上言之，自減削其軍備之能力。然德國本為一近代組織之工業國，其人民聰慧耐勞，經十

國聯的沒落

張忠絨

當意亞戰爭初起，國聯積極干涉的時候，中國的一般人士頗感興奮，以為國聯居然敢干涉強國，此後的國聯將不至再如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國聯軟弱無力。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一七〇號（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國聯的抬頭」。在獨立評論第一七二號（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裏，胡先生又作了一篇「再記國聯的抬頭」。在這兩篇文章裏，胡先生所表示的欣悅，的確可以代表當時國內一般人的觀感。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最後的一句話是：「今日我們贊成的是國聯會員國用共同的力量來抗拒一切無理由的侵略行為」，我們要使這個原則建立在倒不了的基礎之上！」

餘年艱難奮鬥的結果，已戰勝其橫逆的境遇，復躋於富強的地位，其勢力實有不可侮者。今日中國之國勢則如何？不肯諱言自己之所短，而願效法他人之所長，生聚教訓，刻刻不忘，這樣才能振拔我祖國於滅亡的危險，才可見出大國民的真精神。

胡先生所表示的欣悅雖然可以代表當時國內一般人的觀感。他的希望，凡是主張國際正義，愛好世界和平的人，當然也對之表示同情。但是他的希望若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去看，恐怕只是不能成為事實的幻想；現今的國聯決不能擔負他所希望的這種重任！他所提的原則，若依靠現時

的國聯作基礎，則根本無基礎可言，如何尚能談到「建立在倒不了的基礎之上」！

要解釋我在上面所述的觀點，我們應當先簡略的談談現今的國聯的歷史，組織等等，然後再來看現今的國聯是否能担得起胡先生所希望這個國際組織應當擔當的重任。以國際合作來代替國際紛爭的這種思想不始於威爾遜，在

威爾遜以前早就有人鼓吹這種思想。Lante, Dubois, Cruce, Grotius, Duc de Sully, William Penn, Leibnitz, Bentham, Kant 等人都曾有過這種主張或似的主張。拿破崙戰後的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以及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七年的兩次海牙和平會議，都可以說是這種思想的表現，不過上述諸人的主張，和神聖同盟，四國同盟，以及兩次的海牙和平會議都沒有大戰後所組織的國聯那般完備。

歐洲大戰的慘酷喚起了一般愛好和平的人士厭惡戰爭的心理，威爾遜抓住了這種心理，於是在他的『十四款』中列入了組織國聯，使世界各國相互保障他們彼此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主張（時爲一九一八年正月）。當威爾遜提出『十四款』的時候，大戰正在緊急期中，所以協約各國除會提出少數的保留條件以外，全都承認以『十四款』爲休戰的基礎。但是等到大戰終了，和會開始以後，英法意日等強國都無意遵守他們的諾言，各國的政府仍舊是自私自利，不肯爲世界長期的和平與人類永久的幸福而犧牲他們本國一時的利益。因此之故，巴黎會議幾致破裂。其後巴黎會議雖幸而沒有破裂，但是該會議所成立的和約中的規定却處處代表調和的痕跡，而不是正大公平的辦法。因爲威爾遜遷就了強國主張，巴黎會議纔沒有破裂，於是國聯纔

得誕生。實則當巴黎會議討論國聯盟約的時候，法國代表即已主張將國際聯盟作成一軍事同盟，以保障法國的利益與安全。其後法國的主張雖然沒有能夠見諸實行，但是法國政府不相信國聯能夠保障法國安全的心理却始終如一，沒有改變。法國政府的這種心理，在事實上的確是代表國聯會員國一般的心理。因爲他們不相信國聯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故此自從國聯成立以來，他們仍然是各自尋求與國，訂立同盟。他們信任同盟條約的心理比他們信任國聯盟約心理要堅強得多；這是從國聯成立以來就是如此的。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知道，國聯自誕生時起已經就不是健全的。甚至於在他胚胎的時候，國聯已經就是多災多病的。自國聯成立（一九二〇年正月）以來，至今已將近十七年。在初時，這個不健全的國聯似乎還是在向着正路滋長發育；他的工作的範圍一天比一天廣，他的會員國一天比一天多。當國聯於一九二〇年成立的時候，有四十二個會員國；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他的會員國已經增加到五十七個。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因爲德國站在會外的緣故，國聯的性質還帶着戰勝國集團的色彩（雖然奧匈保三國已經加入）；但是在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以後，國聯的性質也就隨之改變，而不能再被稱爲戰勝國的集團了。從一

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三年，經國聯調解的國際爭端共約有三十餘起，其中的各案雖有經國聯調解而終於失敗的，例如一九二一年的俄芬爭端，一九二三年的意希爭端等等，但是國聯調解的工作多數還是成功的。然而從一九三三年到今天，國聯却遇着他的厄運了；但是這并不是偶然的！

「國聯會員國用共同的力量來抗拒一切無理由的侵略行爲」，這是很好的一個原則，但這止於是一個原則而已。要實行這個原則，至少國聯會員國應當：（一）極端信任國聯的主義與組織，不惜爲國聯的主義與組織犧牲一切；或（二）以實力爲國聯的後盾，或扶助國聯本身組織并保有龐大的軍力。第一項是心理的準備；第二項是實力的準備。會員國既沒有這種心理的準備和實力的準備，國聯當然是要失敗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的國聯從胚胎和誕生以來根本就不健全。威爾遜雖然深信國聯的原則，但是美國的多數人民對於國聯是懷疑的，我們只須看在巴黎會議期中美國人民強迫威爾遜對國聯盟約所提的修正案就可以知道了。直到今天，美國還沒有加入國聯。法國雖然加入了國聯，但是法國始終對於國聯是不信任的。其他的各強國又何嘗有一個是竭誠擁護國聯的原則，維持國聯的主義的？甚至於各小國之加入國聯又何嘗不是各有

所圖呢？從心理上講，國聯的原則是沒有基礎的。

從實力上講，現時的國聯更是沒有基礎了。國聯盟約雖然規定了「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原則（盟約序言），該約的第十款且規定：「國聯會員國有尊重并保持一切國聯會員國之領土完整與現有之政治的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義務」，但是該盟約對於如何維持這種原則以及如何實行這種義務的辦法的規定却並不徹底。誠然，盟約中也曾規定幾種解決國際紛爭的辦法：（一）仲裁；（二）由常設國際審判法庭處理；（三）由國聯行政院或大會處理（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盟約第十六款且會規定：「國聯會員國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款，第十三款，或第十五款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則……其他國聯會員國担任立即與該國斷絕一切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並阻止任何其他一國——無論是否爲國聯會員國——之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之人民在財的上，商業上，或私人間之交際。遇此情形，行政院應負責向關係各政府建議，俾國聯各會員國各出有效之陸海空軍實力，組成軍隊，以保衛國聯盟約。」（對於非會員國，盟約第十七款也有適用上述各款的規定。）

上述各款的規定缺陷限多：（一）手續太煩，費時太

久；（一）一切的規定能否生效均將視經濟制裁或武力制裁能否實行爲準，而經濟制裁在事實上不易完滿執行，武力制裁則尤難實現；（二）國聯本身沒有陸海空軍實力，必須靠會員國的兵力。所以現時的國聯的主要的缺陷，總結一句話說，是國聯本身沒有實力。本來一切法律的執行都要靠制裁力爲後盾，國聯本身沒有這種制裁力，所以國聯的命令和法律，若遇着強項的國家，是無法生效的，何況會員國中根本就沒有一個是誠心擁護國聯而別無所圖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事件發生，若需要實力解決，必須強有力的會員國一致或多數同意，願爲國聯犧牲一切，然後國聯纔能有辦法，否則國聯的決議案，從實際政治的立場講，也不過是廢紙而已。

從一九二〇年國聯成立以後，直到九一八事變，國聯尚沒有遇到十分強項的國家，因此國聯對於解決國際爭端能夠有點成就，然而一九二一年的俄芬爭端與一九二三年的意希爭端，因爲俄意兩國都是大國，國聯的調處已經遭遇困難。等到九一八事變，當事國之一是強大的日本，而態度又極其囂強，這是國聯自成立以來首次遭遇的重大難關。兩年的敷衍當然不能解決問題，而國聯又不能放棄他原有的立場，是以國聯大會終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通過一決議案，指斥日本的非是。一月以後（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即通告退出國聯，同年十月十四日德國因不滿意於國聯召集的軍縮會議也同樣的宣告退會。對於日德兩國的強項態度，國聯終於沒有辦法。等到一九三五年意亞戰爭忽又爆發，這次雖然因爲英國政府堅持制裁的結果而有對意局部的經濟制裁，然而意亞戰爭並沒有因是停止，到今天，意大利在軍事上已經獲得全勝！這幾次的事變，主動的當事國都是強大的國家，而意志又極堅決，於是國聯的弱點暴露無遺。今年三月又有德軍開進萊茵區域的行動；此後近約的行爲勢必更將層見疊出，國聯的威信已完全掃地！

從另一方面講，因爲蘇俄的加入（一九三四年九月），而確定了國聯組織的世界性，國聯不致再被稱爲資本主義的集團；然而國聯沒有實力去實行他的主張，「制止一切無理由的侵略行爲」，這種缺陷仍然無以彌補。現時國聯的沒落仍舊是必然的！現時國聯的前途大約有三條道路可走：（一）澈底取消；（二）大大的改組；（三）保持現狀或略加修改。在今日來看國聯，第三條路縱然能夠走通，也不過是苟延殘喘的辦法，何況現時國聯的殘喘恐怕尙未必能夠苟延。第二條路是可能的。在一九三三年意大利即

已有改組國聯的主張：（一）減低弱小國家的權力；（二）工作程序力求簡單；（三）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分離（德國也有此種要求）。最近的報載，英倫也正在討論改組國聯的問題，大意是：（一）限制國聯盟約下的義務（意指取消作戰的義務）；或（二）限制國聯本身行動的範圍（意指實行區域安全制）。我們現在勿須去推測現時的國聯究將如何改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斷定，改組以後的國聯與現時的國聯，在性質上，在工作上，絕不是同樣的機構。本來國聯改組可以說有三種可能的辦法：（一）減弱

軍事的機械化與科學化

顧毓琇

自從意大利攻擊阿比西尼亞以來，我們在報紙上時常

看見關於意大利「機械化」的軍隊的消息。怎樣叫做「機

械化」的軍隊呢？大概而論，機械化的軍隊，不祇有鎗有

砲，而且有坦克車，以及新式運輸器具等等。當然阿比西

尼亞的軍隊亦曾用鎗用砲。但就鎗砲而說，前膛鎗後膛鎗

自然不及新式的快鎗，普通快鎗又不及機關鎗，而短射程

的小砲又不及長距離的大砲。所以，意阿二國的軍隊雖然

都用鎗砲而不用刀棍，而軍器種類的不同，新舊的各異，

國聯的力量；或（二）加強國聯的力量；（三）縮小國聯

的範圍而加強國聯的力量。據我看，在現時的情形之下，

第二種辦法是不可能的，第一種同第三種辦法都有可能。

但是依第一種辦法或第三種辦法而改組的國聯，那決不是

一九二〇年國聯成立的原意了，那至少是現時國聯的沒落

！至若澈底取消國聯，自然國聯的沒落更是徹底！

最後，我要附帶着說一句，請你不要誤會，以為我說

國聯沒落就是主張中國退出國聯，那根本另外是一件事！

便與機械化程度較高的一邊以極大的利益了。

我們撇開人的問題不講，倘若有兩個同樣的人，一個

用刀用棍，一個用鎗用砲，那用鎗用砲的人自然佔了便宜

。又若一個用舊式鎗砲，一個用新式鎗砲，那用新式鎗砲

的人自然又佔了便宜。我們試以新舊兩尊砲對放，一尊射

程遠，一尊射程近，那麼射程遠的可以打到射程近的，而

近的就沒有方法射到遠的。這猶如大人同小孩對打，除非

小孩用法子跳近大人身前去，大人的長手打着小孩的時候

，小孩的短手還打不到呢。

再以坦克車而論，坦克車猶如一個穿了盔甲的人，所以他可以不怕普通鎗彈的攻擊。並且他可以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走動，而最新式的坦克車已經可以達到很高的速度，不像舊式的那樣遲緩。以人同坦克車肉搏，誰吃虧誰佔便宜，當然亦很明顯。

新式運輸的工具，可以比馬隊和步兵都快得多。這樣進攻同補充的速度都可以增加，而跑得快的一邊，正如腳底下踏了風火輪，打起仗來自然亦要佔光的。

以上祇是略談機械化的意義。

除了上述機械化的情形以外，我們還可以用飛機，還可以放毒氣，還可以用無線電控制，將來或者還可以發明「死光」等等。飛機雖然可以算是機械化的一種利器，但是毒氣等等，我們可以用較廣義的「科學化」三字去描寫這種戰爭的程度。

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的時候，鎗和刺刀是通用的利器。逐漸刀鎗的功效似乎不夠大，人們改用了機關鎗和大砲。一九一五年的時候，軍事家都說：「砲兵攻下來，步兵佔據之」(Artillery conquers and infantry occupies)。

這樣，實際作戰的好像只有砲隊，而步兵祇在適當時間向

前移動罷了。

一九一六年及一九一七年，雙方會有很大規模的砲戰。這些砲戰乃是軍事「摩托化」(Motorisation)的重要刺激，而「摩托化」又是「機械化」的先聲。因為根據現代歐美各國通常公認的定義，一帶甲的「摩托化」便是所謂「機械化」(Mechanisation, in its modern sense, may be defined as motorisation armoured)。

在一九一七年夏秋間的某一戰役(The Third Battle of Ypres)，英國方面在作戰開始以前，先放了四百三十萬發的砲彈，價值二千二百萬英鎊(合華幣三萬萬元以上)。這些砲彈共重十萬餘噸，如以四千噸容量的輪船運輸，要用輪船二十七艘，如以兩百噸容量的列車運輸，要開列車五百四十趟，如以三噸容量的載重汽車運輸，要用汽車三萬五千餘輛。所以，假如沒有「摩托化」的運輸，這樣大規模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在歐戰開始時候，英國軍隊裏只有幾十輛汽車，但在歐戰終止時候，已經增加到十二萬輛。由此以推，德法等國軍隊「摩托化」的情形亦可以想見了。

以上所說的砲戰，雖然規模很大，但是對方倘若能忍受損失，沉着應戰，那麼步兵的肉搏仍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

從古時到現代，戰爭的雙方都希望攻擊的利器要有效，而防護的設備要安全。要既可以攻擊利害，又可以防護安全，而更可以衝鋒陷陣，那樣三者合而為一的新發明，實在是最高理想的了。這理想的利器便是坦克車。坦克車的戰爭是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方纔開始的，就像蒸汽機的發明產生了裝甲軍艦一樣，內燃機的發明產生了坦克車，而開機械化戰爭的新紀元。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德國大敗，便是敗於聯軍的坦克車。興登堡將軍說：『八月八日乃是德軍的倒台日子 (Black Day)。』茲威爾 (Zwettl) 將軍亦說：『我們不是敗於聯軍，而是敗於「坦克」將軍。』可見坦克車在歐戰中的地位了。

飛機同毒氣是空中戰爭同化學戰爭的「主角」，在歐戰中已經露了頭角，在未來的大戰裏自然更要佔重要的位置。關於空軍的重要，陳西滢先生在本刊第二百零二號曾經詳細討論，我們不必再多說。毒氣的歷史還在坦克車以前，在歐戰中曾經試過的亦有很多種。最近意大利對阿軍事也施放毒氣，可以指出以後國際戰爭的趨向。

飛機和毒氣所攻擊的目標不僅在前方，而且包括後方

。近代的戰爭是深入後方的戰爭，所以影響於交戰國的全體人民。這種情形乃是「科學化」戰爭的特點。樂觀的人也許以為這樣影響廣大的戰爭，雙方或者不致於輕易動手。但是，悲觀的人仍然以為戰爭既不是理性的，那麼多數的城市多數的人民同歸於盡的慘劇仍然會跟着歷史開演的。

客觀地說，一個機械化科學化的國家同另一個不機械化不科學化的國家作戰，前者自身的危險既然不多，便可以毫無顧慮地向前屠殺，而後者必定要有很大的犧牲，纔能有相當的抵抗。義亞戰爭所表演於我們之前的正是這個。國聯的制裁既然無效，英法的封鎖又少決心，那麼意大利的飛機大炮坦克車同毒氣自然要一顯身手了。

那麼，機械化科學化的強國怎樣可以抵抗得住呢？我們以為任何強國的侵略，弱國固然可以血肉相拚，但是弱國亦必有最低限度的機械化和科學化的軍事準備，方可以有持久的抵抗。換言之，機械化的軍隊，需要機械化的軍隊去抵禦，科學化的戰爭，需要科學化的戰爭去防止。

我們雖然怕別人的機械化和科學化是無用的。但是我們完全不注意別人的機械化和科學化的程度而赤手空拳嚷着打打亦是中用的。我們要抵抗別人機械化的軍隊，只有自己儘量把軍隊機械化起來。我們要防禦別人科學化

的戰鬥，只有自己儘量把人民科學化起來。唸符咒想退兵固然是做夢，不注重機械不研究科學而要立國於這個世界亦恐怕是等於夢想。

一八六二年三月九日裝甲軍艦第一次打敗了木船軍艦，開了海軍戰的新紀元。英國的海約翰爵士曾經說：『在木船上作戰的是一個傻子，而派人上木船的乃是一個壞人』 (The man who goes into action in a wooden ship is a fool, and the man who sends him there is a villain)。

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國人誠然情願做「傻子」，而執政的領袖們亦不免要做「壞人」。但在準備鬪爭的前夕，我們竭誠希望政府的領袖要「學好」，要把木頭船儘量裝甲起來，而我們全國的人亦要「學乖」，儘量學習裝甲以後的新戰術。我們所說的「學好」和「學乖」，並不希望是粉飾敷衍偷懶取巧的代名詞。我們希望全國上下先要澈底明瞭近代戰爭的意義，然後切實準備近代戰爭的工作。我們相信只有「帶甲拳頭」抵得住「帶甲拳頭」，「空心

拳頭」是無濟於事的。

主戰的朋友們：請不要爲了意亞戰爭的結局而灰心，而悲觀。我們希望你們切實推動全國「裝甲起來」的大運動。「裝甲」以後，我們相信任何的侵略是可以抵得住的。

主和的朋友們：請不要過於信任了圓滑的手段同空心的拳頭。我們希望你們亦要幫助全國「裝甲起來」的大運動。「裝甲」以後，我們相信任何的交涉是可以有結果的。

近來有識之士，每每嘆息，以爲只要中國能強起來，日俄的衝突就不致於過於惡化。所以，爲了自己的安全，我們固應當「裝甲」，爲了東亞的和平，我們亦必須「強化」。而「強化」的有效方法乃在於謀中國的機械化和科學化。

一九三六，五，九，

所得遺承二稅的舉辦與人民的負擔

陳岱孫

所得遺承二稅創辦的建議，近月來又復甚囂塵上。查

創辦此二稅的主張，在中國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以所

得稅論，民國二年已經有一個所得稅條例的公佈；民四又有一個第一期施行細則的擬定；民八民九有舉辦的籌備；民十有徵收的試行，試行的結果是一個大失敗；國民政府于民十八依據民十的條例修正公佈，而亦未能實行；廿四年又有所得稅暫行條例的擬訂，並且在廿四年度預算中列入所得稅項目。至於遺產稅的始倡也遠在民國初年。民四夏，總統府財政會議訂有遺產稅條例，民十八國民政府復修正遺產稅暫行條例，但末見實行。年來財政的窘乏，與改善稅制的主張，使得此屢議屢廢的所得遺產二稅得以舊案重提。財政當局最近已將二稅草案，先後呈經行政院轉送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現在此二草案正在中政會法制財政兩專門委員會審查中。從財政當局的主張與政府負責人員的態度上推測，則此自民初以來「密雲不雨」的局面也許可以打破，而所得遺產二稅在最近的將來也許可以實現。

主張創辦所得遺產二稅最大理由之一就是以為兩個稅可矯正我們現在賦稅制度的缺陷，可以使得國內人民賦稅的負擔適合於公平的原則。我們現行稅制一個大毛病就是負擔不公。中央政府的稅制是以關，鹽，統，烟酒，印花為主幹的。關稅為壓迫貧民的稅，是太明顯了。關稅的主

要部分為人口稅，而人口稅大部分是從米，麥，棉，糖，布，油等民生必需貨品徵收而來。統稅中之棉紗，麵粉，火柴也是日用必需的物品。至于捲烟，黃烟，水泥等統稅與烟酒印花二稅的對象，雖然不像糧食等等對於生活的重，又何嘗不是大部分由中下階級人民去負擔？中央的稅制既然如此，地方的稅制也是同樣的畸形。地方主要的收入是田賦與營業稅。就稅本身的性質論，這兩個稅未嘗不可以維持一個較為公平的情況。然而事實上這兩個稅也還是由小農小商去負擔。同時國內有大量財產收入的大富，有大量營業收入的小商，有大量資金收入的資本家，有大量給收入的官員貴人；這些人並不見有較重較大的負擔。上述現象不能以經濟機構未備，生產工業落後，人民程度不齊等理由為掩飾。而這種不公平的稅制之必須加以改革矯正，當然是很明顯的。

然則所得遺產二稅的舉辦，是否能如一般人所相信可以矯正現行稅制的缺點，使得人民的負擔較為公平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覺得一般主張舉辦所得遺產二稅的人對於二稅的性質似乎有一個過于概括的觀念，似乎忽略了此二稅之內容，與其與現行稅制的適應，而假定現行負擔不公的矯正，是舉行此一稅當然的結果。即如我們常常聽見主

張舉辦所得遺承稅的人說，我們現行稅制幾於全部是間接稅，因而產生上述負擔不均的毛病。所得遺承二稅是直接稅，有重稅富人輕稅貧人的特質，所以這二個稅的舉辦可以矯正現行稅制的弊病。這種過于概括的說法，實在不大準確。我們現行稅制確是幾于全部為間接稅，同時也確是專事壓迫小百姓的稅制。然而我們不能說間接稅就是專事壓迫貧人的稅，奢侈貨物也是一種間接稅，而它的負擔可以斷言不是屬于貧人的。不幸我們中國所有的間接稅大部分是取資于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鹽，棉布，糧食等等，所以造成負擔不均的現象。翻過來說，直接稅也並不是在性質上一定是稅富遺貧的。中國前此之丁稅，外國之人口稅，豈不是也是直接稅？然而它所給與貧人的負擔是比富人重。所以現行稅制負擔不公的矯正，是舉辦所得遺承二稅可能的結果，而不是當然的結果。我們常常借鑒于歐美各國的成績。歐美各國的所得稅與遺承稅確是有矯正稅制中他稅稅貧遺富趨勢的好處。但是我們不但不能說因為這二個稅是直接稅，所以有這個矯正的力量，就是就二稅本身而論，我們也不能說只要是所得稅，是遺承稅，它就有這個特質。必須在這兩個稅法中間，對于小所得，小遺產，有種種免稅，減稅，輕稅的規定，而對于大所得大遺產，有重稅的處置，然後我們纔可以說這兩個稅有稅富遺貧的特質。

就中國現情而論，所得遺承二稅當然應以增加巨商大富的負擔為正當目標。現行稅制之不均已如上述。財政窘迫的情形，使得我們不能取消現有壓迫貧人的賦稅，那麼這種畸形負擔的矯正，不能不賴此新稅之一方面能極力避免再加重中下階級的負擔，另一方面增加豪富資產階級的稅負。所以如果舉行這二個稅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矯正現行稅制所產生的負稅不均的弊病，那麼這兩個稅的對象當然是高級的所得和遺產。而理想的制度當然是對于高級的所得和遺產加一個甚高的累進稅率。因為在現行稅制下，人民負擔之不公平甚為嚴重，要矯正這個嚴重的畸形，沒有一個甚高的累進稅率加重豪富階級的負擔，是不會產生我們所希冀的效果的。無論如何，這兩個稅最後的目的總不能離此太遠。

雖然，這個理想制度能否于短期內實行，確是一個難題。我們所認為這兩稅徵收主要的對象，在今日的中國是一個特殊階級。特殊階級的地位行動是超于法治範圍之外，軍政達官貴人不必說了，古有「刑不上大夫」的遺言，現在稅不上大夫的習慣也許是前者意義的引伸，就是工商

業中的豪富，不是與實力階級有密切關係，得以置身于「大夫」之列，就是可以運用「長融」「多財」的能力，或利用特殊外交狀況的蔭蔽，而逍遙于稅法之外。稅率越高，稅制越是嚴，這種作奸取巧的行爲越是厲害。過去舉辦此二稅的討論，與所草擬的條例，似乎對於此點也特別加以注意。所以法制力求其便，對於高級之所得和遺產的稅率力求其低，我們猜想將來新條例中關於這幾節恐怕是要依舊注重的。初辦時期不應操切從事，是個正當謹慎的

態度。所以較簡便的法制，較低的稅率，較緩的累進率，都是適當的步驟。不過我們要注意，如果過于遷就此特殊階級，因為它們能夠想法子逃稅便輕稅他們，甚至于免他們的稅，其結果一定使此二稅失其矯正現行稅制弊病的能力，因為根據過去所擬的草案，稅的範圍是包括中下所得和遺產階級，而稅的累進率未必切實實行于高級所得和遺產。例如廿四年擬定之所得稅條例，以年人六百元爲免稅的標準，十八年擬定之遺產條例，以五千元爲免稅的標準。這不能不算深入中下階級了。然而在所得稅之部，政府徵收之範圍只限于營業所得與薪給所得，財產所得反而可以免徵。再加以小所得，小遺產階級未必能利用各種逃稅之方便，中下階級納稅的成分將較高。高級所得和遺產雖

有累進率，而未必能切實實行，其結果恐怕這兩個稅的負擔仍是側重于小收入小資產方面。

我們以爲中國今日舉辦所得遺產二稅，可以無需拘泥於歐美的成法。這樣也許可以爲矯正現行稅制負擔不均的弊病立一個初步的基礎。例如在初辦時，所得稅的免稅額可以大大的提高，不必拘泥于歐美立法根據一般人民生活必需費的觀念，把中下與下二個階級率性先行免除（因爲這二級人民對於現行稅制的負擔已經夠重），先以中上與上二個階級的所得爲對象。至于遺產稅也應如此辦，免稅額也可以大大的提高（在中國現在家庭制度之下，五千元的遺產對於一個驟然失去捧飯父兄的家庭，並不是一個很幸運的收入），尤其是直系親屬，如父母妻子等免稅額之提高，更是合乎人情的。如此，則中下與下二級也在先行免除之列，而以中上與上二級爲對象。爲顧慮各種困難，預防逃稅，初辦時的稅率儘可稍低，等到實行之後稍有成效，再逐漸的增加稅的累進率。能夠對於高級所得遺產增加，然後纔可以審度情形，把稅的範圍擴充，將前此所免之中下級逐漸包括入內。這種辦法乍看起來似乎甚爲粗率，其實這種辦法是一方面顧慮到徵收豪富階級所得和遺產的困難，另一面在這兩個稅開辦的時候，就不願意失去它

們矯正人民負擔不均的目標，而想替它立個初步的基礎。所以初辦時的稅率儘可輕微，不過稅的負擔不可不歸諸高級的所得和遺產。輕微稅率的主張，就是顧慮到逃稅種種困難，也就是因為高級所得遺產只能課以輕稅，所以低級的所得和遺產只可免稅。如果這種辦法還是沒有解決逃稅的困難，稅率雖是輕微，而高級所得遺產仍是逍遙稅外，那不是稅制的問題，而是政府權力的問題。在極力遷就情形之下，政府尙不能運用它的權力，那舉辦所得遺產稅以矯正人民負擔不均這一句話，根本就無從提起。

再說，一般所得稅遺產稅如果不能達到徵收豪富的目的，就是加重中下階級的負擔，也不能變為歲計上主要的財源。我們也常聽見一般人根據着歐美的經驗，極力贊美這個稅「開源」的功效。近來談非常時期財政的專家也對

論中國外交政策

陳之邁

批評我們的政府沒有外交政策是近來常聽見的論調。

例如張忠絨先生認為「中國外交失敗的癥結」之一便是「

中國政府沒有外交政策」。他說：

自開關至今，中國政府始終不曾有過外交政策，一

于這兩個稅有厚望。主張「開源」論者也許對於上述縮小二稅的範圍，集中于徵收豪富的初步辦法認為迂稚。不過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些，我們便知道至少在這兩個稅中，公平負擔與開源是同行並進的。直接稅一個缺點就是徵收費巨，而在人民沒有納直接稅的國家，稅率不能太高。所以一般所得稅和遺產稅如果只能達于低級的所得和遺產，雖然納稅的人多，稅收將因稅率之低與費用之巨而不會可觀的。必須能夠達到豪富階級也要納稅，然後這兩個稅纔可以變為重要的收入稅源。簡單的說，在初舉辦二稅的時候，就致力打破前此「稅不上大夫」的習慣，而集中于增加豪富的負擔（初期負擔儘可較輕），不但是希望矯正人民負擔不均的辦法，也是擴大稅源的途徑，這是對於所得遺產二稅特質的基本認識。

向對於外交，只是臨時抱佛脚的枝節應付。（獨立

一四八號）

又如沈惟恭先生認為：

「中國的外交政策」，說起來也慚愧，本來就是一

個矛盾的名辭。試問中國自從有了近代國際關係以來，幾曾有過什麼外交政策？（獨立一八七號）

處在國際交往頻繁之今日，外交政策是一定要有的。政策與主義不同；主義從百年大計着眼，貴在堅固，故不得不相當的空泛；政策的應用比較近而細，其目的在獲取一個具體的結果，貴在隨機應變，故不得不切實際。近數年來我們有的是主義，有的是表現主義的口號，但具體的政策則沒有，一向「只是臨時抱佛脚的枝節應付」。

中國所以無外交政策，其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建造外交政策的條件。外交政策的建造，一要澈底明瞭錯綜複雜的國際社會，二要根本認識本國的利害，然後從這兩方面相互鉤稽，以本國的利害爲出發點，講求應付國際的環境。要達到這兩方面相互爲用的局面，我們更須明瞭別國內部的情形，因爲別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基於其本國的利害的。此義應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原無贅述的必要。

但是近來讀到一篇論中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很明顯地證明這個極其淺近的道理並不一定是人人公認的。這篇文章是天津大公報五月四日的社評，題目是「德滿商務協定」，其結語說：

中國人論國際問題，務宜以各清各賬爲原則，勿陷

於籠統含糊。由此而論，凡關滿洲問題，皆爲中日間之問題，與其他無涉。當年抗議東鐵出售之所以不能澈底者，即以鐵路敷設於土地之上，中國對其土地不能收回，自無以保持其在鐵路上之權利也。如此次之德滿商務協定，是爲附庸性質之問題矣。要之，凡關滿洲，皆屬於中日國交上之問題，而非中蘇，或中德，或中國與其他各國間之問題。同時關於國際政局，則一以中國利益爲衡，而不參加各國間之複雜關係。舉例言之，中國只注意中日，中蘇，中德之關係如何，而不問日德蘇彼此相互間之關係如何也。

我們覺得大公報記者的態度，不但不應成爲中國的外交政策，并且使得中國欲有良善的外交政策而不可能。中國以往之所以沒有外交政策，欲有而不可能，大半是因爲我們缺乏充足的世界智識與眼光。我們不明瞭什麼是外國的政策，外國政策的出發點爲何，所以只得在外國的政策應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倉皇枝節應付。近數十年來，由於慘痛的經驗與巨大的創傷，我們漸漸開始明瞭世界大勢。大公報記者的建議是叫我們專管外國政策在與中國發生干係時的一點點表現，不問其整個政策爲何。這是最危險的辦

法。採取這種辦法的結果是閉着眼睛走路。只看外國政策對中國表現的一點點便來講求對策，那是斷章取義，那是把近數十年來所獲得的一點世界眼光一筆勾消，重新走向鴉片戰爭時代的外交，其結果只有是枝節應付。

茲以兩件近事為例：日蘇關係與日德關係。

日本與蘇俄近年來忽張忽弛的糾紛，時人早已洞察其對於中國最深切的影響。國聞周報（十三卷十七期）載有子修先生「動盪中之日俄關係」一文，其後段曰：

……日本目前之不與蘇俄開戰，還有重大的原因，即其對華工作尚未做到滿足的地步，不能完全將中國擁入懷抱，任意加以支配……日本在未完全抓着中國以前，決不會與俄破裂……所以日俄關係愈緊張迫切，而中國之處境乃愈困難危險！

我們不問子修先生的觀察與推測是否確實，却不能不承認日蘇關係，無論是張是弛，都與中國有深切的影響。我們固然得注全力於中日，中蘇的外交，但我們能只注力於此而「不問日……蘇彼此相互間之關係如何」嗎？

日蘇關係的問題宣傳已久，大家早有明白的認識。日德的關係却尚未有清楚的了解。在歐戰告終時，德國受凡爾賽條約的層層束縛，中間經過斯崔士曼（Gustav Strese-

man)的外交，均為協約國所阻撓，卒至造成希特拉運動的狂潮，而達到退出軍縮會議與國聯，擴軍與佔據萊茵非駐軍地帶的結果，撕毀了凡爾賽條約與羅加諾公約。這一段民族奮鬥的歷史使得我們興奮，尤其使得贊成獨裁論者興奮。德國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義大利日本也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中國則更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但這些國家雖然在這一點上完全相同，其間却有極大的區別。正如日本人說日本在「非常時期」，中國人也說中國在「非常時期」，但所謂「非常時期」在日在我的意義相去何止天壤？自從希特拉上台以後，他的撕毀條約的嘗試一再成功，德國已由弱者的地位一躍而為強者的地位。在過去三年多德國用了極大的經費於軍備的擴充，許多從前不製造軍械的工廠現在改為製造軍械的工廠。德國因製造軍械需要外國的原料，而製成的軍械均歸己用，不能輸出，以致匯兌縮減，無力去購買外國的食料，故上年冬季感受缺乏脂肪及牛油，無力去買東北的大豆。德國軍備極度的擴充使得德國站立在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看見人家這樣的成功，我們欽仰敬佩是當然的。

但是我們曉得德國的擴軍對象并不只是恢復其戰前的地位而已。戰前德國只有一個國敵——法國，現在的德國

有兩個國敵——法國與蘇俄，而這兩個國敵近又携手。希特拉的第二步便是侵入中歐，實現戰前大德主義者(Mittel-Europa)的夢。這樣他便成了侵略者，不復在做解除束縛的工夫。他所希望的是集體安全制度的破產，因為這樣他便能爲所欲爲，非得用武力不能遏止其進展。

在這種工作上他和日本的志向正同出一轍。日本自然是在積極的擴軍；蘇俄也正是他的國敵。日本的希望是貫徹其大陸政策，居在亞洲大陸的中國正是這個政策的對象。日本的希望也是集體安全制度的傾圮，俾得大陸政策能夠實現出來。

在國際關係的戰場上，利害相同的國家當然接近携手。這種國家彼此的發展不相互衝突，利在各人在自己的對象裏放手去活動。對於主張制止他們活動的國家，他們當然探的是合作的辦法，彼此幫同抗拒。今日此方受到阻礙，那方當然得去消除這種阻礙，以便明日彼方受到阻礙時，此方亦能幫忙。這是真正的利害相同的國家所定然採取的政策，日德是很明顯的實例。

現在我們不必去研究「德滿商務協定」有無政治意味，有無破壞不承認主義的嫌疑。這次的協定代表日德的接

近與携手則不待繁言。德國遠在北歐，兵力財力均不能伸張到我們的國土。我們眼看德國突出重圍，在歐陸躍武揚威，也可以儘量的佩服，儘量的慨嘆中國怎的產生不出一個希特拉來。但佩服是佩服，德國現在的處境不容我們再說他的煩惱正同我們的煩惱，更不容我們抹煞德國的擴張，對我們有不利的影響。我們不能說中德並沒有正面的衝突，更不能說德國與日本怎樣的關係我們可以置之不聞不問！

以上兩例說明建立外交政策是絕對不能如大公報記者那樣主張的。中國是國際社會的一環，中國和與中國完全無正面衝突的國家可以發生很重要的關係。別的國家有整個的外交政策，其影響能波及到世界四方。我們唯恐怕我們辦外交者的世界眼光不夠，叫他們去「只注意中日，中蘇，中德之關係如何，而不問日德蘇彼此相互之關係如何」的辦法，可以使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喪盡了我們的國脈。這豈只是「臨時抱佛脚枝節應付」的外交，這簡直是「盲人騎瞎馬」的外交。

二五，五，八。

中國的西洋文史學

陳受頤

在全國一致的提倡理工偏重實用的教育言論正在高唱入雲的當中，提起西洋文史之學，似乎有點不合時宜。我們的觀點雖與許多黨國要人和教育名流大致從同，也以爲理工學科應該儘先提倡，盡量發展，然而我們覺得一國的學術建設，於側重某一方面之中，依然要顧慮到全體的相當的發展。任何一部分的偏枯，都不免要影響整個學術生命的健全。

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與設備，比之先進的西歐北美固然是望塵不及，比起東鄰也不無白愧不如之處。如何急起直追，分頭努力，以求學術上之站得住（我們故意不說學術獨立，因爲學術早已國際化，本無所謂獨立），真是我國當前的一個急切的大問題。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應用兩方面都要趕快謀充實，這是人所共知的，無須詳論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也有他的應用的方面，通俗化起來的時候，跟整個民族的思想生活消息相通，雖與開礦築路造船製車等一類的建設工作表面上似乎無直接的關係，然求個人的健全，不能單從培養體魄着想，爲整個民族謀出路亦然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和先富後教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中止成了片面的真理。現在立國，假如人民的思想太懶惰，判斷力太薄弱，公共精神太缺乏，則不知榮辱衣食有時反無從而足，不致反無從而富，一切大規模的有計畫的物質建設和經濟設施反無從而談。爲求進步的速率格外增加，務須雙管齊下。要使人民的力量認真充實，要使國家的前途多方開展，則虛心實腹弱志強肯的愚民政策萬萬不能再用。文科法科的學問不單是非次要，而且正是促進物質建設以至一般改革的雙輪。

文法科學的範圍太大了，非短文所能暢談，開宗明義已完，且一再的縮小範圍而談西洋文史學。本文內「文史學」一名詞，取其最廣泛的涵義，不特包括西洋語文學（Philology）與史學，甚至民情風俗宗教社會與文史學有關的也都一切包羅在內。換句話說，它差不多是跟西洋人之所謂東方學恰成對照的一個名詞。再說得顯淺一點，它正如西洋的東方學一般，並非一種專門學問的名稱，止是好些互相關連的專門學問的總彙。它在橫剖的方面應該分科

，如西洋宗教史，藝術史，社會史，思想史等等。直切的方面也應有國別的專門研究，大膽一點，便可以叫做英吉利學，法蘭西學，日耳曼學，甚至西班牙學，美利堅學等等。將來西方學發達之後，則兩組中之分科自然可以再分為更細緻的項目或斷代的研究，暫且不提。在後一組的學科名目，驟然看起來，似乎有點「不詞」。然而支那學日本學都已習用，則我們的「英吉利學」等等，用之既久，亦何嘗沒有「約定俗成」之一日？

也許有人要懷疑到這種分門別類的西洋文史學對於中國沒有多大用處。用處是有的，止看我們對於「用」字如何解釋。在最近的一年裏，討論西化的文章「甚囂塵上」，結果是除了極端守舊的極少數人之外，參與討論者大家都承認中國急應採取西洋文化，意見些微的差異，止在程度輕重和名詞等問題。然而去年的討論，破壞的力量雖大，建設的理論還未充足。我們採取西洋文化之前，先要對西洋文化有相當的認識，尤先要對西洋文化有相當的研究，下相當的苦工。否則熱烈提倡，也終成空話。西洋文史學的最大用處，正在可以補救我們談論文化的空疏。

西洋留學生現今為數實已不少，每人對於其曾經居留的國家也各有直接的認識，然大體回國之後自問都認識得

不深，因為並沒有專門研究的機會或計劃。專習理工科的人不必論了，便是習文科法科的人也不注全力於國別的研究。文科的人，有一部分是止想研究方法的（其實天下並無此事，不深入各該門的材料則連方法也學不到），常常惦念着本國學問。另外一部分則回國之後為了種種原因也改入整理國故之一途，辛苦得來的基礎訓練反而擱起不用。在西洋文科研究院受過訓練的人回國後專研中國文史之學是最好不過的事，然這個並不是唯一的道路。要是人如此，相習成風，則勢必至于找一個精通西洋某一國的政情思想文史學術的人都不易找到了。我國在這時代，正要努力研究西洋，因為這就等於研究近代世界最重要的部分，若無專才，吃虧不知多少。西洋人對於我國尚且不斷的培植支那學的人才，鼓勵支那學的研究，何況我國之於西洋？國別的研究既不能看作無用，則超國界而以整個西洋為單位的分科的文史學的研究當然更有他的用處了。本來談學術上的建設，絕對不能以淺狹的功利觀念做輕重去取的標準。況且近代學術部居雖多，分目雖細，而人類分科知識的互倚性已很顯然，由此看來，我們絕對的不應該懷疑某種學問的有無用處。我們更可以說，求知求實的精神，苦幹的工作，毫不苟且的態度，就有它們本身的內在

的價值。

這裏並沒有什麼新鮮的議論。國內公私立的大學差不多都已設立西洋文學史學的講座了，學生也有不少了。我們祇須把早已萌芽了的西洋文史學加以積極的充實，把它實實在在的逐步發展，把玩票的或隨意涉獵以資博聞的態度減少，把專門研究的精神和路線慢慢的增加，就很夠了。然而單是這樣就已不容易實現，因為大家對於西洋文史學之在中國就覺得沒有什麼前途。

第一個是設備的問題。國內藏書太少，的確是目前發展西洋文史學的大障礙，也是許多西洋留學生回國後轉治國學的一個原因。在國外大圖書館裏用過功的人，回國後常常感覺無從繼續研究的苦痛。關於這點，只好暫時忍耐，只好一面苦幹一面設法。羅馬不是一天建設起來的，萬事總有個起頭，無妨就由起頭做起，拿着開荒的精神，替圖書館想個最上算最節省的買書的辦法。大部頭的期刊叢刊——尤其是史料叢刊——不易購置，則盼望公立的大圖書館設法以公家的名義到海外請求贈送本。次要的書籍則實行館際借閱的辦法，極力避免重複。如此做法，「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久而久之，自然也不會太不像樣。一世紀前的巴黎和倫敦，二十年前的華盛頓，並沒有幾部中國書

，如今度藏都已不少，這都是可以令我們奮興的榜樣。西洋文史學永遠不建設起來則已，否則聚書的工作便應該即日做起，大家等着吃現成飯，則永遠無飯可吃。

第二個是工作與成績的問題。普通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人研究西洋文史學不能做出第一流的成績，勉強做到第二流的工作，便算是絕頂的了，二流以下則簡直是妄拋心力了，更不值得。而且西洋研究文史學的人也早就有過剩的現象，大題目都給他們搶光了，那裏還有留給中國用武之地？何況整理國故的園地又正是工多人少的時候，添上西洋書籍國內度藏太少的現象更足以形容起西洋文史學相當工作之困難。這個問題不是全無根據的。西洋文史學近來的工作的確有一部分已走到煩瑣鉅訂的路上去了，看看每年出來的博士論文題目便知。然而活路仍然是有的，中國人以新鮮的看法，可走的路更多。一條是他們的「四裔之學」。西洋人在支那學最大的成就似乎是邊疆民族史地的研究，原因是中國學者向來對此關心較少。他們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我們大可以「如法泡製」。另外一條路是西洋的教會史，爲了教派教義種種的籠罩，當局者迷，至今仍有不少須要重新攷釋的地方。此外如一般的思想史，也有重新整理之必要。現有的思想史大都是形而上學史和幾派

形面上學的對抗史，也許是我見聞太陋，但西洋史家之注意到一般思想的史的敘述，還是較近而空隙較多的工作。總而言之，西洋文史學工作的有無，這是不成問題的。

至於成績的等第就更難說了。沒有伏爾孟(Fournet)父子的笨幹和硬幹，後來那裏會有裘里安(Julien)和沙碗(Chavannes)諸人的繼起？況且百年前——甚至現在——的中國字書辭典和一般的參攷書工具書比較現代西洋文史學的參攷書工具書，貧富如何？學習中文比之學習西洋文

與友人論醫務書

今日醫務之問題有三：一曰醫學派別，二曰醫務制度，三曰醫學教育。派別有中醫西醫之爭。制度有公醫私醫之爭。教育有速成完全之爭。三者之中，派別之爭最烈，而易於解決，教育之爭最緩，而實最堪注意者也。

中醫西醫之別，不在中西，而在古今。美術之事，古或勝于今，則東或勝于西。世界各國之美術，派別既異，優劣難分，吾人隨好惡而品評之耳。若科學之事則不然，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則今常勝于古。歐美科學發達，吾國落後，則彼方勝於我。醫之爲學，發源於生物，出入乎

字中任何一種的難易如何？勞佛爾(Lafer)細翻圖書集成，竟然做出一部中國伊蘭交通考(Sino-Iranica)，我們對之又應作如何感想？退一步來說，就做伏爾孟，替將來的工作本身不就是很光榮的事業了嗎？

還有一點附帶的意思：這種工作並不是「舍己私人」。將來西洋文史學發達之後，一定對於國學本身有不少觀點上和方法上的大貢獻。

濤 鳴

理化，則西優中劣，稍有科學觀念者當無疑也。邇年以來，近世醫學漸行中土。中醫不知遷善擇長，而反欲別樹幟幟與西醫抗衡，於吾國衛生事業之發達不無障礙。然依照天演淘汰之公例，中醫之必同化於西醫僅遲早問題。是以有心醫務者對於中醫西醫之爭不必憂慮也。

社會進化，由簡而繁，組織由個人而團體，業務由私營而國營。譬之教育，則私塾進而爲公學。譬之娛樂，則別墅進而爲公園。蓋所以普利益而增效率也。今開業之醫師，雖心存濟世，而志在發財。正常之接生，輕易之手術

，酬勞輒索數十百金，富者忍之，貧者不敢問津，是富者有醫，而貧者則死而無告也。醫道至博，非一人之所能盡，於是有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等等之分。以一人而精一科已非易易，而况一人而兼數科乎？今開業之醫師，專診一科者固有之，而兼診數科者則居多數。是以庸醫殺人之事時有所聞。上海一市，醫多如鯽。內地城市則稀少，鄉村則絕迹。醫師之如此分配誠不合理。然都會與鄉村之生活程度懸殊，在私醫制度之下，醫師分配之不均乃勢所必然。凡此數者，皆私醫制度之流弊。若採公醫之制，則諸弊革而衛生普及矣。公醫制度之行也，國家負醫病之責，自省市以至于鄉村皆設立衛生事務所。其規模之大小，醫師之多寡，則視乎各區域人口之數。一省之中，各級衛生事務所互相貫聯，成一系統。方之教育，則猶各級學校。方之軍備，則猶師旅團營。如是則衛生事務井井有條，無論窮鄉僻壤，貧富貴賤，病者皆得其醫，法良意美，比之私醫制度，優劣不待判而自明矣。今政府衛生當局，銳意維新，已定公醫為目標。開業之醫師雖因利害關係未必贊同，而社會人士鑒於已往國營事業之腐敗，對於公醫制度不無疑惑，然決亦不能反對。是以吾人對於公醫私醫之爭亦不必憂慮也。

第實行公醫之制，一必有經費，二必有人才。吾國工業幼稚，人民衣食尚不暇給，焉能談及衛生？是以衛生事業之改進，以改良經濟狀況為先決條件。今之熱心公醫者，不待經濟狀況之改良，而毅然進行，荆棘滿途，事倍功半，其志可嘉，其法則不足取也。今夫公醫之事，與義務教育相同。吾國設立學校已三十餘年，而徒以經費無着，義務教育猶屬空言，則在最近之將來，公醫制之不易實現可見矣。彼之急於公醫者，固往往以試驗為名。其意蓋以吾國人民之狀況，窮困愚弱達於極點，非有特殊之方法不足以資應付。而此特殊方法，則必試驗而後知。殊不知今日之狀況，非吾人之所欲保留，而乃吾人所欲改革。今日可行之制，他日必嫌其簡陋。今日可得之結果，非吾人之所望於他日。試驗縱有所得，亦無長久之價值。有經費，有醫師，則公醫制之實行易如反掌，焉用試驗為哉？

雖然，凡百建設皆以解決經濟問題為先決條件，不徒醫務為然。經濟問題姑且不論，今所欲言者，醫務人才之問題耳。歐美先進諸國，醫師之數，少者數千人之中居一，多者數百人之中居一。假定吾國公醫之制，定醫師之數每萬人之中居一，不為多矣。然吾國人口四百六十兆，則醫師之數共須四萬六千。今日全國已有醫師之數約為五

千四百，其中程度不齊，未必可以全用。即可以全用，距四萬六千之數尚差四萬餘人。現今全國有醫學校二十七，其每年畢業生之數共約爲五百。據此推算，假定吾國人口不增，而醫者皆長壽，則八十年之後，醫師之數方敷全國人民之用。由是觀之，吾國不講醫務則已，若欲講醫務，則非廣設醫學校不可也。

然醫學校之程度應如何，則主張頗不一致。或曰：醫之業務，與他不同，以其關係人命也。臨床診斷之際，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卽博學老練之醫師，偶爾誤人，尙且不免，而况乎淺學之士哉？故醫之爲業，自古爲社會所重視。吾國醫家出于儒宗，良醫且與良相並稱。西國醫師之地位亦與牧師律師並行。蓋凡學醫者，皆才智上流之士也。今日美國之醫學校招收新生，多選大學畢業生之俊秀者充之，至少亦須在大學修業二三年，於生物物理化學三科成績優良者方得入學，蓋所以厚基礎而慎選擇也。歐洲諸國中學程度比美國爲高，其中學末二年之課目與美國大學首二年相同，故其醫學校之入學資格爲中學畢業。制雖不同，事無大異，無論吾國將來醫務之制度如何，醫師之資格務求其高，則醫師之訓練不可草率從事。今日全國共有醫學院二十所，但其中程度不齊，可與歐美醫學校同

日而語者寥寥無幾。爲醫務百年大計，凡茲醫學院之程度較低者應扶掖其上昇，較高者勿使其下降，能擴充者充之，應合併者併之。一面改進中學之程度，一面訓練醫學之師資。以後每年增設大規模之醫學院二三所。每年每院畢業生之數俱在一百左右，則十年之後，吾國之醫師可略敷分配，而公醫制之推行全國無問題矣。此主張完全醫學教育者之論也。

或曰：按照部章醫學院招收新生以高中畢業者爲合格。醫學院之修業期間五年，實習一年，從高中畢業後起算共六年，比之他科學院多二年。若照北平協和醫學院之制度，則投攷者須有大學修業二三年程度，醫學院修業四年，實習一年，從高中畢業後起算共七八年，比之他科學院多三四年。醫學修業之年限如此之長，自學生方面觀之，小康之家或不敢嘗試，從社會方面觀之，費用似亦太大。若降低入學資格，縮短修業年限，則教育之經費省而醫師之養成速，公醫制之實現可以提早數年矣。此乃主張速成醫學教育者之論也。

速成完全二論，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在行之何如耳。今日吾國之醫學校首推北平之協和，建築壯麗，經費充足，自外表觀之，人莫不言其盡美盡善也。以程度論

，以設備論，方之歐美則亦尋常耳。吾國醫務草創，有一程度較高之協和以爲表率，實差強人意。而社會責難，一則曰協和之設備如是之佳，而每年畢業生之數不及三十，是必程度太高所致，曷降其程度以廣招徠乎？再則曰吾國醫學人才之需要如此之亟，而協和之修業年限如此之長，曷縮短之以速成效乎？凡茲所言，皆淺膚之見，非久遠之圖也。國內其他醫學院之制度有與協和同者，若論其教授之衆寡，設備之優劣，比之協和相去遠甚。其學生能否充分得長期修業之利益不能無疑。即遵照部定六年制之醫學院，其師資與設備遠在部定標準之下者亦不知凡幾，是皆急宜改良，否則不如降低程度以名符其實之爲愈也。

今日全國專科醫學校有五（軍醫學校不計），專科之設其意即在訓練速成人才。然照部定章程，專科醫學校之入學資格爲高中畢業，與醫學院同。若論修業與實習年限，則醫學院六年，專科醫學校五年，兩者相差一年。專科每年每校畢業生之數，比之醫學院亦不爲多。是則今日之專科醫學校既不能以質勝，復不能以量勝，實毫無存在之理由。苟不能升格爲醫學院，則應另謀途徑別開生面而後可也。

醫學校畢業生之出路有三：一曰教育，即醫學校教授

與從事研究者也。二曰行政，即衛生機關之行政人員也。三曰行醫，即在公共衛生機關或私人開業者也。此三種人才之職務既不同，則其訓練自亦可以有別。執教鞭者須有高深之學問。掌政務者須有遠大之眼光。故此二項人才皆須從醫學最高學府出身。若醫師之教育，則視醫務制度如何，可以酌爲損益。個人開業之醫師，以營業爲目的，就診者多多益善，故診治之範圍勢必廣汎，而醫師之教育務必完全。在公醫制度下之醫師則不然。公共衛生機關，多人合作，疑難之症必請示於耆宿。尋常之治療與預防，則凡有訓練者皆能爲之。故在公醫制度之下，醫務人才可分爲上下兩級。其上者必須有完全之醫學教育。其下者則速成之訓練可以應付。

吾國醫務建設，治本之計，固爲廣設醫學院；而治標之法，則爲廣設醫學專科學校。但此專科學校，須招收初中畢業生，供給膳宿書籍，使貧寒子弟可以入學。修業期間定爲五年，加實習一年，共爲六年（若從初中畢業後起算，比之醫學院少三年）。畢業之後，分發各公共衛生機關服務，在曾經醫學院畢業者指導之下，施其醫學之技術。醫學院畢業者稱醫師，專科醫學校畢業者稱醫佐（或醫技士）。前者可以獨立開業，後者則只許其在公共衛生機

關服務。如是則醫務之建設可以迅速進行，而社會上無魚目混珠之患，未始非一良策也。

但醫匠之惟一出路，在於公共衛生機關，則此項機關之建設，自當與專科學校同時並進，使每年之畢業生，皆有分發之所，而後教育與醫務兩得其益。假令醫學專科學校之進行甚速，而衛生機關之建設遲遲，則數年之後，醫佐之數浮於所需，政府雖不准其開業，而事實上恐難于制止。此等未曾受完全醫學訓練之人，一旦負醫師之完全責任，其貽害社會將非淺鮮。此則速成醫學教育之流弊，於開辦之始不可不先事預防也。

無論治本之策單行，或治本與治標之策同時並進，今日衛生當局應明定全國衛生制度，並逐年推行之程序，如是則各項衛生人才之需要瞭如指掌，辦理醫學教育者乃有

所遵循。而目前急需，則為大規模醫事師資之訓練，以為

廣設醫學校之預備。蓋衛生建設無捷徑，第一步師資訓練，第二步醫師訓練，第三步乃衛生機關之建設；步步穩固，而後吾國衛生事業之發達可期而待。若操之過急，則形式上雖似進步，而實際必至於犧牲也。凡事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衛生之建設亦猶是耳。吾國今日人民之困，國勢之頹，為亘古所未有。士大夫大聲疾呼，一則曰救國，再則曰救國，於是單方捷訣，紛至沓來，殊不知救國之道無他，治國是已。科學藝術，日新月異，而治國之道，則古今中西，絕無二致。一言以蔽之曰，取諸民者用諸民，以求民之福利已耳。信若是也，則有財者樂輸財，有力者樂輸力。一切建設，可以循序而成，豈走衛生一道哉？

地方建設的一線曙光

吳景超

我們天天讀報的人，看到各地的農村報告，一定都有一種感想，就是各地人民的生活困苦已極，假如沒有另外一種勢力去幫助他們，救濟他們，那麼全國經濟的崩潰好像就要來到似的。這種「挽回瀾于既倒」的勢力并非沒有

，各界都有一部份的人士在那兒做這種努力。現在我願意把從政治方面發出來的這種勢力提出幾點來說一下。

第一件事可以說的便是廢除苛捐雜稅的嘗試。此事發端于民國二十三年五月間召集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當

時各代表提出來廢除苛雜的議案凡三十四件。同年六月，國民政府便頒布了兩道命令，不准再增田賦附加，并永遠不再立不合法稅捐，又規定不合法稅捐範圍六項，以便地方政府于整理時有所遵循。各省市奉令之後，也還有相當的努力。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十二月底止，江蘇北平等二十三省市裁廢的苛雜種類與田賦附加，稅目逾三千六百餘種，款額達二千八百八十九萬餘元。自二十四年一月起至八月底止，各省市又繼續裁廢的苛雜凡一千六百餘種，款額達二千零十四萬元。總計一年零二月之內，裁減苛雜的款額達四千九百餘萬元。數目雖然不多，總算是近年來的一種仁政。

第二件事可以說的便是整理田賦。現在的政府一方面想減輕人民負擔，一方面又想建設。減輕人民負擔就得廢除苛雜，廢除苛雜的結果便是減少地方政府的收入。建設是非錢不行的，如想建設，便要增益稅收，增益稅收的結果便是加重人民的負擔。這個矛盾似乎可以用整理田賦來解決。現在整理田賦是用土地陳報的辦法。各縣辦理的結果有幾點可以注意。第一便是田畝的溢出，如蕭縣溢出一

，一二一，五八四畝，沭陽溢出一，七二三，四二四畝，江都溢出四四八，六三八畝，當塗溢出二九五，九〇九畝

，此外溢出幾萬畝的還有不少的縣份。第二便是省縣庫的盈收，如當塗盈收一一七，七二六元，蕭縣盈收四一，〇三六元，江都盈收九六，六七九元。而江甯一縣陳報辦竣後，田賦年可增收二十萬元，成績尤為卓著。第三便是稅率的減低，如當塗縣省縣雙方的稅收雖然在陳報後加增了十一萬餘元，而田賦附加較土地陳報前七年的平均稅率反而減輕了百分之四十八。宜興一縣土地陳報後溢出糧田雖只一萬餘畝，但溢出糧畝的田賦便可用以減輕全縣附加稅額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元。江甯縣的收入雖然加增了二十萬元，但新稅率較舊稅率平均減三分之一。由此可見以土地陳報的方法來整理田賦，一方面不但不加增人民的負擔，而且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另一方面還可增益稅收以爲發展地方事業之用。現在的問題便是應當如何利用這點增益的稅收來做有益人民生計的建設，因爲建設這個名詞之下包括的東西很多，有些建設雖然對於國防有益，或者對於某一部份富人有益，但是對於大多數人民的生計可以說是毫無影響，現在應當努力的建設，乃是對於大衆生計有關的建設。這些建設應當包括那些項目，如何因地制宜去實行，由誰去負執行的責任，都是尙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我們可以提一下中央政府最近幫助地方建設的

兩種設施。第一是稻麥改進所的設立。對於人民生活最有關切的三種農產品便是米，麥及棉花，這三樣東西歷年來都是入超，以致每年由中國流出的金錢有數萬萬元之鉅。現在假如有個法子使中國對於這三種農產品都能做到自給的地步，那麼每年流出的數萬萬元便可流入鄉村，這是對於國民經濟最有關係的一個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起見，全國經濟委員會早已設置中央棉產改進所，主持全國棉產改進事宜，成績很好，這是注意棉花進口歷年減少的人都會知道的。但是關於稻麥的改進，一直到去年八月才由政府通過，設立一全國稻麥改進所，到同年十一月才正式成立辦公。現在稻麥兩組辦事的人從推廣良種，防治害虫，施用肥料，實驗灌溉各方面努力，希望在五年至十年之內做到糧食自給的地步。據所內專家的估計，我國米麥兩種農產品的進口雖然數目很大，如與全國的產量比較，不過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而已。但如中央大學改良之稻種每畝平均較普通種多產百分之十乃至百分之二十以上；金陵大學改良之麥種較普通種增加產量可至百分之四十。所以只要改良品種的推廣一點能有把握，糧食入超的問題便可解決。別的步骤如同時并進，那麼，美滿的結果更可預期了。

第二個中央的機關對於地方建設有關的，便是實業部主辦的農本局。這個機關雖然還在籌設中，但其事業的輪廓，我們也可大略的說一下。農本局的事務擬分兩部，一為農資部，一為農產部。農資部的職務在給各地的農村以金融上的方便。各縣及各農村擬創辦的農業銀行，或合作社，或農民典當，經審定合格的，農資部可以投資提倡。這些銀行合作社因放款所得的抵押品得再抵押于農資部。同時農資部于必要時也可協商各縣及農村農業銀行或合作社向農人作若干信用放款。由此可見將來農資部成立後，對於各地的高利貸者一定是一個大打擊。鄉村中借款的利息一定可以較現在低落，農人終歲辛苦的所得也不會是為他人忙碌了。農產部辦理一般農產品的販賣事務，并得受政府之委託辦理農產品調劑事務，重要地點之農產品倉庫事務與農產品的販賣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也列為事務之一。假如辦理得宜，一可使農民的出產品不致滯銷，二可使農民避免奸商的剝削。將來農本局大約是分區設立，數年之後，各地使都可以得到農本局的實惠。

以上所說的幾種設施，有的是想加增農民的生產，有的是想減輕人民的負擔，有的是想整理稅收來發展地方事業，辦法雖然不同，目的都在促進地方的建設。這種種辦

法是否能把已經破產的農村繁榮起來呢？這一線曙光是否

大的努力。

未來光明之兆呢？假如我們願意這兩個答案都是肯定的，

二五，五，七日。

那麼各界的人士，特別是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人，還要作更

世界大混亂與中國的前途

張熙若

阿比西尼亞打敗了，阿皇出亡了，羅馬電訊且傳莫索

歷史之鐘的指針又要撥回若干年，讓後進的民族，落伍的

里尼將于今日（五月十日）正式宣佈併吞阿國了！如是，

國家，再嘗嘗血腥味道，滿足他們在深山大澤時代的原始

一個國聯會員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無端端的將另一個國
聯會員國任意佔領了！所謂國聯者竟亦眼看着它的約章被

慾望。橫豎這個世界誰都有份，他們硬要那樣幹，你有何
法！

人撕毀踐踏而無可奈何！弄得好了，國聯今後或將實亡名
存；弄得不好，恐怕連名都要亡了。紙老虎本來早已戳破
，不待今日，但是現在眼看連模成它的紙片都要化為灰燼
了。回想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時代及巴黎和約初成立時
人們對於它的執望，真有隔世之感。

演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自然非常複雜，然遠者不必論，
舉其近者要者言之，約有以下數端。第一，國聯對於日本
強佔中國東北四省的強暴行為不能為有效的處置已明示天
下人以國聯之無能，使懷抱野心者倚蠻力為干城，視道義
若無物，一有機會，均思嘗試。當時有些中國人頗感覺所

國際和平機構推翻了，集體安全制無法存在了，繼之

謂國聯者只是歐洲之國聯，於東亞之痛癢原不相關。其實

而起者自然將為國際猜疑，仇視，連合，火併。我們今日
顯然又回到歐戰以前巴爾幹戰爭以後的國際局面，不同的
就是陣線比較混亂些而燬滅文化的武器更來得特別可怕罷
了。歐戰的四年教訓和數百萬無名英雄的生命等于虛擲。

，現在看起來，它又何嘗能為歐洲之國聯。第二，義阿戰
爭起後，英國及若干小國主張對義嚴厲制裁，而德國因與
義大利有其他諒解不肯熱心贊助，致使制裁難生實效，而
國聯之威權即在歐洲亦一落千丈。法義諒解雖然可以說最

起因于英德海軍協定及英國對德國之各種放任態度，使法國惴惴不安之心不能不別策安全，然法國與國聯本屬休戚相關，支持國聯原為法國外交的一貫政策，今若反對對義制裁，在名義及實際上，何啻自壞其干城，即屬情有可原，終為不智之甚。第三，英法之間既有裂痕，則德國自可利用此機會，一方面達到其恢復國權之目的，一方面重演其鐵血主義的本領。三月七日希特拉拿蠻橫的樣子宣佈羅迦諾條約無效，並佔領萊茵非武裝區域，簡直是向法國及全世界的和平主義者挑戰，那裏不僅僅要解除戰敗的束縛，不贊成對義嚴厲制裁的法國此時方着了急，要擁護條約，要懲治擾亂和平者。誰知天下事無獨有偶，英國此時却三心二意，敷衍搪塞的不欲對德出以嚴厲手段。結果自然兩個開倒車的怪物都是如願以償，而國際風雲也就不能不日緊一日，世界混亂也就不能不日甚一日。

我們若追求這次世界混亂的責任問題，我以為英國的責任特別大。因為，第一，英法兩國雖同為國聯的台柱，但以維持國際和平的勢力論英國自然比法國重要的多；第二，法國不欲對義實施制裁雖屬重大錯誤，但英國的對德政策實為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大因素，英國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第三，就是法國不贊成對義實施制裁，英國絕不應

該對希特拉的蠻橫行為出以敷衍遷就的態度，何況此時對法外交若能運用得法大有對德對義同時制裁的可能呢。

有人或者要說英國對德的緩和和政策亦自有其道理。這自然不錯。英國對於壓制戰敗的德國，因利害關係不同，自始即不與法國完全同調。在其傳統的政策上，英國亦不願任何一國在大陸上完全稱霸，德國不行，法國亦不行。而最要的一點乃是英國深受上大大戰的教訓，且顧念到下次大戰的殘忍性質，絕不欲輕啓戰端。厭戰的心理英法雖相同，但英國因地理及利害關係自然比法國尤甚。這自然都不錯，不願作戰的心理尤其易于了解，甚至值得人尊敬。

不過這並不是說這些理由都可證明英國對德遷就是對的，因為照希特拉現在那樣橫衝直撞的辦法遲早總要引起戰爭，現時羽毛未豐，制裁尚容易，等到將來全副武裝起來就要麻煩了。何況此時英法若能協調，又有法蘇公約可恃，對德並不必出于戰爭。希特拉若能稍寧一點禮貌和規矩，莫索里尼也不見得一定不能就範，集體安全制不見得一定就崩潰。上次歐戰之起，說者多以為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爵士的對德態度不明瞭，使德國以為英國不會加入戰爭，遂為戎首。時隔二十二年，現在英國又對德國過于

放縱，使國際混亂局面更加擴大，對義制裁更加無法實施，集體安全制更加無法維持。歐戰惟一成績的國際和平機構竟然如此幻滅，無遠見的英國政治家不能不負最大的責任。

用不着說，世界大混亂是與我們極端不利的。在此嚴重情形下，我們只有加速度的準備一切。阿比西尼亞的慘

低調與高調

陶希聖

二十二年五月，在江南的一個城市裏，我和一個朋友談到獨立評論。那朋友說道：「這一帶很有些人喜歡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他並且說：「我理想約幾個朋友，辦一個刊物，叫做『低調』。」那時我很感動。平常的看法，總以為高調容易受讀者歡迎。偏有喜歡低調的讀者。

這段談話過去兩年了。如今在北平，有一個低調，很有力很有力。這低調已經迫着許多高調的人們很不願意不甘心，但很不得已的也主張着。這低調是什麼？便是民族的解放。

我很希望大家誠意的做民族解放運動。並不是因為

敗不應使我們氣餒，因為假使阿比西尼亞自始即不抵抗，其結果不過亡得更快些，且無自身恢復的精神條件罷了。在救亡的神聖工作中，原則上的是非與實際上的利害是分不開的。勉強要分，只有徒受其害，自速其亡而已。

二五，五，十。

這個低調受了大眾的歡迎，我纔勸大家誠意主張。假如大眾熱烈主張民族主義是錯誤的，我們是不應主張的。假如民族主義在現實的意義上是不錯的，縱令大眾都把他扔到毛廁坑裏去了，我們也是應要主張的。衆人都說「是」，你再說「是」，並且說到很脆很響很不誠意，你就是高調。衆人都沒有說「是」，你認為這時應當說「是」，便誠摯的說一句「是」。那怕這是要挨罵的，那怕這是低調，你一定可以得到同情。即令得不到同情，那又有什麼要緊？

「民族」這觀念，從毛廁坑裏轉到思想界來了。這個低調早就是正確的，如今他有力了。我很看見一些不能看

出這個正確性和現實性的人們，也都這樣主張着。我很耽憂這種言不由衷的主張者，對於這有力的運動，是要減少力量的。即如今年一月以來，民族解放與民族戰綫雖然是一般的口號，實際却只見分裂，只見鬥爭，便是言不由衷的結果。

我的意見，以為在受侵略的中國，社會運動是與民族運動交流不相妨的。在侵略急迫的時候，還應當爲了民族運動停止社會運動的階級分裂趨勢。我以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應了解民族主義的現實意義。如果這不是現實的，我們便不應去作。如果這是現實的，我們便應當誠意的作。本于這個意義，大家應當誠意的反對中國領土分離運動，不當在反對分離運動裏，自己又去做些事情，助長離心的趨勢。

編輯後記

△「君衡」先生是一個國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章。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這篇一萬四千字的「中國國勢的烏瞰」，給了我們一個自知自省的

本于這個意義，大家應當對各黨各派，勸告他們捨棄成見，在救國的一點上開誠合作。不當一面叫人合作，一面又自找鬥爭。

高調與低調沒有絕對的是非。太左了，反而助長反動的右傾趨勢。不適應現實的高調，有時是一種妨礙。我希望大家都誠意的主張現實的中國大局急切需要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解放。這是低調，低調如果有現實的意義，有什麼說不出口？

獨立評論二〇一號出一特刊，編者希望曾經撰文的朋友們都寫點什麼。我想獨立銷路很大，正是因爲每一人都還負責說話（所謂低調），不大隨聲附和，——雖然各人的思想主張都不是一樣的。

二十五，五，十，北平。

適之

底子。

△上期我們轉載了傅孟真先生的「國聯之淪落和復興」，他推想「也許國聯這次的沉淪正開將來的復興，變態的復興」。這一期裏我們登出兩篇比較悲觀的觀察：一篇

是張忠絨先生的「國聯的沒落」，一篇是張熙若先生的「世界大混亂與中國的前途」。我個人的看法頗傾向於孟眞先生的見解。其實張忠絨先生的意思也只是說現在的國聯是沒用了，將來的國聯復興必須是一種變相的復興。他和孟眞先生的見解並沒有多大的衝突。

△顧毓琇先生的「軍事的機械化與科學化」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一些事實——無論我們是主和或是主戰。

△陳受頤先生的「中國的西洋文史學」提出了一個很

重要的問題。在二三十年前，中國辦學校的人只知道科學教員不容易得；近年我們都知道理工科教員比較易得了，最難尋的是中國文史學的教員。陳先生警告我們：現在中國文史學的教員比較多了，我們現在缺乏的是西洋文史學的人才。這是中國辦大學和研究所的人們都應該猛省的。

△「濤鳴」先生是中國研究科學最有成績的一位學者，他在國內一個最好的醫學校做過十幾年的教授，他談「醫務」應該是最內行的。

獨立評論四週年紀念優待定戶

本刊現值第四週年紀念，舉行優待直接定閱兩個月，自本年五月十日起，至七月十日止。優待辦法如下：

(一) 定閱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二角(原價一元六角)；兩年一百期，連郵費二元二角(原價三元二角)。

(二) 在優待期內定本刊轉贈朋友者，依上條辦法。定全年兩份者，依一人定閱兩全年例。定全年三份以上，每份依一元計算。

(三) 在優待期內購買本刊二百期以前之合訂本者，全購八折，分購九折。

(四) 此辦法以直接向本社定閱為限，代售處代定無效。

創作叢書

文 學 研 究 會

獨立評論 第二〇一號

新出十種 硬布面袖珍本 十册定價合七元

特價

零售 五元(郵費掛號費五角) 照定 八折(郵費每册二分半)

五月底截止

五二

漢園集(詩集)

卞之琳等著 定價六角

本書為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三人四五年來詩作第一次正式結集，經過謹嚴的選擇。三人雖各有作風趣味，態度大致相同，故無各家選集之雜。

聖陶短篇小說集

葉紹鈞著 定價一元

作者十五年來寫短篇小說很多。這是自選集，共收了二十八篇，可以窺見他寫作進展的過程，更可以知道他自己認為滿意的是那幾篇。

萬仞約(短篇集)

張天翼著 定價八角

集中共收兒女們、善舉、巧格力、老明的故事、教訓、萬仞約等六篇，描寫幾件鄉村和都市中常見到以及易被忽略的幾件事。張先生是一位極其認真寫作的作家，他的白描的手法，在這幾個短篇裏更見精練。

沉落(短篇集)

巴 金著 定價八角

這是作者的第六短篇集，除「沉落」外，還收了「長生塔」「化雪的日子」「利娜」「神」等四篇。這幾篇小說是在同樣憤慨的感情下寫出來的，把這時代青年們所憎恨的陰影刻畫盡致。

你我(散文集)

朱自清著 定價七角

共收隨筆十二篇，序跋及讀書錄十七篇，皆經選擇。內有未曾發表者數篇，又當時流布未廣，現已不易覓得者數篇。朱先生的文字最為精鍊，在散文裏，是有他自己的特殊的風格的。

西施及其他(戲曲集)

顧一樵等著 定價七角

這本劇集包含顧一樵先生的「西施」和顧青海先生的「昭君」。取材於兩個富於藝術精神的女子。一樵先生寫過許多歷史劇，他的藝術與技巧，愈見熟練。青海先生的作品真充滿活潑的情緒和生動的對話。

籬下集(短篇集)

蕭 乾著 定價六角

內小說十二篇，是作者的第一個集子。沈從文先生在本書題記裏說：「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思。至於他的為人，他的創作態度，我認為只有一個「墮下人」纔能那麼生氣勃勃，勇敢結實。」

生之懺悔(散文集)

巴 金著 定價六角

作者的散文向未出過專集，這算是第一部，共收短文二十七篇，字裏行間充滿了呻吟呼號、自白、自剖的情緒。他在題記裏說：這本小冊子可算是他的懺悔錄的一部分，希望一些同情於他的讀者由此更了解他一點。

湘行散記(散文集)

沈從文著 定價六角

此書記作者湘西辰河旅程中所見到聽到的許多事蹟，無不美妙動人。作者曾在那裏度過他的童年，隨處流露著懷舊的情緒。全書由十一篇短文組成，可分可合。

畫廊集(散文集)

李廣田著 定價六角

著者為文沖淡自然，尤推散文上品。這是第一次出的散文集，周作人先生題序說著者「是畫廊派擺畫攤」，意謂不合時宜，怕生意做不好。現在畫攤已經擺出來了，儘正好試一試時下讀衆的口味。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著 名 叢 書 十 種 同 時 發 售 特 價 另 詳 廣 告

國聯還可以抬頭

胡適

張忠絨先生在他的「國聯的沒落」（獨立二〇一號）

裏，曾提起我在去年九十月間寫的兩篇舊文，——「國聯的抬頭」和「再論國聯的抬頭」（獨立一七〇，一七二）。那兩篇文章寫在英國賀爾外長在日內瓦發表擁護國聯盟約的演說之後。那時候，英國和法國很像有合作擁護國聯的可能。法國是向來擁護國聯的，法國外長拉佛爾去年九月十三日在日內瓦說的「我們的一切國際協定都建立在日內瓦的基礎之上，妨害了日內瓦就是妨害了我們自己的安全」，這話確然可以代表法國這十六年的外交歷史。英國的政策向來不會有過熱烈的擁護國聯的表示，到了去年夏天，英國忽然採取強硬態度，忽然在短時期內調遣海軍空軍布防地中海各要塞，並且在日內瓦發表那樣堅決擁護國聯盟約的政策，這確然是一鳴驚人，使天下人都感覺到一個新時代的降臨，使一般國聯擁護者都想望國聯抬頭的日子到了！

當時英國的強硬立場，和國聯的五人委員會的調解方案，雖然都不會阻止意大利實行侵略戰的決心，雖然意阿

的戰事終於在十月二日爆發了，然而在那個戰爭的初期，我們對於國聯抱着信心和希望的人還指望國聯五十一個會員國決定的制裁方案能發生一點效力。後來英國外部因為稍稍表示了一點軟化的傾向，竟引起了賀爾外相的辭職，和英年外交家伊頓的繼任外相，這事可以表示英國擁護集體安全的輿論的有力，這也是使我們對於國際制裁不絕望的一個原因。

但我們當時的大興奮，還有一個最大原因。意阿戰爭問題是國聯處理中日問題失敗之後的第一個難題。中日問題是國聯的能力的第一次大試驗，這回是第二次大試驗。在國聯處理中日問題的時期，國聯盟約只引用到第十五條為止，因為強國的勸告，中國代表團始終沒有堅持引用盟約第十六條。這一回意阿的爭執，意大利不接受國聯的調解方案，並且開始戰爭，所以國聯大會進一步引用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這是第一次對一個強國施行第十六條，更是國聯盟約的效能的生死關頭。所以這一次的大試驗更足以引起世間愛好和平的人的注意。

這八個月之中，國際制裁完全不會發生效力，而那具有地利與天時的保障的阿比西尼亞終不能抵禦那機械化摩托化的意大利軍隊。戰事在四月底終了了，阿國皇帝出奔，五月十日，意大利宣佈併吞阿國，尊意王爲阿比西尼亞皇帝。國聯行政院的會議，在英國外長伊頓的主席之下，也不能得着何種有效的結論，就延會到下月中旬了。意大利的代表團已離開了日內瓦，聲明這並不是退出國聯，只是要等待國聯改變了她對意大利的態度時再來合作。

這真是國聯最倒霉的日子！怪不得許多學者要說國聯是已沒落的了，國聯的威信已完全掃地了。

今天的巴黎電報說，墨索里尼前天告訴法國報館記者：如果國聯要實施經濟的懲罰來對付意大利的征服阿國，他準備和全歐洲作戰。今天的倫敦（哈瓦斯）電報說：英國伊頓外長回國後的第一件工作是要尋得相當理由來撤銷現行的制裁辦法！

悲觀的人說，這都是國聯的喪鐘，我們聽了當然都感覺悽愴。但在這個替國聯準備發訃告喪的時期，我們也還聽得一兩句樂觀的話。例如傅孟真先生說：

不過仔細想想看，事情未必如此簡單。也許國聯的轉運靠這次極度的失敗，國聯的復興靠這次的沉淪

。（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二〇〇號轉載）

我和孟真都是比較樂觀的。我也相信，這個有了十七年壽命的國聯是歐戰以後的國際集體安全的唯一機構，無數愛好世界和平的志士仁人的信心與希望都寄託在這個機構上，他們決不肯輕易容許它經過一兩次挫折就天死的。這一次的大失敗也許正足以刺激起國聯擁護者的覺悟，使他們努力改革國聯現在的鬆懈柔弱的狀況，使國聯建立在一個更有力的基礎之上。

張忠絨先生說：國聯的改組有三種可能的辦法：（一）減弱國聯的力量；或（二）加強國聯的力量；（三）縮小國聯的範圍而加強國聯的力量。

張先生的意見是：「在現時的情形之下，第二種辦法是不可能的，第一種同第三種辦法都有可能。」（獨立二〇一號）

我的看法頗不相同。我相信只有第二種辦法（加強國聯的力量）是可能的。第一種辦法（減弱國聯的力量），現時確有人主張，例如今天倫敦電報說英國上院議員中頗有人主張拋棄國聯盟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把國聯的職務改爲專務調解，而拋棄威脅的方法。依我們的推測，這種辦法在今日決不能得着多大的信從。理由有三：第一，

這是明明白白的屈伏於墨索里尼的威脅，不是多數會員國能甘心的。第二，這就等於拋棄現有的唯一的最大集體安全的機構，也不是多數會員國願意的。第三，這個辦法的用意在於「引誘非會員國」（特別是美國）加入改弱後的國聯，然而人人皆知此種「引誘」實在沒有多大的把握，倘使國聯變弱了而美國仍不受引誘，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嗎！

第三種辦法（縮小範圍而加強力量）的意思是側重「區域安全協定」一類的辦法，這種辦法可以輔助國聯而不能替代國聯；如果國聯力量因此增加，那就屬於第二種辦法了。

我相信只有第二種辦法是可能的改革方向，我的理由有三點：第一，此次國聯對意大利的失敗，不是制裁的失敗，是制裁太弱的失敗。當加拿大代表提議把汽油加入制裁的時候，墨索里尼即宣言，如果汽油列入制裁，意大利就要認為軍事敵對行爲。因為這一聲威脅，國聯的制裁委員會竟不敢堅持了。倘使英、蘇、荷諸國和汽油最有關係的，能堅持列入汽油，難道墨索里尼真敢向全歐作戰？倘英、蘇兩大國堅持下去，法國是不產汽油的國家，難道她寧可犧牲英、蘇兩國而不肯放棄墨索里尼的交情？即此一事

看來，將來國聯的抬頭只有加強力量的一個方向，是無可疑的。

第二，這次對意大利的失敗，世界輿論多責備英國，英國確有多分謗議的理由，因為英國如果堅持「義無反顧」的態度，法國決不會顧惜意大利的交情而犧牲英國的援助。英法兩國不能合作到底，英國的遲迴瞻顧是一個大原因，結果是不但墨索里尼大得其志，希特拉也大得其志，而國聯更倒臺了。當日賀爾稍稍軟化，就不得不去職，今日伊頓若更軟化，有何面目對那一千一百萬擁護國聯盟約的英國人民？九月十一日英國代表在日內瓦的演詞，是代表世界第一強國的政府說的，今日虎頭蛇尾的屈辱是不能不挽救洗刷的。挽救之法，洗刷之道，只有聯合大英帝國各自治領的力量，作國聯的後盾，加強國聯的力量。

第三，據熟識國聯情形的人的觀察，此次國聯的慘敗，最大的關鍵不在英國而在法國。法國當外交之衝的恰巧是拉佛爾，他是一個從來沒有參與過國聯工作的人，並且不信任任何理想主義。他不能了解英國去年忽然採取很硬的擁護集體安全的政策是誠意的，他不能相信英國真能和法國走上同一條擁護國聯的大路，這是最大的不幸。這種大不幸，法國人民早已明白承認了，所以這回法國選舉

的結果，右派大敗了，勝利的是左派，將來組閣的是正統社會黨首領李昂伯倫（Leon Blum），担任外長的大概是急進社會黨首領赫里歐（Herriot）。李昂伯倫在五月十五日演說中曾說：「我們要做的是政治試驗，需要國內的和平，更需要國外的保安力量（External Police）。」我們可以推測，這個左派（其中有七十二個共產黨議員）的法國新政府是能夠同蘇聯合作，拉攏英國，共同加強國聯的力量。

以工作答復批評

大凡一種運動的產生都不是偶然的。時代的需要與環境的逼迫是一種運動所以能相當的引起一部分人的努力與一般社會的認識的原因。他的成功，一方面要靠參與工作的人們的努力；一方面亦要靠社會的了解。我所謂社會的了解，一方面是同情的贊助使這種工作減少困難，一方面是建設的批評使這種工作能夠進步。

鄉村建設運動亦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參與工作的人，至少以我個人六七年來的經過，深深的感到鄉村建設的工作確是時代的需要。即使鄉村建設不是惟一的救國的路

至於國聯的弱小會員國的誠意的擁護國聯，和蘇聯的國際理想主義，當然都傾向於加強國聯的力量，那更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在這國聯最倒霉的日子，還不願拋棄我們的樂觀。我們頗相信，國聯還有復興的機會，國聯的力量也許還因為此次的失敗格外加強。

二十五，五，十七夜

瞿菊農

綫，但至少是應該努力的一種工作。我們在工作進行之中，深切的感覺我們的能力不夠，但我們更感覺到鄉村建設之重要。我們深切的認識了我們鄉村的勞苦大眾含有無限的可能，我們亦更深切的見到鄉村的勞苦大眾的苦痛與壓迫。如其我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還想盡一分的力量，對於最大多數的農民生活還想設法改進，使這勞苦大眾所包涵的無限可能能夠發展，想對於國家的基本建設打一個基礎，我們只有一面格外努力，一面要求一般社會對於鄉村建設運動的意義更有明瞭的認識。

「一步登天」是事實不可能的。鄉村建設不是一件小事，我們不敢希望一天造成羅馬。我們深切的知道我們的能力太小，我們的工作剛剛開始，我們只有加倍的努力。但是最使我們難過的不是工作上的困難，那是我們歡喜承受的；最使我們難過的是對於工作的誤解與只有破壞的而沒有建設的批評。是中國人的性子太急了麼？八十年來的經驗應該使我們知道事情不是那樣容易的。是中國人沒有同情的容忍的心理習慣麼？我們不敢那樣的信。

因為鄉村建設運動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不敢希望很快的成功。我們也不說鄉村建設的工作已有了若干的成績。然而基本工作的成績有時不僅是表面的，或者只是完全靠數目字表現的。平心而論，我們不能說宛西的自衛沒有成績，不能說山東的工作沒有影響，不能說華洋義賑會多年提倡的合作事業對於農民沒有幫助，不能說烏江的農業推廣不曾下過一番苦心，不能說無錫對於農民教育絲毫沒有研究……這種例子太多了。這鄉村建設運動的開端，至少是在實際上做了相當的工作。工作人員的痛苦與困難，只有自己知道，天知道！參預過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工作的同人，都是百孔千瘡的戰士！

一種運動的意義在他是否含有解決時代要求之一部的

可能性。鄉村建設在簡短的時限之中當然有種種的困難。假使「已經有了很多失敗而且有不少還正在失敗的途上」，正足以表示運動的真價值。屢敗屢戰的精神至少以表示這種運動是一種時代的要求，逼迫着參預這運動的工作人員繼續奮鬥。每一次的失敗表現着經過一次奮鬥的光榮。如其已往的路綫不對，希望有同情的糾正；如其已往的做法不對，希望有更好的做法；現在從事鄉村工作人員的能力不夠，希望有能力的人來參加；現在的成績不好，似乎不是判決鄉村運動的將來的合法的證據。

現在的鄉村的工作大部分是試辦的或實驗的性質。這很可以表現從事鄉村工作者的一種實事求是，注重實行的態度，要在實行中求認識，要在實際生活中求問題，在實際生活試驗中解決方案之是否可行。這種試錯改正的方法似乎比較是科學的。一種事業總是點點滴滴的工作一步步的試驗成功的。在實際工作上對於工作計劃之逐步的修改似乎與專就大處高處定計劃寫文章總比較着實些。譬如定縣的工作，根本上是一種社會的實驗。社會的實驗至少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方法。我在別處會說過，「實驗的方法在自然科學上已經得到充分的運用，但在實際的社會改造工作上應用的範圍却很小。平教會在定縣的研究實驗，似

乎是要在具體的事實，實際的困難上了解中國的一個基本問題——農村問題，要在中國的基本問題的了解中從事運用科學的方法與技術，作應用於社會改造的實驗。『這種社會的實驗，一方面要根據事實去認識問題。不僅爲了解而實驗，早爲改造而要求了解，而需要實驗。一方面是要根據事實的了解上試行規定的計劃。因此，不得不『在農村裏找切實的問題，而又在相當的範圍裏研究實驗農民能夠接受的辦法與制度』。

既然是實驗的工作，我們不應當怕失敗。一處實驗的失敗未必能作爲永久失敗的論斷根據。老實說，我們有多少人直了解中國基礎社會——鄉村——之謎！即使有了幾大名詞的抽象的了解，找到病源，我們要問一問藥方在那裏，能担保病人吃藥不能。換言之，我們要辦法，我們要求行得通的辦法。這是說試辦的與實驗的工作是必要的。

中國現在所處的境遇實在太困難。卽就經濟一方面說，國際經濟的侵略，國內天災人禍的壓迫，農村破產的呼聲，是每天聽得到的。在鄉間的大多數農民的痛苦，是找們在大都市裏看不見而亦想像不到的。大家只要到一次鄉村的廟會，就可以見到各種各樣的洋貨。同時中國現在種種束縛之下，新興的工業發展不了。農村工藝破產，而

新工業又起不來。資本的大部分是商業資本；要他工業化又因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不易大規模做到，國家又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在這種情勢之下，發展農村的經濟是可走的一條路。都市也不是能立刻造成的，也得有他的根基與條件。租界式的都市未必是中國工業資本造成的。工業化固然重要，又何嘗是能一天造成的？

前面祇是拿經濟方面來說明一點——卽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們並不僅是爲鄉村而鄉村。鄉村建設運動有其更遠大的關係於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目標。不過我們承認鄉村建設的工作是現時代的中國應該走的一條路。

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們隨時不敢放棄遠大的目標。在實際工作的經驗上隨時隨事都感覺到自身的缺乏。更不敢絲毫有自滿的意思，隨時隨事都在作自身的檢討。一面自己認識自己的缺乏，一面從從事鄉村工作的同人互相策勵。因而梁漱溟先生有『……工作所感之困難出於本身之缺乏者多，出於外面的障礙者少』等等的話；晏陽初先生有『定縣全部實驗工作，五年經過，其成功究竟得到什麼……的自身檢討，與關於人才，經費，社會環境，及時間等條件的必要的說明。鄉村建設確實不是一件容易成功的工作，然而實際工作者的相互提撕，相互警覺，相互勉勵，

是對於從事同一工作的人們應該說的話。這與其說是鄉村建設運動沒有將來，到不如說是大家勉勵要格外努力。

我們不否認我們在農業教育衛生政治各方面成績有限。然而我們不難裝點出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區域來。然而其中的敗絮究竟還是敗絮。鄉村工作必須要顧到農民的經濟可能。例如簡陋的衛生設施正是要顧到農民的接受力量。至於是否有實益，這一層恐怕要受到實益的人來說。一個向來沒有多少科學的醫藥設備的地方，對於治療與預防兩方面都有了相當辦法，至少科學的醫藥引進了農村，我想，便說是少有實益！又如農業方面，近年來農業研究機關如金陵大學在種子的改良方面的確有他的貢獻。不過，根據中國農業的需要而有效的農業推廣制度之下，使農民得到科學的利益，又不是一件立刻能完成的工作。農業的專門研究固然需要時間，而農業推廣制度之完成亦是很困難的一種社會的實驗。又如鄉村的教育問題，如其在村子裏跑過六七年的人至少可以說我們總得根據鄉村的需要與能力，時代對於教育的要求，找一種經濟而又能發生教育力量的辦法。這仍須從實驗研究下手。現在的辦法不好，更應該改進，更應該進一步研究實驗。平心而論，各地從事鄉村教育的實驗至少已找到相當的途徑！

鄉村建設運動的成功需要的條件不少。不特是本身的條件，還有客觀的條件。固然有的工作因為本身的條件不充分而失敗，但這種失敗至少使人們知道要成功必須本身具有某種條件。有的客觀條件是現在還不能控制的，但這不能斷定是絕對沒有辦法。有的問題未嘗不會見到。然而有的是環境上不容許，有的是要在相當步驟之下來做的。

又如人才問題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現在從事鄉村工作的人們都感覺到人才的缺乏。如其有人批評鄉建運動恐怕此後養成一個吃鄉建飯的新階級，我們到並不感覺是可怕的事情。我們自己知道能力不足，訓練不夠，不配擔當鄉建工作的責任。如其有多數的智識分子在有計劃的訓練之下來擔任鄉村工作，以鄉村工作為一種職務，或者鄉建運動前途更有希望。

總之，路是人走出來的。「多年的道走成河」，這句俗話是含有至理的，我們從事鄉村工作的人們只有一天的努力工作，報答我們對於社會所負的債務。批評與責難正足磨勵我們，鞭策我們，一點一滴的向上累積，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同情的批評我們歡喜承受。破壞的批評亦可以作為我們自身檢討的材料。我們不怨旁觀者的批評，只恨自己的努力不夠，不能取信於國人。我們不願意表

功，亦不願意駁辯。我們只有努力地工作，開創鄉建運動的將來，爲我們的勞苦大眾，我們的國家盡一點微末的力量。我們要以我們的工作答復一切的破壞的批評。

承獨立評論編者的美意，兩次要我寫一篇文字，這

行政改革的困難

李樸生

篇「以工作答復批評」便是我對於鄉村建設運動的看法，希望編者和讀者的教正。

菊農附記

一個行政機關裏頭，總是有若干「元老」做辦事的核心。這些「元老」資格的取得，是因在職日久，熟悉過去情形；辦公文夠圓滑籠統，不會出岔子。因爲有這些長處，長官對他們不只因爲念舊情般，在技術上也是相當倚重，不輕予更動的。他們因此便成了這個機關穩定的力量。中國「公務哲學」的普遍于機關中人員，傳染性彷彿虎列拉，就是「元老」的影響。

「公務哲學」就是辦理公共事務的根本態度，範圍縮小來說，就是公務人員對於職務上做法的根本態度。（這名辭，不知哲學辭典上有沒有，如果沒有，請恕我妄做出來。）至公務哲學的意義，可略舉其要點如左：

- (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最好是沒有事。
- (二)責任第一要能推避，方法是向上推，向下推，

向旁邊推；推無可推，則能攔便攔，再候推的機會。

(三)做事不可快，快中會錯；宜慢，時間過去了，便很多不必做，故慢是省事的一個方法。

(四)做事切勿用新方法；用新方法，做不好，要自己負責；如用舊方法，做不好，有前人負責，怪不得我。

(五)做事不要求有功，先要求無過；因爲有功往往不賞，且招同僚之忌；而一有過，長官會擺起面孔，乘機給他的親戚朋友一個位置。

(六)做事不要單就事的本身打算，要多用精神在人事上接頭，要上通，幷要下通（長官的下人），內通（長官的內人），而後可以升官發財。所以長官的

私事，我們要看得比公家的公事特別重要。

(七)做事不要斷斷查問實際的情形是怎麼樣，管牠黑漆一團，只求公文上漂亮好看。什麼大政方針，十年計畫，一樣等因奉此完事。

(八)有機會舞弊，揩油，不可做傻瓜，也不可太眼饞，想獨佔，要讓大家都過得去。又只要彌縫彌得巧密，而嘴上還要掛着禮義廉恥或阿彌陀佛一套。

(九)遇着奮發有爲的長官，表面要給他看得也『像煞有介事』；否則會以爲你是老官僚，位置發生問題。你最好讓他認識你是折衷派，穩健派，不可太老。

(十)辦事碰到要判別是非的時候，不要呆板講道理，勢力的強弱就是是非的標準。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若是兩雄相遇，你就設法去調停，自己可以屈委一點，也要顧全兩方的好感。

(十一)易發脾氣的長官，你不必着急，你得有妻師德的雅量，你還可以心裏作阿Q的安慰。你萬不可以爲『士可殺不可辱』，你有理由，也只可過後慢慢地陳說，不能當面頂撞。

這種辦公事的態度，在中國是有他根深蒂固的背境：

(一)我國是鬆散的農業社會組織，民族性是喜靜不喜動。

(二)我國最有力而流行的儒家道家思想都是主張『率由舊章』，主張『無爲』。

(三)我國幾千年來厲行君主專制，官吏向來是以榨取爲目的，老百姓太馴服，太愚弱了，故好官也怕做事，免被胥吏們藉口來榨取老百姓。

(四)我國的官吏多是八股出身，十年窗下，已把他養成一種專好弄文舞墨的習慣，不懂實務，不耐麻煩，自己也不事家人生產，更理不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以雖有良法美意，也只有寫文章，不能實事求是。

你看曹參，他繼蕭何而做執政大臣，他的做法是：

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

惠帝看見這樣情形太不對了，問他，他居然駁倒惠帝。漢書載他們的問答如下：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到他死了，人民又稱道他『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在海通以前，中國即是天下的時候，這樣子的做法本來是未可厚非的。如果你要有爲，而憑政府的力量去爲人民謀幸福，彷彿梁漱溟先生所謂用鐵鈎煎豆腐的忙，倒把豆腐幫壞了。所以歷史上改革派能夠有『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的思念的很少很少，像王安石張居正的焦頭爛額的居多。不過，海通而後，帝國主義者挾其機械之力組織之力來搯我國的大門，『載其清靖』的做法如何應付得了，所以康長素也嚷維新，孫中山先生即實行革命。現在，我國政權已掌握在中國國民黨手裏了，但三民主義入到公務哲學的勢力範圍——衙門——却像減少了惠州，南昌，泰安鼓動肉搏的聲勢，而在衙門裏入境問禁，禮讓爲國了。陳公博先生說這是『軍事北伐，政治南伐』。政治爲什麼不能北伐呢？我想：

（一）黨出身的人員，什九是『長于決斷，短于精密』，而行政的改革，決定方向是不夠的，還須要精密的計畫，還有技術的講究，人員的訓練，組織的

運用，他們自己辦不了，怕麻煩，所以還得借重『元老』。『元老』就動起他的八寶，三民主義也好，新生活運動也好，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也好，五年計畫也好，『仰筋屬遵照』便了，一點麻煩都沒有。

（二）留學生出身的人員，很多麵包還沒有消化，他只懂得他的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帝國，却不懂得他的中國，況且在外國也許只有書本得來的智識，沒有實務嚴格的訓練，而『公事』也不熟，所以要改革行政，便有許多削足就履扞格不通的地方，結果還得借重『元老』。『元老』就動起他的八寶，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總理制也好，委員制也好，集權也好，分權也好，喝聲道疾，也都『自公布日施行』了。

（三）行政機關有黃金屋，有顏如玉。革命爲什麼？讀書爲什麼？如果你想人牛不過數十年，何爲自苦乃爾，就會樂得馬虎一點。

（四）行政的機構是互相制衡的，人事的關係是互相牽涉的，你個人可以做傻瓜，人家瞪着眼，也辦不了，也許還栽一個大筋斗，給人家冷笑。

(五)行政改革不只領袖要懂得事務，耐得麻煩，幹部人物也要有相當經驗，纔能夠腳踏實地，像抽絲剝繭般解決過渡時期的困難，不致青黃不接，出了岔子。若急于見功，往往因準備不充分，往往犯了幼稚病，弄到『萬事俱舉，一事無成』，倒給了元老很好的攻擊材料。令人覺得元老雖是無為，也是休養民力的一個方法。而到他有了相當的經驗，他又許是公務哲學的信徒了。

所以行政改革有時確比軍事戰爭還不易成功。戰場上的決戰是慷慨赴死，機關上的改革是從容就義。一個青年激于義憤，可以讓飛機大炮轟得粉身碎骨而無反悔，卻未必能日夕在公務哲學的氛圍裏而不动摇。所謂『白亦可蹈，中庸不可能』，就是這個道理。近來中樞的長官喜歡說『提高行政效率』，無論是由於理智的決定，抑由于一時的心血來潮，總是求進步的表現，而不滿『載其清靖』的做法。不過如果他認識公務哲學的勢力，不能物色適當人才來

擔負實際的責任，假以事權，有魏文侯用樂羊，謗書盈筐而不顧的信心，又假以時日，使能夠按步就班，切實做去，則所謂提高行政效率也是空話！如果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長官，心理還是公務哲學的改組派——某元老叫放小脚的太太做改組派，這裏的改組派與同意派——那就取法乎中，結果自然不會好的。我這些話看來很近乎消極。在中國要做靈驗的預言家，有一個秘訣，就是多說消極的話，否定的話。不過我現在決不是說行政改革必失敗，我只是提出公務哲學勢力的強大普遍，是行政改革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水礁，是提高效率工作中極不易抵抗的威脅。我在中央觀察了三年，所得也只是這種『官場現形記』的結論。假如『公務哲學』的勢力不能掃除，所謂『復興民族』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而公務哲學在行政機關的結核，差不多是『膏之上，肱之下』的部位。所以若果中國真不幸而亡了，我以為是『民非亡國之民，官乃亡國之官』！

從德國的小學談到大學

張富歲

德國的教育自從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後已奠定了萬世

的基礎，現在已成了一隻完整的汽輪，人們想把它向何方

開駛，只要轉動着船舵就行。至於他們的學校系統及學生的生活狀況，我想國內有許多朋友很願知道，故特抽暇略述於下：

(一)國民學校——義務學校。畢業期限八年：計初級四年，高級四年。但鄉下也還有七年畢業的；不過學生畢業後得多受一年的補習教育。家境寬裕的子弟們讀完了四年初級，就可以跑進中學或職業學校；貧寒的學生繼續完成了四年高級後還得入兩年補習學校。至此，國民入學的義務才算告竣。

一個德國的嬰兒長到第六個年頭，他們就自會遵着國家的法規，背上書包，唱嘻嘻的走上學校之途去學習他們作國民的準備。關於這些兒童將來個人前途的禍或福，那就要看他們的船主所開去的方向若何。大戰後的德國教育家因為感着戰爭的慘酷，曾一度將這隻船向着自由主義的航線開去；自從希特勒執政後，現在又把它轉作鐵山血海的行程中了。

因為他們受了法國盧梭及瑞士裴斯泰洛齊的實物教學影響，教室內的先生與學生，除了口與手的教學工具外，找不出什麼必需書本；可是雪白的粉壁上到處都劃滿了各界各類的圖樣，也就是他們教學後的實習成績。世界地理

及各洲的人口分配數，是德國小學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門，所以在牆壁上所佔的地位也特別寬廣。中國的東北隅也被他們糊糊塗塗的從中填了一根蚯蚓似的紅線，自然很刺目一個東方的參觀者。

服從，冒險，進取，守紀律：這是每早先生必向學生要講的道德經。實在，德國民族服從及守紀律的精神真值得我們外國人讚美。此外「法國是我們的敵人！」並沒有聽見教員向學生講述，可是每個兒童都會說出這樣的一句！

體育場在德國學校中真難見着；然而他們的學生却個個都是銅筋鐵骨；主要原因，是讀者不要忘了旅行兩字要多麼的引起德國人的興趣！初級的學生因為年紀太小，每週僅由教員帶着在學校附近散步並實地講習兒童所學的「家鄉地理」，或者是教員直接把他們領在一個歷史的遺物前去講述這遺物的來源。十歲以上的高級生就得練習爬山，涉水，行軍。筆者有個期間也曾伴過他們，看見那些男女兒童一氣能夠爬上六七百丈高的陡山，一日可走三十公里的行程；想起我們中國的兒童是多麼比人家嬌生。此外冬日的滑雪，夏日的游泳，也在教員的獎勵下練習。

小學中雖然是男女同校，然而訓練的途徑在這時却已

劃明。男孩子已認清了他們是負戈守土保護國家的大丈夫；女兒們已學着了溫柔忠誠及來日作賢妻良母與乳兒教師的技能。當他們旅行時，可以看見那女生背不動的背囊向地上一放，就會有些男生去搶着負荷；走進飯館，男生安然的向棹旁一坐，麵包，牛油，菜湯，女生自會幫助着茶役送進口邊。現在希特勒的青年團更緊張着在這小學校中蓬蓬活動；常看着黃衣黑褲背皮帶的童子遊行，集會。自然，這又是將來戰場上的德國後備軍。

(二)中學，職業學校，師範學校，專門學校。

我常想：保留日爾曼民族精神的是德國小學教育，發展德國文化的就是這中學教育階段。實在德國的中學教育組織太複雜，然而也就是他們科學進展的基底。現在暫且用上面的四種教育性質來包括而分述之：

(甲)中學。他們的中學組織可分爲初中，中學，高中三部；但彼此並沒有連鎖關係，學生也絕不是順着這種學校階梯上進的。

(1)初中。兒童讀完初級小學後，願意來到這種學校的，再讀五年，可以回去做他們的農人，工人，手工業，或機關裏下級職員。

(2)中學。這種教育的方針是在注重吸取西歐的文化

，所以英文和法文成了學生的必修科。初級小學畢業的學生在這裏讀過六年，就去經商，做工場的技工工人，或機關裏中級職員。

(3)高中。這裏面又分成文高中，文理高中同實業高中。

a. 文高中。學生也是來自初小，只是九年方准畢業。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每個學生必得全學，以進大學的神學哲學等科。

b. 文理高中。畢業期限及入學資格都同前者一樣，只是少了希臘文。這自然是意在將學生送入大學裏農工醫各科。

c. 實業高中。年限同學生的來源也都是與前者相同，但外國語中僅有英文同法文了。這種學校也是注重在吸收英法文化及發展德國的實業；所以學生畢業的出路並不走入大學之門，而是去做遠征的企業家了。

(乙)職業學校。這種學校在德國大小都市中真是發達的很。一切科學的發明，固然要賴各種專門家去研究，但是這種學校於人類生活改良的供獻上却也有萬世不滅的功勞。都市的兒童，八年小學畢業後，多半都走進了這種學校。牠的分科也極多，學生愛學什麼手藝就可進入什麼學

校。如麵包烘製學校，園藝學校，織工學校，鐘錶學校，印刷學校，縫紉學校，製鞋學校，製床學校，燒瓷學校等等。總之：凡他們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他們都有個學校在那裏「精益求精」的講求。他們教學的方法極注重實習，學理的功課講得很少。絕不像我們中國從前的什麼「甲種工業學校」，「乙種農業學校」，學生同先生天天僅在教室裏翻書本，弄得學工業的學生連抽氣筒還不會用，學農業的學生也真有稻麥不能分辨者。至於這種學生畢業的年限，因為各校的性質不同，所以遲早也不一定，大概是在一年至四年之間。

(丙)師範學校。談到師範教育，我想世界上任何國家對於師範生的優待，再沒有像我們中國那樣的善良了吧。學生吃着政府的飯，住着政府的房子，然而畢業後却不願到鄉下去教育國民；這固然是中國的社會組織不完善，但學生也未免太缺少了國民的義務觀念吧！德國師範學校組織近來也有新舊之分：舊有的組織，是學生在七年制的小學畢業後進入師範學校，肄業六年，經過嚴格考試方准畢業。學生在校除應繳納膳宿費外，每月尚付二十馬克的學費。畢業後即由政府派出見習四年，至期再經一次考試方授給固定的教員位職，也就是終身職。新的組織方面，

是學生從初小畢業後入九年文高中，然後至師範學校受兩年訓練，再分發見習四年，經考試後授正式教員位職。現在雖正值世界的失業高潮來到，但是這些德國的師範生還一點不被它所捲包。

(丁)專門學校。各科各類的專門學校，在德國是很容易見着。學生的程度比大學並不怎樣差，不過他們所學的東西也是多注重實習而少理論。學生的來源有來自中學者，有來自實業學校者，也有來自職業學校者，如農業專門，商業專門，紡織專門，軍事專門，音樂專門，美術專門等等。

德國的中學階段，對於男女同校限制頗嚴，故以上各校，女子很難插足其中；但却為女生設有同樣組織之各種學校。

誰都知道德國對於中學生的訓練是極端的嚴格；確實，如果我們隨便到任何中學去調查一下，真要感覺到那些正在發育的青年是被關在牢獄中了。功課絕對的嚴格固不必說，學生的行動真難有片刻的自由。走讀生還算比較幸運；最倒霉不過的就是寄宿生。校門是成天整夜的鎖着，寢室門口就是教員的臥床；誰要想偷着跑出去看次電影或幹點其他的事情，那真是很少有可能性。星期和假日，如

果沒有家長來接迎——年齡大的學生可以自由出去幾個鐘頭——只好跟着教員去郊外旅行。但是到了寒暑假，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來到。山上有雪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們成羣結隊的踏着雪床由這個山頂滑到那個山坡；無雪的時候，自行車一輛，背囊一個，三三兩兩從明興——德國南部——跑到漢堡，或者是由海濱爬上山頂，實習他們訓練成熟的冒險生活。德國報紙也常常載着這些青年粉身碎骨的死亡消息。但是山頂愈高，他們愈爬得有力！

從去年起，他們政府又定下了新法規：就是這些有期徒刑的中學生離開牢獄生活後，還得幹十年修路，開山，當兵等苦工，方能自由的走入大學，去過跳舞，找女人，及各種溫柔生活。

(二)大學。我們一走入德國的大學，第一步的入學註冊手續就會使你急得跌腳搓手。許許多多的表格到可以費點功夫伏在棹上填妥；可是交費註冊及辦其他各項手續時，那簡直比軍士們受長官的「立正」一處罰還要嚴肅長久。遇到會計處的買賣興隆時，門口會常常排着五八百人的長蛇陣，依次向着會計先生解囊，然後再依樣的將填妥的表格向各處呈交註冊。如果你誤排了行列，(如應先將某種表格交給甲處之後，方能將其他表格交給乙處；否則乙

處不收。)那只好算是白等了幾個鐘頭。所以因了註冊，站上十幾個鐘頭的「立正」(一天很難將註冊手續辦完)並不希奇。初入學的外國學生，對於這種不應有的懲罰，沒有人不為之長嘯短嘆。但是德國的學生却處之泰然，這自然是他們在運用「服從」及「守紀律」的精神。

因為中學生在畢業時受過嚴格考試，所以人大學時極自由；誰愛入某個大學，他就可以直接在某大學繳費上課。轉學也是一樣的自由。不過近來德國政府對於大學招生數目限制頗嚴。(本學期柏林大學招生數目不得過六千，明興大學不得過五千四百。但對於外國學生並不限制。)

在我們的想象中：德國的大學校址至少會有日當的漂亮偉大，儀器及圖書更是一定豐富無比；但是人們看見了之後，一定又會有說不出的失望。房子是禿樓一座，樹木花草自然也不願同牠接觸，儀器與圖書是破而且舊。北京大學的那座紅樓，要算牠們志同道合的好友。不過各國的學生在這些破教室中受洗禮的頗不乏人。依着最近的估計：美國人要佔首位，中國人排在行二，土耳其，印度，日本，要算老三，老四，老五。

談到他們大學生的生活，真是舒適安逸，考試是絕對自由，上課更是隨便的很。拿着一張學生證，到處可以佔

便宜，坐火車可以打個八八九五折，吃飯也可打八扣；逛博物館，遊動植物園，更可一錢不化；如果生瘡害病，有醫生爲他們割治，有少年的看護女人替他們取被換枕；如

果要真窮得一文不名的時候，也可以喝杯濃咖啡裝病去住不要錢的醫院。公共體育場也有各種不同的運動器具，只是因爲要另外付錢，所以他們並不大願光顧。爬山，旅行，跳舞，找異性，却是他們每星期中的必需。也有人因爲想早日把博士論文作成，半年一載的藏在研究室裏不動。還有他們從前鬥劍比武的遺風，現在還在秘密的保留着；政府雖曾三令五申的嚴禁，還禁不了他們大學生的野蠻

悼沈敦輝先生

據四月二十五日廣州電報，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蠶桑學系主任教授沈敦輝博士，因試驗室酒精缸爆炸，炸斃。我們北平方面幾個朋友得着這個消息，非常悲哀。

沈敦輝先生在國際科學界上頗著聲譽；但在國內知道他的人很少。他是一個生物學家。他的名字不但一般學術界上不常聽見，前兩年出的一本「中國生物學家名錄」，沒有把他列在裏頭；去年有一篇介紹中國動物學家的文章

舉動。據他們說：臉上要有了那塊利劍的傷痕，容易得着漂亮女子的垂青，他方面還可以顯耀自己是一位不怕死的大丈夫。

德國大學生的生活雖然很浪漫，但他們團體的團結却極堅固一致。全國有學生總會，各大學區都有分會；一切會中的職務有政府委派的專人執行。學生對於他們的義務與責任都認得極清楚；所以我們只看得見他們的團結事實，聽不見他們的分散消息。當然，一個國家想走上自強的道路，除團結外又有什麼辦法？

廿五年四月十五夜寫于德國明興萬國學生宿舍

彭光欽

，也沒有提到他。由此推知：他的死，哀悼他的人，外國人或許比中國人更要多些。

沈敦輝先生最初留學日本習農業。回國後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後來得廣東省官費到德國留學，約六年。去夏由歐返國，任中山大學蠶桑學系主任。我和敦輝認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那時他在柏林皇家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新從美國到柏林，也去皇家生物研究所工作。到所

的第二天，Hartmann 教授帶我去見他，他正忙於工作，所以略為寒暄之後便告辭了。他的研究室正在我的研究室斜對過，所以從此以後，我們時時見面，談得很是投機。

敦輝在德國的時期先後從過幾個德國最著名的教授做研究工作。他從過遺傳學家 Goldschiedt，生物學家 Hartmann，和試驗演發學家 Spemann。所以他所得到的科學研究的訓練不但精深，而且廣博。他所研究的結果，寫成幾篇論文：一篇是關於果蠅細胞遺傳的，兩篇關於兩棲動物試驗演發的，還有兩篇尚沒有發表的。他這少少幾篇論文，在量的一方面並不算多，但在質的一方面很有重量：都是近年來生物學上第一流的文章，為各方面的學者所引用。其中關於試驗演發的研究，貢獻最大；所以得一九三五年諾貝爾生理學獎金的 Spemann 對於敦輝非常器重。

敦輝是一個努力苦幹的人。他的工作時間是有一定的分配的，一刻的光陰他也不讓他虛度。他研究所需的儀器材料，總是緊縮到最低限度，譬如酒精，他必須反復用過若干次到十分不能用了纔拋棄。用小玻璃杯可以了事的，他絕不用一個大玻璃杯。在所裏的時候，我總喜歡用最新式的儀器；要是沒有，我讓所裏去替我買。他則甚麼樣的古董他都用；而他研究的結果，其精密的程度不在任何人

之下。他說：我們必要有一種窮幹的訓練；否則回國以後，沒有了設備完善的研究室，便不能工作了。他明明在罵我們有些闊老脾氣的人；可是我對於他不能不折服。

廣東省的官費有時是不能照數發給，如期發給的；所以敦輝有時必感經濟上的困難；但他粗茶淡飯，刻苦工作，從無愁容。他的性格沉靜篤實。講話略為遲鈍，所以不多講話；但講起來却很有條理而得要領。他因寶貴光陰，所以談起話來從不談論人無聊的私事。談到不合理的事或不公道的人時，他也會激昂，但他從不破口罵人。他做事極其細心而有條理。他研究室中什物安置非常整齊有序。他因酒精缸爆炸而死，是十分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的。

雖然敦輝是一個一向研究科學的人，他對世界大勢，國家情形，却都有深切的了解。我和他談話之中，時時談到中國的政治，教育，科學種種問題。他的意見多有獨到的見解，對於一個問題能夠分析清楚，洞悉利弊。假使他、不從事於科學研究而去辦政治，辦教育，他一定也能夠有最好的成績。

這樣一個大有為的科學家，在我們最需要人才的時候死了，實在是一件最不幸的事！

編輯後記

適之

△瞿菊農先生是一個哲學家，近年專力做定縣平教會的工作。

△李樸生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的學者，曾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章。

△談德國教育的張富歲先生現在德國研究鄉村教育。

△我們對於彭光欽先生作文追悼的沈敦輝先生表示哀

悼的敬意。

△胡漢民先生於本月十二日死在廣州，享年五十八歲

。他的死是國內許多人同聲悼惜的。他的愛國心，他對於革命的努力，對於職守的盡忠竭力，個人在政治上的清廉，都是我們最欽佩的。去年一月中，我在香港，曾去訪問他，他的興致很好，談鋒很健。不意十六個月之後，他已成了古人！我們對他的家屬表示深厚的哀悼的同情。

地質論評

中國地質學會的新刊物

每二月出版一次

用明顯的文字寫新穎的工作；論述許多有關中國的中西文地質論文；記載中國各地質機關的研究調查；是地質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亦為一般熱心科學的人士必須閱看的冊子。定價甚廉，全年六冊，僅售二元。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或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內皆可定購。

四週年紀念特大號

本刊第二〇一期

獨立評論的四週年

獨立評論四週年祝辭

中國國勢的烏瞰

國聯的沒落

軍事的機械化與科學化

所得遺產二稅的舉辦與人民的負擔陳岱孫

論中國外交政策

胡適 中國的西洋文史學

君衡 與友人論醫務書

張其昀 地方建設的一線曙光

張忠絨 世界大混亂與中國的前途張熙若

顧毓琇 低調與高調

陳之邁 編輯後記

本期零售每冊壹角

文學研究會

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新出十種 硬布面袖珍本十冊 定價合計七元

特價合售五元 郵費掛號費五角 零售照定價八折 郵費每冊二分半 五月底截止

番石榴集 (翻譯各國詩集) 朱湘選譯 定價一元

此為朱君一生譯詩的總集，範圍極廣。從埃及的死書直到近代詩人所作，皆被擇要包羅在內。無一首不出之以仔細的研究，期不失原詩的神韻。朱君手編此集後不久，便投江以死。

西窗集 (翻譯各國詩文集) 卞之琳選譯 定價七角

本集所收大多為西洋著名短作，時代為十九世紀後半期至當代。內有極名貴的瑪拉美，梵樂希等詩與散文詩；有代表一種新趨向的卜羅思忒，喬也思，吳爾芙夫人，阿左林等散文與小說；並有紀德名篇「浪子歸家」。所收諸篇具有一種共通的特色，一點詩的情調。

化外人 (翻譯各國小說集) 傅東華選譯 定價八角

這是一本選譯的短篇小說集，包括芬蘭 Juhani Aho 的化外人 (英譯篇名 Outlawed) 等十三篇。多數係弱小民族和現實主義的作品，特別適於現代的需要。每篇末尾有關於作家的簡短介紹詞。

筆爾和哲安 (長篇小說) 黎烈文選譯 定價七角

Pierre et Jean

莫泊桑氏雖為近代短篇小說宗師，但長篇小說亦所擅長，惟寫作不多。本書敘兄弟兩人因財產失和的故事，係一純粹的心理分析小說，在莫氏有數的長篇製作中特負盛名。譯筆忠實流麗，不負原作。附譯莫氏「論小說」長文一篇於後。

法國短篇小說集 黎烈文選譯 定價七角

本書包含譯者近年所譯法國短篇小說十五篇，內有左拉、羅曼羅蘭、巴比塞、紀德諸人作品，均係一時之選。每篇後面附有關於作者之簡略的介紹。

皮藍德婁戲曲集 魯霞村選譯 定價七角

本書包含皮氏 (Luigi Pirandello) 代表作兩篇——「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及「亨利第四」，——皮氏的獨特的思想，神奇的技巧，於此可見一斑。卷首並附皮氏評傳一篇。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 鄭振鐸選譯 定價七角

俄國十九世紀的小說史，實成就了一個不朽的大時代。短篇小說在其間，尤佔一個重要的地位。本冊為鄭君所譯，包羅高爾基、克洛林科、契利加夫諸大家的短篇名著若干篇，無不是晶瑩若珠玉的有名的作品。後附作者略傳。

老屋 (長篇小說) 陳煒譯 定價五角

Old House

本書係描寫帝俄時代，一個少年為革命而犧牲的故事。全篇側重於反面描寫，寫老屋中所住少年的祖母、母親、姊妹三人的懷念，哀傷，甚至年老的乳母，也為之悲痛發狂。著者梭羅古勃的憤慨嘆息，在字裏行間可以聽到。

黑色馬 (長篇小說) 映波譯 定價六角

The Black Horse

本書為俄國路卜洵繼於灰色馬之後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在這裏，表現着十月大革命以後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作殊死戰的真相，和灰色馬有一貫的精神。作者寫完本書不久，便由監獄中磨練自殺。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 黃源選譯 定價六角

本冊選譯現代日本短篇小說的傑作，橫光利一的拿破崙與輪舞，須井一的合唱都是新派作品中之佳構；此外有林美美子的迷凱愛爾路，有島生馬的飼鴿姑娘，小川未明的北國之冬。並附有朝鮮新進作家張赫宙之姓權的那個傢伙。

尚有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十種
同時發售特價另詳廣告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談經濟建設

陳岱孫

最近我們幾個朋友到西北一個算是內地的省分，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在省會地方有一日的盤桓。承當地當局的招待，在這個知知的時間，對於這省會作一走馬看花式的觀察。我們走過如爲平坦的馬路，參觀新建的省會公園，和幾所新修的建築，也坐着汽車，從新修的一條不長不短的公路，到離省會不遠的一個名勝所在稍作盤桓。後來我們有機會同本地當局閑談。從他們談話間，知道這些較爲新一點的路政，建築，都是新近不久舉辦的。並且他們口吻間常常流露出他們對於地方建設種種的努力和願望。我們馬上感覺到，就是在較爲遼遠的省分，所謂「經濟建設」一事也是地方上所應有的行政工作一種的表示。因此我們又聯想到「經濟建設」這一個口號，在今日全國各地各方面真有盛極一時的情況。自中央政府說起，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對於國內人民生活 and 社會經濟，向來以改進建設爲號召的。最近四五年來，世界經濟蕭條的壓迫和外侮的憑陵，使我們更覺得一個經濟落伍的國家的問題，不但是「一般人民生活的艱難，而是一切立國大計的無着。」努力

苦幹」「迎頭趕上」，是政府當局近來不斷地對於國內經濟建設所昭示的態度與決心。即如現在中央行政當局所提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避免非必要之浪費，求得切實之結果，爲努力經濟建設的方針，無不是以謀人民生活的利益與增進國內經濟機能爲目的。稽以上行下效的道理，「經濟建設」變爲一個耳熟的口號，而經濟建設的工作成爲一般人民對於各級政府當局的希望，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

從事實一方面說，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中間，政府對於建設工作有相當的效果。以交通事業論，近數年公路建設的成績可以說是特爲猛進。民國十年全國公路里程不過一千餘公里，至民二十則增至六萬六千餘公里，到今日則已成的公路差不多將及十萬公里。以鐵路論，隴海路西展潼西段工程已經完成，貫通江淮二大流域的淮南鐵路，及江南鐵路公司所辦的京蕪鐵路，皆已通車，浙贛路南平段也于最近完成，粵漢路也已接軌，不久也可以通車。在水利方面，陝西涇惠渠洛惠渠的興築也是開發西北

經濟的一個要圖。他如中央機器廠，硫酸廠的創辦，雖然事業的結果如何現在尚不知道，不過總算是試辦重要工業的初步。最近金融的改革，新機關如農本局等的設立，也可以算為建設的一種。

然而我們總是常常覺得「經濟建設」還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對於過去建設工作不大滿意。也許是因為我們社會經濟太落伍，需要改進建設的事物太多，一想起這百端待理的情形，再看到過去建設工作的困難與微細，便不覺茫然了。不過也許這個不滿意並不因為震驚于整個經濟建設事業之繁大，而實在是對於過去實際建設工作的性質辦法所產生的惡感。譬如我們常常疑問，在我們生產事業十分落後的國家，為甚麼政府不用其財力于建立廠屋，市場，船廠，港塢，而乃修造畫棟雕梁宮殿式的衙門官署呢？在農村破產一般人民生活無着的時候，我們為甚麼還要花數十萬元修理古代某皇帝的墳墓呢？在一個商業沒落的都會裏，政府為甚麼不把錢花在挽救這個沒落的方法上，而甯願修一條馬路到甚麼山甚麼泉以表彰名勝呢？這些疑問都是使我們有重新估定所謂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實在價值之必要。

最近上海大公報載過一篇四川通訊，轉述有些人對於

四川近來施政情形所下八個字的考語，就是「百廢俱興，一事無成」。驟然看來，這八個字似乎刻薄得很。然而事實上恐怕是難免的。以有限的財力，人力，又要辦這個，又要辦那個，要它百廢俱興，其結果常然是甚麼也辦不好，而一事無成了。這種情形豈但四川為然，恐怕全國所鼓吹的經濟建設就患這個毛病。我們目前的情形雖不正是一事無成，而所成就的也是有限得很。

「百廢俱興一事無成」的一個解釋是求治過急，貪多務大。這個解釋有相當理由，不過同時一個適宜有系統計劃的缺乏，也是一個最大的癥結。經濟建設口號雖然提倡了很久，然而我們向來沒有一個整個有系統的計劃。固然在一個機關中也許有一個工作進行的計劃，然而這些個別機關的計劃是沒有互相的聯絡。有些人就根本反對任何計劃，以為中國的事業不能像外國的一樣，死板板的按照先定計劃推行，我們只可隨時隨地，看到那裏，便做到那裏，做到那裏，便是那裏，一切計劃都是費時無用的。這種態度大概是起因于平常所謂建設計劃之不合事理。原來我們中國人紙上談兵的本領是向不後人。如果現在政府當局命令所屬各部院起草各該機關所認為應該舉辦各種經濟建設事項的計劃，我們可以預料到每一個機關都能產生一個

洋洋大觀的計劃。至于這些計劃能否實行，是否爲現在政府人力財力所允許，就許根本沒有考慮過。這種大而無當徒亂人意的計劃，確是有同沒有一樣。我們現在所認爲需要的計劃，是一個能夠實行的計劃，以現在政府人力財力爲標準的計劃，也就是我們過去高談建設所缺少的計劃。國內經濟的情況不容我們浪費；國際緊張形勢不容我們逗留；經濟建設的努力如果不至于變爲一事無成，我們對於此後一切建設事業不能不有一個整個可以實施的分期計劃。在草定這個計劃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重它能否實行的性質，而在決定之後，我們必須按着既定計劃推行。我們不求百廢俱興，而只求所興者達到有成的結果。

經濟建設既然有許多方面，而我們又沒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計劃，結果是就在過去稍有成績的建設事業內已經發現種種畸形發展的狀態。以交通事業的建設來說，公路的修築，在近數年總算是突飛猛進了。有一部分的公路是因爲軍事剿匪的方便修築的。這一部分的公路當然不能以軍事以外的理由去繩其得失。然而除軍事必修之公路之外，一般公路也是所謂建設要政之一。中央以是爲提倡，各級政府因以效尤。公路固然是交通事業一個重要工具，不過它的重要是否超過于其他交通事業，甚至于超過于一切

經濟建設之上，而值得我們傾財力以舉辦呢？公路在交通上主要的用處是作交通幹路，如鐵路江河等等的供給線，使幹路所不能達到的地方的貨物能利用這個幹路交通。不過公路的充分利用，仰賴於汽車一類的近代運輸工具。我們國內邊僻鄉鎮人民能夠有這種近代運輸設備實在是少得可憐，而大車，手車，挑担種種一般人民固有運輸工具，原來就無需公路。在江南公路發達幾省的道道，我們看見的，多數是載人的公共汽車和小汽車，而載重貨車便是絕無僅有。這不就是一个證據嗎？我們並非否認公路的用處，不過在公路已經修築到某種程度之後，是否有其他建設事業應該更爲重要，是主持建設者所應當考慮的。公路建設的畸形發展是一個例，他如上文所說宮殿式衙署的建築，古代陵寢的修整，更是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了。根本上，我們得看明我們是一窮國，我們講經濟建設是要窮幹，那麼一切建設工作中緩急先後的次序，不能不經過一番嚴密的考慮，必要使每一個錢用出都能得到最大的益處。從性質上，經濟建設可以分爲生產和消費二種：生產的建設包括一切能夠直接產生財源的事業，如工廠鐵路等等。消費的建設是不能直接產生財源的事業，如衙署都市各處築馬路衛生等等。我們經濟能力薄弱，對於消費建設應該

力求減省，而集中財力于生產建設的部分。就是在生產建設部分，我們也還要權其緩急輕重，以決定舉辦時先後去取的次序。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計劃所應規定的。

再就建設事業執行上說，我們又感覺到一個散漫割裂無計劃情形的存在。有的建設事業較為繁重難辦，就沒有機關願意負責去作。有的事業或是因較輕易舉，或是易于見效，或是大家都覺得問題的重要，于是乎甲機關也舉辦，乙機關也舉辦，有的簡直不相為謀，工作因而重複，有的雖然沒有重複，而免不了工作的割裂。例如水利是近來一大家公認為建設中一個重要的事情，于是水利建設工作便時興起來，建設委員會有一個水利的機關，經濟委員會也有關於水利的工作，再加以特種治河水利委員會等區域機關，執行上自然產生一個散漫的情形。這種散漫的情形一則造成事權的不統一。事權不統一的結果，不是工作重複，就是工作割裂。工作重複固然是虛費，就是工作割裂也

足以妨害效率。其次就是財力的不集中。機關既多，關於某一類建設的費用當然都割裂分散。我們財力原來就不大，集中起來也許可以作成一兩件工作，財力一分裂，無論那一個機關都沒有力量來完成它的工作了。我們要厲行效率和節省財力，應該把前此散漫割裂的情形打破，統一事權，集中財力于一個全國建設系統底下。這也是我們認為應該先事計劃的。

經濟建設的重要是人人所承認。求治甚急也未嘗不可以作布政的動力。如果我們政府當局，一方面不要好高務遠弄出一個大而無當的計劃，以致無從實行，另一方面也不要漫無計劃，隨意舉辦建設事業，而以詳慎的態度，根據着我們現在的人力財力，擬定一個能夠實施的經濟建設計劃，避免過去的錯誤，切實施行，求每步計劃之必能實現，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的經濟纔有改善的希望。

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

沈惟泰

「調整中日關係」這名詞，自從去年冬天發動於東京

以來，好像至今還是被兩國政府認為解決中日問題的唯一

途徑。在輿論界它近幾月來也是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不論在中國或在日本，這幾月中的報章上及雜誌上，隨處都可

以找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但是經過了這幾個月的大好功夫，浪費了這許多名家文士的筆墨，以及花費了兩位這樣重要的人物如我國外交部張部長及日本駐華大使有田（現任外相）的三次每次達三小時的談話，我們究竟已經找到了一個調整中日關係的方案沒有？

我們要回答這個疑問，必先得了解兩國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如何。日本政府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立場，不用說大家都已曉得是所謂「廣田三原則」，這「三原則」雖然經過中國政府的否認，雖然它的發回家廣田已由外相而昇任首相了，可是從現任外相有田在國會中的演說，從東京傳來的消息，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政府仍是抱定了「三原則」以爲調整中日關係的基礎。中國政府方面除了否認「三原則」（外交部一月二十二日正式聲明）外，我們不曉得有什麼正面的立場。但是從各方面的輿論看來，我們可以大概知道中國國民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意見。胡適之先生最近提出七條「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第一九七號，四月十二日大公報），內中包括廢止塘沽協定，宣告「何梅協定」無效，放棄辛丑和約，撤退察境「滿」軍及取消察東協定，禁止一切運動偽自治的活動，自動取消領事裁判權，及統一外交。國內輿論對於胡先生的提議，

大都是嫌他「竟無一條涉及我們被侵佔了的東四省」，換一句話說，就是嫌胡先生所求於日本的還是太少，還是不夠澈底。胡先生自己也說：「我提出的七項，都是屬於第一步，都是『日本必須先做到的』，都只是使那個仇恨局勢不至於更惡化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那用外交方式調整中日關係的本身。」從這樣看來，中國的民意都是以爲非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即不足以言「調整」中日邦交。中國的民意既然如此，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們自然相信它會以民意爲依憑的。

我們由是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對於「調整」的立場，相去何止千萬里？日本方面，不但要中國「尊重」「滿洲國」的已成事實，並且不許它有旁的友誼的國家，還要它在「防共」名義之下，讓它繼續的侵占華北。中國方面，不但要日本戒絕此後一切帝國主義侵略行爲，並且還要它自動放棄以前用暴力或暴力的威脅而得到的土地及權利。要中國依日本的「原則」而調整中日關係固是不可能，要日本依照中國的辦法而改善兩國的邦交更何嘗「與虎謀皮」。胡適之先生的七項「先決條件」在國內雖然有人說他「抹煞了民衆的意志」，「喊出了放棄已失土地」，可是要期望日本人能夠依照他的主張「十足兌現」，「不折不扣

扣」，那真是夢想中的夢想，和希望「西天出太陽」一樣的不可能。

我以為要用外交的方式與日本政府謀解除中日間的仇恨和改善兩國的邦交簡直是「緣木求魚」；我以為要希望日本人能夠悟解侵略中國欺壓中國的政策並來必致弄得兩敗俱傷是給老虎講理一樣的沒有效驗。日本的政府為軍閥所操縱，日本的人民為內禁所麻醉，都是不必再需要證明的事實，何以我們還要做希望日本放棄帝國主義而談國際親善的痴夢呢？日本談「調整中日關係」至今已有了半年了，結果是不但冀東的「自治」沒有取消，現在却索性把這「自治」區當為走私的根據地，以擾亂我們國家的財政，以破壞我們人民的工商業。現在走私的問題，已經又成為我們國家很嚴重的問題；據五月十三日字林西報載，近半年來走私每月增加，到四月份一個月關稅的損失，已達八百萬元之鉅，照這樣計算，一年的損失以近一萬萬元，這就等於我們整個關稅收入的半數。總之，談一次中日「親善」，談一次「調整」中日關係，中國就多一宗損失，恐怕將來達到日本所理想的中日親善地步，中國早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或附屬國了。

所以我們假使要想使中國不致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或附

屬國，我們先要不再虛偽地談中日親善，我們先要不再倚賴日本人發個大慈悲，把用武力或用武力的威脅從我們手中奪去的東西雙手奉還。我們必得承認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中日兩國的關係，是沒有方法「調整」的，因為兩國的立場，猶似南北兩極，永不會走到一塊兒來的。從事實上看來，我們走「調整」「親善」這條路，也早已走到山窮水盡，何以到現在還不肯乾脆地承認「此路不通」，而回過頭來另外找一條路走走？

我看「調整中日關係」這問題，不必再費國內有識之士的筆墨了，一切關於這問題的討論，都是無益的空談。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決不是往這個方向走的。這雖是一件極簡單極明顯的事實，可是國人好像還不肯予以承認，所以還儘在「調整中日關係」裏打圈子，這我以為是錯誤的。讓我們現在對於這條路絕望，然後才有希望打出一條新的途徑來解決中日問題。

這條新的途徑是什麼呢？就是說，要根本解決中日問題，我們不必從中日外交着手，我們須從本國的內政本國的國防着手，我們須從和其他友國的外交着手。我們現在赤手空拳和日本人談改善中日邦交，請他們尊重我們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當然是沒有用的，但是假使中國的實力和日

本相衡，或是中國及它友國聯合起來的實力和日本相衡，那日本對於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自然也不敢任意侵犯了；到了那地步，「調整中日關係」，「改善」中日邦交，自然不是難事了。

胡適之先生說，「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兩條路：

一條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條是軍事的戰爭的。」前一條我想他大概是指用外交的方式來「調整中日關係」，後一條是「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我以為這兩條路都不是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現在與日本談「調整中日關係」，我上文一再申述，是「緣木求魚」，毫無效果的；至於「同文同種相屠殺的慘劇」，依我們現在的實力而論，也是必敗之道。我以為根本解決中日問題惟一的途徑，就是我所說的修明內政，鞏固國防，和注意日本以外的外交。

這幾項都是很大的問題，每一項都可以做好幾本書來發揮。作者並不敢奢望充分的具體的解釋這幾個重要的問題，祇是希望找出幾條原則，指出一條途徑，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我現在先極簡略地談談內政和國防的問題：

(1) 國防的增強 我們國家的實力和日本相差太遠了，要在短期內趕上日本，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的

目標是要達到敵人對我們的實力有所顧忌的地步。歐戰前德國鐵爾畢士上將 (Admiral von Tirpitz) 為德國振興海軍，他不求和英國的海軍一樣地強大；他的目的是 "risk navy"，就是假使英國和德國作戰海上，英國海軍至少也要大受損害，因而冒犧牲它此後海上霸權的危險。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也祇是 a risk national defence，假使日本打我們時，它的實力也要受極大的損害，因而冒犧牲它此後東亞霸權的危險。

(2) 民心的團結 現在政府似乎很注意這一點。憲法的公佈，和十一月間國民大會的召集，都是政府想團結民心的表示。我想政府更應當注意的是好好的利用人民愛國的熱衷，對於愛國的言論和愛國運動祇應當鼓勵，而不應當摧殘。對於漢奸及危害國家的罪人應當嚴重懲處，千萬不能姑息。

(3) 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我們現在的國勢決非一個軟弱的政府所能應付。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應當包括二點：第一點是一切地方政府都絕對的服從中央政府的意志。我們國家到這個地步，應當是拋棄一切成見拋棄一切「割據一隅」的野心的時期了。我們不能再有任何分裂的現象；我們應當一致服從中央政府。第二點是政府能靈敏地運

用它的功能。政府的事權應當集合到幾個我們極信任的人手裏，對於他們的施行軍權政權應當給與極少的牽掣。

中國假使做到這三步，那日本即使要侵略它，也得三思而後行。但是我以為祇是國內的力量，還是不足以應付日本，所以我們要聯合和我們利害相同的國家，一同抵禦日本的侵略而以維持和平。

在外交方面，我們應當認清什麼是中國的目標。中國最大的目標當然是圖存；而現在給予中國的生存最大的威脅的亦當然無可諱言是日本。所以中國現在講圖存，也可以說是怎麼抵禦侵略。日本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完全是相對的：它要滅亡我們，我們不要被它滅亡。所以它最希望我們做的，就是對我們最有害的，它所最恐懼的，亦就是對我們最有益的。它所希望的是中國孤立無援；它所最恐懼的是中國有旁的朋友，所謂「廣田三原則」中第一個原則就是中國放棄「以夷制夷」的政策。中國應當走那一條路，那自然是太明顯了。

中國圖存外交的第一步，我以為無疑地是聯俄。第一，因為俄國與中國利害相同。在日本獨霸東亞的計劃中，俄國和中國同是它的障礙；它現在的步驟是先攝服中國，鞏固它在亞洲大陸上的勢力，然後再以全力對付俄國，所

以他侵略中國的進一步的目標是預備與俄國算帳。中俄兩國都希望和平。中俄兩國聯合，不是要對第三國作戰，是要阻止遠東戰爭的發生。我們應當聯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是惟有俄國能實際上給我們最大的幫助。英國和美國雖然也是我們的朋友，但美國是富家子弟，不大願意管人家閑事的，英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是狐疑不決，以致蹉跎誤事。

何況即使它們願意積極的幫中國的忙，他們因為離開亞洲距離太遠，所給我們的幫助一定不能如俄國之多。俄國與中國接壤，與日本亦接壤，加以現在它西伯利亞雙軌鐵道已經築成，歐亞的運輸非常之方便，所以假使它幫助中國，它的幫助一定是很實在的，很有效的。聯俄的第三個理由是由是俄國對於中國沒有什麼野心。俄國的政策是和平的，所謂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計劃，它早已放棄了，所以我們不必恐懼。法國一個民主共和國也與它締結協定，中國自不必總總過慮。而且我想俄國也能了解中國的復興中國的強盛是它之福，所以它祇應當幫助中國，不會侵略中國的。我以為中國與俄國應當訂立一個類如法俄協定的盟約，以保障東亞的和平。

中國圖存外交的第二步，我以為是應當促進世界和平的保障。現在世界上絕對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願望和平的，

權有三數獨裁的國家的政府，爲了維持它們自己國內的地位起見，以「國家光榮」等口號麻醉人民反對政府的思想。它們三數國之所以敢肆行無憚，就是因爲看清了維持和平的勢力沒有團結的緣故。國聯因爲美國的不願意參加和英國的因循失策，已經成爲無能的別名。要維持和平，一定要有爲維持和平而犧牲的決心，一切擾亂和平的勢力，便是大家的公敵，不單是那個被害國家的私敵。要有了這樣的決心，那永久的世界和平才有希望。不要因爲某一個國家的侵略行爲暫時與我沒有切膚的關係，我就可以置之不理，要知縱容某一國的侵略行爲，就是鼓勵其他國家的效尤，將來必致和平機構失掉效力的。英國法國對於滿洲事件的漠不關心，便造成了德國撕毀洛卡洛意國併吞阿比

西尼亞的局面。現在我們受了這許多教訓，我們該有所覺悟了。我覺得爲了避免人類大屠殺的慘劇，世界上和平的勢力都應當團結起來，大家具有制裁侵略者的決心，那不久世界上自然沒有國家敢具侵略的野心了。這是世界和平合作的大道。美國也應當放棄它早已不合時的不管美洲以外事件的外交政策，因爲事實上它是不能離開世界上其他各洲而生存。現在和平的勢力，應當積極改組國聯，邀請美國加入，同時使它成爲一個有效的機關。或者它們應當共同締結一種保障和平制裁侵略的協定，庶幾人類不致再罹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根本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是指着往世界和平的大道上走去的。

『外蒙問題回顧』的疑問

徐道鄰

獨立評論一九八號載張忠絳先生一篇「外蒙問題的回顧」，敘述民國八年外蒙撤消自治的一段史實，據說意在更正國內論者一般的錯誤。而我讀過之後，感覺他的錯誤更多。我不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自己也未到過蒙古。

裏又存有一兩件當時文電的抄稿（我會把他同外交部檔案中所有的校對了一過），就將我這點一知半解，依照張先生文字中幾項要點，「就事論事」，略略申述，也無非是「事求真實」的意思。

不過因爲認識幾個當時身臨其境的人，大家常常閑談，家

（一）張先生說：「外蒙取消自治係外蒙王公自己提

起的，與徐氏（樹錚）無涉。」

他的理由是因為先君到庫倫是在民國八年的十月底，而車林取消自治建議的提出是在當年的八月。但不知先君之拜命西北籌邊使及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是在當年的六月，那時候可是尙沒聽說外蒙有取消自治的話。而他拜命之後，立即派他的參謀長李如璋（後來第五旅旅長）和西北軍第三旅旅長褚其祥馳往庫倫，一面和蒙人聯絡，一面同駐軍高在田團長接洽。他們到庫倫的時候是在車林建議的以前。（他們曾否與車林接洽，我不知道。）而先君直接指揮的軍隊是在籌邊好幾個月以前已經成立安定的，（在奉軍入關時，已成立了一大部分，後來擴充到四混成旅。拜命之後，又增加到五旅。）並且有相當的名聲。我不是在說車林的建議是先君的威望所致，不過我想：李如璋褚其祥兩人之到庫倫，及他們之代表一部分很相當的武力，和先君當時政治上的地位同他個人的名聲：這三種事實，在他受命治蒙之後，本人親到庫倫以前，與蒙事的展變應當不是全無關係。

（二）張先生說：「徐氏赴庫倫的時候，……取消自治的條件已經陳毅與外蒙商定。」又說，這種條件是「已得活佛允許」。

此兩說皆不確實。事實上條件既始終未能商妥，活佛尤從未允許，並且他是非常反對該條件的。這可分三點敘述：

（a）關於撤消自治的事，各王公當時並未能意見一致。陳士可（毅）十一月十四日致外交部的鹽電裏說：「巴（特瑪）令四部王公退席，各抒己見，用文呈上。結果：三札車三盟王公均全體贊成取消自治，土盟各札薩克及有名盟之王公亦均贊同。惟土盟在蒙署各司與由活佛濫加爵銜之閑散人員十數，……謂仍由總埋辦事較妥。」可以為證。

（b）陳士可所擬條件，各喇嘛尤為反對。先君十一月十四日致國務院的寒電會說個中真象：「陳使前擬六十三條雖不適於用，確曾煞費經營。而喇嘛從中牽掣。活佛雖大開會議，皆喇嘛令王公承謗之策。蓋會議時，活佛並不質詢可否，但問：汝輩不以為然耶？則王公十人而九高聲應諾，而散會矣。陳使雖期速定，而明知喇嘛為祟，無術制之。又過聽王公之請，益忤喇嘛，不敢相近，牽掣愈力。此樹錚所謂聽信陳使自辦，即經年累月亦難得定也。」

（c）活佛原不贊成撤消自治。上引先君寒電又說：「巴特瑪」數往謁活佛，往來三數日，佛仍推宕不應，託詞非待會議，即聲言外交有關。」並且活佛與陳士可一向情感

甚壞，根本不願意接受他的六十三條。先君寒電裏有云：

「巴忽驅車而來，握手告語云：昨晚別後，連夜面佛，痛陳利害，繼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陳使偏袒王公，所擬條件決不願用。又前蒙之三音諾顏之死，佛之野子襲封，出自陳使操使，而彼今佩筆之，以爲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專函令謁大總統，請撤換陳使。故今日之事，佛不願其預聞，亦不願他喇嘛王公等預其事，但由樹鐸與彼換文，商定條件，具呈政府可矣。」

以上諸點，從陳士可致外交部的鹽電裏也能證明。鹽電有云：「取消自治案，蒙兼總理內務長巴特瑪前以須召集外路王公與議爲詞，藉圖延宕抵制。一面派員赴京嘗試。……昨巴特瑪私謁使，遂又藉詞活佛不願。經徐使面加申斥而退。」

張先生叙述事實的錯誤，可以說是無疑了。

(三)張先生說：「中國軍隊進入庫倫之議，並非由徐氏首創。……首先抵庫之中國軍隊爲綏遠駐軍團長高在田所部兩營。」

先君雖曾調遣軍隊赴庫，但何嘗以「首創」自豪？而對於高團的軍隊尤爲嘉贊。他在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巧電中曾說：「……非高團軍隊坐鎮在先，卽有威亦難倉卒使成

。是事功之立，全出陳使高團之力。」至於褚旅入庫，則以國家軍隊調駐本職防地，（雖其防地不限在蒙古。因爲起先西北籌邊使的範圍，外蒙古之外尙有新疆伊犁在內。後來十二月一日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的命令，才又明白加與他以統治外蒙的專責。）更何是功非功之可言？

(四)張先生說：「徐氏因爲不滿意於陳毅，定將原已議定的條件取消。……假使當初照陳毅與蒙商定的條件辦理，則外蒙必不至反覆如是快法。」

不應該取消原擬條件，這是張先生文字立論的骨幹。不過據我所知：先君當時所以反對原擬條件，曾有七種理由。而這些理由，也就是他整個的外蒙政策。我現在把他初到庫倫陳述這種理由的東電（十一月一日）整個鈔寫在下面：

陳使所擬外蒙撤銷自治善後條例，中有不妥之處，擬俟恩副使不日到庫，會同熟商，昨經陳明在案。茲先將管見所及，及連日採訪蒙人言論，陳請鑒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條。其紕漏之大而顯著者約有數端：蒙自清初內附二三十年，中朝專以愚蒙爲策，以致人智不開，地利不興，一遇外強蠱煽，立樹異幟

。是以治蒙要義，非今日臻富庶，漸啓文化，決不足策久遠。雖行之過驟，恐滋猜貳；而漸近徐圖，究不可忘厥大旨。原件似未嘗注意及此。是曰昧啓化之義，不可一也。蒙在金元之際，雄武甲歐亞，而一蹶不振，極於今日，病在宗教限虞，人口不昌，又土產屬人私有，不能以政規法令使民服習，逐漸昌盛其事業，利棄於地，日即窮困，所謂窖命而食脫粟，政府亦無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導之富庶，門以文化，即不得不漸有所興革。縱不宜強拂舊習，要必預留相機因應地步。此項條件乃舉其歷來鋼狄更從而護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尙可於中國領土名義之下因勢利導，權宜措施，既撤之後反無術可進以文明。是曰堅鋼蔽之障，不可二也。所貴乎撤銷自治者，非貴乎其名也，貴乎政府獲設治之實耳。今則政權統於中央，不過首條中籠統語，餘數十條皆增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慮言之蒙人不應，故姑從其意以誘之，然後施以強力，以期得志。抑知國家行大政，胡可詐騙從事？伊古以來，又豈有詐騙而能久者？是曰乖輕重之宜，不可三也。撤自治以後，關稅如何改訂，財政如何整理，農商礦業

如何振興，一未計及，但言王公札薩克喇嘛歲俸念經等費率由政府支給。樹錚誠愚，不知從何處支給。若曰取之於蒙，則蒙民既供應中樞，而喇嘛王公之權仍在，自必照舊供應。以蒙民之困苦，寧忍更令增此輸納乎？若曰取之帑儲，則今日帑儲之窮，自顧且不暇，何暇顧蒙？恐今日制定條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仍他向矣。且帑儲即有餘力，亦無罄金而購漏卮之理。是曰戾財政之情，不可四也。中俄蒙協約，爲中俄所互訂，列邦共聞共見；非蒙所能獨保，亦即非蒙所能獨廢。我欲廢此，當向俄交涉。如謂俄無政府，我姑與蒙訂明廢除以估先著。試思他日俄有政府，能以今之條例杜其詰議乎？俄不詰議，而坦然自謂仍存，我能以此條例阻其入蒙乎？乘俄無力，我本我領土主權著實布置，俄實無從撓阻。我若不暇他顧，訂立條例之中侈然以爲折衝奏効，竊恐後議繁興，公約理屈，騰列邦之笑，仍于事無毫髮益。是曰背國約之綱，不可五也。且訂定條例之主旨，期能廢除俄約耳。而辦事官署之設，乃概繫之於依據俄約，而謂之辦事佐理員，寧不更爲俄約增加一證例乎？是曰貽矛盾之誦

，不可六也。連日庫中論議，皆言此項條例出自三數王公之意，喇嘛固不贊同，即王公亦多未趨一致。且活佛強制之力尚在，縱令全致王公迫請，而活佛不應終無如何。喇嘛一流人物，未可過於拋棄。竊謂蒙古人智不開而能自固結者，厥惟宗教是賴。

即王公之於蒙衆，亦非藉宗教之力不能行其權。離宗教而轉取王公，終未見可得一當。故爲政府計，應兼收並蓄，持其平以模範於上。餌以利祿，崇以榮觀，無不甘就範圍者。若偏重王公，漫出徼幸

之計，漠置喇嘛，聽作不牛之鳴；明遠之種他日傾覆之憾，近之則授強鄰籠絡之隙。是曰失遠大之見，不可七也。夫誘掖蒙人，撤銷自治，美名也；展闢地方，濬發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於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驚虛名，而不審其事有得，非謀國之至者也。樹錚爲料埋軍事而來，本不願妄有譏議。惟邊任所寄，亦不應有懈職責。素志一意，惟以國家疆宇，蒙氏樂利爲念。謹用略陳所懷，上瀆聰聽。如有百分之一稍可採納，請下陳都護使及各副使另擬簡括條文，不必毛舉細故，致近瑣碎；亦不必牽涉邦交，或滋他累。其條文大意，則樹錚愚見

：以爲財政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督理；遇事與王公札薩克商酌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崇優，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封冊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遠言，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數條足矣。抑文字愈繁，呈漏愈多，各種意見愈易叢雜，將來梗阻愈無限量，不如統括言之，蒙古尙可獲安，而無阻於啓化之計也。東。

（十一月一日）

依據上電，可以說張先生所稱「徐氏因爲不滿意於陳毅，定要將原已議定的條件取消」，是將因果倒置。至於先君和陳士可鬧意見之原因，據我所聽見的是有三個說法：一，因爲陳氏沒有將六十三款條件的內容詳細告訴他。（張先生是採用此說，我不認以爲然。）二，先君到庫倫後，活佛擬出奔俄國，陳氏聞而不問。先君則極重視此事，故派兵守衛佛宮，遂與陳氏意見紛歧。三，先君抵庫後，陳氏受中央某人的指使，設法破壞其成功，乃聳使王公反對撤銷自治。（此說言者認爲極可靠，但我未敢深信。）但看先君十一月十七日致段督辦（芝泉）的巧電，則他同陳士可表面上的鬧意見，卻是他對蒙人縱橫捭闔的一種

策略：

外蒙撤治事，意見糾紛，久議未決，今乃不附條件，慨然而定，殊爲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陳都護使往復磋商已歷半載，其中煩瑣，諸必參奪部呈，調查案卷，聯絡商家，奔走誘說，恩李各副史勸導外路王公，勤勞均不可沒。樞府計已及，無庸樹錚代爲聲叙。查王公輩首鼠兩端，欲爭回喇嘛已侵之權利，一面向陳使具請；又恐爲活佛喇嘛所害，一面則又聲言不願撤治。喇嘛輩憑藉活佛，招權納賄逼人，恐撤治後失其所依，則蔑王公之茸弱，力盡佛聽，俾担允行，外仍飾辭。自樹錚到庫，察知此情，遂陽與喇嘛示好，俾知相附……又與高團聯成一起，威望具矣。自爲喇嘛所樂趣，謂可藉以抵陳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輩見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堅附陳使，期以自固，不慮再有渙散。樹錚乃得一意搏掬喇嘛：賂之以恩，則好語綿綿；臨之以威，則詞稜霍霍。俾其形神顛倒，莫知何意。然後猝入本題，責以疊佛逢惡之罪。併斥王公遲回却顧，不知利害。樹錚假國賊，秉督辦神獸，手握重兵，恐嚇無知無力之蒙人，譬揚刀以嚇家兒，丈夫所羞出。徒

以塞久不決，國家將有損威失實之虞，遂不備此下策。前電佈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圖僥倖一發而中也。然非陳使操縱巧妙，即有策亦屬無隙可乘。非高團軍隊坐鎮在先，即有威亦難倉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陳使高團之力。樹錚所經畫畫，盡在日後，未嘗注念目前，何敢引爲己幸也。迭次電文，稍有不滿陳使者，比因院電，別有威觸，故作憤激之詞，非于陳使有所芥蒂。統祈核諒。（巧二）

至於說不取消原擬條件，外蒙就不會生離貳之心，或至少不至反覆如是的快法，在我不敢如此樂觀的。不管原擬條件之能否成功，（活佛之堅決拒絕，上面已經指出。）及先君所說明的施行時種種可慮之處，即使該條件能議定施行，則喇嘛與王公間意見之水火必將更加極端。那時誰保那些不得意而有權勢的喇嘛不再向強隣勾結？日本同俄國對外蒙的垂涎及其侵略煽惑的工作，大家大概還記得。而蒙人之民智未開，膽怯性疑，更加一向在強鄰煽惑脅誘之中，則首鼠兩端，自然是他們富然的態度。所以我認爲：除非我國有強大的武力駐紮外蒙，政府有營邊的壯圖和預備了充分的後援，誰也不能據保外蒙具有真正取消自治的決心和他們歸附心之有長久性。

(五)張先生責備先君：說他「既任蒙疆要職，……並不赴庫坐鎮，却在國內參預政爭。……就是不下台，庫倫遲早也是要失去的。」

他這個責備不能算不得體，可是未必能使先君心服。

因為我知道：先君當時的環境是非常困難。就是：他整個收復外蒙的心願，在政府中間，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同情。

這在財政方面和駐邊軍隊的關係是何等重要！（所以直皖

戰後，蒙人叛，褚高孤守庫倫，中央未嘗有一兵一彈的接濟。）說起來真可憐。他在政治上一二十年的生活，一向是注重中樞，輕視地方的。（所以有好幾次有人勸他作

督軍，他不幹。他民七直隸督軍的呼聲，外邊人知道的較多。）因之他從政多年，也皆歷當樞要，而他的政敵也是以在中樞所樹立的為多。（當時所謂徐靳之爭，大家大概

還能記得。）可是到了民國八年，疊興不息的政爭使他對於中央政治灰心了：他願意退出了鬪爭，帶着他所訓練的

幾旅軍隊去到當時無人肯去的外蒙，求他一生事業的一個新基礎。（在他東電所申述的外蒙政策，可以看出他有久居

外蒙的決心和切實治蒙的志願。）可是他這個誠意的退步並未得到對方的諒解！他們對於他的軍隊，在財政上處

處予以困難。他受命籌邊是在八年六月，可是到了十一月

他本人到了庫倫的時候，他預備最先入蒙的第三旅（當時駐在宣化）祇運到全數士兵的一半（即四千人），這就是他財政困難的表現。並且就是這一筆開拔費也還是他本人挪借得來，動用若干時之後，才由政府歸還了一部份的。至於當時政府中人之不肯替他幫忙，大概是顧忌他的成功。

（就是張雨亭後來加入直皖戰爭的動機，也是怕他外蒙勢力成立之後，將予東北以有力之威脅。）所以在入蒙開始的時候，已堅決的給他以財政上之掣肘。何況在他入庫以後，「庫張汽車，交通頻繁，中蒙貿易，漸見復活」，而他顯然有成功希望的時候呢？先君兩次入蒙，都是少住即返，就是因為他看出外蒙事業的希望，所以格外切冀得到國內援助的把握。他兩次久羈北京，並不是參預政爭，實是想得到國內政見的諒解和財政的接濟。那知道越是他返蒙的心切，越引起他政敵的反感；而他脫離政爭的決心，反促起他所欲避免的內戰的爆發。這那是他始料所及的事

情！（當時國務院會議對他西北軍餉精應發與不應發的熱烈爭辯，現在住居天津的當時財政總長大概可以證明的。而西北軍五旅軍隊，只有半旅——第三旅的半旅——開到蒙古。其他四旅半雖已置備皮衣皮帽，而始終未能開始向北開拔，——大概一旅四旅五旅在洛陽，二旅在廊房——

也可以證明他當時財力的缺乏。後來有人責備先君：直皖戰事之後，何以不退守外蒙？不知他已到蒙古的軍隊只有第三旅的四千人，其他四旅半已無法可以運輸入蒙——那時張家口有王廷楨的駐軍把守，王是屬於敵黨的——無武力，無財源，到了外蒙還有什麼發展辦法？

(六)張先生又說：「徐氏對外蒙的處置，所得的只是減低了優待蒙人的條件，而所失的則是外蒙的人心。中國在外蒙的實力既不充足，而又失去外蒙的人心，則外蒙必將叛離，可以預卜。」

我們看了前面所述的東電，可知先君在外蒙要推行的不是一個野蠻的武力政策，而是一個歐洲中古式的開明專制政治。雖他一時會略事威脅，這也許是當時要解決撤治問題一個必要的手腕。(此中詳情，將來有機會再譚。)看他陳述他對付巴特瑪的方法：

巴現任總理手執政柄，其人又頗諳外事，可諭以利害，故專意結之以信，感之以情。每於大議場中，當衆極爲謙下；尊以老輩，譽以清操，諷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軍規之嚴，軍容之肅。兵士放假觀劇，苦樂與共，俾知軍心之固，期以入我彀中。返携與談，皆謂王公與喇嘛相持之下

，非黃教之福，宜勸活佛立功自固，勿久執違。其實活佛應否，全惟此四人是視。(一，巴特瑪，二，大沙畢商卓巴特，三，湖楚克，四，根布，均最高之喇嘛。)而四人中，巴年最長，位最高，活佛信任較薄。故屬其盡力以自託中央，樹錚亦許以全力相輔。巴甚感戴。(先君寒電的一段)

再參看上述巧電，則似乎他對付蒙人的手腕未必完全乖方。若謂實力不足，應該防備失去外蒙人心，則在未有武力之先，外蒙根本可以不去。而一種我(政府)居其名，人(王公)獲其實，滿佈禍根的撤治，與我國有什麼好處？

以上所說，是我對於張先生文字中六項大題的討論。此外還有兩項比較重要的錯誤，也於此附帶指出。

(一)張先生說：「徐氏之馳往庫倫，他的目的就在將外蒙取消自治的功勞攘爲己有。」

我上面既已叙明：六十三款並未商定，則當時實在尚無「功」可「攘」。而先君之不埋沒陳士可的功勞，亦於上述的巧電中說出。不但如此，在數種電文中還可以知道先君會狠有借重陳使的意思。先君八年十一月十日致國務院的卦電說：「東電陳請核示之原議七不可，及條文大事，既奉鈞院公電：大總統諭許爲卓謀遠識。明晨公議時，

自當抱定此旨，和衷洽商。又條文中有與籌邊使署官制職權攙越者，概予削去。然後責成陳使妥辦。如不能，即請責成樹錚。妥辦後，仍移交陳使，坐承其功。樹錚亦本邊使職權，力自圖之。樹錚只重國事，決不以榮枯毀譽介意。』十一日的真電又說：『條文俟斟酌後，交伊（指陳）向蒙員商辦。樹錚亦另行盡力，期於速成，以免曠日持久，或生枝節。事成歸功陳使，決不與競。』萬里遠馳，攘他人功勞的人說話如此嗎？

（二）張先生又說：『但是該項（呈請取消自治的）呈文，活佛終未肯簽字，外蒙議會也未肯通過，僅由外部自治官府各部總次長簽蓋。』

關於此點，張先生也不無誤會。先君十一月十五日有「電（刪二）說：『今日已召集喇嘛王公全體會議，議定由佛簽名蓋印，率衆具呈，自請撤治。』可是當日又有一電（刪三）來更改：『刪二陳報，……：係都護派人來告，謂

蒙員託其轉達。電發後，……始悉議定辦法稍有不同，都護是傳聞之誤。活佛簽名蓋章，向無此例。由官府各部長簽名蓋印，聲叙會議公決，活佛允准，請爲代陳政府。查清室遜政，亦由太后諭內閣與民國大員交接，並非帝后自行具名。夜郎雖小，帝制自娛。佛不具名，亦於外無嫌。慨然允之。』於此可知當時真象。至云『議會』也未肯通過，則外蒙當時並沒有什麼『議會』。（也許張先生所指的也就是上說的喇嘛王公全體會議，而該會議是通過撤治的。）

總結的說，張先生一篇外蒙撤治的敘述，對於當時事實實在過於隔膜，而所得的材料又太缺乏，所以成見過深，而論定失當，或不免輕言妄論之嫌。我謹就我所知的事實略略寫出，求張先生和讀者的指教！

二十五年五月廿日南京

編輯後記

適之

△陳岱孫先生的「談經濟建設」使我們回想到四年前翁詠寬先生的「建設與計畫」（獨立第五號），和獨立上討

論「有爲與無爲」的許多文字。無爲的政治是時勢所不容許，我們豈不知道？我們的意見只是和陳岱孫先生指出

的一樣，只是要指出：有爲的政治必須有計畫，有人才，方才可以不浪費，不病民。前幾天，天津的「平津泰晤士報」有一篇社論，題爲「破壞與建設」，其中有一句話說：「這三年內，中國地面上的政變（如交通等等的建設）可以說是比以往的三千年內的政變還更大。」這是我們承認的。我們還可以承認，這許多建設之中，大部分是於國家有益的。雖然如此，像陳先生一類的批評，應該還是此時最需要的。這幾年辦理建設的經驗，加上隨時的省察與批評，方才可以逐漸使建設事業走上不浪費不病民的大路上去。

△沈惟泰先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他在獨立上會發表過一篇「中國的外交政策」（第一八七號），一篇「調整中日關係」（第一九二號）。他在那篇「調整中日關

係」裏會說過：「日本方面假使抱了廣田三原則的精神來調整中日關係，那我以爲中日關係是無法調整的。」那篇文章是二月二十一日寫的。三個月以來，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都得承認「調整」是無望的了。現在他提出他認爲「調整」絕望以後應該採取的途徑。

△在第一九八號裏，張忠絨先生發表了他的「外蒙問題的回顧」，敘述民國八年外蒙取消自治的歷史，他的結論說徐樹錚氏在這事件上「不僅無功，而且有過」。我們現在發表徐道鄰先生的長文。徐先生是徐樹錚先生的兒子，家中藏有當時的文電抄稿，所以他頗替他的先人辯護。張忠絨先生是外交史專家，他當然歡迎這些文件的發表。他應許我們下一期寫一篇討論的文字。

中國地質學會的新刊物

地質論評

每二月出版一次

用明顯的文字寫新穎的工作；論述許多有關中國的中西文地質論文；記載中國各地質機關的研究調查；是地質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亦爲一般熱心科學的人士必須閱看的冊子。定價甚廉，全年六冊，僅售二元。南京珠江路九四二號或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內皆可定購。

英文中國年鑑

創刊號 1935-1936 一厚冊 定價三十元

英文中國年鑑社編印 全書由國內具有權威的專家五十餘人分任撰述，材料均取給於直接來源，統計數字精確詳備。創刊號於已往事實兼有概括的敘述，每篇可以獨立成一首尾完具的專著。

中國經濟年鑑 第一回

三厚冊 定價十五元

中國經濟年鑑 二十年續編

三厚冊 定價十四元

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纂 本書以刊布全國各種經濟統計資料為主。第一回內容分十七大類，續編內容分二十大類，兩編取材相銜接，而毫無重複。除小部份事實之敘述外，悉為統計數字圖表。從檔案整理而出之許多新的紀錄與珍稀資料，無不儘量刊佈。

財政年鑑 二厚冊 定價十元

財政部財政年鑑編纂處編纂 內容共分十五篇，首述財政概況，次述財務行政，次述關稅、鹽稅、統稅、國債等，均就實際情形及組織系統分別編次。每篇之中首重數字圖表，次為事實敘述，各為起訖。

其他實地調查之參考資料

- 田賦附加稅調查 (農村復興委) 中央大學經濟資料室編 定價一元三角
- 江蘇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四角
- 浙江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七角
- 河南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九角
- 陝西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九角
- 雲南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三角
- 廣西省農村調查 (同上叢書) 定價一元五角
- 廣西省經濟概況 (社會科學) 千家駒等編 定價一元三角
- 蘭州之工商業與金融 (中央銀行) 潘益民編 定價一元
- 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 (社會科學) 王子建等著 定價一元五角
- 最近三十四年來對外貿易統計一、中部 國際貿易局編 定價五元
- 中國通商口岸

商務印書館發行